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赵秉森 总策划
徐剑铭 李丽玮 著

风过黄陂



風過黃龍

刘力贞題

刘力贞,刘志丹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

出版献辞

在全国人民庆祝建国 65 周年之际，我们隆重地纪念为共和国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南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 80 周年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 81 周年，刘志丹诞辰 111 周年，习仲勋诞辰 101 周年。为此，《风过黄龙》长篇纪实小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以无比敬仰的心，首先将这部红色厚重的礼物献给本书主人公黄罗武和郭宝珊二位为我党我军作出卓越而重大贡献的英雄和他们的亲属们！献给陕甘宁西北红军的英雄和先烈们！献给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创建了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作出贡献的陕北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献给红色革命后生以及我们的首长和战友们！

赵秉森 徐剑铭 李丽玮

2014 年 4 月于北京

红军英雄闯山寨方显男儿本色
绿林好汉成将军演绎人生传奇

风 过 黄 龙

赵秉森 总策划
徐剑铭 李丽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1〕

上 部

- 引 子 谁在暴风雨中一路狂奔/〔3〕
- 第一章 乱世英雄啸聚的山林/〔9〕
- 第二章 刘志丹“落子无悔”/〔22〕
- 第三章 土地庙聚会与黄龙沟结盟/〔38〕
- 第四章 一个“山大王”的生死沉浮/〔54〕
- 第五章 鬼子崖下碰到的两个女人/〔69〕
- 第六章 凤凰岭智斗“花狐狸”/〔83〕
- 第七章 狼嚎狐叫的山林之夜/〔95〕
- 第八章 “我怕谁”/〔110〕
- 第九章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祭礼/〔124〕
- 第十章 贾德功学了个新名词：不可造次/〔137〕
- 第十一章 刀扎不出血，是皮厚还是刀钝/〔151〕
- 第十二章 “花狐狸”“搅局”，黄龙沟风云突变/〔165〕

下 部

- 引 子 特殊的“进山礼”/〔183〕
- 第十三章 闯入杀人场的女人/〔187〕
- 第十四章 甘草煮茶论英雄/〔200〕
- 第十五章 爱恨情仇生死劫/〔213〕

第十六章	红军是讲大义气的队伍/	(229)
第十七章	黄罗武一语震三寨/	(249)
第十八章	兵败韩城，谁之过/	(266)
第十九章	热风吹过黄龙山/	(280)
第二十章	愤怒的讨伐与悲情的挽歌/	(294)
第二十一章	“赶牲灵”的人儿回来了/	(308)
第二十二章	“鱼儿”入网了/	(321)
第二十三章	梨园堡飘飞的战旗和庆阳城血腥的屠杀/	(335)
尾 声	最高奖赏和最后结局/	(352)
后 记		(362)

前 言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致读者

请您打开这本书！

书能不能让你读下去，我们很难预测，但是该我们说明白的话，我们还是先说到前头吧！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这样的，2006年初，黄罗武的长孙黄健坚（解放军某部大校）和次孙黄健峰（克拉玛依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委托我（赵秉森）代表亲属把爷爷的这段故事写出来，我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个责任，并很快选择了著名作家徐剑铭和李丽玮同志组成了写作班子，在亲属提供的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了采访和写作。当年5月，我们驱车去了趟黄龙山。那天正赶上县政府所在地——石堡镇旁边一座山上有庙会，我们便上去了。不为烧香拜佛，只想看个热闹。不过，等我们上去，庙里的香客、游客大多数已经下山了，也就是说热闹的大劲儿已经过去了。

有几位负责维持庙会治安秩序的警察还在，我们就和他们聊了起来。话题扯到了本书的主人公黄罗武。

“噢！黄罗武，知道，就是当年到山上劝说郭宝珊投红军的那个人嘛！”说话的是位没穿警服的老者。旁边的几位年轻的警察说：“这是我们的老局长，退休了，热心参与社会活动。”

一位30岁上下的警察说：“你们应当去旗杆庙看看。黄罗武就是在那里说动的郭宝珊。当年的寨墙还在。不远，城北30来里的三岔路上就是。”

从我们身边过去一位至少 70 开外的老农，他在我站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走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黄罗武……这名字咋这么熟呢？”

短短的几句交谈，短短的一组生活镜头，却使我们受到了不小的鼓舞。因为五年前，我们在撰写《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一书时（该书已于 2006 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就发现了黄罗武这位独具个性魅力的孤胆英雄的资料。这几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从史料上、档案中、县志上寻找黄罗武的踪迹，可惜收效甚微！所有涉及黄罗武的资料都是一些简要的回忆录章节，多数还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的记录稿。但弥足珍贵的是，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老将军们的回忆相互印证了这个历史的真实，也印证了陕甘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1934 年初夏，陕甘苏区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派黄罗武到黄龙山做几位山大王们的劝降工作，黄罗武在山上与山大王们周旋了一个多月，终于劝说山上最大的一股绿林武装——郭宝珊率部起义，接受红军收编，郭宝珊的义勇军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并成为陕甘红军序列中能征善战的一支劲旅。解放后，郭宝珊担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授少将军衔。

一个人，孤身去闯山大王盘踞多年的黄龙山；与几名性格各异的山大王斗智斗勇；为共和国“请”来了一位开国将军……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多么令人感动！对于作者来说，这又是一个多么诱人的题材！

可惜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个事件的轮廓和零零碎碎的片段。

可喜的是：人民至今没有忘记这位被“史册”淡忘了的孤胆英雄！

郭宝珊将军于 1971 年 11 月 27 日逝世于西安临潼疗养院；黄罗武同志于 1994 年病逝于原籍陕西蒲城。

我们已经无法与两位共和国的功臣对话了，我们也无法请历史将这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娓娓道来；两位前辈又都是勤奋工作，低调处世的人，从不拿自己的功劳说事。如果说作为后人有权苛求前辈的话，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两位老人忽视了一个道理：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孤身闯入山寨；一个绿林好汉，成长为共和国将军，这件事本身对后人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教育和启迪意义呀！可他们在有生之年，为什么不讲给后生呢？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于是我们沿着历史的轮廓，仔细地捡拾着历史的碎片——像孩子在海滩上忘情地捡拾大海退潮后留下的彩贝，然后用我们对历史的虔诚之心，对英雄的纯真景仰之情，借助艺术之神赐予我们的银针彩线，一针一线地将这些珍贵的碎片缝缀起来，让人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历史和创造这段历史的无名英雄。

于是便有了您手中捧着的这部书。

虽然此题材源自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部书仍然属于纪实小说。

对此，读者的评判是最权威的！

我们在等待着您的评判……

赵秉森 徐剑铭 李丽玮

2014年4月

上 部

引 子 谁在暴风雨中一路狂奔

六月的毒日头把整个渭北高原烤得冒烟，似乎划根火柴，空气都能迸出火花。麦子刚刚收过，赤裸裸的原坡上无遮无掩。

“乒乒！乒乒！”“乒乒！乒乒！”枪声在原坡的小路上响起，子弹落下的地方，顿时腾起一股黄尘。

弥漫的黄光中，十几名持枪的武警追赶着一个年轻的汉子。那汉子赤手空拳，奔跑的身影轻如狸猫，十几名武警轮番射出的子弹没有一颗能碰上他。追赶者与被追赶者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好狗日的……兔子啊！”带头追赶的武警队长气喘吁吁地叫骂着。

一名武警又放了一枪，还是没打着，摇摇头，说：“得是土匪尻子上长眼窝哩？”话音刚落，小腿一软，整个身子便扑倒在地上。

十几名武警全停住脚步，双手拄着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汗珠子雨点般地洒落下来。

“妈呀！这是要人命哩！”

就在这一瞬间，武警队长发现：那汉子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前方不远处是一座小镇，他想，那汉子一定是钻到镇子里去了。

武警队长飞起一脚踢到躺在地上的那名武警的屁股上，骂道：“狗日的耍啥死狗，快起！那不是土匪，是共匪！抓不回来，把你娃的牛牛割下来喂狗！”

武警们只好强打精神，眦牙咧嘴，一瘸一拐地朝着前面的镇子撵过去。

纵身跃过一堵矮墙，那被追赶的汉子就站在了小镇的街上。

兵荒马乱的年月，骄阳似火的正午，小镇上人影寥寥。

那汉子用一双灼灼的目光，迅速地打量了小镇的街道，忽然发现斜对面有一座青砖到顶的宅院，院门外挂着一块黑地白字的牌子：白水縣北原鎮公所。

汉子轻皱眉头，稍事沉吟，紧接着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镇公所的门口。

镇公所门口只有一名民团团丁。那团丁怀抱大枪，身子斜靠在门前的石狮子上昏昏而睡，连脸上爬着的苍蝇都扰不断他的好梦。

那汉子身子一拧便闪进了院子。

肥头大耳的镇长金兰亭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觉得屋子里晃进一个人影，睁眼一看，果然有个汉子站在了炕沿前。

金兰亭一把推开烟盘子：“谁？谁让你进来的？”说着便伸手去抓炕桌上的王八盒子。

那汉子跨前一步，俯身将手据在了金兰亭抓枪的手背上，目光相对时，只听他低声说道：“西山的刘志丹让我来找你。”

一句话，仿佛半空响起一声炸雷，胖镇长浑身一哆嗦，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刘……刘志丹？兄……兄弟你松手……有话好说，好说……”

那汉子手腕一翻，那把王八盒子就到了自己手中。他用枪指了指门口，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县上的保警追我，马上就要到你门上了。咋说老兄，是你把我卖了，还是先让我把你送走？”

金兰亭这时已从最初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小眼珠滴溜溜一转，立时换上了一脸媚笑：“兄弟这是啥话，你到哥的门上了，哥还能把你卖了？”

金兰亭溜下炕，从洗脸盆里拧出一条毛巾，又从墙上取下一件白绸对襟短褂，一边忙活一边对那汉子交代：“来，兄弟，先抹把脸，

再把这褂子换上。你就躺到炕上陪哥抽烟。天大的摊场由哥来对付……”

那汉子说声“好”，抬手把刚夺来的王八盒子扔给金兰亭。

两人刚刚躺下，大门口便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十几名保警斜马撩胯地闯了进来。

金镇长还是斜躺在炕上抽烟。那汉子手里攥着烟枪，嘴里却打起了呼噜。

那保警队长显然认识金镇长，行了个礼，便双手抱拳，说道：“金爷，对不住了。兄弟奉命追拿一名共匪探子，追到镇上，有人看见那人跑进你院子了。你看……”

“噢……”金兰亭放下烟枪，抬起身子，懒洋洋地说，“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了兄弟你就搜吧。反正我没看见。”

“金爷说笑哩，兄弟哪敢搜你金爷的衙门呀！”保警队长说着话，目光却盯在了炕上打呼噜的汉子身上，“这位爷是？”

金兰亭淡淡地说：“娃他三舅。早上刚从省城下来。人乏了，叫睡去。”

保警队长迟疑了一阵子，最终还是对部下发了“撤”的命令：“走吧，让金爷好好歇着。金爷，兄弟告辞了。”

“急啥？不来一口？走好噢！也没招呼弟兄们喝口水，你看……”金镇长放了一连串的“马后炮”。

保警们的脚步声消失了，那汉子也“醒”了，对着金镇长伸了个大拇指，说道：“金镇长果然是老江湖！”

“吁……”金镇长长吁一声，“啥球老江湖，差点尿一裤子……唉，这年头，哥这差事不是人干的！官家、红军、土匪，来的都是爷。把谁伺候不到，哥这九斤十四两都能让人家割下来，扔到地上当猪尿泡踩着听响哩……唉！”

那汉子说：“今儿个咱啥都不说咧，这事，兄弟记下了。等红军把事闹成了，兄弟会替你说话的。”

金兰亭点头称是，接着又说：“半天了，还没问兄弟你尊姓大名，啊达（哪里）人？”

那汉子爽快地说：“黄罗武。蒲城上王人。”

金兰亭一拍秃脑门：“听说过听说过！上王的大罗、小罗都是红军里的把式嘛！你是大罗吧？听说你兄弟比你整的事大，都是团长了，官府在蒲白两县都贴过悬赏捉拿的告示呢。大洋 300 块呀！哎，前一晌咋听人说，你兄弟俩都……”

“都让国民党给拾掇了，得是？哈……哈……你看兄弟不是活得牛肥马壮吗？我兄弟比我强多了……”说到兄弟，黄罗武不由得动了情，“骑的是白龙马，腰里插的两把盒子枪……老兄，他国民党想消灭红军，那叫啥？做梦娶媳妇——想好事把娃的瞌睡耽搁了！”

“那是那是……”金镇长一脸苦笑。

忽然，窗外风声骤起。风摇树影，屋子里也暗了下来。

黄罗武说：“天要变了，兄弟得赶快走。金镇长，常言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麻烦你送兄弟一程。镇子北边，有你们的盘查站哩！”

“哎……哎……”金兰亭慌乱地摆手，“不成不成！那盘查站不归哥管，是冯钦哉四十二师的人……这事难办……”

黄罗武伸手捉住金兰亭的手腕，笑咪咪地说：“走些，权当陪兄弟逛隍会哩。你的地盘上，谁敢不认你这壶酒钱！”

黄罗武算不上人高马大，但那手却像一把钢钳，稍一用力，金兰亭就觉得自己的腕子断了似的：“哎哟，兄弟你松手松手。哥送你还不行吗……”

两人出屋门时，金兰亭还有些扭捏，可一出镇公所大门，镇长的

架势就出来了，不但自己挺胸腆肚，还小声地叮嘱黄罗武：“兄弟，世上无难事，只要脸挺平。脸挺平，胆放正，没事！”

黄罗武一笑：“嘿……嘿……兄弟啥本事都没有，就是个胆大。”

一胖一瘦两个男人，走在小镇街道上，一路谈笑风生，不大一会儿便出了镇子，走到设在官道上的盘查站前。

官道中间横扯着一根粗壮的井绳，两头系在路旁的柳树上。官道上没人行走，几名穿“黄皮”的大兵盘腿坐在柳树下闲编。

走到离那根拦路井绳 30 米左右的地方，金兰亭站住了，用眼神示意：“到这儿就合适。”然后大声说道：“海娃，哥不送了。所里还有一河滩的事哩！”随后又向路边的哨兵们挥挥手：“弟兄们，辛苦！喔是俺娃他舅……等下哨了到所里喝茶去噢。”

几个哨兵相互交换了个眼色，又朝着大摇大摆走过来的“娃他舅”扫了一眼，其中一个便朝金镇长喊上了：“娃他舅跟咱一样，有啥看的。哪天嫂子来了让兄弟过个眼福噢。听说是个美人胚子呢！哈……哈……”

在大兵们的浪笑声中，黄罗武已跨过了井绳，他站在绳的北边，扭过头朝着金兰亭喊了一嗓子：“姐夫，你可不要把俺姐交代的事忘了噢！”

金兰亭也扭过身来回了一句：“忘不了。你也不要给哥应承的事就了米汤噢！”

黄罗武听出来了，金兰亭话里有话，并且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16 年后的 1950 年，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开始，金兰亭被政府判了死刑。那天，他被拉上了刑场。当冷冰冰的枪口顶到他光秃秃的脑门上时，一道灵光突然在他脑海中迸溅出来……双膝跪地，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金兰亭突然发出一阵野狼般的号叫：“不能杀我！我救过你们的人！救过黄罗武，大罗呀！”

法场在金兰亭的号叫过后陷入沉寂。黄罗武、黄罗斌兄弟俩在渭北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监斩官”下令：“刀下留人。”金兰亭被拉回牢房，经连夜审问，当地政府次日一早就向兰州军区发函。军区找到了在后勤部工作的黄罗武。黄罗武干板硬正地说：“有这事。我还对他说过，等红军把事闹成了，我会替他说话……”

金兰亭就此捡回一条性命。这本应是后面说的事。

黄罗武神态从容地走过官兵盘查站，白绸短衫在风中飘飘摆摆，一副乡间绅士的派头。这时，天边的黑云越压越低，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

雷声炸响了。暴雨倾泻。闪电划破莽苍的渭北高原。狂风摇撼着这片苦难的土地。

雷鸣电闪中，黄罗武脱下鞋子紧紧地揣到怀里，赤若双脚在狂风暴雨中一路狂奔。

漫天风雨，雷电交加，问君此行何去？

这是一位孤胆英雄！他要去闯数千土匪盘踞多年的黄龙山，去完成陕甘红军领袖刘志丹、习仲勋交付给他的神圣使命：收编土匪武装。

他即将面对的一切，将会比眼前这场狂风暴雨更加险恶。

他知道吗？知道。因为知道所以一往无前，这就叫：

战士的无畏，无畏的战士！

第一章 乱世英雄啸聚的山林

1

黄龙山又称北山。老一辈的关中人都知道，北山上有土匪，是乱世英雄啸聚的山林。

在形状酷似跪着的兵马俑的陕西地图上，一条横亘千里的秦岭，将关中与陕南隔开，而一道逶迤蜿蜒的子午岭，又将关中与陕北拦腰截断。黄龙山处在子午岭的东端，所以陕西人称黄龙山为北山，秦岭为南山。黄龙山脉地跨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是两个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才设立县制的黄龙县总面积为 2383 平方公里，属延安地区管辖。它东与黄河西岸的韩城毗邻，南与渭北高原的合阳、澄城、白水接壤，西临洛川，北靠宜川，全境的形状很像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盗来的那把芭蕉扇。黄龙县以黄龙山而得名，而黄龙山也几乎就是黄龙县的全部地盘。黄龙山方圆百里，重峦叠嶂，气势雄浑，但海拔却并不算高，平均在 1000 米左右，最高处也不过 1700 多米。而所有的山峰几乎都处在森林的覆盖之下或拥抱之中。因此，黄龙山便有了“黄河绿洲”之美称。

黄龙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龙县距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不足百里。1975 年“黄龙人”头盖骨的发现，和县境内挖出的六处原始社会遗址，证明了黄龙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已逾万年。

然而，黄龙在数千年的历史沿革、政权更迭中却一直是个“被遗

忘的角落”，从来就没有过县制，也就没有政权机构。直到1938年1月，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根据志士李象九的请示报告，批准成立了“陕西省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次年5月更名为黄龙山垦区管理局），主持黄龙山的垦荒事宜，黄龙山才算多多少少有了“管事的人”。李象九主任收编了盘踞黄龙山多年的绿林好汉李俊杰，将所部改编为垦区保安警备队……

1947年10月，黄龙第一次解放，成立了黄龙县，但未及完善体制，县政府便在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下被迫撤离，1948年初由彭德怀指挥的宜川战役获得大捷，黄龙彻底解放。当年4月，黄龙正式建立县制和人民政权。

由此可以想象：在黄龙正式建立人民政权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姑且从1912年建立的民国算起，也有36年之久。这个山大林深，地广人稀，处在关中、陕北交界“三不管”地段的黄龙山，便成了土匪们最理想的聚集地——于是便有许多闯荡江湖、流窜作案的土匪拥进黄龙山占山为王。而这30多年间，中原一带军阀混战，战乱频仍，加上旱涝蝗灾的不断侵袭，土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一些走投无路的难民们听说陕西有这么一块既可以自行垦荒开地，又可逃避官府压榨的地方，便于绝望中看到一缕生存的希望之光。于是，河南、山东、安徽一带的难民便携家带口、成群结伙、千里跋涉奔向黄龙山。即使听说黄龙山流行柳拐腿、粗脖子病，也知道黄龙山土匪很多，但为了活命，这一切都顾不上去想了。《黄龙县志》称：“1913年（民国二年），饥民蜂起、聚黄龙山逃难来的人们在山里垦荒种地，用血汗耕耘生存的希望。在垦区管理局没有成立之前，山里的土地是没有人管的，你有多大力气就开多少土地，而据孙蔚如签发的陕西省政府训令称：‘黄龙山亘贯十余县，土地之肥美，雨量之足与气候之佳，以及开发后利益之大，实可冠西北而超东南！’所以，一些舍得力气

的垦荒人便渐渐过上了温饱的日子。”

但是，黄龙山绝非世外桃源，也不是一方净土。越是“三不管”的地方，往锅里“伸勺”的人越多。当难民们的日子稍有好转时，周边各县——白水、合阳、韩城、宜川、洛川等地的贪官污吏们便派他们的爪牙打上门来了。他们催粮派款，敲诈勒索，横征暴敛，动辄牵牛拔橛，砸窑毁物。难民们哭天无泪，告地无声；而盘踞在山中多年的悍匪们也趁火打劫，烧杀掳夺，发飞帖（用信帖形式恐吓）、绑“肉票”（绑架人质）、“撵条子”（拦路抢劫），无所不用其极。官与匪的双重盘剥欺凌，使一些难民再次陷入绝境。于是，他们中有的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自己也就地拉起了杆子，当了土匪。

另外还有一种土匪，就是军阀、国民党部队、地方武装的下层官兵，因不满长官克扣军饷或自己“另有想法”而举行哗变后，连人带枪上了黄龙山，一面抗拒官兵追捕，一面打家劫舍干起土匪营生。

以上就是黄龙山多年匪患不息的几个主要原因。

历史上，黄龙山究竟出过多少土匪，谁也说不清。那些三五成伙、时聚时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拉一票分罢赃银便各奔东西的散匪，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在。而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黄龙山上，已经形成气候的山大王有四个，他们是：贾德功、梁占魁、杨谋子、郭宝珊。1934 年春，杨谋子接受红军收编后匪性不改，因祸害群众被红军处决。而继续盘踞在黄龙山上的贾、梁、郭已拥有人马两千之众。

这支土匪武装既没有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编制，三位大王也是各占一块地盘，各领各的部下，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都有官衔：贾德功是独立师长，梁占魁是独立旅长，郭宝珊是独立团长。而在匪徒们心目中，贾是大（总）驾杆，梁是二驾杆，郭是三驾杆，还是土匪。那些听起来挺显赫的师长、旅长、团长等，通通是吓唬别人、

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空牌子，是他们自封的。

先看看那个自封师长的大驾杆贾德功吧。

贾德功四十出头，五短身材，面色黝黑。外面的人给他起的绰号叫“黑面虎”，但山上的土匪们背后都称他“墨窝窝”。因为他一年四季、白天黑夜，连跟女人睡觉时，都要戴着副颜色很深的茶色眼镜。这副眼镜是当年他在财主家拉长工时，老东家戴的。在贾德功眼里，老东家戴着这副造型粗犷的“大驼碇”既威风又森杀，连咳嗽、放屁、打呼噜都透出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杀气。贾德功就想：这狗日的老东西，家财万贯，骡马成群，光老婆就娶了五个，他哪来的这么大本事？不也就是一颗脑袋，两条胳膊两条腿，交裆里吊着和我一样的一串钱钱肉吗……想来想去，贾德功终于破解了这个谜：原来狗日的眼窝上架了个墨窝窝！听说墨窝窝是他先人留下的，他先人又是从北京紫禁城旁边的一个当铺里买下的，沾着仙气神气帝王之气哩！别人不知道，反正贾德功自己知道：不管自己在哪干活，只要一看见架着“墨窝窝”的老东家出现在自己面前，交裆里立马就朝下滴水，乡里人的话就是吓得尿小尿哩！后来贾德功上山当了土匪，有了枪，有了人，一咬牙一跺脚，决定下山去把老家伙给做了！其他财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副让他一见就尿小尿的墨窝窝卸了给爷我戴上。于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贾德功带着 50 多名土匪，明火执仗地包围了老财主家。老财主家有四名带枪的护院家丁，都认得，不认得的也听说过贾德功的名字。贾德功在松明火把的照耀下站在门前“叫牌子”（公开亮出名号）：“我是贾德功。伙计们闪开，我只找老东西算账……”护院家丁果然闪躲起来了。贾德功砸开院门，众匪徒一拥而入。贾德功放手让弟兄抢掠财物，自己则拎着一把大刀片子，闯进后宅。他熟悉老财东的一切，包括老财东的秘密藏身之处。他从墙洞里一把拎出浑身哆嗦着的老东家，喝令其跪下，大片刀架在其脖子上，一声冷笑后，发了

一个让老财东和在场所有人都大惑不解的命令：“狗日的，把你那大泥碇卸下来给爷戴上！”老东家一面手忙脚乱地卸下眼镜给贾德功戴上，一面讨好地说：“好俺的大侄子哩，就为这破石头片子，还值得……想要你早说，一句话，碎碎个事嘛！”

戴上墨窝窝的贾德功，虽然觉得头有些晕，眼前有些模糊，但心里却狂喜不止。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裤裆，一点也不潮，没有尿小尿。于是，他挥起刀片，不是朝下砍，而是朝空中抡了几下，便扬长而去。

从此，那副大葩碇的墨窝窝就成了他须臾不离的宝贝，用他的话说就是“镇山之宝”。

有了“镇山之宝”的贾德功，经过三四年的打家劫舍，手下也有了四五百名弟兄，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长短不等土洋混杂的枪支，又在与官兵交手时夺来了一门小炮、两挺机关枪。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贾德功自然就成了黄龙山方圆百里声名显赫的“山大王”。在山上的几股土匪中，他拉杆子早，年纪大，便被众人推举为“总驾杆”、“大当家的”。而虚荣心极强的他却对这些称号不感兴趣，便自封为“师长”，让手下的人也这么叫他。

贾德功的“师部”设在黄龙沟。

黄龙沟是黄龙山中间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因沟口有庙，当地人称黄龙庙沟），纵深 50 多里，两面都是悬崖绝壁，悬崖上长满了松树和刺槐，将个黄龙沟覆盖得不见天日。沟里有从仙姑河分流下来的泉水。仙姑河是山上最大的一条河，从黄龙山蜿蜒东去，最终汇入黄河。黄龙沟是最适宜土匪筑巢藏身的地方，沟里住个万儿八千人，任你人欢马叫外面也听不到看着不着。贾德功在沟口设有哨兵和岗楼，两挺机关枪分列左右，即使有官兵进沟，机枪、暗岗足以抵挡半个时辰。而有了这半个时辰，沟里的土匪就足以逃逸得一干二净。所以，贾德功

便让一个私塾先生按照他的意思编了段唱词，自己高兴时便在沟里扯着叫驴嗓子吼唱一阵子。那词只有四句，匪气十足倒也顺口：“老子屯兵黄龙沟，逍遥自在好风流。若有官府来找我，抽完了大烟咱就开溜。”据说那私塾先生将写好的词交给贾德功时，贾德功对前三句没说啥，却提出要将最后一句改成：“弄罢了女人再开溜。”私塾先生苦苦哀告道：“好我的贾爷哩，现在这几句就够有辱斯文了，再改就太粗了。贾爷好歹也是山寨之主，太粗太俗，让弟兄们笑话哩！”贾德功嘴里骂了声“球！”也就作罢。

2

贾德功将匪巢设在黄龙沟，除了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外，他更看中的是，这沟里曾经走出一个让土匪们顶礼膜拜的传奇人物——樊老二。

樊老二大名叫樊钟秀，因在弟兄们中排行老二，人称樊老二。樊老二是河南宝丰人，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墨 1909 年，因家乡连年荒旱，土地歉收，加之官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14 岁的樊钟秀随全家人逃荒到了黄龙山，垦荒种地，苦度时光。那时，黄龙山已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土匪，他们恃强凌弱，危害乡里。樊家也多次遭到了土匪们的欺凌骚扰，几次搬迁仍无法摆脱。于是，血气方刚的樊钟秀回到老家河南，联络幼时好友郭金榜、徐老毛、马水旺等，于 1914 年呼啸而起，聚众 500 余人扯旗造反，成了黄龙山的“山大王”。他们捣匪巢，袭民团，与官军对阵交兵，杀贪官除恶吏劫富济贫，深得贫苦百姓拥戴，百姓称樊为“公道大王”。

一年多时间，樊钟秀的队伍已扩至千余人，具有了攻城略寨的力量，声威大震。陕西督军陆建豪遣密使欲收编樊部，因陆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部下，樊钟秀不仅拒绝收编，而且西出金锁关，扼断了延安

到关中的交通要道（据当地人讲，这中间，樊老二也做过拦路劫财的买卖）。后又配合陈树藩，驱陆出陕。

1917年，樊钟秀率部被陕西靖国军正、副总指挥于右任、张勋（张伯英）收编，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路军司令。靖国军失败后，樊钟秀回到河南宝丰。

关于樊钟秀回到老家宝丰之后从事何种营生，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好像还是在旧军队中起起落落地混差牛，而自认土匪出身的原国民党军将军王凌云在《兵匪横行祸像西》一文中，却言之凿凿地说他又当了山大王。文中写道：到了1918年至1919年间，樊老二（即樊钟秀）又是（像西）最有名的山大王。樊从靖国军里失败之后，回到宝丰，打煤窑、养壮丁。他占领了鲁山县以西百里左右的大山中的斑鸠城。那是一个极险要的地方，高约数十丈，四面皆绝壁，只有一个石洞口能上去。里面有数百亩好田可以耕种；有泉水可供四五百人之用；有竹林、有紫荆树林……人们称之为世外桃源。石洞口牵不进大牛，只有把小牛放在筐内拉上去，养大使用。樊老二因有煤窑上的“钱库”，又有了这个斑鸠城的险地，所以经常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名为保护煤矿，实际四处掳掠。数年间，人聚多了，闹得势力大了，他就投奔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里，把所部编为“建国豫军”。

但是樊老二确属山大王中的佼佼者。1920年，樊老二率“建国豫军”走出斑鸠城后，先是在吴佩孚部任旅长兼豫东镇守使；1922年调往江西吉安。听说孙中山准备北伐，樊旋即向孙中山致意：“北伐时愿效前驱。”次年，军阀陈炯明攻打广东，孙中山命樊御敌。樊率部一举击溃陈军。获胜后他去谒见孙中山。孙中山素闻樊勇猛豪放，以为是位彪形大汉，一见面才知竟是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不由心中惊喜，对樊奖勉有加，这才任命樊为“建国豫军总司令”。1924年1月，樊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

军委委员。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樊任反蒋派冯玉祥的第八方面军总司令。5月23日，樊钟秀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在许昌。年仅35岁。

辛亥革命元老张昉对樊钟秀评价颇高，曾撰文称：“故我对辛亥革命前后，豫西地方之闯将，独取王天纵（豫西最大的山大王——本书作者注）樊钟秀焉。”

不管咋说，樊老二从黄龙山拉杆子起事都是不争的事实。而那个“建国豫军总司令”的显赫头衔，不仅使樊老二成为黄龙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更成了啸聚山林的山大王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贾德功在给老财东当长工时就经常听人传讲樊老二的故事，听得他如醉如痴，心动神摇。可以说，他之所以上山为匪，也是与对樊老二发迹史的崇拜有关。上山之后，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想，樊老二能从黄龙山起家，当上总司令，我贾德功怎么就不能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于是，他将自己的巢穴搬到了当年樊老二营寨——黄龙沟，他要借这块“风水宝地”实现自己发迹的梦想。

1933年夏，白水县有两个连的士兵哗变，兵变后集体上了黄龙山，投奔贾德功。贾德功顿时野心暴涨，他想效仿樊老二，干一场攻城略地的大买卖，于是便带着本寨弟兄和兵变过来的两个连，打着色彩杂陈的旗子，敲着锣鼓家什，吹着唢呐号角，浩浩荡荡去攻打东府重镇韩城。当他走到山口的一个镇子时，让手下的喽啰把镇长叫来，用藏在墨窝窝后面那双小眼睛盯了镇长半晌，然后下令说：“贾爷我要呸个大活儿，率弟兄们去打韩城。知道你们这儿也穷，爷今天不杀不抢，你让财东家拿些好酒好肉来，让我的弟兄大吃大喝三天，只三天。吃饱喝足了，弟兄们把劲鼓圆了，半天内准能拿下韩城。到时候，贾爷我请你到城里吃羊肉泡。”

镇长照办了，弟兄们酒足饭饱了，但贾德功攻城之战却以惨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白水哗变过来的那些兵，攻到城下，听说省府派的援兵正星夜驰来，眼看就要对土匪形成包围，顿时军心动摇。韩城县长站到城门楼子上喊话：“国军弟兄们，省府和本县长都知道，你们是因对克扣军饷的长官不满才投了土匪的，罪不在你们。日前省府已派人查办了克扣你们军饷的人。省主席放下话来，只要你们回来，一律既往不咎……”哗变的士兵立即倒戈，掉过身来便向贾德功的土匪开枪……这时，省上的援军拍马杀到，城里的守军呐喊而出，土匪队伍人仰马翻：贾德功急令弟兄们撤回黄龙山。官军一路追杀，贾部伤亡过半，剩下的人逃入山中却不敢在山路上跑，沿着山梁亡命奔逃。当地 90 岁以上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山下枪声四起，山梁上的土匪像炸了窝的蚂蚁到处乱窜，时不时就有人中弹从山梁上滚下来……

韩城惨败使贾德功元气大伤，将近一年的将息后才缓过劲来。经过这次教训，让贾德功也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做大活儿，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得多联络几股势力。于是他想到了梁占魁与郭宝珊。论资格，贾上山最早，而论实力，梁、郭的人马都比自己多。梁有五六百人，郭有近千人。

贾德功命手下人捕杀了一批山猪、野鸡、山兔，又派参谋副官季九云拿上他的帖子，请梁占魁、郭宝珊到黄龙沟赴宴，共商大计。

就在我们的主人公黄罗武从三甲塚出发的那一天，黄龙山上的大驾杆贾德功在黄龙沟深处、他自己盘踞的卧虎洞门前的一块平地上摆了三桌酒席。酒席原本是摆在卧虎洞内的一一卧虎洞就是早年的山大王樊老二为自己开凿的一座作为“公道大王”司令部的大洞，洞内有整齐排列的粗椽大梁支撑石壁，有石桌石椅两边排放，确有一股土匪山寨的威猛气象。但贾德功觉得洞里阴暗，自己戴着那副墨窝窝看不

清人的神情。那天下午，一场轻风细雨过后，贾德功便让人将酒桌从洞内撤了出来，摆在浓荫盖顶的平地上。这里一是爽亮，二来也多了些“绿林”的气氛。

夕阳西下时，沟道上响起嗒嗒的马蹄声。有人向贾德功报告：“报告师长，梁占魁梁爷来了。”

贾德功说声“请”，急忙站起来准备出门相迎。

3

来人果然是“北山狼”梁占魁和他的压寨夫人“花狐狸”。两人合骑着一匹马。“花狐狸”一手牵缰绳，一手拎马鞭在前，梁占魁双手抱着压寨夫人的腰在后，马的后面跟着十几名跑得气喘吁吁的保镖。

没等二人下马，迎上来的贾德功便喊上了：“哎，我说占魁兄弟呀，你这是骚失谁呢？弄了个花里胡哨的大美人还……还搂到怀里，叫哥看得眼窝都出血了……哈……哈……”

梁占魁、“花狐狸”双双下马。梁占魁双手抱拳，嬉皮笑脸地说：“那么大的墨窝窝还捂不住大哥的‘花眼’！哥弄的那些美人把兄弟的眼都看瞎球子咧。兄弟没本事，就碰上这一个。唉，拾到篮篮里都是菜，凑合着用吧！”

梁占魁的一只眼在一次劫狱中被狱警打瞎了。

“花狐狸”举起马鞭在梁占魁的屁股上抽了一鞭子：“放你娘的屁！你他妈少凑合，看不上老娘你言语一声，老娘现在就跟贾爷上床！”

梁占魁嗔怒地说：“你敢！”

“花狐狸”一声浪笑：“哈……你问贾爷敢不敢跟我上床。他敢我就敢。”

贾德功说：“没胆的敢在这黄龙山蹬场子？不过，占魁是我兄弟，俗话说，君子不夺人之受活嘛，哥就忍了吧！”

一阵调笑后，贾德功一手牵一个，将二人让到酒桌前。

“花狐狸”年方 23 岁，身材高挑，粉面桃色，柳眉杏眼，细腰窄背，胸前两块“肉坨坨”如两座山峰高高耸起，仅看外貌，倒真称得上个美人胚子，可一说话，满口粗言秽语；一走路，水蛇腰扭出一路的风骚，真是大煞风景，让良善之辈把三天前吃的饭都能吐出来。她是半月前才上山的，并且是主动投奔梁占魁，自告奋勇地要当压寨夫人的。

这是梁占魁的一段“艳遇”——

三十五六岁的梁占魁宽肩厚背，膀大腰圆，精力过剩又是个好色之徒。每次下山“采盘子”（围村打寨）他都要闯入民宅，拣好姿色的女人强行房事。完事后还要丢下一块大洋。他不愿听人说他是强奸妇女，他自称自己是嫖。他听说嫖是有钱男人的玩风流，摆阔扎势。他说：“老子是给了钱呀，给钱就是嫖嘛！”梁占魁在自己的山头上从不养女人，他嫌女人婆婆妈妈的事多烦人，而且整天惹得手下人魂不守舍，不定哪会儿给你惹下个臊脸皮的事来。他就干那种他自认为的嫖。一旦山下风声紧，他不敢下山又欲火中烧时，便趁夜换上轻装，单人独骑跑到石堡镇去。石堡镇是黄龙山中最大的镇子（现在的黄龙县政府就设在石堡镇），那里有饭铺也有妓院。“揽花楼”是他常去的一家妓院。不过，穷山沟里的妓院十分简陋，“揽花楼”名曰楼，其实只是一座小院，三孔土窑洞一孔是老鸨住的，只有两孔窑洞住了三两个妓女。兵荒匪患，石堡镇路断人稀，妓院的生意也十分萧条。偶尔有客人来，别说钱财，给上三两个杂面馍妓女也乐滋滋地跟你上床。

半月前，梁占魁又一次来到“揽花楼”。一进院门就对老鸨说：“那两个破货都让爷玩腻歪了，有没有新来的？”老鸨马上就说：“梁爷，有有有。最近呀，打西边来了一个。哎哟，你别提多俊了！可人家死活也不接客，说要等人。”

“等人？等谁？婊子不接客还叫婊子吗？”

就在这时，窑门打开了。朦胧的月光下一个细高的身影依门而立，开口就吐出了一句让梁占魁意想不到的话：“等你。你不就是山上的梁占魁梁爷吗？我等的就是你。来呀！”

“来就来。妈的，你当老子怕了你个婊子不成说着便大步流星地朝窑洞走了过去。

梁占魁是甘肃东北部庆阳地区华池县，. 刚才他已从那婊子的一句话中听出了乡音，一进窑洞便问：“你是庆阳一带的人？”

那女子说：“耳朵贼着呢！不是老乡，我凭啥等你，专等你来弄？”

摇曳的麻油灯下，梁占魁这才发现，破窑洞里面对自己的竟是个绝色的年轻女子！

“你怎么从老家跑到这儿来干这种买卖？”毕竟是老乡，梁占魁动了一缕怜香惜玉之情。

那女子反问：“不干这买卖，咋能找到你梁大王？”

“找我？找我啥事？说。”

那女子麻利地脱光了衣服，一伸手便揽住了梁占魁的脖子，娇滴滴地说：“啥事也没有你梁爷想干的事当紧……”

一阵风吹灭了窑里的麻油灯。

那女子床上功夫好生了得，她自己摆弄出来的“花活”梁占魁见都没见过。四更时分，筋疲力尽的梁占魁要走了。临走时照例丢下一块现大洋。那女子捡起来就扔了出去，又冲着梁占魁的背影喊了一声：“三天后我到山上找你！”

梁占魁这才想起：那女子说找他有事，可一夜间两人都忙着变着法地折腾，究竟啥事，女子没说，梁占魁没问。听说女子要上山，梁占魁嘿嘿一笑，没应声，也没转身。他想，那不过是婊子们拉回头客的手段罢了，瓜熊才当真呢！

梁占魁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那嫉子竟然打扮得花枝招展，大摇大摆地闯进了梁占魁的山寨。山上的几道岗哨都拦她不住，因为她字正腔圆地说：“我是梁大当家的婆姨。谁挡我我就让大当家的阉了他！”

走到梁占魁的窑门前，她像土匪“叫牌子”一般高声叫道：“梁占魁，我叫胡丽，人称‘花狐狸’。老娘是给你当压寨夫人来了。要不要就等你一句话。”

“花狐狸！”梁占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花狐狸”是华池地方民团团总胡老么的千金，在陇东一带名气很大，不仅漂亮风骚，而且枪法出众，胆子贼大。胡老么每次与陕甘红军作战，“花狐狸”都要跟在父亲身后，手持双枪保护胡老么。对此，梁占魁早有耳闻，只是无缘相见。可是，听最近从家乡来的人说，4月，胡老么与刘志丹的部队在西华池打了一仗，红军大胜，胡老么当场被红军击毙。这会儿“花狐狸”跑这儿弄啥来了？

“噢子明白了……”

梁占魁本不想收留“花狐狸”，他怕由此而招惹陕甘红军。但架不住胡丽花枝招展的诱惑，又想到石堡镇“揽花楼”那一夜疯狂，于是便打破了山寨不留女人的老规矩，让“花狐狸”当上了压寨夫人。只用了半个月时间，“花狐狸”就把个野性十足的梁占魁整得服服帖帖。因为，在床第之上，她不仅全力逢迎，而且鲜招迭出，让梁的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男人在马上闯荡天下，女人在床上征服男人。

三人入席后，却迟迟不见郭宝珊到来。

梁占魁说：“郭宝这个人，和咱隔着呢！”

郭宝珊又名郭宝。

贾德功知道自己正是用人之际，就是有猜疑也不能摆到桌面上，

便装出很大度的样子说道：“不隔不隔。都是一座山上的弟兄，相互都包涵着点嘛。”

正说话间，有人报告：“郭爷来了。”

贾德功、梁占魁同时站起来准备出迎。而“花狐狸”却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往黑瓷碗里倒酒，嘴里哼哼唧唧地说：“啥鸡巴郭爷！土匪我见得多了，摆啥臭架子！”

瘦高瘦高的郭宝珊既没骑马，也没带人，独自一人，着一身白衫黑裤的短打扮，头上戴着麦草编的小礼帽，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披着雨后斜阳，神色漠然，旁若无人似的走进贾德功的山寨。

乱世英雄啸聚的黄龙山上，要起风了……

第二章 刘志丹“落子无悔”

1

派黄罗武到黄龙山收编土匪，是刘志丹的一招险棋。

高手对弈，敢出险招以挽颓势者必有过人的胆识。

有人戏称刘志丹这一招叫“小卒过河”。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却对此险招赞赏有加，他说：“棋盘无废子，小卒过河顶大车！”

1934年春夏交替时节，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的确处在十分被动的形势下。

事情应从前一年的这个季节说起——

1933年5月25日，在陕甘红军的根据地——照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省委书记杜衡的主持下，做出了一个对红军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决议：红二团南下关中道上的渭（南）、华（县）一带作战……

尽管有刘志丹、习仲勋等红军主要领导人站出来反对，但省委书记杜衡以势压人，声色俱厉地甩出“梢林主义”“逃跑主义”的大帽子让刘志丹等“闭嘴”。

红二团是当时陕甘红军除游击队外唯一的正规部队，全团仅有300多人。拿这300多人去闯国民党重兵集结的关中道，无异于以卵击石。但党内的“左”倾分子们从来不管这些。

部队开出照金的第二天，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二十六军只是个预设的空号，实际上就一个红二团）兼红二团政委杜衡将两个兼职都交给汪锋代理，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头小毛驴，于夜色朦胧中，骑上毛驴优哉游哉地远去了（不久，杜衡就在省城被国民党抓住，很快就叛变了）。

红二团刚刚渡过渭河，就遭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警备旅的重兵包围。刘志丹只好带部队撤入蓝田境内。警备旅一路追杀，红军伤亡惨重。这时，他们早已成了网中之鱼。当血腥的大网越收越紧时，6月15日，在秦岭山中的张家坪，黎明时分，山谷里四面响起震天动地的枪炮声。这声音宣告：南下的红二团已经遭遇了“灭顶之灾”……

成立仅有半年多的红二团几乎是全军覆灭，侥幸突围出来的不足20个人。他们历经千辛万苦、颠沛流离、沿路乞讨，两个多月后，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了照金（这其中就有黄罗武的弟弟、红军随营学校教导队二班班长，年仅17岁的黄罗斌）。

正当“永不言败”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带领陕甘边区军民重整旗鼓的时候，10月中旬，照金苏区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又失守了。

薛家寨失守也与土匪有关。

据说薛家寨是唐代名将薛仁贵的后人薛刚反唐时占据的寨子。此寨位于桥山山脉（从大的地况概念来说，黄龙山也属桥山山脉或者说是与桥山首尾相接）东端一个突出的山头上，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可容单人通过的路，地势十分险要。这时，为了扫除红二团南下失败留在根据地军民心中的阴影，刘志丹正带领部队在甘肃东部的合水一带袭击敌人，并且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薛家寨所有的留守人员加起来不足200人。国民党军孙苍狼团会同耀县民团趁机向薛家寨发

动猛攻。红军留守人员据险抗击。敌人见正面很难突破，孙苍狼便召来了一个人。

此人叫陈克敏，曾经是我游击队队员，后因违反军纪被开除，但这小子却并不远走，拉一杆子人在距离薛家寨一箭之遥的一个山头上当了土匪，不久又被孙苍狼招降。孙苍狼将大炮架在陈克敏盘踞的土匪山寨上，正面佯攻；陈克敏则率领一帮土匪，攀着薛家寨石壁上的松树悄悄地越过寨墙。偷袭成功，匪从天降，薛家寨失守了。

不到半年时间，红二团兵败南山，根据地又陷入敌手，早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陕甘红军处境十分险恶。而国民党在陕甘两省的各路人马在蒋介石的严令催迫下，又发动了对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规模空前，连流亡到陕西的东北军也上阵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政策，南撵北挤，四面夹击。”妄图彻底摧毁我陕甘边区，一举灭掉陕甘红军。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特务营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薛家寨失守的教训，清除了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最后做出了三项重大决议：

建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建立三路游击区并确定了各路游击区的活动范围、中心区域及发展方向；

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在南梁重新建立根据地。

红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红三团和骑兵团（骑兵团是此前耀县兵变、中共党员王泰吉率原国民党耀县骑兵团起义后改编的队伍）。红三团还有一个少年先锋连，黄罗斌担任该连指导员，不久又升任红三团政委。

南梁在甘肃华池县的最北部，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的南麓，紧挨

着陕北的保安（今志丹县）。桥山山脉北起长城线上的宁夏盆地、陕北的定边，南至关中北部的耀县照金，犹如一条巨蟒，连接陕甘宁三省一十八县。南梁居其中腰，左有子午岭，右有分水岭，方圆百里，川道纵横，山大沟深，树林密布，人烟稀少，又远离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是我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相比之下，照金的缺点是离关中道太近）。南梁地区的中心是梨园堡川的南梁堡。南梁根据地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梁堡内。

刘志丹、谢子长早年曾在南梁地区打过游击，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军民共同努力下，南梁根据地很快发展起来。

由于南梁位于甘肃东部、陕西以西，所以，南梁也被称作西山（本书引子部分黄罗武对镇长金兰亭说：“西山的刘志丹让我来找你。”就是指此）。与此相对应的是黄龙山又多了个俗称：东山。

南梁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结果都被我根据地军民打退。

有必要简要地讲述一下反“围剿”之战中的西华池战役。因为，“花狐狸”上黄龙山，卖身投靠土匪梁占魁的原因，与这次战役有关。

西华池是“花狐狸”家乡华池县内的一个古镇，是国民党军进攻南梁根据地的必经之路。1934年4月中旬，新整编的红三团和骑兵团在西华池与敌军打了一仗。敌王志义团伙同当地民团进攻南梁，红三团在西华池设防阻击。王志义是从甘肃省城兰州调来的，没有跟红军正面交过手。这个狂妄自大的王团长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临出征前对其部下说：“共军都是土匪，身上除了洋钱大烟和大刀长矛，没枪没炮，不堪一击。你们每人身上带一根麻绳，见了共匪只管捆起来就是……”随行的民团团总胡老么暗自叫苦：“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正午时分，西华池镇外马嘶人叫。王志义骑在马上，鞭梢挥动，

手下的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机关炮连的 700 多士兵枪不离肩，炮不离手，呐喊着向古镇冲来。

这阵势让站在寨墙上指挥的刘志丹有点奇怪又有点好笑：这像是冲锋的样子吗？

刘志丹命令号兵：“吹号，准备战斗！”

嶂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古镇。军号声中，我骑兵团战马嘶鸣，军刀闪亮，直扑敌人指挥中心；红三团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跃向敌军纵深处。许多敌兵连枪栓都没来得及拉开就一命呜呼了。敌团长王志义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瞠目结舌，竟然连让部队撤退的命令都说明白了：“他妈的，他妈的，快……快呀……”

狡猾的胡老么情知此战必败不可，一直让他的民团与王志义团保持着一段距离见前军已是人仰马翻，溃败之势无法挽回，胡老么手持双枪护在他身边的女儿胡丽说：“王志义是个王八蛋……快撤！”

“花狐狸”举起双枪说：“爸，你撤，我来掩护！”

胡老么老泪纵横，对手下的团丁吼道：“还不护着小姐快走！”话音刚落，一颗子弹迎面飞来，不偏不斜，正中脑门。胡老么一声惨叫，滚落马下。“花狐狸”纵身下马，抱起已经断了气的胡老么，上马飞奔而逃。

西华池战役是红军在危难时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整个战斗没用两个小时，700 多国民党军或歼或俘，几乎无一侥幸；缴获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从此，红军结束了没有重型武器的日子。

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从腰里解下一根麻绳，结结巴巴地对黄罗斌说：“长官说，说……让俺……拿这绳子……捆你们……”

少年黄罗斌笑了，从那士兵手中接过麻绳，说：“那就先让我教教你怎样捆人吧。”说着便三下五除二地将那小子捆了起来。

尽管有了西华池惨败，但国民党军队对我南梁的“围剿”并没有

半点松动，反而恼羞成怒，调兵遣将加紧了攻势-刘志丹率部队外线作战，有胜有负。总之，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前面说到的包家寨会议上除了那三项重要决议，还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游击战，打破敌人的封锁，壮大我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址”中，以出身穷苦的人为“班底”的土匪武装算不算在内？

在“匪”字前面冠以“土”字，就形象地阐释出他们的性质。土匪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是为官府所逼或为苦难所逼而铤而走险为匪为盗的。他们最初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靠武力抗拒官府追杀和报复自己的仇家；二是靠武力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过一种“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快活日子。当然其中也不乏宋江式人物，但这种人物的最高追求也不过是以武力为资本，盼望着朝廷的招安，混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明确政治目的却拥有武器和剽悍个性的土匪，就如一股冲决堤坝横冲直撞的河流，其危害性是很大的。但这又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各种有政治目标的政治集团都会利用这股力量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隋朝的封疆大吏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他们就是利用瓦岗寨的草莽英雄，实现了其改朝换代、建立大唐帝国的政治梦想。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就吸纳了众多的绿林武装（如樊老二）。而国民党的军队中，割据一方的军阀（如张作霖、阎锡山），统领部队的将领（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围攻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的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很多也都是借助收编土匪（或本身就是土匪）起家的。

那么，既然土匪是可以为政治集团服务的，既然封建帝王、地方军阀都能利用，作为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就

不可以利用呢？当然可以。一条横冲直撞的河流，可以毁坏良田，经过正确的治理疏导也可以灌溉田亩，承载远航的船只；一匹脱缰的野马，可以践踏庄园伤及良善，调驯好了，也可以成为冲锋陷阵的战骑，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切人中当然也包括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

在这个敌强我弱的非常时期，陕甘红军领袖刘志丹决定派人去收编黄龙山的土匪武装。

刘志丹去找习仲勋商量，可没等他开口，习仲勋便笑咪咪地说：“我知道你想说啥

刘志丹问：“噢，你说我想说啥？”

习仲勋用手指了指东方：“派人上黄龙山收编土匪，没错吧？”

刘志丹也笑了：“老弟真成了诸葛亮了！你说，这招行吗？”

习仲勋严肃地说：“咋不行，统一战线嘛！不过，跟土匪打交道，攻心为上，比打仗复杂得多。得派个硬手上去啊！”

该派谁去呢？刘志丹、习仲勋同时陷入沉思……

人选问题暂且放下，先说说刘志丹为何会萌生收编土匪的想法：形势所迫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想到了一位与他从未谋过面的山大王——郭宝珊。

2

刘志丹与郭宝珊虽然从未碰过面，但却打过几次交道——

1932年5月，刘志丹率陕北红军到宜川境内的英旺地区作战。英旺属黄龙山北麓。此战红军消灭了敌八十六师的一个补充营。刘志丹在与被俘的官兵谈话时，因官兵中有多人都在黄龙山上当过土匪，便不时有人向刘志丹说起山大王郭宝珊。说郭宝珊是穷人出身，是被官府、土匪逼得家破人亡才上了山的；说郭宝珊讲义气，对手下的弟

兄们好……刘志丹觉得一个山大王能让这么多人说好，不容易；又是穷苦出身，看来，这个郭宝珊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部队要越过黄龙山南下，刘志丹就亲笔写了一封信，打发一个被俘的官兵给郭宝珊送去。信上说：红军路过黄龙山，是到渭北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绝不是替国民党“剿匪”，特地打个招呼，以免引起误会。

果然，红军过黄龙山时，山野寂静，道路畅通。刘志丹就愈发相信被俘人所说的话了。

就在这件事过后不久，郭宝珊的手下魏八娃带领百余名弟兄在陕北富县、甘泉一带“拉票”，被红军三团缴了械：刘志丹听说抓的是黄龙山上郭宝珊的人，立即下令为他们松绑，并让人把他们带来训话。

刘志丹语气平和地对魏八娃等人说：“我们听说过你们的大头目郭宝珊，也研究过他的出身和历史。跟我们红军一样，都是穷苦人出身。他占山为王是‘官逼民反’，我们很同情他……回去对郭宝珊说，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我们是一致的。如果他愿意和我们联合，一块儿反抗官府，我们欢迎。但是从今往后，不要再干危害百姓的事了。”

刘志丹挥挥手，对部下说：“安顿他们吃饭，完了就给他们发些路费，放他们回去吧。”

魏八娃带人回到黄龙山后，向郭宝珊眉飞色舞地讲了刘志丹对他们的宽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宝珊果然是位懂得投桃报李讲义气的人。

同年7月，刘志丹奉省委的指令带部队攻打韩城。黄龙山是部队必经之地，而郭宝珊的营盘就扎在山中间的三岔路口的旗杆庙。红军快到旗杆庙时，先头部队子弹上膛，做好了防止土匪袭击的准备。可是行至三岔路口才发现平日设岗布哨的路口上竟然空无一人。向群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郭宝珊已听说了红军要打此经过的消息，并且下

令，让开大路，让部队过去。谁敢出来捣蛋就收拾谁。这会儿他们都在旗杆庙的寨子里睡大觉呢。此役刘志丹的部队在韩城的芝川镇（黄河岸边的一个镇子）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冯钦哉部的袭击，大败而归，不少伤兵掉队了。几天后，郭宝珊在山上碰到三个红军的伤员，衣衫不整，一瘸一拐地行动非常艰难。郭宝珊让手下把这三个人扶过来，让他们躺在大树下的阴凉地歇息，又让人给送来饭菜和酒。几名伤员边吃边给郭宝珊讲刘志丹的好处，说他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要不是为领导穷人闹翻身，在国民党里混事早就当上将军了！可人家老刘是一心闹革命，舍着性命跟官府拼呀……郭宝珊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别人说，他只听不吭声。完了站起来，说了声：“这人不简单，真不简单！”便回寨子去了。三名伤员酒足饭饱，正准备上路，一名头目跑过来说：“大当家说了，让你们把衣服换换，免得路上出事。”说着便递过了三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农民便服。

当天，郭宝珊第二次收到刘志丹托人送来的信：“红军有些因伤掉队的人，可能进了山，望给予照应。以后定有重谢。”郭宝珊二话没说，立即派人在山里的道路上搜寻红军伤员。他自己也倍加留心。第三天，他带人到一个村子里转，黄昏时分遇见六个带枪的人围在一庄户人家门口，一口一个大爷地叫着，央求一位老汉卖给他们口饭吃。那老汉看到郭宝珊就在不远处站着，连声说不行不行，不敢不敢。郭宝珊心里明白，这老汉是怕土匪找他的事，便走上前去说：“大爷，过路人要饭吃，拿钱买你的，有啥不行的？”那老汉认得郭宝珊。既然郭宝珊发话了，老汉就拿了些干粮，倒了些水端给红军伤员。吃饭时，几个战士又说：“天快黑了，我们路不熟，就让我们在这儿歇一晚，明早，饭钱、房钱一块儿开行不？”

老汉又是连连摆手。他不敢说土匪，就推托说：“附近有民团哩，七八十条枪，晚上打起来咋办？你们还是快走吧……”一旁转悠的郭

宝珊又插话了：“住吧，咱们给放个哨就行了嘛：反正咱闲着也是闲着。”

六个红军战士睡在打麦场上，轮流放哨。他们不知道，不远处还有一道岗哨呢。郭宝珊的人并未远走，他觉得他应当对得起那位“不简单”的红军领袖。他手提短枪带着几名弟兄自动地给红军加了一道岗哨。午夜时，他听到那几个弟兄嘀嘀咕咕地说：“这几个兵娃子的枪不错，不如收了它。”“还有冲锋枪哩，干脆把人干掉……”郭宝珊当然知道，这些家伙啥事都敢干，万一下手了，我郭宝珊成了啥人了。于是他走了过去，拍了拍一个弟兄的肩膀，小声说道：“听着，人不能动，枪不能收他们是刘志丹的人，别让人家骂咱们不讲义气

为了防止万一，郭宝珊枪不离手，在麦场外整整守了一夜。天亮时，六个红军伤员要走了。郭宝珊悄悄把那老汉叫过来，对老汉说：“你给他们带一段路。给他们实说：我们是郭宝珊的人……”

老汉送了一程。路上，红军战士问：“昨天一直替我们说情的那个高个子是谁？那几个人是干啥的？”

老汉犹豫了一阵，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是黄龙山上的好汉……那个高个子就是山大王郭宝珊……嗯……说实话，他们也不全是坏人，郭宝珊就……就不糟害周围的穷人……”

“噢，那就是郭宝珊呀！”几个战士惊奇地说。其中一个领头的对老汉说：“看来郭宝珊这个人还够义气。大爷，你回吧，回去替我们捎个话，说我们谢谢他。”

通过这些事，刘志丹对素未谋面的山大王郭宝珊印象不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能将郭宝珊争取过来，岂不壮大了我们的力量？郭宝珊上山当山大王不假，可是他出身贫苦，又讲义气，只要我们做好教育改造工作，相信他会成为红军的一员干将的……问题是该派谁上黄龙山呢？

刘志丹、习仲勋找来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和刚刚接任团政委一职的黄罗斌，向他们说出了他和习仲勋商量好的计划。18岁的团政委第一个举手赞成，说这个计划好；团长王世泰也表示赞成。但几个人想到的是同一个难题：上山派谁去呢？目前，敌军四面来攻，我军游击作战，与敌周旋，人手紧张啊。

刘志丹望着黄罗斌，忽然眼睛一亮，脱口说道：“我想起一个人，大罗。罗斌的哥哥黄罗武。这人可以。”

黄罗斌说：“我哥胆大，腿快，可心眼太实，对付土匪……行吗？”

习仲勋说：“行。只要胆大不怯场就行。心实不要紧，土匪也没多少拐弯心眼，喜欢直来直去。说不定你哥这还是一个长处呢。我们没必要欺骗土匪，骗来了，他也不会真心跟你干事。要让山大王们成为自己人就得以诚动人，以情动人……”

王世泰团长说：“我看大罗能行。自从他在团里当上司务长后，再困难的时候团里也没断过炊烟。他不但胆大脚快，点子也稠着呢！眼看着没粮没菜了，他带人出去转一圈就给咱弄回来了。我问他咋弄来的，他只笑不说，说那是我本分工作，你别管咋弄来的，只要我不犯纪律就行……大罗能行，能行……”

商量已定，刘志丹让小罗去找大罗。

这里插一句：黄罗斌、黄罗武是亲兄弟俩，姓黄，为什么人们要称他们为大罗、小罗呢？

原来，先参加革命的是弟弟黄罗斌。黄罗斌在参加红军之前因未能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就在杨虎城跟前当了几天卫兵。接上组织关系后，组织上就派他到渭北游击队去。黄罗斌从杨虎城卫队不辞而别，按军纪应算逃兵；渭北游击队就在西安北边的三原一带活动，黄罗斌到游击队不久就成了游击队的指导员。为隐蔽工作的需要，黄罗斌就把姓隐去，叫罗斌。时间长了，人们喊小罗小罗的惯了。所以，黄罗

武参加红军后，自然就被人唤作大罗了。这样叫起来也顺口，响亮。大罗时年 25 岁，小罗 18 岁，西北红军中有“二罗”之称，就是指他们兄弟两人。

18 岁的团政委弟弟领着 25 岁的司务长哥哥来见陕甘红军军委主席刘志丹和红军主力团团长王世泰。路上哥哥问弟弟：“叫我干啥呢？”弟弟不回答，只说，有重要任务，志丹同志亲自给你交代。哥哥心想：我兄弟真是成熟了，老练了，像个大首长了……

3

陕西淳化县的三甲塬，是一个坐落在子午岭深处的小山村。黄罗武向刘志丹、王世泰行礼。刘志丹亲切地招呼大罗坐下，开口问道：“有个很重要很细致又很艰巨的任务，你敢不敢去完成？”

“敢！”大罗不假思索，回答得干脆利落。

小罗在旁边笑了，心想：我哥就这脾性，没听他说过不敢的事。

亲骨肉心相连，兄弟一笑，哥就知道咋回事：怕是又笑我憨胆大哩吧？看看看，志丹同志要交代的事，准是革命的大事正事，哥还能说不敢？不过，这话他没说出来，只把充满期待的眼神投向陕甘红军的领袖刘志丹。

“好！”刘志丹轻轻笑了笑，沉思片刻，又神色庄重地说，“目前的形势你也知道，国民党的军队又在‘围剿’我们了。为了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红军，壮大革命力量；我们必须开展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和我们一道开展游击战争。经我们研究，决定派你上黄龙山，做几个山大王的争取工作。重点是郭宝珊，郭是最有希望争取过来的。当然能多争取几个更好……”

王世泰接着说：“这项工作很艰巨呀！黄龙山是土匪窝子，情况

复杂。你要面对的是一群土匪，山大王，光凭胆子大还不够，要耳朵、眼睛、口齿三灵活……”

首长讲话中间，黄罗武不动声色，认真倾听，只是不住地点头。首长讲完了，黄罗武说：“我记下了。首长放心吧，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黄罗武又看了一眼弟弟。意思是说：你是政委，有啥交代的吗？

弟弟没有说话，用目光向哥哥示意：出去再说。

走出指挥部临时住的院子，兄弟俩站在路旁。黄罗斌轻声叫了声：“哥！”就再也没话了。

黄罗武应了声：“唉！”也没话了。

兄弟俩的目光汇在一起，多少亲情都在这一瞬间汇拢了。

只有在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哥哥才真切地意识到：弟弟还是那个可亲可疼的小弟弟；弟弟也意识到：哥哥还是那个忠厚可亲的大哥哥。

兄弟俩虽然同在一个部队，但弟弟是带兵的人，战事紧张，部队不时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迎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哥哥是司务长，一个团的吃喝穿用都得靠他张罗。弟兄俩很难有像今天这样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而每当仗打起来，当哥的心都会悬在半空。他怕弟弟有个什么不测。而弟弟却很少为哥哥操心。因为哥哥在家乡时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啥苦没吃过，啥难场的事儿没经过？哥哥是条汉子。

黄罗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年多前的一幕——

……部队要南下作战的消息已经传开了，17岁的小班长黄罗斌当时并不清楚南下的决定是否有错，那时他刚从游击队转入正规部队，他渴望的只是尽快投入战斗。就在部队即将出发的前三天，一个农民打扮、浑身几乎被黄尘糊住的汉子走进了照金根据地。他说他是来找黄罗斌的，他是黄罗斌的哥哥：“是我妈叫我来找的。”他对站岗的士

兵切切地说。

“黄罗斌？没听说有个黄罗斌呀？随营军校里倒有个班长叫罗斌，年纪十七八，个子高高的……”

“哎，对对对，就是他，他就是我弟弟！你快领我找他去，快快，麻烦你了！”那汉子一副大喜过望的神色，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

兄弟俩见面了，黄罗武伸开双手抱住弟弟的肩膀，霎时泪流满面：“学娃子（黄罗斌的小名），你可让哥找得好苦呀！镇上的人说，你让官兵打死了，咱妈不信，就让我出来找，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兄弟呀，你还活……哟……活得旺旺的嘛……嘿嘿……”破涕为笑的哥哥仰起脸来打量着一年多没见又夜夜梦里相逢的弟弟：“哎，个子又蹿了一截子。好好好……”

弟弟也是悲喜交集，但他毕竟在战争的环境中得到了磨炼，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罗斌对哥哥说：“哥，咱妈咋样？”

哥哥凄然地说：“老毛病（肺病）还没好。病倒是能撑住，就是想你想得天天流眼泪哩！不过，妈也想得开，她知道你是为穷人闹世事呢，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俺娃活得旺旺的就行……”

黄罗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

黄罗武在照金待到第三天，弟弟告诉他：“部队要出发了，到渭华地区开辟根据地去。哥，你回吧。回去好好侍候咱妈

黄罗武是准备跟弟弟见个面就回去的，但仅仅两天时间，他看到照金革命根据地热火朝天的场面，看到弟弟和他的战友们起操，练武，个个英气勃勃的样子，回家的念头便很快消失了。弟弟能闹革命，我咋就不能？不如留下来跟弟弟一块儿干！财东家的气是受得够够的了。

“学娃子，哥改变主意了。哥不走了，留到部队跟你一块儿干！”黄罗武一脸虔诚地说。

“噢！”弟弟没想到哥哥会变得这么坚决，便说，“干革命是提着脑袋跟敌人拼命的事，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哥哥急忙截住弟弟的话头：“你从小跟着哥哩，你看哥是个怕死的胆小鬼不？”

弟弟摇摇头，想了想又说：“你留到这儿，咱妈、嫂子咋办？”

“你还不知道咱家的事：官府和财东家三天两头地堵门催租要债。咱屋咱大去世了，你我都在外头，丢下两个女人，看那伙子牛头马面把两个女人能咋？”

就这样，黄罗武留下了。因为部队马上就要开拔，黄罗武没有来得及入编，组织上就让这位年纪不算轻的“新兵”留在了照金的薛家寨……

如今，哥哥就要孤身一人去完成一件艰巨异常的任务，沉吟半晌，弟弟终于开口说话了：“哥，刚才你听明白了吗？这任务艰巨啊！你凡事都要多想着点。山上的土匪不好对付啊！”

哥哥点头：“这我知道。咋说我在部队上也干了一年多了，大道理也学了不少，骑马、打枪也都练过。土匪咱也不是没见过。你放心吧，哥能把事弄成。”

渭北高原，地贫水稀，多年贫困，以致匪盗不断，黄家住的西芋村后面的山上就有土匪出没。黄罗武从小跟着父亲翻山越岭到白水煤窑上拉煤，遇上土匪的时候并不少见。

当晚刘志丹让参谋部的人给黄罗武详细地介绍了黄龙山几个山大王的情况，让他上山后先找贾德功谈，然后再找梁和郭。第二天临出发时，刘志丹给以贾德功为首的山大王们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王世泰让人给黄罗武准备了一双新布鞋、一条黑毛褚槌、一头毛驴。王世泰说：“还是咱们老习点子稠，他让你装扮成脚户，一再嘱咐：一路上有不少国民党的盘查哨卡，一定要从容对答，小心行事……”

黄罗武觉得，刘志丹的亲笔信可是比自己的命还贵重的宝物。临出发前，他将那双新鞋拆开，将信登成条状，装到鞋帮子两层布的中间再缝好。他深怕磨破了鞋帮，一路上多半是赤脚行走，遇到村镇和人多的地方才拿出来穿上，过去了又急忙脱下来。

4

装扮成脚户对黄罗武来说，不用装就像。本来自己就是拉车赶脚出苦力的农家子弟嘛。所以，从淳化出发，经三原、富平到他的家乡蒲城，清晨出发，至黄昏已经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算了算，路程不会超过 150 里，如果不是沿途与岗哨磨嘴皮子，他早就到了。从小练下的“飞毛腿”，一天跑 240 里，两头还能见着太阳。

但是天不黑严实了，他不能回家。他知道当地的保警们监视着他家哩。一家出了两个“共匪”，官府能放过吗！在一座小果园里躲到半夜，四夜寂静时黄罗武走出果园，悄悄走进村子。来到了家门口，他突然停下脚步，弯腰仔细观察。惨淡星光下果然发现门口有一片白，一定是村里的保丁在他家门口撒了白灰。

黄罗武转身奔向后墙，只见他身子轻轻一纵，人便上了墙头。后墙根有棵槐树，他顺着树干溜了下来。整个过程快捷轻盈，上墙无痕，落地无声。

这情节也不是杜撰，在西芋村，如今 70 多岁的老人都能证明：“罗武就有这本事。亲眼见过他翻着院墙，墙上绝不会留下脚印或手扒的印子。”

黄罗武见到了母亲、妻子，说了他和弟弟在部队上的情况……母子、夫妻重逢的悲喜细节不再赘述。当晚他只在家打了盹，五更时分，洒泪拜别老母，告别妻子，又在酣睡中的儿子额上亲了一口，便闪身出屋，依旧从后墙翻出，匆匆上路。

从蒲城到黄龙山，必须经过白水。当他走到白水境内的一个盘查岗哨时，人已经过去了，不料迎面碰上在罕井镇当过保丁的同乡，两人正好身子挨身子碰个正着。黄罗武猛地低下头加快了步伐。没想到那小子竟在一愣神的工夫发出一声怪叫：“他……他是……他是……”没等他把话说清白，岗哨上的保警就慌乱起来，哨子吹得嘟嘟响，保警队长声嘶力竭地骂道：“还迷瞪个球哩，快追呀！”

一切掩饰都无济于事了。黄罗武撒开“飞毛腿”，顶着火辣的毒日头，飞奔而去。

后面的追兵穷追不舍。这才有了本书开篇的黄罗武“智过北原镇”。

第三章 土地庙聚会与黄龙沟结盟

1

书看到这儿，聪明的读者就会发现破绽：这作者也忒粗心了。驴呢？王世泰不是按照习仲勋主席的安排给黄罗武备了一头小毛驴吗？黄罗武回家又是悄然进村，又是翻墙入院，他牵的那头小毛驴怎么办？人能屏声闭气，驴能自觉地不叫唤？人能翻墙越院，驴可只会在地上打滚呀。

不好意思！实说了吧：作者是故意在这儿卖个破绽，逗你一笑的。因为写书的人知道，读书是件很费神的事，本书的情节中又缺少轻松的笑料，所以就想了这么个“怪招”。你笑了，我也就笑了，说明我这“招儿”还行。

现在听我说，驴到哪去了。

先听一首陕北民歌：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戴上那个铃儿哟噢哇哇的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巴狗哟朝南那个咬，
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他过呀来了。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你走你的那个路，
哎呀你若是我的哥哥哟噢招一招那个手。
你赶上那个骡子哟我开上那个店，

哎呀来的那个往往哟好见上那个面。

.....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赶牲灵》。赶牲灵就是吆赶着骡子或毛驴走州过县地驮送货物。赶牲灵的人就称脚户。赶牲灵脚户在陕甘宁三省满山满川的都是，就像现代大城市中满街跑的“的士”。

所以，习仲勋就让黄罗武扮成脚户，这种身份最容易“蒙混过关”。

黄罗武既然扮成脚户，不用说，那毛驴当然是一直牵在手上的。

回家时怎么没有了？

临回家前，路上出事了——

黄罗武一路顺利地闯过一道道岗哨，这中间小毛驴功不可没。好比演戏，小毛驴就是最好的道具。

进入蒲城县境后，黄罗武路过娘舅家，就是母亲的娘家，他的姥姥家。一是天气太热，一路奔波，他口干舌燥，想到娘舅家歇歇，喝口水再走，反正天黑还早着哩；二也是最重要的：刘志丹、习仲勋都对他说过的，形势严峻，我们要扩大队伍，争取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些话他一路上都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走到娘舅家他忽然想到，娘舅家有个儿子，弥进芳，十四五吧，人还聪明。应该给这个表弟作作动员，到部队去。罗斌不是16岁就当游击队指导员了嘛……就算他小，去不成，也可以让他在村里、在他同学中间作些宣传……想到这儿，他便牵着毛驴进了娘舅家的院子。

舅舅在，表弟也在。一年多不见，见了面就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这时，有人啪啪地拍打院门。舅舅出去开门，趁这机会，黄罗武向表弟讲红军的好处。可话还没说到劝表弟参军的事，就听见院子里吵骂声响起来。两人赶快跑出来。表弟一见这场面就吓得变脸失色。原来，是乡里的保丁打上门来催要捐税来了，手里还拿着枪。舅舅一直哀求再宽限几天，那两个保丁便骂：“都朝老子哭穷，他妈的，老子朝谁

抹眼泪啊！”

就在这时，那头一路上乖顺的小毛驴突然吸喉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唤，提醒了保丁。保丁说：“穷，穷还新买了驴？”

舅舅忙说：“哎，那不是我家的，是……”

保丁说：“球，管它是谁家的！拴到你院子就是你的。牵走。”

黄罗武怒火中烧，攥起拳头就想冲上去。没等他移抬脚起步，猛地就想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王世泰和弟弟反复叮嘱的话：遇事要冷静，多动动脑子，不可冲动……又一想，这毛驴已经帮他过了不少关口，也完成任务了，牵着回家也麻烦，就让这小牲口帮舅舅解一个难场吧。

“叔呀，你就让人家把驴牵走。不就是一头驴嘛，啥事嘛！明个我再去买一头就行了嘛。人家来一趟也挺辛苦的。”把舅叫叔，是怕保丁联想到他。

这就是小毛驴到哪去了的答案。

那天没顾上动员表弟参加红军。五年之后，当他再次走进舅家大门时，表弟弥进芳就跟他上了西山，还有表弟的两个同学。

表弟对表哥那个极其崇拜，几十年后，86岁的老人弥进芳回忆说：“我是在我大表哥罗武的鼓动下参加革命的，在西山还见到了二表哥罗斌。大表哥就是胆大，腿也跑得快。平时很少见到他，见到时他总是忙忙乎乎的。据说1940年时他是交通站站长，经常护送一些大首长、重要人物到陕北延安去。那是件很重要又很危险的差事，要穿越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可大表哥从来没出过事……”

2

在北原镇镇长金兰亭的掩护下，黄罗武甩脱了追赶他的保警，还大摇大摆地过了北原的官军盘查站。这时，黄龙山已隐隐可见了。

炸雷，闪电，夏日的暴雨如天河倾泻。

黄罗武回头望去，北原镇已经隐没在茫茫的烟雨中。

弯下腰，飞快脱掉鞋子紧紧地夹在腋下，他在烟雨中四下打量。他要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前面不远处就有个村子，村口有座土地庙。，赤着双脚的黄罗武兔子似的一蹿一跳，转眼间便来到了庙门口

小庙只有一间房子，外面的大雨让屋子显得很阴暗，风卷着雨珠不时向屋内飘洒。

脱下已经被雨淋透了的白绸褂子，又从胳肢窝里取下鞋子，小心地撕开鞋帮，从事先留下的一个小口，取出刘志丹的亲笔信。还好，信纸虽然洇了一点水渍，却并未湿透：鞋子是老粗布面子，厚实，经磨耐浸。

再次将信小心翼翼地塞进鞋帮，雷还在响，大白雨还在高原上泼洒。他决定在这小庙里躲过这场暴雨。被狗日的保警撵了三四十里，他实在是累了。

农谚说，暴雨三晌。头一晌过去了，小庙里一片寂静。就在这短暂的寂静中，他听到了从供奉神牌的台台后面传来一阵忽高忽低的鼾声。雷鸣电闪的，谁在这儿睡得这么香？他轻手轻脚地转到神牌后面，果然见一条汉子伸得长长展展地躺在地上，肩膀头下还枕着一条双管土枪。当地人称这种枪为“双背箭”。黄罗武想：这小子大白天躲到庙里睡大觉，身上又有枪，十有八九是土匪。不管是不是，我先把他的家伙卸了再说，免得他醒来了让我处在后手。

轻轻地弯下腰，黄罗武的一只手刚挨着枪身，地上躺的那人忽然坐了起来，伸手抓住黄罗武的腕子，说声：“弄啥？”顺势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

黄罗武尴尬地笑了笑：“看你睡得蛮香，跟你耍哩！”

站起来的汉子约摸 20 岁出头，可个头却比黄罗武高出半头，脸上土一缙灰一缙，抹得五麻六道，一看就不像个地道的庄稼人。

那人用“双背箭”指着黄罗武，厉声喝问：“你是弄啥的？从哪来？到哪去？”

黄罗武从不怯这一对一的场面，这种场面下他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枪又能咋！

“黄罗武，蒲城人。从西山来，到黄龙山去。咋？想动手是不？”

“黄罗武？”那汉子小眼一眨巴，又问一句，“上王的？西芋村的？得是？”

“噢，就是的。咋，你认得我？”

“哎呀，咱俩还是拐把把亲戚呢嘛！我是武艺村的兔娃嘛，叫我想想：俺妈他舅的女子的男人……唉，拐的弯太多，我绕球不清了。反正咱是亲戚。”

黄罗武笑道：“王家兔娃？没错，咱俩是亲戚。听说你在黄龙山当了山大王了？”

兔娃抹了抹脸上的灰土，咧着大嘴一笑：“你就说是土匪。不过，山大王还轮不到咱，咱就是个观敌瞭哨打旗旗的。哎，大哥，你刚才说啥，要上黄龙山？得是也想落草为寇？弄不成。我劝你甬去。一天当土匪，一辈子在先人坟上都抬不起头！你看我，想回家看看俺妈，白天不敢上路，只有到二半夜才敢出来……”

黄罗武说：“当土匪也是官家、老财们逼的嘛。不过，就是当了土匪也可以改邪归正，另谋出路嘛。”

“唉！有啥出路，迟早是吃枪子的事。死了也是叫狼拉狗吃，连个骨头渣子也拎不到家里。啥叫命？这就是命！”兔娃唉声叹气。

黄罗武忽然想到：这次我孤身一人闯黄龙山，能有个熟悉内情的人帮衬着多好。看来这小子还有点良心，再开导开导，说不定真是个人

好帮手呢。

黄罗武拉兔娃溜地坐下，先拉了几句闲话，接着就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盘托出了。

王兔娃猛地站起来，用小眼上下打量了一遍黄罗武，仰面朝天一阵大笑：“哈……哈……上黄龙山劝降？就凭你？黄龙山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这二年，上黄龙山劝降的多了，红军的，官家的，谁能说动俺的大驾杆？去年，你们红军的一个说客下山时还不是挨了大驾杆的黑枪？！这事闹不成，哥。俺的大驾杆‘黑面虎’，二驾杆‘北山狼’都是混世魔王。你寻着去送死呀！”

黄罗武也笑了：“兄弟，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世上有虎，就有打虎的，世上有狼，就有擒狼的。再说，山上不是还有个三驾杆郭宝珊吗？听说那人还义气。”

“三驾杆是够义气，也是穷人出身嘛。我就在他手下干呢！”兔娃沉吟片刻，忽然一拍胸膛，豪爽地说，“哥，就冲你这不怕死的势，兄弟陪你走一趟。要死，也有兄弟给你搭个伴。”

黄罗武重重地在兔娃肩上拍了一下：“好兄弟，哥信你这话。”

说话间，又是一声炸雷，二晌暴雨下来了，小庙里霎时又变得像夜色一样黑暗。黄罗武让兔娃给他教一些山上的规矩和常用的黑话，兔娃说：“不急，到路上再说。等天一黑我再给你寻个人去。就在这跟前村里。昨天晚上他回家了，说好今儿黑跟我一块儿回俺屋看俺妈呢。算了，你的事大。我把他找着咱立马就上黄龙。”

当天晚上，兔娃把“双背箭”交给黄罗武，自己出去，不到一个时辰便引了一个人来。

“卜乾娃。和我一个寨子的。枪法百发百中，人称‘夜老虎’。”兔娃向黄罗武介绍同伙时一腔匪气。

“夜老虎”却不言不喘，只轻轻点了头算是打了招呼。

兔娃说：“这儿离黄龙山 50 来里，加上上山的路也不过 80 多里。咱歇一会儿再走，咋说天明也能上去。”

黄罗武正想找个机会向这两个小土匪学点黑话和山寨里的规矩，就说：“好，咱们歇会儿。二位兄弟也给哥点点窍。哥对山上的规矩隔着呢，一窍不通嘛。”

乾娃还是不言不喘。

兔娃说：“你到山上又不是人伙，是当说客哩，驾杆们也不会考你啥。搞着（凑合）懂几句就行咧。我给你说噢，大头目叫大驾杆……”

约摸二更时分，三个人走出土地庙。那场大暴雨早在下午就停了，雨后的原野清爽宜人，天边挂起一弯新月。

走出庙门，卜乾娃忽然说：“唉，你看我……”说着从拎着的一个小包袱里抽出一块锅盔：“咋把这事给忘了。”

将锅盔一掰三块，递到兔娃和黄罗武手里，乾娃爽气地说：“吃！吃饱了走路有劲。新麦面。俺妹子给烙的。”

兔娃嬉皮笑脸地问：“哪个妹子？是亲妹子还是钻到麦秸垛里压擦擦的妹子？”

乾娃瓮声瓮气地骂了一句：“思，贼的势哟！”

月朦胧，树朦胧。三条关中汉子，一人手攥着一块子新麦面烙的陕西大锅盔，大嚼大咽大步流星，朝着山朦胧，水朦胧的黄龙山奔去。

该说说黄龙山上的那场筵席了。

郭宝珊悠然地走进贾德功的山寨，“花狐狸”对来人不屑一顾，贾德功和梁占魁却起身相迎抱拳致礼。贾德功说：“哈，郭宝兄弟，你这可是贵人难请呀！”

郭宝珊脸上这才浮出一丝笑意。

“大哥请我，我敢不来吗？只是懒得骑马。沟里凉快，边走边看，来迟了，大哥莫怪。”

梁占魁也搭讪着说：“大哥这黄龙沟真是块福地，当年樊老二就是从这起家的呀！”

贾德功喊了声：“开席！”卧龙洞前依壁而立的18个吹鼓手便荒腔走板地吹起了唢呐；锣鼓、奈钱也敲打起来。

郭宝珊皱了皱眉头，淡淡地说：“弄这么大的场面干啥？不嫁不娶不丧不葬的。”

贾德功说：“热闹热闹嘛。”

郭宝珊落座后才发现，对面坐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女人。那女子只瞟了他一眼，身子动也没动，只顾嗑着瓜子，不时扬起细长的脖子，扑扑地朝空中吐着瓜子皮。

郭宝珊本想问这女人是谁，转而一想：贾德功、梁占魁都是好色之徒，经常往山里拉女人，问他们弄啥，便没有开口。

那女人却主动开口了：“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郭爷呀！听说你枪法好，蒙着眼都能打兔子。啥时候跟小妹比划比划？”

这“玉口”一开，郭宝珊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从山下抢来的民女，甚至不是官员、老财的姨太太，而是个女土匪，风骚而刁泼。

郭宝珊摇着大蒲扇，笑道：“那都是弟兄们瞎编的。我一个下煤窑的臭苦力，有啥本事。”

梁占魁伸手挡住话头：“郭宝兄弟这就外气了。不说黄龙山，这方圆三百里的大小山头上，谁不知道你郭宝的好枪法！待会儿吃饱喝足了，比划比划？”

郭宝珊还是一脸的冷漠：“比赢了谁给你封个武状元？哼”

“花狐狸”杏眼圆睁，一拍桌子站起来：“咋，看不起人？”

郭宝珊望着贾德功，冷冷地问道：“老大，这酒你是让喝不让喝？不让喝兄弟就撤了。”

贾德功忙说：“说几句耍笑的话嘛，好，不说了，弟兄们把碗端

起，碰一下。第一碗可是要底朝天噢！”

四人端着碗同时站起。“花狐狸”立时换了一脸娇媚，喙声嗟气地对郭宝珊说：“郭爷呀，妹子是逗你要哩。其实妹子最佩服的就是你这号男人，见了女子不眨巴眼儿，汉子！来，干！”

“花狐狸”把胳膊伸得长长的，“啪”的一声跟郭宝珊碰了一下碗，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贾德功就喊：“好！女中豪杰！弟兄们，咱也干了。”

酒筵这才算正式开始。

三碗酒下肚，九道菜走齐，梁占魁说：“大哥，你是咱黄龙山上的总驾杆，有话就直说。弟兄们都是揉着膀一块儿从刀尖上滚爬过的，有鸡巴啥不能说的

郭宝珊知道筵无好筵，“黑面虎”肯定又要玩啥花花肠子了。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只顾喝酒吃肉。

“唉……”贾德功长叹一声，说道，“我算啥球总驾杆？除了我手下的这几百号小杂碎，这黄龙山上谁听我的？占魁、郭宝二位兄弟，噢，还有胡小姐，哥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一块儿合计合计。这黄龙山可是咱的窝呀！官家三天两头的想采咱的盘子，咱这么单打独斗早晚一天会叫人家灭了。咱不能让人家灭了，咱得干大事，就像当年的樊老二，像军总司令，那多牛啊……占魁，你让哥把话说完。去年，哥带人去打韩城，狗日的那两个连的反水官兵一到城门楼子下就他妈拉稀，掉过枪来就打咱的弟兄，连哥的交裆都被狗日的钻了个眼，差点把老二打烂了。哥败得惨呀！”贾德功用拳把桌子砸得咚咚响，身子发抖，连那副“墨窝窝”都在抖动。

梁占魁、“花狐狸”异口同声地说：“那就再打一回韩城嘛。”郭宝珊静观其变。

贾德功扶了扶墨窝窝，叹了口气，又端起一碗酒：“喝，今几个

弟兄们一醉方休！”

碰完酒，贾德功又开口说道：“再打？我黑里搂着女人睡觉想的都是再打韩城。人呢？枪呢？不是小瞧二位兄弟，换你谁都不行。要打就得咱三家抱成团，来个婆娘打狗齐下手。”

郭宝珊明白了，“黑面虎”是想把梁占魁和自己的人马都收拢到他的旗下，他想当名副其实的总驾杆。这狗日的玩这一手不是头一回，两年前就玩过一回。那回不是梁占魁我还真栽了……

两年前真有这回事。那天也是贾德功设筵。筵席摆在卧虎洞里：那天郭宝珊把他手下的小头目们都带来了。酒喝到半醉，贾德功提出要“三山聚义”，他年长，要当老大。郭宝珊当场不认这壶酒钱，说还是各干各的好。没等他把话说完，从卧虎洞里面一层冲出百十名土匪，其中一个抡着大铡刀狼嚎似的大叫着：“谁敢不听贾爷的号令。老子今天就剁了他 G”郭宝珊刷的一声拔枪在手，不料他后早有埋伏。四名土匪一跃而起将他搏倒在地，大铡刀横在了脖子上。就在这时，梁占魁说话了：“贾爷，你这是霸王硬上弓啊！你能把郭宝珊按住，他手下还有六七百口子人哩，他们能放过你？”

贾德功哈哈大笑：“他带来的 20 个头目都在外头喝酒呢，这会儿早就叫我的人捆了。剩下的虾米泥鳅能翻起啥浪来？”

梁占魁也是哈哈大笑，用手朝洞口一指：“贾爷你瞅瞅，把你那墨窝窝卸下来仔细瞅瞅丁

卧虎洞口上，齐刷刷闪出两排持枪的土匪，全是梁占魁和郭宝珊带来的人。

原来，梁占魁和贾德功打交道时间长，对贾德功的手段有所了解，事先就做了防备。他让带来的弟兄和郭宝珊的人混坐在一起，并暗中交代，一旦有变，要和郭宝珊的人联手。

贾德功不愧是老江湖，一看这架势，知道真动起手来，自己占不

了便宜，马上换了副嘴脸：“这是弄啥哩？看看……这是弄啥哩？好好的席面咋弄成这熊势了！占魁兄弟，哥酒后失礼，酒后失礼！”转身怒喝手下人：“谁让你们操家伙的，滚！”

这时，那几个据郭宝珊的土匪也松手了。梁占魁也不想把事情闹掰了，经他中间调停，最终达成一个松散协定：承认贾德功为黄龙山总驾杆，他为二，郭宝珊为三；三人还是各领各的弟兄，打家劫舍采盘子的事各干各的。但一旦官军进山剿匪，贾德功有权调动各个山头的人，为“抗敌总指挥”。

今天，贾德功旧事重提，不过，今天来的是软的，没有埋伏。“黑面虎”想以情动人。

梁占魁问：“大哥，两年前咱不就说好了你是咱的总驾杆，弟兄们没说不听你的啊？”

贾德功真的是要用软刀子，不知咋变的戏法，墨窝窝后面竟挤出几滴酸泪来：“二位兄弟啊，上回咱说的，只是对付官军时才联手，那是把哥往刀尖上推呢。再说，咱不能只等着官家来拿咱，咱得自己出去干大买卖采大盘子呀！比如说打韩城，打白水，这样的事咱得统一号令呀！”

郭宝珊笑了，他知道这叫得寸进尺。不过作为山大王，他也想做大买卖。特别是和刘志丹打过几次交道后，他觉得红军的路子对，不能老在乡里闹事，更不能祸害老百姓。就是吃大户，陕北、渭北都是穷地方，能有多少大户可吃啊？得攻城略县，从官府手里夺财。可这种大买卖，让哪个山头单独干都难成事。贾德功不就是想要权吗？那就卖给他个顺水人情好了。

“大哥不就是想在前年的协议上加一条：下山做大活，统一由大哥指挥调动？我赞成。”

梁占魁也说：“早说呀大哥！这事兄弟听你的。”

贾德功脸上浮出笑容来：“好，弟兄们仗义，我也就不推不让了。不过我还有个想法

梁占魁说：“你说。全听大哥的

贾德功说了自己的想法：取消驾杆的称呼。他说那是河南土匪的叫法，难听，也不气势。从今往后，山上按部队编制，咱就叫“黄龙山独立师”。老子就是师长。占魁、郭宝都称旅长。下面的团长呀，营长呀，连长呀，球，你俩想咋封就咋封……

其实在此之前，山上就有了这些称号了，不过那完全是各个山头想咋叫就咋叫。贾德功以老大的身份提出来，他觉得这就“正规”了。而梁、郭的官衔都是我封的，受了我的封就得听我的。

梁占魁说：“大哥，行，就这么整！”

郭宝珊不紧不慢地说：“这种编法我也赞成。不过，我咋能跟占魁大哥一字并肩呢？我就还当我那个团长就中了。”郭宝珊想的是，什么师长、旅长，你就自封个总统有啥用？他不想太张狂。以往寨子里的弟兄都称他团长，他当团长就行了。用现代语来说，他这叫“低调”。

梁占魁也不想让郭宝珊和他齐肩，他想的是，我挂个旅长，你是团长，就算有人知道你比我人多枪多，老子官比你大呀！旅长，排场呀！于是便说：“郭宝兄弟既然这么说了，就随他吧！”

三个山大王中，除了郭宝珊因在国民党部队上混过，能识几个字外，基本上都属文盲。他们在一块儿议事，无论大事小事，从不付诸文字，更没有什么“协议书”之类的玩意儿。土匪们信奉的是“江湖义气”——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这种“江湖义气”并不可靠，他们也为吃不少亏，可“人在江湖”，场面上就得这么撑着。

贾德功再次端起黑瓷酒碗，就起身来说道：“二位兄弟，哥知道你俩都是唾沫星子落地能砸出个坑的好汉，今儿个的事就这么定了！

来，端起，为咱的黄龙山独立师干了这一碗！”

“为大哥正式升任师长，兄弟先干为敬。”梁占魁率先来了个“底朝天”。

郭宝珊也不示弱，端起碗，跟贾、梁分别碰过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贾德功也干了碗中的酒，然后伸开双臂，拍着梁、郭的肩膀，用极富煽情的声音说：“好兄弟！好兄弟！从今往后，咱就是一条绳子拴着的三个蚂蚱，要蹦咱一块儿蹦，要死咱一块儿死！”

梁占魁说：“咳，哥说的这是啥话？咋能说到死呢？咱绑到一块儿，就是为活，活得受活！兄弟这一辈子还没受活够哩

郭宝珊接过梁占魁的话头，提出了一个建议：“梁旅长说得对路，咱要活得更自在才是。要想活得自在，就得再加一条：咱们永远不接受官家的收编……”

贾德功、梁占魁同时愣住了。

郭宝珊这是故意“将”他们的“军”。他早就摸清了这两个家伙的心思：他们仰慕的是樊老二，潜意识中都有升官发财的欲望。贾德功搞什么“黄龙山独立师”，一是为干大买卖，二来也是为有朝一日接受“招安”时增加点与官府讨价还价的资本。而他，最恨的就是官府。

郭宝珊的这一提议，正好击中了贾德功的要害。贾德功心想：郭宝这小子真够狠。可这种场合，他又怎能拉下脸来说不呢？

贾德功望了望梁占魁，问：“兄弟，你说呢？”

没等梁占魁表态，郭宝珊又亮出一个“杀手锏”：“两位老兄还记得老辈人说的‘穿山甲’吗？咱可不能学他呀！”

与樊老二在黄龙山同时占山为王的还有另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当地也有人说是从樊部分裂出去的。匪首叫王廷桂，绰号“穿山甲”。

1916年6月，“穿山甲”率步骑600余人，接受省稽查员李振甲招抚。李振甲命令被招抚的“穿山甲”将队伍撤离黄龙山，北进榆林，“异地安置”。“穿山甲”乃悍匪，野性难移，600多匪徒如一群狼豺虎豹冲下山岗，一路上烧杀掠夺，搅得狼烟动地、鸡犬不宁。榆林宜方闻讯，立即进入戒备状态。6月6日，“穿山甲”的队伍行至榆林南关，有官员士绅在南关外一家酒楼设宴款待。“穿山甲”耻高气扬，根本不把自己当作受了“招抚”的人，当场将道尹王叔度、士绅白中雄扣作人质，勒令官府给他200支枪，600套军衣，大米10石，现大洋1万。如不给，当即破城。次日，又将两名军官捆起来游街示众，然后就地斩杀。不料，正当他杀人的居刀刚刚举起来时，榆林城内九节雷大炮震天动地响了起来。榆林守备营的连长拓占鳌率18名官兵从麦田里冲出，炮火连天，枪声大作，600匪徒乱作一团。“穿山甲”骂了声“狗日的官家”，便趁混乱飞身上马，夺路而逃，窜至官炭窑附近时，被后面的追兵乱枪打死……

“穿山甲”之死，是黄龙山匪徒们人人皆知的事，虽然那是民国初的往事，虽然他的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但对土匪的震动是很大的。凡是有人提出接受官府招安的话题，就会有人以“穿山甲”为例，说明官府是靠不住的，接受“招安”不会有好下场，有点学识的人甚至拿这件事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被招安后的悲惨下场相提并论。

郭宝珊亮出这个“杀手锏”后，贾德功、梁占魁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在“拍板”“定案”时，贾德功以“师长”的名义又添加了一项内容：

“好！就按郭宝兄弟说的办，咱们黄龙山独立师独立作战，既不投官家，也不投红军！”后一个“不投”是贾德功反将了郭宝珊一军。

酒席散了。郭宝珊醉了。

梁占魁带了人，好走；郭宝珊却是独来独往，醉成这样咋走？贾德功吩咐他的贴身警卫墩子：“带几个人把郭团长送回去，记住，把‘礼’也带上……”

4

烂醉如泥的郭宝珊一摊稀泥似的躺在窑洞的土炕上鼾声如雷。

东方露白时分，郭宝珊醒了，口舌干涩嗓子眼烧得像着了火。

“冷旦……”他喊他的贴身卫士。

冷旦跑进窑洞：“大当家，你醒了？”

“水……水……干死我了。”

冷旦到灶火棚倒水的工夫，郭宝珊从炕上坐起来。猛然，他发现墙角里有个人影。那人是坐在地上的，好像还是个女人，披散的头发遮住了低垂的头脸，身上穿着蓝花花的衫子，衫子上好像有捆绑的绳子……

郭宝珊吃惊地问：“你是谁？咋会在我窑里？”

那女人猛地抬起头，用浓浓的陕北话骂道：“我是你祖奶奶！”

酒劲还没完全消失的郭宝珊火了，噌地从炕上跳下来，举起大拳头，厉声喝道：“你是谁祖奶奶，啊？”

“我就是你祖奶奶！咋的？你打呀，掏枪呀！祖奶奶落到你土匪窝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郭宝珊攥紧的拳头松开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一张年轻女子俊气的脸，而那双原本应当是俊美的大眼睛此刻却喷射出灼灼逼人的火焰。郭宝珊在火焰的照射下心软了。

冷旦端着一大碗水进来了。郭宝珊怒斥道：“这女子是你们抢来的吗？狗日的不想活了！”

“不……不……不是！”冷旦惊恐地说，“这是昨晚上贾爷手下的

墩子连你一搭儿送来的。说是贾爷送给你的礼物。我让他带回去，说俺大当家不好这一口。他死活不肯。你又睡着了，我就让她坐地上了。”

“什么东西！”郭宝珊不知道在骂谁。

看到那姑娘还被捆绑着，郭宝珊转身又骂冷旦：“眼瞎了？还不给娃把绳解了！”

冷旦两下就解开了姑娘身上的绳子。

郭宝珊一口气喝光了那碗水，瞪了一眼冷旦：“嗯，你真是个瓷捶！卖啥愣哩，送人家走嘛。不然，我郭宝珊又多了个祖宗。”

被捆绑了一夜，又被愤怒激荡了一夜的姑娘，见到这个场面却一脸的迷茫：怎么会放了我？就这样放了我？这不是土匪窝吗？昨天被拉上山时，那个戴套碇碇的土匪头子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叫郭宝珊的山大王当压寨夫人，这不是郭宝珊吗？土匪头子咋的会就这么仁义？就这么放我走？

冷旦对女子说：“快走呀！大当家的放你走，谁也没碰你一指头，你还不走，讹俺呀？”

姑娘忙说：“走……我走。”

姑娘一转身，就听那山大王说：“看看灶上有馍吗，给娃拿几个。送出山口你再回来

冷旦一溜小跑到灶火上取馍去了。

姑娘站在窑门口，回身望着郭宝珊，怯怯地问：“你就是郭宝珊？山大王？”

郭宝珊狠狠地擂了一下窑门：“你管我是谁。记住，老子就是土匪，强盗！”

说完，啪的一声关上了窑门。

天光大亮，山林里百鸟啼鸣，曙光洒在弯弯的山道上。山道上野花开得灿烂而凄迷。

自然界的生灵花木不谙政治，该咋开咋开，该咋唱咋唱。

冷旦在前，姑娘在后，向山口走去。姑娘边走边想：他真的是土匪头子吗？

第四章 一个“山大王”的生死沉浮

1

郭宝珊是山大王吗？

毫无疑问地回答：是。但他更是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把郭宝珊怎样走上黄龙山当上山大王的过程，掰开揉碎地去写，本身就可以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书；而本书是以郭宝珊如何走下黄龙山、成为红军将领的过程为主题的，因此，对前一个“过程”只能作为背景资料，作简要叙述。

郭宝珊又名郭宝，1905年1月25日生于直隶省大名县元村镇操守村（现隶属河南省南乐县）。1905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说，直到他长到七八岁，后脑勺上都还拖拉个长辫子。1910年，这个拖拉着辫子的6岁小男孩，随全家八口人，祖孙三代，一路颠沛流离地从河北走进了陕西的黄龙山。为什么千里迁徙，背井离乡？穷得过不下去了呗！当时全家仅有三间草房，三分坟地。连年灾荒，家乡天天都有饿死人的事发生，活命要紧啊！爷爷听说陕西有个黄龙山可以自垦自种，便带着全家奔黄龙山来了。陕西人把河南逃难来的人称“河南担”，是说这些人一副担子就挑起了全部家产和儿女。穷人逃荒都如此。6岁的郭宝珊是牵着父亲郭大成的担绳一路走来的，因为父亲的担筐里坐着、躺着还有他的弟弟

二宝和妹妹小香。爷爷、奶奶、父亲郭大成、叔父郭二成、婶母

加上郭宝和弟弟妹妹，整整八口（应当是少一个人：郭宝的母亲。资料上没有说明为啥少了这么个人，不便瞎猜）。

全家人在黄龙山的东部的一个叫谢家师的小山村（当时属于洛川县，现归黄龙县）落了脚，爷爷去给人家扛长工，父亲和叔叔下了炭井，郭宝就给人家当牧童，放过牛也赶过羊。到了他 12 岁的时候，叔叔从渭北澄城的煤窑上回来了，怀里揣着百两白银，这是弟兄俩用血汗换来的，全家人梦里都没想到过的一笔“巨款”。全家人望着白花花的银子喜极而泣。在爷爷的主持下，家里买了一匹马，一头牛，八十晌地——对晌的算法各地不同，有的一晌合五亩，有的合三至五亩，就按最低的算，郭家也有了 200 多亩地，这在中原地区足够个地主了。加上买来的那头母牛，生育能力极强，连着生了五头壮实的小牛。从此，全家人结束了出卖苦力的生活，男耕女织，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足。

然而好景不长。看到郭家发达了，黄龙山上的土匪们便下手了。他们勾结当地民团，先是父亲郭大成被土匪拉了“票”。为赎人，爷爷咬牙卖掉了五头牛和半数的土地。过了两年，郭大成、郭二成同时被土匪绑到了匪巢。

这一年，郭宝已经 17 岁了。17 岁的郭宝自己站出来为家里承担起了责任，他四处奔走，请客送礼，花掉了 400 多块大洋，20 两烟土，又将家里仅有的一头老牛和全部的土地卖光，才把父亲和叔父赎了回来。两场劫难，不仅使郭家倾家荡产，而且债台高筑。看着全家人哭天抹泪的样子，郭宝说，既然从前咱是靠爹和二叔在煤窑上挣钱发起来的，咱们就再下煤窑。于是爷爷、父亲、叔父、郭宝、二宝祖孙三代，五条汉子一同下了澄城的煤窑，留下因孩子未满月而不便行走的婶母看守家门（奶奶在两个儿子被绑上山后因悲伤过度而病故）。

这时已经是民国十年，战火四起，狼烟动地，渭北的小煤窑纷纷

倒闭，祖孙三代到澄城后竟找不到出卖苦力的地方，只能靠父亲、叔父当年在窑上结识的一些朋友接济为生。年迈的爷爷觉得这不是办法，就提出返回原籍，死也死在家乡的土地上。年轻气盛的郭宝说：“要回让爹陪您回去，我和二叔留下。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咱穷人活命的地方。”

爷爷老泪纵横地说：“大宝呀，你给我记住，是土匪、民团害得咱家破人亡啊！只要你还承认你是郭家的后代，就得报仇。”

郭宝扑通一声双膝落地：“爷爷，大宝记住了！”

爷爷和父亲带着不满 15 岁的弟弟二宝走了。两年后，父亲带着二宝又千里迢迢，一路乞讨着在华阴找到了郭二成和郭宝。父亲对郭宝说：“你爷爷去世了，临走时留下的话还是要你记住找土匪报仇。”

郭宝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父亲说：“你们走后，俺爷俩也找不到活干，就又回了谢家峁。谁知婶母和侄子在咱们离家不久就被狗日的民团团总拉去了……杀……了，房子也被他们一把火烧了。我和二叔又下山了。在渭北一带待了一年多了，学过几天石匠，学过几天做马勺的木匠手艺。听说华阴这地方也有煤窑，我和二叔过来，又招了几个人给人家开煤窑。可这里的煤窑挖不出煤来……”

二成说：“现在俺爷俩只能靠做个挑肩担担的小生意混个饿不死。”

大成说：“饿不死就中。现在老家天天打仗，人都跑光了。”

于是，家里仅剩下的四条汉子（郭宝的妹妹小香哪去了？资料上查找不到）挑起担子，在关中道上做起了小生意。杏熟卖杏，瓜熟卖瓜，桃熟卖桃，十冬腊月就贩卖些针头线脑的小杂货走村串巷。

但是郭家毕竟是世代务农，对土地的依恋是农民不改的情愫。1926 年，郭宝在从西安到邻州贩卖针线的途中，碰到了黄龙山的一群乡党。听那些人说黄龙山的土匪已经很少了，立即动了重返黄龙，

重整家园的念头。在他的鼓动下，四条汉子又回到了黄龙山开荒种地。当地有人要到甘肃贩牛，郭宝借了些钱也跟上去了，结果竟赚了五头牲口回来。四条汉子洒血流汗，五头牲口全力配合，一百多亩地五谷丰收。郭家二度中兴。汲取前次家破人亡的教训，也是为了不负爷爷的遗嘱，郭宝在精心耕作的同时，开始结识土匪和民团，广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以防不测，并伺机报仇。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不到两年，1928年至1929年关中、渭北连续两年遭遇百年大旱，那可真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啊！至今，老一辈陕西人提起了“民国十八年遭年馑”仍变颜失色：那年月，树皮草根都剥皮剝净了；逃难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一倒就是一片，倒下就咽气了，惨呀！天降荒旱，地上的战争却越打越乱，大小军阀派系林立，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势下，你想嘛，黄龙山的土匪岂能不与日俱增？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也在山上扎营，山下设岗，干起和土匪一样的拦路抢劫勾当。一天，郭大成带着小儿子二宝到陕北驮了些粮食，归来途中遇到国民党军第二军段茂功的部队。一个绰号“韩疯子”的连长一声令下，七八名士兵如狼似虎地扑了过来，用枪托将郭大成父子打倒在地，连驴带粮食全部抢走……这可是全家人的救命粮啊！郭二宝胸中怒火噌地一下蹿了上来，只听他长啸一声：“爹，拼了吧！”抓起身边的一块石头就向那群官兵砸去，不偏不斜正好砸在一个班长的后脑勺上。那小子惨叫一声当场毙命。郭二宝从那小子身上夺过枪拉起父亲就跑。等那些官兵回过神来，父子俩凭着对山路的熟悉，早已蹿进了梢林：追兵的子弹打得梢林落叶纷纷，却没伤着郭家父子一根毫毛。

“韩疯子”本身就是黄龙山人，在当地民团干过，不但认得郭家父子，而且参与过害死郭宝婶母的暴行。“韩疯子”号叫着：“杀了他全家！”带兵直扑郭家。有见到郭家父子被抢、二宝夺枪而逃场面的乡邻赶在“韩疯子”之前找到了郭宝：“大宝呀，快逃吧！官兵抢粮，

你爹和二宝把官兵打死了。‘韩疯子’带人来了，要杀你全家……”

郭宝忙问：“我爹和二宝呢？”“钻林子了。你也快逃吧。”郭宝说了声：“谢谢大哥！”转身钻进梢林。他本想找到爹和二宝，又想，这山大林密，上哪找去？爹和二宝跑惯了山路，一旦钻入林子，“韩疯子”也难找到。事已至此，还是先找“韩疯子”报仇要紧。狗日的“韩疯子”跟着民团团总干尽了坏事，害死了我婶，此仇不报，我郭宝还算个什么男人！可是“韩疯子”有100多号人，个个手里都有枪，靠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于是他想到了黄龙山最大的土匪头子陈老石。在他家二次兴旺时，他曾有意结交过陈老石，陈老石也向他拍过胸腔子：“以后谁欺辱了你，你就到寨子里来，老哥为朋友两肋插刀。”

第二天天不亮，郭宝就闯进了陈老石的山寨。陈老石拍案而起：“狗日的‘韩疯子’活得泼烦了！兄弟，我给你两个连，你今晚就把那狗日的头给我提溜来。”当晚，郭宝带着两个连的土匪，摸到“韩疯子”的营地。200多土匪在营房外点起灯笼火把，亮脂油松，将山上山下照得一片通明。郭宝举起陈老石送给他的盒子枪“叭叭叭”三声枪响，众土匪呐喊着冲进官军营地。很快“韩疯子”的一个连半数被歼，“韩疯子”带着其余的士兵落荒而逃。就这样，郭宝第一次进入土匪的队伍。陈老石见郭宝出手不凡，首战告捷，人又长得个高臂长，一番豪侠气象，就劝郭宝留下来。他说：“兄弟，哥看你有椽子（有胆量），是条好汉，你就留下吧。官军、民团与咱为仇作对，子弹不长眼，没准哪天哥就叫人家敲了。到时候这山寨500多弟兄就交给你了。你给咱把杆子掀起来。”郭宝内心感激陈老石对自己的支持与信赖，也知道自己已经与土匪结伙了，但是自己毕竟是本分的农家子弟，“土匪”这个称呼可是一盆脏水，一旦沾上，一辈子也洗刷不清了。他只是为报家仇才不得不干了这档子事，真要他留在山寨为匪，他思想上还是接受不了的。为了给陈老石个面子，他当面应付道：“这事，大哥还

是让小弟再思量思量……”在山寨住了三个月，有一天他找到陈老石，情意切切地说：“大哥对我恩重如山，兄弟也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本想留下来辅佐大哥，可我爹我叔我兄弟被官家追杀，生死不知，兄弟心里急啊。再说，爹还在，没有爹的口唤（河南方言：口头训示），这么大的事我也不能自己做主呀！大哥让兄弟下山，找找家人吧。寨子里一旦有事，大哥打个招呼，兄弟立马回来。”陈老石叹道：“我知道兄弟是怕这贼名难背。好，你就下山去吧。不过，哥把这世事早看透了，像你这种有血性的汉子，迟早是要被官家逼上梁山的。”

不久的事实证明，这个老土匪的判断和预测是对的：郭宝最终还是被逼上梁山了。而就在“上山”之前，陈老石也在与民团的交火中被打死了。陈老石在咽气前对手下的人交代：“等郭宝拉起杆子，你们就跟他干。郭宝……能成。”正因为有了老土匪的临终交代，因此，郭宝拉杆子时，人马发展得很快。

几经辗转，郭宝在澄城找到了在煤窑上躲难的爹、叔和弟弟二宝。爹让郭宝不要进煤窑，担上担子在街上做点小生意，这样便于“观敌瞭哨”，以防“韩疯子”一伙追杀。可是“观敌瞭哨”的郭宝还是被“韩疯子”的手下发现了。那小子悄没声儿地溜进了县法院，说他在街上发现了黄龙山大土匪郭宝。法警吹着哨子围住了郭宝。郭宝被捕进了监狱。郭宝这才后悔没有听陈老石的劝说。可一切都晚了，郭宝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因为那个告发的人就是“韩疯子”的堂弟，因长着一头的癞痢而被人称作“韩秃子”。“韩秃子”当庭指证：“就是他，他就是大土匪郭宝。那天晚上，他带着几百个土匪偷袭我连。我连的弟兄被打死了四五十个……”

夜阑更深，正当郭宝万念俱灰之时，牢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白天审讯他的那个年轻法官溜了进来，小声对郭宝说：“我已经将狱卒打昏了。你快跑吧。从后墙翻过去就是一条背巷……”郭宝忙

问：“你是谁？为啥放我逃走？”那个人说：“别问了，总之，你是我哥的朋友。在华阴的窑上，你救过他的命……快……”郭宝突然想起，当年他在华阴煤窑当工头时，确有一次塌窑，他舍命救过几名被困在窑里的苦力。

逃出监狱的郭宝站在渭北高原上，望天苍苍，野茫茫，不知道穷人的活路究竟在何方？种地不成，一家人累断筋骨，挣下点家业不是遭兵灾就是遇匪患；下煤窑不成，爹和叔有一天没半晌，连肚子都填不饱；现在，一家人又是“负案在身”，不定哪天就被官兵抓去；上山当土匪，别说自己心里通不过，爹和叔叔也不会答应……思来想去，恐怕只剩下了一条路：当兵。手里有了枪杆子，气也就壮了些。自己是在澄城被抓的，得走远的。他找到父亲，对父亲说：“澄城这地方不能待了，你们还是到白水找个小煤窑躲起来吧。”安顿好家人，郭宝绕过黄龙山，到洛川去投靠了幼年好友张金贵。张金贵已经当上了营长，郭宝一来就被任命为排长。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拿枪。而他对枪又好像有天生的悟性，不出三个月，那枪法在全营无人能比。这是1929年。同年8月，听说进步人士黑志斌在宜川率领饥民抗粮抗捐而被县政府抓捕，而黑志斌在宜、洛一带很受百姓拥护，张金贵便带着郭宝等人赶往宜川救人。不料，宜川城里驻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一个团包围了一个营，张金贵只好下令缴枪投降。张金贵被军法惩处。郭宝因到部队不久，一顿鞭打之后放了出来。郭宝带着张金贵的散兵去投杨虎城十七路军的贺师长，在其部下当了连长。次年2月，贺部在韩城被冯玉祥的部队收编，旋即开到河南参与蒋、冯、阎的中原会战。在河南长葛县和尚桥，贺部被蒋军击溃，郭宝又成了俘虏。郭宝趁战事混乱之机，联络了一些被俘的弟兄又逃回了陕西，重新投到杨虎城部下当了连长。但因上级不发军饷，郭宝愤而离去。1931年1月，郭宝听说他在华县挖煤窑的一个姓周的伙伴在国民党军某部

当团副，便想到其手下混口饭吃。当团副的伙伴对郭宝的态度很冷淡，因为他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当年在华阴开矿挖煤时，郭宝年仅18岁就当了工头，表现了很强的“指挥能力”，留下他，抢了我的饭碗咋办？

周某请郭宝好吃好喝了一顿，然后说：“你看现在，军阀们打得昏天黑地，今天你是我的人，明天我又成了他的人。咱当兵的今天见了这个叫爹，明天不定把哪个叫爷呢，有啥球意思？你老弟不是几次被人家吆来喝去吗？依我看，弄几条枪，拉几个人，杀回黄龙山，占一块山头，当你的山大王去。妈的，谁的脸色也不看，你就是爷，就是皇上。”

周某的这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高谈阔论，却真的让走投无路的郭宝浮想联翩，心潮难平。

七岁就跟着爷爷逃到了黄龙山，一家人吃尽了千辛万苦，弄点家业就遭劫难……20年了，全家八口，加上没多大就遭土匪残害的小侄子就是九口，如今就剩了两双筷子——四条光棍了。那爷仁东躲西藏，朝不保夕；我郭宝本以为拿上枪就可以挺直腰杆，可扛了两年枪又落了个啥？自己整个就是头磨道上的驴，任人吆喝，任人鞭抽棍打。闯荡了几年，满身伤痕，一腔怨愤到头来还不知自己是给谁家拉磨拽车呢！而自己的新仇旧恨却无一得报。谁想当土匪？谁想当土匪就不是娘爹养的。可不当土匪又该何以立命，怎么报仇？你郭宝可是跪在黄土地上给爷爷立过毒誓要为家人报仇的啊！古诗上说：“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反了去球！

“操他奶奶的，老子反啦！”郭宝双目喷火，将攥紧的拳头狠狠地砸向桌子，桌子上顿时就是一个大窟窿，“当’土匪’就当’土匪兄弟，给哥弄两条枪。哥今晚就回黄龙山

周某乐了，马上伸出三个指头：“两长一短，兄弟给你弄三条。”

当晚就有周团副手下的两名士兵偷偷找到郭宝，说愿意跟他上山落草为寇。郭宝把周团副给他的两条长枪一人甩过一条，自己把那把短枪往腰里一别，说声走，三条汉子就于风雪迷茫的冬夜直奔黄龙山而去。

关于这一段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初，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的郭宝珊在他所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都有记载。

其中有两条值得向读者披露：

①1928 年 7 月-10 月在陕西黄龙山为匪。这是指他在陈老石手下的那三个月；

②1931 年 1 月后在陕西黄龙山称王。这是说他自己拉杆子的时间和性质。

2

几处山头都有土匪盘踞，刚拉起杆子的郭宝——从现在起该恢复他的大名郭宝珊了——知道自己还没有力量去抢夺别人的地盘，于是便在距石堡镇 30 里的三岔路口的旗杆庙扎下营寨。

传说，旗杆庙就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在与二郎神杨散斗法时拔一根毫毛而变的那个小庙，因为猴尾巴没处藏掖便竖起了根旗杆。“变”出来的庙当然不会留存下来，所以旗杆庙既没有庙宇也没有旗杆。这里是几块山头中间比较平缓的一块坡地。在传说为庙的那个地方，有一座用黄土夯筑起来的长方形围子，南北长约 600 米，东西宽有 400 米，围墙高约 50 米，从外面看俨然是一座土城。据说这是清朝光绪年间政府为弹压黄龙山土匪而修起来的，每到黄龙山匪患猖獗时，便有官兵在此驻守。从清朝到民国，官兵时驻时撤，这围墙以上不断变换大王旗。郭宝珊上山时，各路军阀都忙于逐鹿中原，这围子已空无一人，只有墙头上枯草萎藤在风中摇曳。

这土寨子里可容下 200 余人，但郭宝珊的势力发展之快连他也没

料到，仅陈老石的旧部就拥来了 200 多人。不到三个月，郭宝珊已经拥有了五六百之众。山寨子容不下了，郭宝珊就让弟兄们住到庙北边、暖泉山的核桃沟里，那里有难民留下的很多窑洞。第二年，又在核桃沟里挖了一些窑洞，郭宝珊也住到了沟里。

虽说是拉起了杆子，当上了山大王，但郭宝珊对打家劫舍的勾当还是下不了手。可五六百口弟兄张着大口要吃饭呀！土匪不抢人吃啥？不为吃喝谁又愿意当土匪？见大当家犹犹豫豫，原陈老石手下的几个惯匪就说：“大当家的手生，不要紧。你只要发个话，我们几个带弟兄们下山采盘子。”

几名惯匪带人下山后的第三天，便骑着高头大马，驮着粮食布料，扛着已被捅死的猪羊浩浩荡荡地回来了。队伍的后面，一头黑毛驴驮着一个被绑起来的女子。

“那上面驮的女子是哪来的？”郭宝珊指着踢踏而来的毛驴问。

“大当家的，那是我们回来时路过一个村子碰到的，拉来给大当家的当个压寨夫人嘛。挺俊的，像是黄花闺女。弟兄们碰都没碰一指头。”

土匪把绑女人上山叫“花票”，而绑未出嫁的姑娘叫“快票”。一旦被绑了“快票”，家人必须当天用钱财赎回，不能隔夜。否则，就是姑娘活着回来也嫁不出去了。

自从婶母被民团土匪害死后，郭宝珊最恨的就是土匪拉“花票”，他下令：“马上把姑娘放了。我说马上！从今往后，本寨要立一个规矩：不准拉‘花票’，不准糟蹋女人。谁敢胡来，老子就阉了谁！”

一名惯匪说：“那弟兄们要是那个什么……”

郭宝珊狠狠地瞪了那家伙一眼，说：“我知道你想说啥。痒了不是？好办，掏出来放到石头上蹭去。”

郭宝珊放走了“快票”，让众弟兄将劫来的猪羊大锅熬炖，大吃

大喝，算是山寨的“开山大宴”。

郭宝珊心里琢磨上了：自古以来土匪就是强盗，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就是土匪的生存之道。“此山是我开”——狗屁，有开山的本事干吗干抢人的勾当；“此树是我栽”——吹牛，有栽树的劲头你干吗要劫路。土匪唯一的目的是“留下买路财”。我郭宝珊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土匪的路，还有什么羞羞答答地撕不下脸来的？如果我不带头抢人劫财，谁还跟我？谁还服我？我这个山大王迟早要被手下这些狗日的宰了煮着吃了！干啥吆喝啥，到哪座山头唱哪支歌，当了婊子，还能立牌坊？当了土匪还能充善人？唉，事已至此，我郭宝珊也只能如此了！

这是郭宝珊一次痛苦的选择。其实这是不成选择的选择：从他别着短枪上山那一刻起，命运的巨大转折就决定了他必须这么做，一定会这么做。即使他手下的弟兄们不逼他，他也得这么做。

于是郭宝珊就开始了他带领弟兄们打家劫舍的勾当。

但是郭宝珊却为山寨制定了严格的“山规”，除了第一条不准拉“花票”外，还有：二、只劫大户，不准抢夺穷人；三、不到万不得已，不杀人，不“撕票”，只取钱财；四、不在黄龙山里作案，这叫“兔子不吃窝边草”；五、劫得官粮或大户粮物，也要接济山里的穷人……

土匪也大多数是穷人出身，除了第一条不准拉“花票”，少数人心里有些不痛快外，其余四条弟兄们都是赞成拥护的。也正是严格遵守了这几条山规，郭宝珊的山头发展迅猛，一年之后便有了近千之众。而当地的穷苦人家也觉得郭宝珊仗义，从而谅解了他的一些土匪行为，还有人经常为郭宝珊传递官府动态的情报。但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对这位出身贫苦又被官匪勾结害得家破人亡的汉子有着挥之不去的负罪与愧疚感，而面对单调的绿林草莽生活和野蛮粗鲁的土匪弟兄，又

使他心情郁闷。于是他开始吸大烟，而且烟瘾越来越大。他觉得只有大烟才能使自己在腾云驾雾的幻觉中忘掉痛苦与愧疚。山寨里大多数土匪都抽大烟，因此，黄龙山的土匪就被人们称为“双枪匪”。

3

郭宝珊势力的迅猛壮大，自然引起了其他几个山大王的忌恨，这其中，最想要灭掉郭宝珊的便是贾德功。

贾德功是宜川人，也可以说就是黄龙山本地人，因为黄龙本身没有县建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归宜川县管。说起来贾德功也是穷人出身，童年时代就给当地一家大财东当过牧童，长大一点当长工下地种庄稼，也当过护院家丁。力没少出，罪没少受。可奇怪的是他对压榨他的东家并不恨。他恨的是自己命不好，为啥没投胎到这样的人家当个阔少爷。他眼红财东家吃香喝辣、拥金堆翠，乃至妻妾成群的生活。于是他就常常躺在长工屋里找原因：狗日的财东为啥这么富？苦思冥想多日后，他蓦然悟出了那副“碇碇”的秘密。这在前面已有描述。

贾德功上黄龙山也是被逼的，不过这种逼的起因多少有点龌龊——贾德功在财东家扛了十几年的长工，到了三十好几了，却从来没沾过女色。生理上的性冲动加上他本人的好色，经常让他痛苦不堪。后来终于找了个可以让他过个眼福的地方。东家供女眷洗浴的房子后面有个小窗，这小窗因为离地很高，所以上面仅糊了层薄纸。于是他事先有意在靠窗的地方擦了些砖块，等到东家的女眷们进去洗澡的时候，自己悄悄爬上去，用手指把窗纸捅个小洞，忘情地偷窥。快乐的日子终于在东家的一声断喝中结束了……贾德功被剥光了衣服，一顿皮鞭抽打后，赤身裸体的贾德功在冰天雪地中被赶出了深宅大院。贾德功就此走上了土匪之路。由于他上山早，又是当地人，很快就形成了山上实力很强的一股土匪。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贾德功是一个虚荣

心很强的人。在地主家扛长工，他做梦没想到的是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大财东；上山当了土匪，他就想着要当黄龙山的老大。看到郭宝珊后来居上，势力已经超过了她，恨得她咬牙切齿。于是他摆下“鸿门宴”，妄图吞掉郭宝珊的队伍。没想到原来跟他掐好码子的梁占魁临阵叛变……这在前面也已有交代。

梁占魁为什么会反戈一击倒向郭宝珊呢？

说穿了，他和贾德功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也想当黄龙山的总驾杆。贾德功跟他密谋干掉郭宝珊时，他答应了。过后一想，不对。一旦干掉了郭宝珊，贾德功匪强马壮，这黄龙山还有咱的份吗？而自己的实力与贾相当，要吃掉贾也很难。最好的办法是先稳住这三足鼎立的局面，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实施自己独霸黄龙山的梦想。所以就有了卧虎洞临阵反戈那一幕。

说梁占魁到黄龙山当山大王是官逼民反就多少有些牵强——梁占魁是陇东华池人，家里早先也算是个殷实人家。可他自小父母双亡，没人管教。父母留下的那点家财被他吃喝嫖赌挥霍净后，他便成了乡里游手好闲又爱打架滋事偷鸡摸狗的地痞、混混。偏他又长的一身好披挂，跟人打架敢下硬手，所以他多年横行乡里，没人敢惹。那年，新来了一个县太爷，县太爷有个儿子是个高衙内式的恶少。听说本县有个叫梁占魁的好生了得，跟谁一句话不卯就动刀子，衙内就要会会这滚刀肉。于是打发手下人去请梁占魁到县城一家酒楼赌博。陪赌的都是衙内的狐朋狗友，梁占魁自然是输得精光。他看出这伙恶少没怀好心，也怕对方人多势众，便抽身要走。那衙内提出把欠的赌债清了再走，不然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梁占魁一脚踢翻桌子，转身破窗而出。那衙内哪能容他逃走，跟着也从窗子跳出去，伸手就是一刀。梁占魁一闪身，刀子插进了他的腋下。梁占魁夺过刀子一阵乱抡，衙内当场被戳死，其他几个帮凶也受了伤……当天全城戒严，捉拿杀

人的凶手。但梁占魁在县城也有几个道上的朋友，在朋友的帮助下，梁占魁于次日混出城去。家乡不敢待了，便径直上黄龙山落草为寇。先是投靠陈老石，不久嫌被人管不自在，便自己拉起了杆子。在郭宝珊没有拉杆子之前，他听陈老石的部下说起过郭宝珊，后来看到郭宝珊的势力大了，他才知道，这个人果然身手不凡，没有十成把握，自己还是不要急于想吃掉郭宝珊为好。而卧虎洞的临阵叛变也是他向郭宝珊卖了个人情。

倒是郭宝珊，虽然人多势众，却从未想过要在黄龙山称大。他的目的比较简单：一是活下去，二是完成爷爷的遗愿，寻找机会为家人报仇。

但是自从和刘志丹打过几次未曾谋面的交道后，郭宝珊心里便时时萌动出新的想法。

他想刘志丹究竟是怎样个人？为什么一个上过黄埔军校，本可以在国民党部队混成将军的人却领着一群穷人跟国民党军作对？听说他现在带的人马并不比寨子里的人多，可为什么敢跟国民党军对垒交兵？败仗打过，胜仗也不少呀！几千几万的官军围追堵截竟然奈何不了他们，为什么？那些吃败仗被打散的红军，只要还有口气就要回去找部队，这又是为什么？刘志丹兵败芝川时，托人捎话让他照顾一下走散的伤兵，那些伤兵一开口就是“俺们的老刘”……一个伤兵还对他唱了几句歌：“跟着老刘去闹红，拼命也要打冲锋。死了咱就再托生，托生还当老刘的兵。”天哪，这老刘不成神了吗？

郭宝珊没上过学，更没有人给他传授过革命的道理，他真的理解不了刘志丹，理解不了红军。但是他对刘志丹的佩服和敬慕却是与日俱增。而和自己对比，他觉得自己干的这种土匪勾当实在愧对先人，有辱门户。他觉得没办法跟红军比，只能跟人家学着点，于是他再次细化了他立下的山规。比如：原来订的只劫大户，不准抢穷人，现在

改为只打劫那些家财万贯的恶舖财东，一般日子勉强过得去的大户人家也不能打劫；过去只笼统地提尽量不杀人，现在改为“贪官污吏，恶霸豪绅，当地有民愤者，杀！”另外，他公开而响亮地提出了杀富济贫的口号，并且让人做了一面旗，旗上绣的是“黄龙山义勇军”。称军却没有军的编制，他自己还是称团长。这举动多少有些幼稚，但郭宝珊是认真的，他就是要把义字摆在前面：他觉得这就是学红军呢。“像不像，三分样”嘛！

对于红军敢于和官军打硬仗，打大仗，他更是佩服。也正是因为这种佩服，所以，当贾德功要三山联手打城市，干大活时，他同意了。即使由贾德功负责指挥调动，他也同意。

4

郭宝珊让手下的人加紧准备，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韩城。

他叫来一个叫杨茂堂的排长，吩咐道：“你带着弟兄们加紧操练。一旦打起大仗来，咱这个熊样可不行。”

杨茂堂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班长，他们的部队驻扎在安定（现子长县）城里。1932年春，因连长克扣士兵军饷，引起士兵愤怒进而哗变，全连有80多人参与。哗变后的士兵去投陕北红军另一位领袖人物谢子长领导的红军。但是谢子长当时正处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当中。为避敌锋芒，谢子长已经将自己手中为数很少的红军战士就地分散隐蔽。在这种情况下，80多名穿着国民党军装又各持长枪的士兵来投，收下来不足与敌对抗，也无法分散（谢子长的手下多数是本地人，便于分散），不收显然又是不对的。于是谢子长就给郭宝珊写了封信（谢是听刘志丹提起过，郭宝珊此人仗义，可以争取）让哗变过来的士兵到黄龙山郭宝珊的寨子里暂时“存身”。

这帮士兵经过十余日跋涉，终于在宜川的龙泉与郭宝珊取得了联

系。郭宝珊说：“我已带人在甘泉岭境内等了七八天了，一直没等到你们……”

杨茂堂是“安定兵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到山上后，被郭宝珊任命为排长。

杨茂堂说：“咱们的人抽大烟，早上起不来，操练起来很难。”郭宝珊说：“难也得练。我也抽大烟，也是早上起不来。从明天起，你第一个来叫我。”

杨茂堂为难地说：“叫不醒你咋办？”

郭宝珊抬手扔过一条鞭子，又做了个手势，恨气地说：“那你就用鞭子抽！”

第五章 鬼子崖下碰到的两个女人

1

踏着雨后泥泞，三条汉子向黄龙山进发。走着走着，一直少言寡语的“夜老虎”卜乾娃突然站住了。

“我觉得不对。”卜乾娃说，“咱不能从北面上，应当绕到西面，走洛川上去。”

黄罗武问：“为啥要去洛川？”

卜乾娃说：“大哥不是要上黄龙山劝降吗？山上的总驾杆是贾德功，这个门槛你是越不过去的，对不？”

“那是。”黄罗武也想过，上山后一定要先找贾德功，探探他的底。

“草上飞”王兔娃问：“一个屁还要分两截放？你快说，为啥要走洛川？”

“你急啥呢？”“草上飞”越急，“夜老虎”越拿捏，手伸到破包袱里掰了一块锅盔，塞到嘴里嚼了半天才开口：“我认得贾德功他老丈人，就在洛川的沙家河边住。老头是个教过私塾的先生。咱不如去找他，让他给他女婿写封信。黄大哥拿上这封信去见贾德功，不就好说些了吗？”

“哎嗨，真是红萝卜调辣子，把你吃出还没看出哦！你还有这点子！”兔娃说。

“咋说黄大哥也是你表哥呢。咱既然应下这个事，就得多操点心嘛。”

黄罗武心里一热，拍着乾娃的肩膀说：“真是好兄弟！就按你说的办，多绕着路没啥。”

但是，多绕这一段路却多了几分险情。

连通关中、陕北的官道从洛川境内穿过，正因为有了这条穿境而过的大通道，国民党部队在洛川的防务就要比渭北一带严得多。渭北一带也就是拴个牛绳的盘查站，而洛川却有不少炮楼，炮楼下有流动哨，上有轻机枪，四角还吊着几盏汽灯。有围墙的村子就有灯火和哨兵。

三个人走到了一个炮楼前，楼上的灯光直射过来。“夜老虎”用双手把黄罗武和王兔娃握倒，自己猫着腰向前挪了几步，然后猛地一个前扑，黄罗武这才发现“夜老虎”身子下面压着一个哨兵。黄罗武、王兔娃也学着“夜老虎”的样子，猫腰蹿过去。黄罗武掏出一条毛巾，塞在那哨兵的嘴里；王兔娃轻舒猿臂，将那哨兵拖到一棵树底下。三个人用绳子将那哨兵捆到树上后，又是猫腰前进，身影儿很快消失在黑暗当中。从解决哨兵到越过炮楼，整个没用五分钟。黄罗武对卜乾娃、王兔娃的擒拿和夜行功夫，惊叹不已：看来，“草上飞”、“夜老虎”都不是徒有虚名啊！

走了约半个时辰，前面又有了晃动的灯光。这回不是炮楼，而是一个堡子，堡子外面有一个持枪晃动的身影。

黄罗武悄声对卜乾娃说：“兄弟，这个我来收拾。”说完便弯下腰一溜小跑，转眼间已蹿到哨兵背后。只见他双臂一伸，将哨兵倒背起来，啪地摔到地上。那哨兵没来得及哼一声便晕了过去。

放倒两个哨兵，得到两杆长枪。越过堡子，王兔娃得意地对“夜老虎”说：“咋象，兄弟，俺表哥这两下子比你还麻利吧？”

卜乾娃只说了一个字：“服！”

说话间来到了贾德功岳父家院门前。看样子这既不是个穷人家，也不像个大户，院子不大却有四面砖墙，墙外有几棵柳树，柳枝在夜风中飘摆。卜乾娃、王兔娃都是翻墙越院的老手，手扒着砖缝只两三步就翻上了墙头。兔娃骑在墙上向黄罗武伸手：“哥，把手给我。”

黄罗武说：“不用。”手往砖墙上一撑，身子一纵，就坐在了墙头上。卜乾娃伸了伸大拇指，还是吐了一个字：“服！”

小院子中间是一间堂屋，两边是厢房。左厢房的窗子亮着灯光。

三个人几乎同时落地，又都是落地无声，但左厢房内却突然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谁呀？”

“大爷，是我。”卜乾娃轻轻推开了左厢房的两扇门。

卜乾娃原先是贾德功手下的人，因一身好功夫，又不抽大烟，贾德功就让他当了贴身卫兵。但是卜乾娃发现贾德功做事心太黑，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又太好色，经常大白天在洞里把女人搞得哇哇乱叫。

卜乾娃在当土匪前就有个相好的姑娘，那姑娘知道他当土匪也是被逼的，所以也并不嫌弃这个土匪。但姑娘却义正词严地告诫过乾娃：“不准你在山上糟害女人。别人干那坏事你躲远点，看也不能看……”看到贾德功这般疯狂地糟害女人，乾娃实在忍无可忍。郭宝珊拉杆子不久，听人说郭宝珊从不近女色，也不许手下人拉“花票”，卜乾娃就转投到了郭宝珊手下。

2

关于贾德功和他老丈人的关系，卜乾娃路上就对黄罗武讲过。贾德功的第一个老婆叫韩翠玉，是被贾德功的手下人劫上山的，原本是一单“花票”。但贾德功一眼就被翠玉迷住了，当天就让人在卧虎洞

张灯结彩，硬拉翠玉拜堂成亲，并说这是他正牌的压寨夫人。翠玉宁死不从。贾德功就威胁她说，你要是不跟贾爷我拜堂成亲，我就让你成为寨里的妓女，弟兄们谁想干就干。翠玉只好屈从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与贾德功拜了堂。

后来，贾德功虽然歹毒又贪色，但对翠玉一直还算可以。原因是翠玉早就与贾分窑别居了，也就不管不问地拉“花票”、糟害女人的事。用她的话说，“眼不见为净”。翠玉心如死灰，每天就干一件事，读佛经烧香拜佛。贾德功只去过一次韩翠玉家，被老岳父操起一块砚台打得鼻子流血狼狈而逃。但贾德功却并不恨老岳父。因为老岳父是私塾先生，这让胸无点墨的贾德功有了吹嘘的资本，常常把几个不知跟谁学来或打哪捡来的名词挂在嘴边：“别看老子不识几个字，咱老岳父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陕北大儒：咱弄的是大儒的女子……”他知道老岳父不会宽恕他，可又想在“大儒”面前骚情，于是就常派卫兵卜乾娃去给老岳父送点礼。老先生一般都是让卜乾娃把礼原封不动地带回，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不值钱的山货。老先生认为那不是抢来的，就留了下来。老汉对土匪女婿恨之入骨，却对跑腿的乾娃很亲切。他觉得这孩子人还算实诚，身上功夫也好。每次乾娃来时，老先生都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类的老话劝诫乾娃。

老汉正襟危坐，正在看书，见乾娃后面还站着两个生人，这才站起来彬彬有礼地说：“老朽眼拙，没看见二位。二位请坐。”

黄罗武忙说：“黑更半夜的，打扰大伯了。”

乾娃向老先生介绍：“这是山上的兔娃，我乡党。这位是我乡党的表哥，西山来的，姓黄……”

黄罗武说：“我是刘志丹的兵……”

“噢！老刘的部下？失敬失敬！老刘可是陕北的大英雄，不，是

我泱泱华夏的大英雄啊！老朽虽无缘与英雄谋面，却心存景仰已久矣！”老先生眉目生辉，话说得情真意切。

见三位年轻人已经坐下，老先生问：“三位光临寒舍，有何见教，不妨直说。”

黄罗武见老先生态度诚恳，知道是位耿直侠义之人，那就有话直说吧。

“韩老先生，是这么回事：我是奉了老刘的命令，到黄龙山上去与几位头领商谈。老刘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的官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和他们作斗争，所以……”

老先生摆摆手：“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红军想收编土匪。这个主意我赞成。可老朽要说的是：像贾德功这样的畜生，要不得！要不得！我敢断定，那畜生也不会接受改编

黄罗武笑了笑，对老先生说：“贾德功是干过不少坏事，可他也是扛长工出身的穷人。红军会对他教育改造的。听老人们讲《三字经》，上面说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就有改造的可能呀。”

“那畜生就是性本恶！”老先生气得拍起了桌子。停一会儿，老先生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改口说道：“噢，想起来了，老刘才华过人，胸怀磊落，对改造土匪，必然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力。老朽也不可一叶障目，固执己见。那好，让老夫为红军效点什么力呢？”

黄罗武说：“想请老先生给贾德功写封信，一是引见，二来也帮我们劝劝他。”

老先生的脸又绷紧了：“这可不行。自从小女被抢上山，老夫就发下毒誓，绝不与那畜生书信往来，更不许他踏进我家半步。这……”

卜乾娃说：“大爷，是我出的这主意让人家来找你的。你看你，不就是写几个字嘛，在你老人家手里算个啥事吗？”

老先生说：“自古道，秀才人情纸半张，这字可不是随便写的。

老夫不可失节啊！”

黄罗武平静地说：“既然大伯认为这是失节，咱也不要强求。我们还是告辞吧！”

这话分明是绵里藏针，老先生岂能听不出来？

三个刚站起来，准备告辞，老先生忽然喊了声：

“且慢。容老夫再想想。”

老先生以手托腮，沉吟良久，慢腾腾地将手伸向砚台边放着的一支笔，缓缓说道：“也罢。黄贤侄既然是奉志丹先生之命，这个节我失一回料也无妨。”

老先生铺开素笺，执笔在手，又是一阵沉吟，挥毫写下了 16 个字：“善待来客，不可造次。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老先生一字一顿地念了一遍，然后在落款处写下自己的名字，折起来，装进一个信封，双手交给黄罗武：“贤侄见谅，老夫只能写这几句。”

黄罗武虽然文化不高，但这 16 个字他却认得明白了，忙说：“大伯字字千金，我代表志丹同志谢你了。”

三人走出小院，抬头望天，见下弦月已经浮出云海，月光如水，轻柔的夜风中传来一声苍凉的嘱咐：“路上有‘狗’，贤侄小心。”

三条背枪的汉子，顺着洛河一直向东。水声如雷，蛙鸣如鼓，树影如屏，湮没了他们的身影和脚步声、谈笑声。

兔娃说：“表哥你现在真拿得稳！看老家伙掀拉的架势，搁我，早就过去一把揪住领口子：说，写还是不写？”

卜乾娃就说：“啥叫土匪，看你；啥叫红军，看咱哥。”

黄罗武感慨道：“老先生是个好人！”

天光破晓时，三个人已经从西麓上了黄龙山。走到一个叫“鬼子崖”的地方，卜乾娃又站住了。

“大哥，俺俩不能再陪你了。两个山头的人是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你上贾德功那儿，有俺俩跟着，贾德功就会起疑心的。那货奸得很。你顺着这条山路走，用不了一个时辰就下了黄龙沟。你有他丈人爸的信，谁也不敢拦你。我俩朝北，回旗杆庙去，见郭爷，先给他打个招呼。你看呢？”

“好，就按兄弟说的办，反正迟早我也要见郭宝珊的。兔娃、乾娃，一路上多亏了你俩的帮衬，哥……”

兔娃忙说：“说啥哩哥，咱弟兄们谁跟谁嘛！”

黄罗武将肩上的枪卸下来交给兔娃：“我用不着这个，你带上走吧。”

目送两个一路帮衬的兄弟走远了，黄罗武这才转过身去，向着黄龙沟方向走去。

与兔娃、乾娃相处了两夜一天，让黄罗武进一步增强了信心，看来，土匪不是不可以改造的。

3

鬼子崖有个神奇的传说：很早很早的时候，黄龙山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夫妻俩却十分恩爱。有一年，冰雹干旱相继降临，许多老百姓都被饿死了。朝廷派官员来赈济灾民，但派到黄龙山那一带的狗官却把赈灾粮贪污了，灾民们背后都骂他是“吸血鬼”。一天，“吸血鬼”在山上碰到了那对年轻的夫妻，那女人明眸皓齿，身材婀娜，饥荒并未夺去她的美丽。那狗官一见顿时起了歹心，命令手下的仆役去抢那女子。那对夫妻携手而逃。两人刚刚跑过一个巨石高垒的悬崖，就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回头一看是那悬崖突然坍塌，狗官“吸血鬼”连同他的手下全部被巨石压死了。

于是，这悬崖就被老百姓叫做“鬼子崖”，也叫“镇鬼崖”。

干坏事的土匪都迷信，但凡走到鬼子崖就出虚汗，有的宁肯多绕些路都不肯从这儿走过。

鬼子崖果然是怪石嶙峋，乱石间杂树丛生、东倒西歪，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有些阴森恐怖。但在黄罗武眼里，一点感觉都没有。年轻时赶夜路，累了，躺在乱葬坟的坟头上他也能酣然大睡。这叫“心中无鬼胆自壮”。

但是，与两个兄弟分手后，没走几步，黄罗武在鬼子崖下就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叫声。

声音好像是从上面传来的，很细，很小，又很尖。不是鸟叫，也不像山鸡叫……再仔细听，是人的声音，细细的求救声……从悬崖中腰传来……

“有……人……吗？……救……命……啊！”

黄罗武终于听清了，是人，而且是个女人。

黄罗武辨清了叫声的方位，向上打量了一会儿，伸出双手撑在两棵小树的树干上，双臂一用力，身子就腾空而起，双脚落在上面一层的一块石头上。随后，悬崖上那些密密匝匝又东倒西歪的杂树就成了他攀援的梯子。攀了约 200 米，他发现了叫声的来源：一棵躯干粗壮的松树几乎贴着山崖，在树干与崖石之间的缝隙中，一个女人身子横着被紧紧卡住了。

黄罗武顾不上多想，借着树丛，很快挪到了被困女子的身旁。

那女子见有人来，呻吟了一声便昏了过去。

左边是坚硬的崖石，右边是粗壮的松树，衣衫破碎的女子卡在中间。伤痕遍体，又处在昏迷之中。该怎样救她出来，救出来又该怎样让她下去？黄罗武额头渗出了一串串的汗珠儿。

昏过去的女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黄罗武命令自己：赶快行动。

松树是推不动的，用力过猛，连自己都会摔下去。崖石呢？他用

手臂推了推那女子身边的崖石，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块石头居然被他推动了！

可是，石头又紧贴着那女子的身子，推开石头，岂不伤了女子？天色已经大亮了，他仔细地端详那块石头，终于发现，那石头只有一处卡住了那女子的胳膊，如果将女子的胳膊向右推一下，闪出一条缝来，再把石头向女子身体的反方向即脚的方向推开，女子就得救了。

他叫了几声：“姑娘，姑娘！”姑娘毫无反应。

这时候也顾不得男女之礼了。他用手握住姑娘的胳膊，小心地向松树方向推了推。姑娘的胳膊是柔软的，只一推，便脱离了石块；再一掀，姑娘的身子居然侧了过去，人体与石块之间竟然有了半尺的距离。他想就此把姑娘抱起来，可是不行，他脚下站的地方太小，身子用不上力，弄不好，两人会一块儿掉下去。

黄罗武一个纵身便跳到了石块的另一侧，两手搭在石块下面，憋足气力，将石块掀起，用肩膀扛着防止石块向松树方向倾斜，丹田里发出一声吼：“走！”石块向前翻了两个筋斗，改变方向，扑通扑通地向崖下滚去。

也许是受到了滚石的震动，昏迷的姑娘醒过来了。

“大哥……是你……救……”听口音，姑娘是陕北人。

搬走了石块，松树下露出了一块不小的平地，黄罗武扶起姑娘，让她依在松树干上。姑娘煞白的脸渐渐现出了一丝血色。

但是，让黄罗武意想不到的的是，那姑娘对她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是土匪吗？”

这真是让人丧气。人家拼着命把你救出来，你怎么一开口就问人家这种话：“你是土匪吗？”噢，难道这天下除了土匪就没有好人啊？

沮丧是短暂的，黄罗武很快就想通了：山上土匪多，姑娘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再者，说不定姑娘就是被土匪逼着跳下山崖的。

“我不是土匪。我是红军，是来找土匪谈判的。你是咋从崖上掉下来的？”

听救她的人不是土匪，是红军，姑娘的大眼睛闪出了亮光，脸上也更多了些血色，但说话还是没有力气，只是说：“昨个早上，土匪撵我。我跑到崖上头，就掉下来了……”

“昨天早上？这么说你在这儿已经卡了一天一夜了？”

姑娘点点头：“一天一夜……天一夜……”

一天一夜，卡在悬崖之间，姑娘肯定是一天一夜水米没打牙了。黄罗武赶紧从肩上搭的裕链里掏出卜乾娃送给他的一块锅盔。可是，水，水怎么办？姑娘的嘴唇分明已干裂了，这又干又硬的锅盔怎能咽下去？

可姑娘却毫不客气地接过锅盔，一口就咬下一个角来。姑娘饿急了。

黄罗武四下打量，蓦然发现，崖上的石头缝里有水向下淌着，滴滴答答的像眼泪。裕链里有一只黑瓷碗，黄罗武爬到了滴水的石崖前，捺着性子接了满满一碗水。

半块锅盔，一碗水，姑娘很快恢复了精气神！直到这时，姑娘才意识到自己衣衫多处被刖破，好在最要紧的地方还算完整。姑娘有些羞怯地说：“衫衫破成甚了，羞死人了！大哥，你先走吧，我歇一会儿就下去。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会记一辈辈的——你是红军。”说着，挣扎着站起来就要给黄罗武磕头谢恩……

黄罗武慌忙扶住姑娘，郑重地说：“这是我应该的。再说，红军也不兴这个礼数，姑娘，你身上有伤，还是我扶你下去吧。我刚从这儿上来的，路熟。”

黄罗武扶着姑娘，两人分别攀着崖上的杂树，艰难地从鬼子崖走下来。这期间，从姑娘断断续续的话语中，黄罗武已知道了事情的大

概。

姑娘姓车，是安定县（现子长县）人，两天前被土匪劫持到山上……

聪明的读者到此就会明白：这姑娘就是贾德功抢来送给郭宝珊，被郭宝珊放的那姑娘郭宝珊让卫兵冷旦送姑娘下山，冷旦偷懒，将姑娘送到山口就走了。姑娘行至鬼子崖前面，偏巧碰到梁占魁手下的几个土匪。姑娘见势不妙，撒腿就跑，慌不择路就上了鬼子崖，一失足摔落下来。鬼子崖不高，几个土匪看到姑娘被卡在半腰了，却不敢下去。他们怕鬼子崖有鬼，于是便扬长而去。

黄罗武扶着姑娘下到鬼子崖下，恰好遇见一位年轻后生赶着毛驴下山，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老实的脚户。黄罗武对后生说：“兄弟上哪去？”

后生说：“洛川城里送货咯。甚事？”后生说话也是陕北口音。车姑娘主动说：“大哥，我也走洛川咯。你捎我一程行咯？”后生打量了一下姑娘，疑惑地说：“咋的不成。就是你这衫衫都破成这样了，咋上路咯？”

黄罗武和车姑娘，面面相觑，觉得后生说得有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后生一拍脑门，说：“你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看好我的毛驴噢

后生一路快跑，钻进一片竹林，不大一会儿，又从竹林里跑出来，手里拎着一件和姑娘身上的那件蓝衫子很像的衫子，说：“我跟亲戚借的。快到后面换上咯

黄罗武掏出一块现大洋，对后生说：“她是俺的亲戚。麻烦你把她送到山下的官道上就行了。衫子也不好还回来，你就把这钱拿上……”

那后生摆摆手：“一件粗布衫衫，值不下这些钱。穷帮穷，说甚钱哩？”

又是一个好人。黄罗武想：天下土匪再多，还是没有好人多。车姑娘骑在毛驴上，后生牵着驴，下山去了。

4

难道鬼子崖的传说真是这样的编秘？车姑娘刚走，黄罗武回头就见东南方荡起一股烟尘，黄尘弥漫，马声嘶鸣，一队骑马的人向鬼子崖奔来。为首的竟是一个着红挂绿，鬓角斜插着一朵野花的女人。

黄罗武索性找块石头坐下来。他要看看来者是何方妖怪？这鬼子崖下一大早会发生多少鬼怪的事？

从黑裕袂里摸出长杆烟袋，烟锅里搏进一撮碎烟末，当火镰打出火星时，几个骑马的人已在他跟前勒住了马头。

为首的那个女人鞭梢指着黄罗武：“从哪里来的缙子？说！”

仅看那女人一身打扮就知道来者不是善茬：红绸短衫，绿灯笼裤，长发飘飘，头顶还罩了个米黄色的小圆帽；鬓角的野花摇摇晃晃，粉面桃色上充满了骄狂之色，淫荡之气；腰里还别着两把王八盒子。

黄罗武默然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女人身后的一个挎盒子枪的人说：“狗日的活泼烦了得是？梁大奶奶问你话呢，快说！”

黄罗武心头之火噌地就上来了。他慢慢站起来，问：“你骂谁是狗日的？你才是狗日的哩！我又不认得梁大奶奶、热大奶奶，凭啥招识（搭理）这女人？”

“啪啪啪……”七八名土匪在马上拉开了枪栓，七八条枪对准了黄罗武。黄罗武已经明白，这是遇上梁占魁手下的土匪了。开始他还有点自责，嫌自己太不冷静了。又想，和土匪初次遭遇，你还不能露

怯，不然他们会看不起你。土匪中间，玩的就是个胆。胆大者为王。咱老黄家从不缺的就是胆。

黄罗武淡然一笑道：“几条破枪就想唬人呀？你没看这日头都出山了，光天化日下还想抢人哪？”

那女匪首男人似的浪声大笑：“哈……哈……本姑奶奶最喜欢的就是大白天抢人。来人，把这裤裆里长家伙不长眼的野骡子给我捆了。”

黄罗武怪怪地一笑，对女匪首说：“甬急，我有话要说。你看，你们是一、二、三、四……八个人，长短九条枪。我身上连个钉子都没带，我肯定打不过你们。我情愿跟你们上山。不过，上有上的说法。是这，你出一个人跟我掙一跤。你的人把我放展了，你就势一捆就对了；如果我把你的人放展了，你得让出一匹马来，让我骑马上山。公平不？”

“痛快！姑奶奶就喜欢这号痛快男人。是这样：你要是把我的人放翻了，不但让你骑马上山，姑奶奶还陪你上床再让你骑一回销魂马。”

一句话听得黄罗武直翻肠子，想呕吐。这女人可算浪到家了！不用再说了，这女匪首就是“花狐狸”胡丽。

“花狐狸”指着身后一个大块头的土匪说：“二憨子，跟他摔一跤。”

那个叫二憨子的土匪果然长得憨头憨脑，一开口便憨声憨气地说：“嘿……跟他摔跤？轻轻一抡就把他抡到山那岸子了嘿……”说着，摇摇晃晃地走到黄罗武跟前，问：“啥式子？”

黄罗武说：“庄稼人打捶摆跤还讲啥式子，就是挽蛋蛋嘛谁把谁捲倒谁就算赢。”

“嘿，挽蛋蛋我最是把式。”

二憨子个头比黄罗武高出半截，身子又粗又壮。黄罗武心想，真要跟这货挽蛋蛋，我怕不行。还是先看他咋上手再说吧，

黄罗武练没练过摔跤？没练过；他有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那他为啥要发起这个挑战？答案只有一个：强敌面前不示弱，高手面前敢亮剑。就算你把我放展了，你也不敢把我当成随便捏的软柿子。

黄罗武以静制动，招手让二憨子上来。

“呸！”二憨子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一个饿虎扑羊式便冲了上来。傻小子果然有蛮力，抱着黄罗武后腰就抡了起来。

“好噢……”众土匪齐声呐喊。

黄罗武就让他抡，抡了三圈后，二憨子举起黄罗武就往地上扔。凭二憨子的那一身蛮劲，真要扔下来，黄罗武非被摔个腰断骨折不可。正当土匪们准备鼓掌欢呼时，场上形势眨眼间变了。当黄罗武的身子到了半空的那一瞬间，只见他用拳头朝二憨子手腕子上猛地一击，二憨子“啊！”一声手松开了。黄罗武借身体下落的惯力，伸开双腿，呐喊一声，“呀啊！”双腿如两根大棒砸在二憨子的双肩上。二憨子腿一软，双膝跪倒在地。黄罗武身子后仰，后背着地，紧接着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跃起，飞起右脚踢到二憨子的后背上。二憨子一个趔趄脸就贴着地了。黄罗武骑在二憨子身上，回头冲“花狐狸”一笑：“这该算我赢了吧？”

几个土匪个个呆若木鸡：没看出啥门道，咋就把人放倒了？还是个狗吃屎。

“花狐狸”带头叫好：“好！这就叫江湖乱道，无招胜有招。二憨子，没啥说的，把你的马让人家骑上。你狗日的给人家牵马坠镫吧！”

满脸泥土的二憨子哭丧着脸说：“牵就牵，谁还没牵过。”

“花狐狸”问黄罗武：“你究竟是哪来的？姓啥叫啥？总得给姑奶奶说个清白吧？”

黄罗武慢条斯理地说：“说清白了你就不带我上山了？反正一到你的寨子里，杀剐全由你了，急着问这么多弄啥？”

“花狐狸”冷笑着说：“好，知道就好！”说完拨转马头，马上一鞭，飞奔而去。二憨子憨声闷气地说：“爷，上马。我给你牵马坠镳。都说鬼子崖有鬼，我今几个算是见了鬼了。”

黄罗武放声大笑。笑声中，一群山雀儿扑棱扑棱从林子里蹿出来，飞上了天空。

第六章 凤凰岭智斗“花狐狸”

1

“花狐狸”胡丽上山半个多月，不仅成了梁占魁夜夜寻欢的压寨夫人，而且靠着她的淫威，成为山寨里的二寨主。梁占魁被贾德功“封”为旅长的第二天，胡丽就当众宣布：“从今天起，姑奶奶我就是旅参谋长了！”当然，这个“官衔”是她在床上向梁占魁“勒索”来的。

胡丽以“惊世骇俗”的方式独闯山寨争当土匪头子的压寨夫人，看似荒诞、鲁莽，实则是她自己精心谋划好的行动方案。

关于胡丽的背景，这里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

胡丽是华池县民团团总胡老么的独生女。胡老么是土匪出身，靠打家劫舍挣得一份庞大的家业后便“金盆洗手”退隐田园。但民国初的军阀混战，土匪蜂起，使拥有万贯家私的胡老么惶惶不可终日，深怕自己用土匪手段挣来的家业毁于以同样手段取不义之财的人手里。思前想后，他决定组织民团，名为辅佐官军，实为“保护家园”。但当时华池县民团众多，各霸一方，不仅听官家吆喝，而且也与土匪有着狗扯羊皮撕扯不清的勾连。自己怎么才能当上全县民团的总头领呢？这时他想到已经年满18岁的女儿胡丽。

胡丽出生于土匪的山寨，是在“绿林”里放野的孩子，直到12岁才随父下山住进深宅大院。先天遗传的野性加上12岁以前在土匪窝里的耳濡目染，使这个容貌妖烧的女孩变得放荡不羁又粗俗不堪。

深宅大院让她感到压抑，父亲又宠爱得没边没沿，家里更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于是她便跟着一帮富家子弟满世界地扯疯撒野。15岁那年，她和两个18岁的男孩在一块儿喝酒，其中一个提出要和她“到床上玩玩”。她立刻明白了到床上玩是什么意思。在山寨时她就多次撞见父亲和一些她不认识的女人在床上玩。她觉得那种玩挺刺激，挺好玩，于是便慷慨应承：“好，床上玩就床上玩！”从那以后，胡丽的疯就多了一个重要内容，“床上玩”。玩到疯狂时，一连几天都不沾家。不久，胡老么就发现了女儿疯得过头了，问她整天疯啥呢，女儿睁着一双大眼睛，坦然地说：“跟男人上床玩呗！”父亲暴跳如雷地吼道：“你才多大？就干那种事！”女儿不急不躁地反问道：“那些年在寨子里，我看见你跟女人在床上玩，有的女人还没有我现在大呢，是不？你能跟小女孩玩，我咋就不能跟大男人玩？”

胡老么哑口无言。

胡老么从此再也不管不问女儿“玩”的事情了。即使女儿把男人领到家里彻夜疯狂，他也蒙头大睡。用他的话说：“反正是个破罐罐，爱咋摔咋摔吧……”

胡老么发现，女儿“玩”起来是生冷不忌，老少兼收，官民“通吃”。也正是因了这种“好胃口”，女儿在华池地面神通广大，好像没有她办不成的事。

在想当全县民团总头目的欲望炙烤下，胡老么想到了女儿。

“小丽呀，你跟城里的驻军潘团长……”他本想说，玩过没有？但多少还是有点夯口，便说成了，“认得不？”

女儿说：“那家伙才来不久，不认得。爹，有啥事吗？想认识还不好办。”

老土匪厚颜无耻地说：“爹呀，想把全县民团都接到咱的门上。

这事得他说话才行。你……你就去认识认识他吧。”

“认识认识”几个字，胡老么说得一颠一颠的。

女儿说：“明白。三天以后，我一准给你把委任状揣回家来。”

果然是三天，胡丽揣着盖有天蓝色印章的华池县民团团总委任状回家了。委任状甩到胡老么面前，胡丽说了声：“累死了！狗日的老东西真能折腾！”便昏昏睡去。

自此，胡老么当上了县民团团总。而胡丽也自此手持双枪，随父亲驰骋沙场。她觉得战场杀人比床上玩人更刺激。

但是，可别把胡丽的疯和傻连在一起。不然，一个年轻妖艳的女孩为什么会被人称为“花狐狸”呢？花是表象，疯也是表象，胡丽内心的狡诈真的如“狐狸”一般。远的不说，就说她父亲被红军击毙后吧：如果她真的如她表象一般天不怕地不怕，她就很有可能手提双枪闯南梁，找红军报仇。可她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连父亲的丧事都没有大操大办，买了副棺材，让几名团丁于夜色中抬出去一埋了事；她也有可能自己站出来，挑起父亲留下的这一摊事，当个团总，为父报仇。可她也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跟谁也不打一声招呼，悄然离开了西华池；或者她可以拉一杆子人就地拉起杆子当土匪，可她也没这么做。总之，所有以她的表象猜测她可能干的事她都没干，她选择了别人想不到的“逃跑”。

为什么？

胡丽在丧父之痛的悲剧发生之初，的确想到过以上的几条路。稍稍冷静过后。她对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第一条路不行。南梁是红军的根据地，防务森严，加上山大沟深，她去等于送死；第二条路也不能走。父亲的民团头目是她用身体换来的，全县十几个乡镇的民团团总对此都心知肚明，恨她恨得要死。父亲一死，十几个乡镇团总都用狼一样的眼睛盯住了县团总的宝座，她不出面，那些人就会狗咬狗，而她一出面，狼们就会联合起来非把她撕巴了不可；第三条也不行，

在红军的眼皮底下拉杆子，红军不会放过你，官府也不会放过你。思前想后，胡丽断然决定：上黄龙山，找梁占魁。

她虽然没见过梁占魁，但梁在当地名气不小，是当地闯荡江湖啸聚山林的人中最“杰出”的人物。胡丽认为，只有借助梁占魁的土匪武装，杀回西华池，才能实现为父报仇的愿望。黄龙山与子午岭中段的西华池可以说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一旦时机成熟，一夜间便可以杀个“回马枪”。另外，她自小在山林匪巢，对土匪的生活也有割舍不断的“恋情”。

于是，她卸却艳服，洗净脂粉，装扮成沿路乞讨的饥民，上了黄龙山。她不知道梁占魁在哪个山头。黄龙山方圆百里，山林苍茫，山路纵横，山上土匪众多，自己手无寸铁，该怎么找？可她却听黄龙人说，梁占魁好色，经常溜下山到石堡镇逛窑子于是她便走进了“揽花楼”，并向老鸨声明，她在这儿是等人，暂不接客，一旦等的人来了，她加倍酬谢老鸨。

不出几天，她果然等到了梁占魁；当晚的“炕上运动”中，她不仅凭“超凡脱俗”的技巧赢得了梁占魁的欢心，也趁机套出了这位山大王回山寨的路线和进山入寨的规矩……

于是，她便有了如今的“显赫”。

作者之所以翻出胡丽的背景，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要告诉读者：黄罗武上山后，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花狐狸”。因为，山上所有能拿事的人——包括贾德功、梁占魁都不曾与红军有直接的仇怨，唯独“花狐狸”胡丽对红军有杀父之仇。她不但淫荡，而且狡猾，让人、特别是男人很难对付。更麻烦的是，从制定收编计划的刘志丹、习仲勋、王世泰、黄罗斌到执行这一计划的黄罗武，谁都没料到黄龙山上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出现了这么一个“搅局”的妖精。

好啦，关于“花狐狸”的背景，就此打住。还是让我们看看黄罗

武会怎样对付这个计划外的妖精和因这个妖精的出现而被搅乱了的局面吧。

郭宝珊的山寨在旗杆庙，从旗杆庙向东北 20 余里横着的一条沟就是贾德功的营寨——黄龙沟，从黄龙沟向东南是梁占魁盘踞的凤凰岭。怎么能让你搞清三个匪巢的方位呢？噢，对啦，你在纸上写个“小”字，中间一竖是黄龙庙沟，左边一撇是旗杆庙，右边一捺是凤凰山。不过左边的一撇要往下点，右边的一捺往上点。基本就是这个势。

二憨子牵着缰绳，黄罗武骑在马上，殿后将军般地随着“花狐狸”上山了。

山顶有座古老的庙宇——关帝庙。“花狐狸”一行人在庙门前下马，回头一看，耀武扬威的黄罗武和垂头丧气的二憨子也快到了。

“花狐狸”一步三扭地走进大殿，在中央的一条香案后面坐下来，估摸着黄罗武该到庙门口了，便厉声喝道：“把那个野骡子给我带上来。”

旁边一个土匪问：“要不要捆？”

“花狐狸”说：“先不捆，问清来头再说。咱的寨子里，他还能跑了不成？”

“想跑我就不会跟你上来。”说话的正是黄罗武，他的双脚已跨过了大殿的门槛。

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古庙。大殿正面墙前，有泥塑的关公像，右关平、左周仓，形象模糊，遍体斑驳。一把青龙偃月刀少了半截刀头。中间一张香案，两旁两根油漆剥落殆尽的立柱。柱上贴着一副对子，一看就知道是山大王写的。那对子加起来总共有八个字，上联是“天为老大”，下联是“我为老二”。看了这副对子黄罗武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老二”这个词在关中的乡间俚语中指的是男人的那玩意儿。这副对子用关中话解释，就成了：天是老大，我是个鸡巴。

梁占魁真的不知道对联的意思吗？不是，这对子是一个被错抓到山上的道士拟的。梁占魁看出道士是骂他哩，便勃然大怒。不料他老道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往那儿想呀。我指的是樊老二，樊钟秀。人家樊老二从黄龙山起家，都当了总司令了，你就不想……”梁占魁转怒为喜，挥手说道：“老二就老二吧”

“笑啥哩笑！这是梁占魁梁旅长的司令部。姑奶奶是参谋长。你是哪来的缙子？说。”

黄罗武不笑了。不过，他还想再杀杀这位“参谋长”的威风：“我说过，到了你的寨子我一定报出家门。可我好歹也是客人吧？谁家的女子见了客人要自称姑奶奶？叫人笑话，说这女子是有人生没人养的野货。”

这话，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很尖刻，按胡丽的表象，你一定会想到她要拍案而起或者拔刀相向。错了！从鬼子崖遇上黄罗武，一番“交手”后，胡丽就觉得这位貌不惊人的关中汉子有一种威武不屈的“内力”。他不是哪个山寨窜来的缙子，也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那么他是哪路神仙呢？在身份没弄清之前，得给自己留一手。自己毕竟不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在父亲的大伞下由着性子撒野扯疯的胡大小姐了。要实现为父报仇的计划，就得多笼络些人，不能轻易惹翻哪路诸侯。

胡丽换了一副面孔，媚眼飘飞，唆声喙气地说：“哎哟，这位大哥倒挺会教训人的！好，从现在姑奶奶我不说姑奶奶了。那你说，我该咋称呼你？”

黄罗武想：既然对手变招儿了，咱也得变，咱就“入乡随俗”吧。

“按江湖上的规矩，长者为兄。我今年 26，你咋说也要比我小三五岁吧？你说该咋称呼？”

“哈……哈……哈”一阵浪笑后，“花狐狸”学着戏子的模样说，“大哥在上，小妹这厢有礼了！”

两旁的土匪不敢笑，却有人窃窃私语：“还有这一手哦？”“要不咋叫‘花狐狸’？”

黄罗武打心眼里觉得“花狐狸”的表演太拙劣，让人恶心，但不管咋说，表面上也算“有礼了”。这一个回合咱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黄罗武爽气地说：“既然参谋长以礼相待，我也没啥藏着掖着的了。我叫黄罗武，是奉陕甘红军总指挥刘志丹将军的命令，到黄龙山与诸位寨主商谈要事的。本打算先见贾师长，半道上被胡参谋长邀来了，这也算缘分吧……”

“呀，果然是有来头！”胡丽心想。可一听到陕甘红军、刘志丹，胡丽不禁怒火中烧，恨得银牙直咬。戏再也演不下去了。

“花狐狸”疯子似的蹦到黄罗武面前，歪着头，瞪着眼，恶狠狠地说道：“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是谁？谁派你来的？要干啥？”

风云突变，满殿堂的土匪都把枪掏出来了。

黄罗武轻蔑地笑了笑：“咋？恶成这样子，吃人呀？”

“花狐狸”拔枪在手，咬牙切齿地说：“我让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百遍也是这话：我，黄罗武，陕甘红军总指挥刘志丹派来的，来找贾、梁、郭三位头领商量事。我说完了。”

“好，你说完了就该我说了。”胡丽旋风般转了个身子，向两厢的土匪们吼道，“把这共匪给我捆了。”

2

奇怪的场面出现了——

“压寨夫人”兼“参谋长”暴跳如雷，喝令匪徒把黄罗武捆了。大殿两厢站着的20多名匪徒——山寨也有什么四梁四柱、八大金刚、十三太保这些唬人的称号，作者觉得太俗套，又很容易让读者产生抄袭之嫌，不提也罢——竟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上前。

为什么？

梁占魁的山寨，包括其他的山寨里的土匪，从来没跟红军真枪实弹地交过手，且常常听说红军跟官军打仗的事。对红军既仰慕又有些怯火，总之是一种神秘感。其中有些人在下山拉绑票、采盘子时曾被红军抓住过，但红军并不曾加害他们，好吃好喝好言相劝后还给点盘缠放他们回来。刘志丹更是被老百姓传神了，土匪心目中，刘志丹就是红脸膛长胡子骑千里追风赤兔马，提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关老爷。如今，面前站着的是“关老爷”派来的人，谁敢对他下手啊！再说，咱刚才不是亲眼看到了吗，这位个头不高，身板不壮的红军，一眨眼的工夫就把山寨第一大力士二憨子摔了个狗吃屎。了得！咱捆了红军，不是“提着灯笼进茅房——找屎（死）”哩嘛……当然，如果旅长在，旅长下令，咱捆也就捆了，可梁爷不在（梁占魁到宜君采盘子去了），这骚婆娘才来了几天？裤裆里掏出个跳蚤——再咬人也还是虫虫嘛！再说，梁旅长弄女人没长性，哪天日烦了，一脚把这婆娘踹出去，这盆恶水（脏水）不是泼到咱头上了？

土匪不傻。

黄罗武见土匪们不动手，顿时悟出了他们肚子里的“小九九”，便冲他们挤挤眼，送去一个鼓励性的微笑。

“花狐狸”见土匪们不动手，火就更大了：“咋啦？姑奶奶说话是放屁呀？二憨子，你去把狗日的捆了。”

二憨子哼哼叽叽地说：“我……我打……打不过人家……”二憨子被黄罗武打怕了。

有个胆大的土匪站出来了，他对“花狐狸”说：“常言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人家咋说也是红军首领派来的使者，咱不能无礼呀！”

“姑奶奶与共匪有杀父之仇！”

“花狐狸”终于在暴怒中失口抖出了底牌。

满堂皆惊，连黄罗武也感到很吃惊。他本以为，这女人张牙舞爪的，无非是想显示一下压寨夫人的威风，给你一个下马威。这是这种女人特有的轻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她是与红军有杀父之仇的恶人！真是这样，事情就麻达（麻烦，复杂）了！即使今天能过了这一关，后面的事也会因这女人的“搅和”而变得难办了。可上山前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女人呀？

“请问参谋长，红军是怎么与你家结的梁子？”“梁子”是他跟王兔娃学的黑话。

“花狐狸”手指西方，恶狠狠地说：“我爹就是华池民团团总胡老么。西华池一战，我爹带民团殿后，根本就没跟你们交上手，前边的官军一败，我爹就让民团撤。可你们的人，共匪，一颗子弹就打得我爹七窍出血。姑奶奶与共匪结的不是梁子，而是不共戴天之仇！”说着，举起双枪“乒乒”就是两枪，打得庙顶上的陈年积灰纷纷扬扬。

作为一名红军战士，黄罗武是恨民团，认为胡老么死了活该；可作为一个普通的男人，他对面前这个因失去父亲而丧失理智的年轻女子，难免会有些恻隐之心。

黄罗武平静地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战场上枪子不长眼睛嘛。我们与官军、民团交战时也死过不少弟兄，他们的父母兄弟不也哭天抹泪吗？办法只有一个，天下太平。可如今这人吃人的世道不改变，天下能太平吗？”

“不听，不听，不听！这是共匪的宣传。姑奶奶今天就要你偿命！”

“花狐狸”拎着双枪冲到黄罗武面前，一支枪顶着黄罗武的胸口，另一支顶在脑门上，冷笑着问：“你信不？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小子的周年。”

大殿里一片令人恐怖的沉寂。

胸口、脑门都是冷冰冰的枪口，黄罗武的大脑飞速地旋转开来。

这疯女人会开枪吗？难说，女人一旦丧失理智，会作出让男人想象不到的举动。可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呀！老刘交代的任务八字还没见一撇呢。贾德功没见上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没见上郭宝珊：老刘他们都说，郭宝珊是最有希望争取到的。可郭宝珊在哪呢？完不成任务，死了也不光彩呀！现在就夺枪而逃？枪能夺下了，人能逃出去吗？就算你侥幸逃出去，见了老刘、老习、世泰，还有兄弟罗斌，说啥呀？说你在一个骚女人的枪口下逃脱了，羞先人不？忽然间，他想起乡里人说的那句俗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脸挺平……对，现在生与死的事想都不要想了，当紧的是脸要“挺平”。脸挺平就是脸上既不表现出愤怒与反抗，也不露怯。明月风轻，天高云淡，天下无事，随你的便！

气氛太紧张，来，松弛一下，遍几句闲传：这种场面，照以前传统的写法，常常会出现诸如“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腰不弯”这类的豪气干云的形容词。但是我还是赞赏黄罗武在危急关头想到的那句陕西民间俚语：“世上无难小，只要脸挺平。”想想看，当生命突然遭遇死亡的威胁时，一个人能把脸挺得平平的，该需要多大的胆气？可谓真英雄也！还有一句话，后面的情节中将会出现，在这儿一并做个解释：后面的情节中，黄罗武在与匪首贾德功对话时，说：“你以为你有咬球闭眼法了意思是说，干坏事时自己把眼睛闭上，以为别人看不见。这也是陕西流传于乡间村道上的俚语，其意思与经典成语“掩耳盗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恕我直言，这句俚语比“掩耳盗铃”更精彩，更是有幽默风味，只不过有点粗，但完全可以称为“民间经典二

3

书归正传——

黄罗武在“花狐狸”的枪口下脸挺得平平的，大殿里的众土匪屏

住呼吸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僵持的局面持续了有两分来钟，“花狐狸”握枪的手有些轻微颤抖。也许有人看见了这个细小的变化，一个年纪在 40 岁左右的土匪开口了：

“参谋长，你不能杀他。红军并没有招惹咱。梁旅长说过，当土匪就是为财。红军与官家斗碍咱的蛋疼？你大（爹）的事是你家的私仇，你不能为私仇毁了山寨里的这么多弟兄呀！再说，梁旅长明几个就回来了。这么大的事，得等他发话呀！”

“对，等梁旅长发话。”众匪徒壮若胆齐声响应。这时，“花狐狸”也有些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了。而冲动的结果她也看到了——黄罗武不怯她，众土匪不买她的账。如果真的动手杀人，后果会是咋样？梁占魁回来会答应她吗？她在“床上”趁梁占魁热火朝天“运动”时曾提起过，要跟共匪作对。梁占魁只顾“运动”，从不应答。今天这事要是惹得梁占魁翻了脸，将她赶出山寨，自己岂不前功尽弃？土匪可是翻脸不认人的呀。

“花狐狸”到底是“花狐狸”，小脸一抹拉就变了，狰狞恐怖立时变成了嬉皮笑脸：“嘿……嘿……谁说要杀他了？姑奶奶是吓唬吓唬他，看他是不是个孬种。”说看，用手拍了拍黄罗武的肩膀，浪声浪气地说：“哥，你是条汉子，小妹我服了！今晚，梁旅长不在，想不想跟小妹上床骑一回销魂马？”

恐怖的气氛就此解除，众土匪哈哈大笑。黄罗武在笑声中对“花狐狸”调侃道：“听过这话吗？新鞋不踏臭狗屎……哈……哈……”

“你……你敢糟蹋姑奶奶，你……”

众匪徒笑声不绝。“花狐狸”没招了。

但是，她还是不甘心。这回她开始“讲理”了：

“就按众兄弟说的办，等梁爷回来。但是，这一晚上他要是跑了咋办？捆还是要捆的。是不？”

众匪徒脸上布满茫然之色。

不料黄罗武却笑咪咪地说：“弟兄们就给参谋长个面子嘛。来，二憨子，是你把我捆了，就算我给你赔礼了。那一跤摔得不轻，你一路给我牵马坠镫的，过意不去噢。就你来捆吧。”

“花狐狸”恶狠狠地瞪了二憨子一眼：“去呀！”

二憨子对黄罗武说：“大哥，不怪兄弟噢，是你说的……”

黄罗武点头：“是我说的。我还说了，捆紧点。”

捆住黄罗武后，“花狐狸”说：“就让这位大哥槌在庙门外的树上歇一晚上吧。夏天，外头凉快。”

二憨子小声对一个土匪说：“这女人，歹！”

黄罗武为啥心甘情愿地让“花狐狸”捆上？

他是不想把局面闹得太僵了。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找贾德功、梁占魁、郭宝珊商谈收编的事，老刘交代的事，比天还大呀！他对完成任务满怀信心。谁会想到半路上杀出个与红军有仇的女人。这女人的出现对他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对他应变能力的考验。从鬼子崖到关帝庙，几个回合下来他已经把“花狐狸”弄得够没面子了。现在他必须见好就收，给对手一个台阶吧，咋说这女人也是与山大王梁占魁一个炕上滚旦旦的人，你把她整得下不了台，梁占魁会怎么想？打狗还要看主人嘛’而自愿接受捆绑，摆下一个主人欺辱客人的场面，看你梁占魁回来怎么收拾！黄罗武的这一招，学问大着哩！

黄罗武被绑在庙外的一棵大树上。整整一夜，黄龙山上山风呼啸，狼嚎狐叫，没见过这场面的人真的会毛骨悚然。

那么，这一夜，会有故事发生吗？

往下看吧。

第七章 狼嚎狐叫的山林之夜

1

“花狐狸”命令二憨子将自愿受缚的黄罗武绑到庙前的树上。她说：“夏天，外头凉快……”

其实，这是恶意地捉弄人。

时令虽已进入了夏天，但黄龙山初夏的气温并不高，白天也不过20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就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加之山上风大，夜风吹拂下，山上的人穿件夹衣也会冷得打哆嗦。

黄龙山白天是沉寂的，可一到夜晚，山上、沟里、林间的动物们都不约而同（或者叫约定俗成）地开始了它们抒发自己压抑之情的山林“大合唱”。

据《黄龙县志》记载：“本县地处林区，松栎梢林茂密，气候阴湿多雨，植被生长良好，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条件和活动、隐蔽条件，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

黄龙山下的动物主要有：野猪、狗子（又名野羊、羊鹿子）、梅花鹿、豺狗、豹猫、狐狸、狼、山猫、野兔、蝙蝠以及各种名目的鼠类。

那么，有山林之王老虎吗？很久以前，黄龙山确实有老虎。

《县志》上说：“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洛川县派丁在本县峡峻的白城曾打死老虎八只，其中一只腹内有虎子四个；宜川县派

丁打死六只……至此，黄龙山老虎绝迹。”

看来，是皇帝老儿时代破坏了山林的生态平衡。野兽中的山林之王被人消灭了，人群中便蹿出了几多“山大王”。反正猴子想在山中称王，没门儿！

想描绘野兽们山林大合唱声，谁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象声词。总之是音色纷杂、音律小齐、节奏混乱，难听、分人，胆小的听了会失魂落魄，胆大的也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但是，黄罗武对这些疹人的声音却充耳不闻。他将身子斜靠在粗壮的松树干上，想自己的心事：

他在想他苦难的童年，艰辛的日子和渭北高原上那个贫穷的村庄。

1909年5月，黄罗武出生在蒲城县罕井镇西苇村（前面他自报26岁，是农村人习惯算法的虚岁，实际上他刚过25岁。不过，由于苦难的磨砺，使他的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大一些）。出生时他的父亲黄文宽还没有走出地主家的长工屋。在他稍稍懂事的时候，家里总算有了三间残破的茅草房。父亲也结束了20多年为地主打长工的日子。但是，父亲身上仍背着逃荒时饿死在他乡的老父亲（黄罗武的爷爷）留下的一身债务。黄罗武从九岁就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靠那几亩旱原上的薄田是养不活一家七口老小的（黄文宽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孩子，罗武、罗斌和两个女儿）。稍有空闲，黄文宽就推上木轮小车，翻山过沟到几十里外的煤窑上去拉些煤，再推到集镇或县城去卖。也就是从那时起，不满十岁的黄罗武就跟着父亲半夜起身，天黑归来，每天来往奔走一二百里，为生计而挣扎。父亲驾车，黄罗武用稚嫩的肩膀在前面“拉套”。崎岖的山路，泥泞的黄土蒿坡，风雨，霜，让童年的黄罗武受尽了艰辛，但同时也练就了他一副铁脚板，练就了他不向任何苦难低头的性格和胆量。

1931年2月，60多岁的父亲终于因患肠梗阻而在一个大雪纷飞

的夜晚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在之前，奶奶因病体孱弱，一头栽倒在上茅厕的路上，凄然长逝。自此，黄罗武就成了这个苦难家庭的顶梁柱。他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耕作几亩薄田，他要像父亲那样推起小木轮车翻山越岭贩卖煤炭，他要照料体弱多病的母亲……更让他操心的是弟弟罗斌。父亲生前把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罗斌身上，全家人勒紧裤带过日子，又四处告借将罗斌送到高阳镇小学去读书。弟弟在学校因家贫上不了灶，父亲在时，给罗斌送干粮的事是父亲干；父亲不在了，罗武就背上家里烙的饼子或杂面窝窝，翻沟爬坡地到40里外的高阳镇给弟弟送到学校。

在讲述前几章故事的时候，作者曾有过担心：黄罗武在洛川搏倒哨兵，在鬼子崖爬到悬崖上救人、又主动向土匪挑战、要跟土匪摔跤并且把比他高一头大一膀的土匪二憨子放展了等等细节，读者会不会认为作者是“夸饰过度”？甚至会问，黄罗武上过少林寺练过功夫吗？或者受过什么高人点拨吗？他哪来的那么大本事？现在作者要说：黄罗武什么功夫都没练过，什么高人也没碰到过。黄罗武所有的“功夫”“胆气”都出于一个“师傅”，那就是“苦难”。一个八九岁就跟着父亲下地耕作，推车卖炭，父亲去世后又要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支撑起一个苦难家庭的农家子弟，他要付出的血汗，他要做出的挣扎，他所经受的击打，他要面对的一切一切，都是现代的孩子们，甚至一些成年人永远无法想象的。

可以举几个例子：

给父亲办丧事时，辛劳一生的父亲竟没有一件可以穿到身上齐整一点的衣服，没有一块薄材可以做成棺木。无奈之下，他手拉着弟弟到财主家去借“阎王债”那财主还算是他本家的长辈，可人家不但不借，反说：“没钱下葬？那你不会给他头上戴个铡犁让他自己往坟堆堆里钻嘛。”

听到财主用如此歹毒的语存糟蹋死去的父亲，黄家兄弟气得肝胆俱裂。弟弟上前去跟财主理论，那财主又嘲弄地说：“你小心把绳绳挣断了……”

村里有个当过保甲长的恶霸，私自巧立名目，让村里人每家交七角钱的捐款。黄家交不起，那恶霸一纸诉状将黄家告到官府。官府派两名衙役下来，不容分说使用铁链子将黄罗武捆起来，拉进衙门投进大牢。直到黄罗斌带着他的同学闯入县衙，与县长据理抗争，他才被放了出来。

让他操心的是弟弟罗斌，而让他感奋的也是弟弟罗斌。罗斌小小年纪就能给他讲一些让他感到解气的道理，如：穷人为啥受可怜？财主家为啥肥得流油？富人不会带着财宝从娘胎里钻出来；穷人也不会拎着讨饭棍呱呱落地。富人是靠剥削穷人富起来的；同样，穷人也是被富人剥削而贫穷的，剥削阶级就是吸血鬼……

这些道理，黄罗武听了觉得过瘾解馋。他打心眼里佩服弟弟：到底是读书人，有文化，有出息。

弟弟没有告诉他这些道理是从哪学来的，但他隐隐约约觉得：弟弟在干大事，干一些帮穷人翻身的大事。那一年，弟弟要到省城去，哥哥问：“省城那么远，你去干啥？”这时，他第一次从弟弟嘴里听到一个新鲜的名词：组织。弟弟说，他要去找组织……那时，黄罗武已经听说过共产党这个词，也听说过是共产党领导了渭华暴动，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也听说过陕北红军打韩城的事；也见到过共产党的人在镇上、村上撒传单，说要闹共产、打土豪、分田地什么的。弟弟去找组织，莫非这“组织”就是共产党？就是红军？弟弟是“共产党”的人？以前，他知道弟弟在高阳镇曾带着同学们游行，但他认为那是小孩们在扯疯。没想到，弟弟干的是共产党的大事啊！

罗斌从省城西安回来，组织没找上，却染上了省城里正在疯狂流

行的霍乱（此时已蔓延到蒲城，村里也有人因此而丧命），回家后便上吐下泻，疼得在炕上直打滚。母亲吓得六神无主，哭天抹泪。家里没有一文钱，请不来医生。罗武知道，请来了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站到炕上，抓过弟弟的两条腿，使弟弟头朝下脚在上，他使用全身的力气一通乱摔乱抡，从心里呐喊着：苍天有眼，我的好兄弟命不该绝啊！

奇迹发生了！哥哥的这种毫无道理的“野蛮疗法”当晚就收到了奇效：弟弟不吐了，不拉了，肚子也不疼了。

罗斌大惑不解地问：“哥呀，你跟谁学的这一招？”

罗武说：“跟谁能学下这野招式？这不是急得没办法了嘛！”

陕西方言俚语中有一句话最传神：事到着急处，必有出奇处。真是苍天有眼，哥哥的这种“野蛮疗法”为红军保住了一位优秀指战员，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将军。

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之后，弟弟又走了，他说他还要到省城找组织。哥哥没有阻拦，他已经完全理解了弟弟寻找组织的迫切心情。

这一去，罗斌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不久，有关黄罗斌的消息便在村里、在镇上传了开来；官府、民团说黄罗斌是“共匪”，并且当了小头目，官府正悬赏捉拿呢。过不久，又有人传说，黄罗斌被国民党的部队打死。

病魔缠身、骨瘦如柴的母亲念儿心切，便打发大儿子黄罗武去寻找小儿子了。

于是便有了照金根据地兄弟重逢悲喜交加的那一幕。

被弟弟的英姿豪气所感动，被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气势所感染，黄罗武留在了根据地。先当战士，参与了薛家寨保卫战。薛家寨失守后，他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红军领导人转移到南梁，不久被任命为红三团司务长。虽然主要任务是管后勤工作，但战斗打到紧要

处他也多次冲上去与敌人“死磕”。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多时间，他与刘志丹身边的红军将士们生死相守，从中学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也学到了一些文化，从而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坚强而智慧的红军干部。在南梁，在整个红军队伍中，“大罗”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所以作者认为：世界上，人的能量——包括知识、技巧、功夫、胆量、智慧等等——的获取与递增，既可以借助师傅的传授，也可以通过生活的磨砺。苦难的生活往往是英雄的摇篮。古今中外，这样的英雄不胜枚举，换个时髦的说法：有文凭的值得重视，自学成才者也不可小看。

还有一个细节，虽然放在这一节不大合章法，但作者还是忍不住想讲出来。就算“插曲”吧——

黄罗武寻弟一去不回，黄罗武的妻子樊玉贵便以柔弱的双肩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要悉心照料年迈多病的婆母，苦心教养年幼的儿子，还要耕作家里的几亩薄田，其中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苦和累倒是可以忍受的，令她气恼的是：黄家两兄弟都当了红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家乡，黄家成了官府“重点监视”的对象。县上的军警，镇上的保丁动不动就打上门来，威胁恫吓，要樊玉贵向他们报告她丈夫和小叔子的消息，并说：“见了你男人，你要跟他说，跟上共匪是没有好下场的……”这种话听得多了，樊玉贵就要反抗了。她对保丁们说：“我男人当红军，我不觉得有啥丢人的。红军又不干欺侮老百姓的事。我不会拿你这话劝俺他大回来的。有本事你找红军去。娃他大就算为红军把命搭上了，我照样把俺娃拉扯大，俺们娘儿几个照样挺着腰杆过日子。等娃长大了我就跟娃说：你大你叔都是红军，都是真真正正的好人。以后你们少踩俺屋的门！再来一百遍，我还是这话！”

一位平凡而刚强的女性，一个掷地有声的宣言！

之所以写下这个“插曲”，是因为：我们在讴歌英雄的时候，不该忘记，在他们身后支撑他们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亲人。

2

山林野兽们的“多声部”合唱终于结束了，一轮惨淡的月光懒懒散散地洒在山林间。山风的吹拂声变得更加凄厉，形成了呼啸之势。只穿着一身单衣的黄罗武感到了寒冷，他能扛得住吗？当然能。在家乡，十冬腊月穿不上棉衣的争是常有的。但此刻他不想扛。让你捆起来就已经给你很大的台阶了，若不是为大局着想，老子才不尿你个骚娘儿们呢！

“二憨子！”黄罗武准备再来一次“挑衅性”的抗争。

二憨子是奉“花狐狸”之命看管黄罗武的，开始他端个枪在周围瞎转悠，看黄罗武不言不喘地挺老实，“花狐狸”也已钻进了窑洞——那破货今儿黑不知道又把谁叫到窑里“打胡基”（俗语指男女床事）了。二憨子想。夜深风冷，二憨子便把枪往怀里一抱，靠在关帝庙门外的台台上睡他的大头觉了。黄罗武第一声没叫醒他。

“二憨子！”黄罗武又叫了一声。

“嗯，谁……谁叫我呢？”二憨子揉了揉惺忪睡眼，转着大脑袋四下巡看。

“二憨子你过来。”

二憨子这才看到，是黄罗武叫他，这才恍然大悟：我今黑还有事哩！

二憨子哈欠连天，摇摇晃晃地从庙台上下来。

“好俺爷哩，这二半夜的你叫唤啥哩？把兄弟的好梦都耽搁了。”

“啥好梦？得是梦见娶媳妇呢？”

“哎呀，你咋猜得这么准？就是娶媳妇哩。都擔、到炕上了，就

是咋也弄不进去，把人急得满头脚的汗。说，叫我弄啥？”

“三件事：一、到灶上拿俩馍来，哥饿了；二、寻一件厚点的衣裳给哥披上，哥冷了；三、帮哥把裤带解了，哥尿憋了。”

二憨子想了想：“第二件、第三件都好办一拿馍的事……灶火窑把门关咧……叫我想噢……”

见二憨子迟迟疑疑（注意：关中方言中把这四个字读成“疵疵畏畏”）的样子，黄罗武便说：“爹妈咋给了这一身好披挂（披挂，泛指体格），你怕啥？怕那骚女人？”

两句话就把二憨子激起来了：“锤子！（陕西俗语，与‘老二’同义）我这会儿就把绳给你解了，看她还能把我的锤子咬了！”说着，两下就把捆绳解开了（本来绑得就不紧）。

黄罗武笑了：“哎——这还像个牛牛娃。”

二憨子说：“你自己把老二掏出来，尿。我去给你寻吃的去。”

二憨子从关帝庙旁边绕到庙后边。庙后是一排土匪们住的窑洞。

黄罗武酣畅淋漓地解了个手，正要回转身来，忽然发现斑驳朦胧的月光下，有两个影子一闪便不见了。

是狼吗？不像；是野兔吗？更不像，哪有那么大个儿的兔子。是人，对，是人。

黄罗武最不怕的就是人：好人不用怕，坏人怕也没用。

“谁？有种的出来！”

“啪啪”两声轻轻巴掌声，前面树丛里先后有两个人站出来。

“表哥，是我。”是王兔娃的声音。

“大哥，是我。”是卜乾娃的声音。

黄罗武一愣：深更半夜的，这俩小子咋跑这儿来了？

兔娃、乾娃一前一后走到黄罗武身边。

黄罗武问：“你俩咋来的？”

兔娃说：“都来了一会儿了。刚才俺俩正想着过来把那傻大个做了，可你把他叫过来了，他又把你的绳松了。俺就想等一会儿，看他咋弄。狗日的敢对你下歹手，我就先宰了他！”

“谁让你们来的？”

“郭爷，郭宝珊。”乾娃说。

兔娃朝北望了望，见没人，便说：“俺俩到旗杆庙，见了郭团长，就把在路上碰到你，你到山上弄啥来了，都给郭爷学了。”

“噢！那郭宝珊说啥了没有？”

“你不知道，郭爷这人话短。俺学完了，他半天都没言传（陕西方言，说话的意思，言读‘年’）。直到天黑了，他把俺俩叫到跟前，交代说：听说兔娃他表哥让梁占魁的婆娘弄到凤凰岭去了。梁占魁不在，那婆娘性野，啥事都敢干。你俩脚底下功夫好，现在就到凤凰岭去。不要跟梁占魁的人照面，暗中看住了。只要她‘花狐狸’不跟你表哥动手，你俩就不要管。一句话，既然是刘志丹派来的，就不能在山上出事，不能让红军骂咱不仗义。我俩就来了。”

黄罗武对郭宝珊派人暗中保护自己心生感激之情。看来老刘他们分析得不错，郭宝珊是最有希望争取的……想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脱口问出一句话来：“那你俩没看，郭宝珊有没有可能带队伍下山？”

卜乾娃摇摇头：“说不上来。”

兔娃说：“哥，你当这是吆鸡娃哩？你就是把那一群鸡娃吆到窝里，也得噢哧噢哧一阵子。何况是千百号人，又都是些野骡子……”

黄罗武自知是失态了，忙说：“哥错了，哥错了！”

卜乾娃说：“心急喝不了热米汤，慢慢来。”

兔娃说：“哥，那骚女人把你没咋的吧？”

黄罗武：“没咋没咋。拿枪吓唬了一阵子。哥给她来个没招识（不理睬）。 ”

乾娃说：“那咋叫绑到这儿了？”

黄罗武笑了笑：“哥不能撑得太硬，总得给人家个麦秸棍拄拄嘛！哥到这儿弄啥来了？车情还没见一点门隙（没看到一点苗头）就闹崩了，也不好。哥铁链子戴过，黑班房坐过，这算啥！”

兔娃说：“不对咧，咱这会儿就走？”

“走？往阿达走？”

三个人只顾说话，没发现二憨子已悄无声息地走到了跟前。

“夜老虎”反应敏捷，一个扫堂腿就将二憨子捲了个仰面朝天，“草上飞”双腿一伸就骑到了二憨子身上。

“哎哎，二位兄弟，这是弄啥哩嘛？咱都是贾师长的人嘛，咋跟哥来真的？”二憨子忙套近乎。

兔娃站起来，揪住二憨子的领口子，问：“你认得俺俩？”二憨子爬起来，憨笑着说：“我的爷呀，一个是‘夜老虎’，一个是‘草上飞’，黄龙山上，谁不认得！就是大号叫不上来。”

黄罗武对两个兄弟说：“没他的事。这小伙对我还不错。你俩丢手。”

二憨子说：“不是不错，是黄爷那两下子把我镇住了。”

黄罗武说：“兔娃、乾娃，你俩赶紧回去，我这儿没事。梁占魁明天就回来。他不回来，那婆娘把我咋不了。回去跟郭团长说：等我拜会了梁占魁、贾德功就去寻他。”

兔娃问：“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没事俺俩就回去了噢？”

“回吧。山大沟深，路上小心

二人转身，刚走了几步，卜乾娃又转过来，用枪指着二憨子的头说：“一夜无事，你谁也没见过！”

二憨子不住点头：“当然嘛，一夜没事，我谁也没看见。”两条汉子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密林中。

二憨子问：“黄爷，你咋认得那俩货？”

黄罗武说：“都是路上碰上的。一个是我表弟。”

二憨子撇撇嘴：“那俩都是郭爷手下的歪人（厉害人）。黄爷你哑（吃）。晌午饭时我掖了两个蒸馍。这儿还有我一件褂褂子，你披上就不冷了。”

黄罗武觉得这个憨头憨脑的小土匪也算个实性人，便一边啃着蒸馍一边和二憨子拉上了：

“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多大？在山上过得有年没月的，我也算不清我多大了。反正上山时我 24……我上山……上来三年了。你说我多大？”

一句话把黄罗武逗笑了：“瓜熊，不识数啊？24 加 3 是多少？你今年 27 岁了。比我还大一两岁呢！”

二憨子拍了拍脑门：“对，27，我就是 27 了。唉，27 了连个女人都没弄过，精球打得炕面子啪啪响。黄爷，你说兄弟可怜不？”

黄罗武没接话茬，又问：“你咋跑到山上当了土匪？”

二憨子抬头望着正在缓缓下滑的月亮，长叹一声：“唉，那都是提不起串串的事哟……”

3

二憨子如何讲述他当土匪的事暂且放下，先看看那一晚，“北山狼”梁占魁是如何打家劫舍的吧。

前面说过，郭宝珊给他寨子立的山规中有一条，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其实这不是他的发明独创，自古以来，凡占山为王者基本上都有这个规矩，对自己山寨周围的“邻居”不下毒手——顺便说一句：

前面讲到的黄罗武救下车姑娘后，托一位赶脚的后生将姑娘带下山，那后生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啥？就是因为那后生是黄龙当地人，又经常吆着毛驴出出进进，土匪轻易不惹他——不但不下毒手，而且还时不时地为当地村民看家护院，防止一些零散土匪的打劫。明白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意思也就明白了土匪这么做的目的。那天，梁占魁带了 40 多名土匪，到离自己窝边 70 多里的宜川一个村子里“采盘子”。事先他已派人踩过点，知道这家是个大财东。

梁占魁劫财（包括劫色）心切，又仗着人多枪多，天刚麻麻黑便杀进村子，直奔那财东家。几个土匪抬着一根粗椽子咣当一声撞开了大门，梁占魁挥动手枪指挥冲锋。但是，让梁占魁始料不及的是：前面的弟兄刚冲进院门，迎面就射来一串串子弹，并且是轻机枪的子弹，有四名土匪当场毙命。

原来，这家姓易的财东有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先一天，易营长回家探视，知道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便带了一个班的士兵为他“护驾”，还专门带了一挺轻机枪，回家后便让机枪手把枪架在正对大门的一间小屋里。果然这挺轻机枪第二天就发挥了作用。

梁占魁是个悍匪，四年的山大王生涯，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既然来了，岂能被一挺机枪吓走！见前面的弟兄先倒下了，梁占魁双手一伸，让身旁的弟兄闪到他身后，自己则一个箭步跨到大门内侧，手中的两把盒子枪同时开火。只听对面的机枪手“啊”的一声惨叫，机枪“熄火”了。

梁占魁大声嘶吼着：“弟兄们，放抢啦！”众土匪也喊：“放抢啦！”一窝蜂似的冲进院子，各自寻找抢劫目标，放手抢掳。那场面，比集市散场还热闹。

梁占魁不用去砸门扭锁，扛粮背面，那不是他干的事。他之所以放手让手下的土匪疯抢，就是给自己留出“猎艳”的时间。他要的是

女人。

干这种事他是轻车熟路。这一带大户人家院子的建筑布局大致差不多，他知道哪间房子住姑娘，哪间房子住儿媳妇。在这种场合，他对姑娘不感兴趣。俗话说：“姑娘要哄，媳妇要猛。”他没时间“哄”，碰上烈性女子跟你拼命厮挖，太扫兴。他喜欢饿虎扑食，“速战速决”。而一般结过婚的女人，只要你一把摁倒，也就“顺其自然”了……但是，这回梁占魁撞到枪口上了。

土匪打进来之前，易营长的确已跟媳妇上床了，但还没来得及进入温柔之乡就听到门口枪声大作。易营长料定是土匪来了，急忙穿好衣服拎着手枪准备出去。没等他跨出屋门，机枪声哑了，土匪们号叫着冲了进来。易营长到底是军人，他知道现在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等土匪们疯抢时再组织反击，好歹还有一个班的弟兄呢。

梁占魁一脚踹开房门，屋子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梁占魁喊道：“老子是北山狼，有人没……”最后一个字没吐出口，只听“乒”的一声枪响，梁占魁下意识一闪，一颗子弹紧贴着面皮飞过去，正好给他的耳朵钻了个洞，血顿时顺着腮帮子淌了下来。一阵钻心的疼痛，梁占魁捂着耳朵踉踉跄跄地跑到院子里，一把王八盒子落在了房门外。

这时，从财东家的后院，冲出 11 名端枪的士兵，易营长一声“打！”11 杆枪同时开火。梁占魁见势不妙，也喊了一个字“撤！”那些扛粮背面的土匪扔下袋子就跑，抢到银圆珠宝的土匪边跑边开枪还击……又有四五名土匪倒在院子里，其余的则冲出了院门。院子外有梁占魁的马。梁占魁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扳鞍扯橙，两个土匪往上一架，那马便驮着梁占魁飞奔而去。后面枪声不止，众土匪四散奔逃。直到跑去十几里，土匪们才在一片松林里重新汇拢。

这回的“盘子”梁占魁亏本了，不但折了十来个弟兄，自己也被人打穿了左耳。虽说有手快的土匪，抢到了一些大洋和几件珠宝首饰，

也是得不偿失。

梁占魁连夜回山潞上又“顺手牵羊”地拉了农家人的几头牲口，可咋算也是赔了。

4

关帝庙前，二憨子向黄罗武讲他当土匪的经历。二憨子憨是憨，但讲起自己的事，话还能说清白——

“俺屋里是合阳人。俺大俺妈早些年就病死了、饿死了，屋里只剩下俺哥跟我。我哥叫大憨子。那可是真憨子，除了一身蛮劲球都不懂，说话一回只说两个字：能成，不成；我吃，不吃。说三个字的时候也有，就是谁把他逗躁了他会骂人：日你妈。我跟他过不到一搭。他到黄河滩给人家背石头，我就当兵去了。管球他谁的兵，给馍吃就行。打了几回仗，俺也不知道谁跟谁打呢，反正是班长说打咱就开枪。后来队伍开到一个村子住下来，叫啥？休整？反正是没打仗。一天半夜里，我在街上放哨，看到俺连长钻到人家屋里了，我就偷偷跟进去。一会儿就听着屋里有女人的叫唤声。也怪我骚情，我拍了一下窗子，问：连长你弄啥哩？连长就骂：我日你妈呢！我也躁了，回了他一句：我日你妈！连长提着裤子就出来了，抡起皮带就朝我头上乱打。把我打急了，我就给了他几个肚锤（用拳头击打腹部）。这下把乱子惹下了！连长叫人把我捆起来，在房梁上吊了一夜，鞭子抽得不停，把俺祖辈八代都骂遍了，还说第二天就拉到当街上枪毙我。后半夜天都快明了，连长和几个打我的人都睡着了，我一使劲把身子翻到房梁上，把绳子解开，我给他跑咧！临走还卸了连长的盒盒枪。往哪跑？没地方去嘛，就想着黄龙山有土匪，咱当土匪走……就这，就当了土匪了。”

“完了？”黄罗武问。

“完了！”二憨子答。

“唉，看来你也是个可怜人！”

“可怜得很呢！从我跑出来的那个村到黄龙山，少说也有 200 里路。我又不敢走大路，净钻沟道，上来下去，整整三天，甭说蒸馍，连一碗米汤也没喝过。”

黄罗武觉得这二憨子倒是可以做做工作的，于是便问：“为啥可怜？”

“穷嘛。”

“为啥穷？”

“人闷（笨）嘛，还能有啥？”

这时，弯月已经隐去，天色又麻麻亮了。黄罗武想：道理一时半会儿也跟他说不清，他把绳给我解了，一会儿天亮了让“花狐狸”看见了不会饶他。咱不能连累人家。

“二憨子，快把我绑到树上，小心你参谋长看见了收拾你。”

二憨子这才想起自己干下的这档子事，慌忙站起来，说：“黄爷，对不住了！”

黄罗武一本正经地说：“你比我还大呢，今后不要黄爷黄爷的。我应该把你叫哥。”

“真的，你叫我哥？”二憨子声音都发抖了。从当兵到当土匪，他一直都是别人耍弄和打骂的对象，谁把俺二憨子当个人了？

黄罗武说：“这还有假？哥！”

二憨子呜呜地哭了。

二憨子一边哭一边给黄罗武绑绳子，完了便硬气地说：“你甭管了，就这一声哥，哥保定你了。不要说那骚女人，就算上梁旅长，谁敢动你一下，我二憨子就跟他拼命！反正迟早是该死球朝上。”

黄龙山气温多变，晚上有月亮，天快亮时，一阵黑云飘过，蒙蒙细雨便笼罩了茫茫山林。

“花狐狸”披头散发，半敞着怀，扭拉着过来了。走到黄罗武跟前，她拧过头，用手指着从她窑洞里闪出来，又匆匆钻到庙后的一个男人的身影，浪摆地说道：

“哥吧，昨天我可把你让到了噢！放着好‘马’你不骑，偏要骑树，还骂我！哼，本小姐手下有那么多长家伙的男人，叫谁谁不跑得屁颠屁颠的？……好，不给你打闲杂了。来人，把这不识抬举的货给我押到旅部去。”

黄罗武笑眯眯地说：“你那旅部就是阎王殿，我也闯过一回了。你当我怕了你不成？”

“花狐狸”一脸狰狞：“看姑奶奶今几个不扒下你一层皮来！”黄罗武仰面大笑：“哈……哈……哈……”

笑声未落，一名土匪跌跌撞撞地跑上来：“报告……参谋长……梁旅长……他……回来了。还……还叫人家打坏了一只耳……耳朵。”

“花狐狸”朝天开了三枪，命令土匪：“留几个人看住了这共匪，其余跟我下山去接梁旅长。”

黄罗武想：过场戏演完了。正本戏开始了。

第八章 “我怕谁”

1

几年前读过一篇散文，从名字上可以判断出作者是位年轻的女孩。那散文的题目是《来世为匪》。

文章的大意是：几个女孩在一块儿聊天。其间有一个女孩提出：“如果有来世，你想做什么职业？”当然，年轻人的想象都是很美好的，但一个女孩的回答却令四座皆惊：

“如果有来世，我要去当土匪！”

于是，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道出了“我”的“土匪传奇”——

苍茫起伏的群山，绿荫葱茏的山林，飞珠溅玉的瀑布，一群自由的小鸟在青山绿水间欢唱着盘旋飞翔，一群年轻剽悍的男人依山傍水扎下营盘，“我”就是他们的首领。我是土匪，我是山大王！我的山寨上，一面杏黄旗迎风招展，上书八个大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我骑着毛发如雪的白马，带着我的弟兄们呼啸下山。马蹄踏碎西天残月，笑声唤醒满山杜鹃。山风为我呐喊，泉水为我歌唱。我的队伍如龙卷风一般，所到之处，万物披靡。

我在清溪流过的地方遇到一位清纯美丽的姑娘，姑娘婷婷袅袅，荷锄而立。她的清纯让我陶醉，她的美丽让我癫狂。于是我勒住马头，马上一躬：“姑娘请了！”

姑娘用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望着我，神态从容地问道：“你是谁？”

面对青山我放声大笑：“哈哈……你难道不知道，这山上有一支队伍？我就是这支队伍的首领！”

姑娘说：“知道。一支土匪的队伍。”

我翻身下马，神情郑重地说：“姑娘如此美貌，何必要受耕作之苦？跟我上山吧。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爱你！”

姑娘莞尔一笑，不卑不亢地问：“这地，谁来种？”说完，姑娘头也不回，飘然而去。

从此，那荷锄而立又荷锄而去的姑娘便走进了我的梦中：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绿林生涯。我将山寨交给我的一位朋友，我要下山了。山寨有的是金银财宝，我一分不带；山寨有的是高头大马，我一乘不骑。穿身农家后生的粗布衣裤，头上扎一条白羊肚毛巾，顺着山溪流淌的方向，我下山了。

一路上，溪水叮咚，野花凄迷，我期望着在溪水的尽头，在开满马兰花的地方，能遇到我梦中的姑娘。

奇迹竟然出现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

在溪水掉头东去的山道口，站着那位让我魂牵梦绕的姑娘。她依旧是荷锄而立，神态从容安详。

我问：“姑娘，你在等人吗？”

姑娘微笑着从肩上取下锄把，交到我手里，轻声说道：

“跟我锄地去吧。”

以上是我根据记忆整理出来的，可以肯定地说，原作者的文章比这要精彩得多。

但是我还是想说：这是一位年轻女孩出于对浪漫爱情的浪漫想象而铺排的一个浪漫的故事。

在真实的故事中，土匪的生活并不浪漫。他们是在无奈中——不管这种无奈是社会所逼或咎由自取——落草为寇的。他们是一群在刀尖上讨生活的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统治政权能容留他们。不仅是统治者，一切祈望平安生活的人也容不得他们。他们的放浪形骸、

醉生梦死是他们对前途绝望的表现，而不是我们所倾慕的精神浪漫。

如果有来世，无论做什么，还是不要“为匪”为好！

不信你看：有“北山狼”之称的土匪头子梁占魁，带领着 40 多名弟兄，闯进一个农家大院，没有抢到一袋可以充饥的粮米，却折了十余名弟兄，伤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难道，这不是刀尖上讨生活吗？俗话说：“别看贼享受，要看贼挨揍。看到贼挨揍，你就知道：贼皮难剥啊！”

2

“花狐狸”带人下到凤凰岭的入山口，伏在马上、捂着耳朵的梁占魁也赶到了，梁占魁的脸被血染得五麻六道。30 名弟兄疲惫不堪，个个像霜打的茄子。

“花狐狸”娇嗔地叫唤着：“哎呀，我的老爷呀，你咋叫人家打成这样呢？”

梁占魁用一只半眼（前面说过，梁的一只眼被人打瞎了，但不是全瞎，还能有一点视力）狠狠地瞪了“花狐狸”一眼，嘴里便有脏话蹦出来：“滚一边去，臭婊子！”

“呸！”“花狐狸”热脸蹭到了冷屁股，气恼地咋了一口，抡起鞭子在马身上猛抽一鞭，拨马而去。

“你他妈的没本事，朝姑奶奶发的啥邪火！”“花狐狸”嘴里嘟嘟囔囔，心里一腔怨恨。

回到旅部，她看到那个与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共匪”正站在关帝庙前，优哉游哉地与几名土匪指手划脚地闲聊：那根捆他的绳子解下来了，拎在二憨子手里。

没等下马，“花狐狸”就举起了鞭子，抡圆了从空中向黄罗武打了下来。没想到，黄罗武眼疾手快，伸手抓住了已经挨着头皮的鞭梢。

如果他趁机用力一拽，猝不及防的“花狐狸”就会从马上栽下来，但他没有，只是将细细的鞭梢在自己的手腕上缠了一圈，接着便对“花狐狸”说：“我是准备好了要挨鞭子的，不过不能让你打。梁旅长不是回来了吗？等我俩见了面，他愿意抽打随他便，我绝不还手。你不行。我这一辈子还没挨过女人的打呢！”说着，手腕一抖，那鞭梢便从腕上脱落了。

“花狐狸”在黄罗武身上没占到便宜，便转而怒斥二憨子：“混蛋！谁让你给他把捆绳解了？”

二憨子一脸迷茫地说：“昨个你说捆一夜，这都天亮了呀？刚……刚才你说，让看住他，没说让捆……捆住他呀……”

“你个臭憨子也敢雅嘴，我……”

“啪！”鞭声响处，二憨子脸上顿时有鲜血渗出。

“我……日……”二憨子抱头就朝庙里窜去。

梁占魁带队伍来到了庙门前，他被两名土匪搀下马，头也不抬地就进了设在关帝庙的旅部。跟他下山的土匪四散走开。留守的人随着“花狐狸”拥进了大殿。

庙门前只剩下了黄罗武一个人。

这时，两种声音在黄罗武大脑里对话：

“走吧，见了那家伙也没用。”

“不能走！老刘说是做几个山大王的工作，包括梁占魁，有没有用咱都得尽心尽力呀。”

“梁占魁采盘子栽了，正在火头上，这种土匪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你弄啥来了？难道还怕了他个土匪不成？哼，出水才见两腿泥，谁能降住谁，两说呢……”

黄罗武不知道大殿里因了梁占魁的负伤而会乱成什么样子了，却

知道这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想到他。可他决定留下来，会会这位自封的旅长梁占魁。被人捆绑了半宿，身子实在有些疲倦了，拣一块干净点的草地，用手拨拉了一下落叶上的水珠，身子一仰便平平展展地躺下来。天亮前的那阵雨早停了，天还阴着。黄罗武望着阴霾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本戏刚开演，咱好歹是个角儿，咋能不亮一嗓子呢？”

大殿里果然乱作一团。有人用湿毛巾给梁占魁擦拭脸上的血迹，有人给梁占魁换衣服，有人揉肩，有人捶背。一个被梁占魁半请半吓唬拉上山的“半迷”郎中给梁占魁几乎被打掉的耳朵上敷上中草药配的膏子……

“花狐狸”虽然在山道口挨了梁占魁的臭骂，气恼了一阵子，但她知道自己眼下还离不开梁占魁，再说，抽在二憨子脸上的那一鞭子也算让她消了毒气。这会儿，她吆五喝六，让土匪们伺候好梁旅长，竟然忘了庙门外还有一个她的仇人。忙乱了一阵子后，花狐狸喊一声“不好”，提着手枪便向大殿外跑。

她看到了躺在草地上的黄罗武，并且听到了一阵男人的鼾声。

“花狐狸”不由得打心眼里叹服：这家伙，真的是胆大心宽！进而又想，估计梁占魁也拿他没治，要治他，还得姑奶奶自己想办法……

黄罗武真的睡着了，睡得香香甜甜。睡梦中，他又回到了南梁，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王世泰，还有他心爱的弟弟罗斌。……首长们围过来，纷纷问候他：问他在山上有没有受到欺辱？工作开展得咋样，有啥进展没有？他被这些热情的问候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他却找不出一句圈套话来回答首长们问他的工作的进程。……他觉得脸在发烧，身上一阵阵燥热，还有些疼。……疼？怎么会疼呢？他倏地睁开了眼睛，这才明白，疼不是梦中的幻觉，是真正的疼。因为，他的身前站着一个手拎皮鞭的人——“花狐狸”。这骚娘儿们一定是在我做睡梦的时候用鞭子抽我了。

“花狐狸”是抽了黄罗武一鞭子，不过，她没敢在要害部位下手，而是在黄的小腿肚上猛抽了一下。因为梁占魁已发话了，她是来向黄罗武传达旅长“指示”的：“睡得真香！想好事没有？”

“想好事了！”黄罗武回答的也是实情。

“梦见跟哪的女人骑马马呢？”

黄罗武见“花狐狸”虽然满口浪言，但语气还算温和，便想：她在我跟前卖浪，我不妨也臊一下她的皮。反正这娘儿们脸皮厚。

“哎，我说胡参谋长，你不应该当这个破参谋长呀。等会儿见了梁旅长，我给他说说，应当封你个名符其实的官。”

“你说，封我个什么官？”

“骑——兵——团——长！”黄罗武说完，自己先大笑起来。

“花狐狸”一时没反应过来：“骑兵团长？噢，你是骂我哩吧？”花狐狸弄明白了，黄罗武是在骂她。可她并不恼，不但不恼，反而觉得这个“头衔”挺刺激，挺合她的胃口：“哈哈……骑兵团长，这个官封得好，姑奶奶就是喜欢跟男人玩骑马马。到现在跟姑奶奶玩过的男人，编一连有剩，一个营差点。先把这团长的衔留下，等凑够数了再说……哈……哈……”

这一个回合，黄罗武认输了。天底下有这样不知羞耻的女人，你有啥法？黄罗武叹道：“人无廉耻，神仙难治啊！”

“花狐狸”突然收起一脸浪笑，冷冷地说：“姑奶奶没工夫跟你打闲杂。梁旅长说西山派来的，总得给你个面子。梁旅长受伤了，得躺下养伤。明天晌午，梁旅长在旅部设宴请你。今天你先凑合一天。哼，梁旅长他妈的窝囊，放到老娘当家，早就一枪崩了你了！”

“花狐狸”后面那几句，黄罗武压根儿没理会。他想的是：既然梁占魁要宴请我，这就说明还有戏，那就等他一天吧。

“花狐狸”的脸说变就变，刚才是恶云密布，这会儿又变成了“和

风细雨黄哥吧，你刚才骂我是骑兵团长，我没生气吧？我知道哥是逗小妹耍哩嘛！不过这话你可不能在梁旅长跟前说哦……还有，今天早上你在我窑洞前听到啥了吗？看见谁了吗？”

黄罗武想：这女人今天一早就在我跟前显派过了，这会儿又怕了？咳，咱管她那烂事弄啥，反正这“花狐狸”是不会跟红军走到一条道上的，这会儿就给她个顺风人情吧。

“谁吃饱了撑的，管你那狗连蛋的破事！”

“花狐狸”媚眼飘飞，浪笑着说：“还是俺黄哥好！”

3

当天晚黄罗武被安排到一座土窑洞里住下。黄罗武这才看到，土匪们的生存条件是很差的。土窑洞就是在土崖上挖了个洞，墙壁豁齿露牙，不要说用砖箍石砌，就是用泥抹一下都没有。洞里有两个土炕，炕上铺一层干树叶子，树叶上是半截破席片子。一床被子烂得像破鱼网（黄罗武开始觉得，这大概是专门“虐待”他的吧？转过几个山头后便知道，这黄龙山的匪巢中，除了几个匪首和几名头目外，土匪们住的窑洞大致相同，都很简陋破旧）。

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晨，黄罗武感到自己已经享受到了“客人”的待遇了：有人用瓦盆给他送来洗脸水；有人用托盘送来两个蒸馍、一碗苞谷榜稀饭和两根腌红萝卜，来人个个毕恭毕敬地说：“黄爷慢用，不够了言传一声。”

吃完早点，黄罗武在两名背枪的小土匪“陪同”下，爬到凤凰岭最高的一座山头上。太阳已漫过了东山头，站在高处极目四望，黄罗武顿时觉得这黄龙山是够气势的：远处的山峰一座连一座，高高低低，波浪起伏，山色如黛，雾岚如烟，飘飘渺渺，苍苍茫茫；近处的山头

尽在绿树的覆盖之下，晨风吹拂，林带或如一队妙龄女子翩翩起舞或如一群醉酒的汉子摇摇晃晃；听不到夜间的狼嚎狐叫，一簇簇的野花在一片片的青草间迎风摇曳，一排排古柏苍松傲然挺立；再往下看，雾岚升起的山谷、川上，影影绰绰地现出错落的村庄和低矮的草棚茅舍。

黄罗武连声感叹：“啧啧……这儿比俺渭北好看。”

感叹过后，黄罗武心头倏然涌上一阵酸楚之情……兄弟俩都当了红军，撇下担子全压在妻子一个人的肩上，她要伺候母亲，还要下地干活，还要照看孩子。……孩子？哟，儿子黄谊已经快两岁了吧？该会东摇西晃地走路了吧？会了会了。去年，自己离家的时候，儿子已经能拉住大人的手一步三趟起地向前挪了前几天顺路回家看看，半夜翻墙入院，孩子睡得正香，精溜溜地躺在炕上，老长一吊子了。想叫醒娃听娃喊一声“大”，又怕他醒了缠我，走不利，耽误了我的行程，只好在娃的脸上亲了一口，尻蛋子上轻轻拍了两下。……嘿，尻蛋子瓷实着哩！长大了也让他到部队上来。他大（爸）胆大，娃的胆也不会小；他大跑得快，娃也不会跑不动

（1947年春，蒋介石调集23万人马进攻延安。面对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撤出延安。……黄罗武把准备随延安保小转移的儿子黄谊叫出来，他要不满15岁的儿子去当兵，并对儿子说：“你二大（指黄罗斌）像你这么大都当上游击队指导员了。现在战争打得正紧火呢，咱的娃不上谁上……”黄谊就此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过著名的西府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地师级干部——这是后话。）

背着枪“陪”黄罗武观光望景的两个小土匪中，有一个嘴长爱说话的，他问黄罗武：“黄爷，你知道梁旅长为啥让俺俩陪你逛山吗？”

黄罗武说：“梁旅长受了伤，早上起不来，是不？”

小土匪摇头：“不光是这。梁旅长听说胡参谋长捆过你，就把那女人骂了一顿。今天这是让你消消气哩。梁爷从不肯给人回话……”

“噢……”黄罗武沉思了片刻，脸上涌上了一缕微笑……

日上三竿时，黄罗武被请到关帝庙赴宴。

一走进大殿，黄罗武就又看到了立柱上的那副“天为老大，我是老二”的对子，还是忍不住想笑。

大殿里只摆了一张桌子，酒菜已经上桌。梁占魁已在“正席”落座，见黄罗武进来，身子向前欠了欠，说道：“挨了狗贼的黑枪，疼。没能出门迎你，失礼了，甬见怪哦。坐坐坐。”

“咳，咋能呢。昨儿个我就应该看你去，又怕打扰你休息。该说失礼的是我嘛。”

第一次见面，黄罗武就觉得这是个剽悍刁蛮的惯匪：身材壮实，满脸横肉，一只眼瞎着，一只耳朵被黑乎乎的药膏子糊着；黑绸短褂半敞着，露出胸前一串黑毛……他下意识地又瞅了一眼那副对联，心想：这号人也正配这副对子。

“花狐狸”冲着黄罗武说了声“请”，自己先落座了。

黄罗武在“花狐狸”对面坐了下来。

酒桌上只坐了三个人，而大殿两侧都各站了八名背上插刀，肩上挎盒子炮的土匪。

黄罗武朝两厢扫了一眼，笑了笑，对梁占魁说：“旅长摆的该不是鸿门宴吧？我说，该把这帮弟兄们撤了。晌午了，他们也该吃饭呀。你看兄弟我，身上连一根洋钉都没带，还能把你梁旅长害了不成？兄弟胆小，这阵势我害怕……”

“你胆小？”梁占魁嘿嘿地笑着，“胆小的人还敢单人独骑闯进这黄龙山？”

“花狐狸”说：“他贼胆大。不是单人独骑，是独独一个人上来

的，连头驴也没骑。狗日的……”

梁占魁挥手拦住了“花狐狸”的脏话：“不说咧，就冲你这独独一人，一头驴都不骑，一根洋钉都没带，说明你信得过我梁某。弟兄们，撤！”

16条汉子正往出走，“花狐狸”喊道：“灶房里还有多余的酒肉，吃去吧！”

在梁占魁面前，“花狐狸”也知道邀买人心，并且举止言谈也比前一天“文明”多了。在有一言没一语地闲谈中，酒已过三巡，菜已过五味。梁占魁说：“黄老弟，我梁某是个粗头，不会藏着掖着。有啥话，你就给咱往桌面上撤！”

“痛快！梁旅长，兄弟也不是个细发人。临来时我就跟俺的脑勺（首领）说过这话。可刘志丹说咧：山上的几位大王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喜欢的就是直来直去。今几个一见面，梁旅长果然爽气。那兄弟就直说了噢？”

“说。”

“好，我说。梁旅长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闹事的目的就是带领穷人打倒欺压穷人的官家，让穷人有田种，有饭吃。梁旅长不也是让官府逼上梁山的吗？兄弟实话实说，目前国民党的几万军队正在包围红军。他想消灭红军那也是没门隙的事。可要打败官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府，还得要天下的穷人团结起来。所以，老刘他们派我来的目的就是……”

“啪！”“花狐狸”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霹雳火炮地一阵怒吼：“就是啥？就是要招降我们？就是要收拾我们？呸！你就少做你那五花八花糖麻花的梦！要喝酒，管醉；要吃肉，管饱。你要再说一句劝降的话，姑奶奶现在就宰了你，就手让灶房做一道菜。”

黄罗武知道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肯定是“花狐狸”。他坐在桌前

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说：“我是在跟梁旅长说话哩。梁旅长让我有话撒到桌面上，我可不撒吗？我话还没说完，梁旅长也没吭声，马槽里咋就伸出个驴嘴来？这山寨之中，究竟谁是大王？谁说了算？还有没有点规矩？”

“你……”盛怒之下的“花狐狸”当真拔出枪来了。

黄罗武还是端坐不动，冷冷地说：“昨几个，你是双枪，我怕你了没？今几个是单枪，又能咋？黄罗武就一个脑袋，只要梁旅长要，我就给他撒到这儿了。你不行！”黄罗武忽地站起来，目光冷冷地对着“花狐狸”：“我——不——尿——你！”

梁占魁见两边闹僵了，该自己出面收拾摊子了，便慢腾腾地站起来，喝令道：“都给老子坐下。”接着又对胡丽说：“你个骚婆娘，有老子在这儿坐着，轮得着你撒野！”

“花狐狸”也知道这样闹下去不好收场，从鬼子崖第一次与黄罗武过招，她就屡战屡败，这个姓黄的是软硬不吃的家伙。梁占魁既然说话丁，就此借坡下驴吧。但她还是怒气难消，坐在那儿呼呼喘气，胸前的那两个大奶子颤颤悠悠。

“黄老弟，”梁占魁端起一碗酒，对黄罗武说，“初次见面，咱弟兄还算对脾气，一个字，直！来，咱弟兄俩再碰一下。”

“晚当”，黄罗武与梁占魁碰了一下，两人同时说：“干了，干了。”

梁占魁干了一碗酒，抹了抹嘴，说道：“黄老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下面该哥说了。”

黄罗武又坐下来：“你说。兄弟听着哩。”

“唉……”梁占魁先是长叹一声，接着又望着庙梁沉默了一阵子，这才开口说道，“哥不说你说的不对，对着哩。前些年，你们的另一个大脑兮谢子长就来找过我，劝我下山。道理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样的。我思忖来思量去，没跟他走。为啥来？哥跟你说实话：你说哥是穷人

不？是。俺先人给俺留下点家产都让俺踢腾光了，还能不算穷人？咋踢腾光的？四个字……”梁占魁伸出四根指头晃了晃，“吃、喝、嫖、赌。所以说哥是穷人中的混混子、二流子、败家子！兄弟，你说共产党的红军能容下我吗？你当哥瓜？不瓜！哥把这世事看得透透透透的！”

黄罗武插话说：“吃喝嫖赌是瞎毛病，知道了就改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改。哈……哈……别人能改，哥改不了。为啥？哥不想改，不愿意改。叫我去扛锄头下地？叫我到煤窑下井？我不干。哥这一辈子就图三个受活……”

“啥叫‘三个受活’？”

“想听？想听跟哥再碰一下。哥给你过点真招。”

二人又一碰酒碗。梁占魁用手抹了一下嘴，又看了一眼“花狐狸”，这才说道：“好，那哥就给你过招。一个男人活在世上图个啥？就图‘三个受活’：第一，嘴要受活，好酒好肉不能断；第二，身子受活，出力流汗的活不能干；第三，也是最当紧的，球头子受活，跟前不能少了女人。哈……哈……你说哥说得对不对？”

“花狐狸”也跟着浪笑起来。

黄罗武沉默了。他觉得：梁占魁是个纯粹的土匪、强盗、混世魔王。跟这号人你能说什么，你就是呼他一脸，他抹抹脸，脸上还会明晰地透出两个字来：无耻！

梁占魁见黄罗武不吭声，神态就更加骄狂了，他凑到黄罗武跟前，用轻蔑的口气问：“红军能有我这样的享受吗？我投了红军，你能让我这样受活下去吗？”

黄罗武摇摇头：“不能。如果事犯大了，弄不好是要被军法从事，敲脑袋的。”

“所以嘛！”梁占魁就地转了个圈，咬牙切齿地吼道，“老子就是要当土匪！天天吃酒肉，夜夜做新郎！”

黄罗武问：“你就不怕遭报应？”

梁占魁又是一阵狂笑：“哈……哈，报应？什么报应？我是土匪我怕谁！”

黄罗武指了指梁占魁涂着黑膏药的耳朵：“那就是报应。”

梁占魁说：“耳朵掉了，不假。可老子的球没掉一根毛。你不信你问这骚婆娘，昨天晚上，老子照样整得她直叫爹。哈……哈……”

“花狐狸”“哼”了一声：“你把我叫奶的时候忘了？”

黄罗武再也不敢恋战了。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劝说梁占魁的事吹了，没戏了，这对狗男女，真的到了红军也是一对祸害。

强压住怒火，黄罗武问梁占魁：“梁旅长的意思是：绝不下山？”梁占魁自有其奸猾的一面：现在天下大乱，局势一天三变，为啥要把路堵死呢？

“黄老弟呀，哥可没说这话噢。这样吧，这黄龙山上山头很多，你再找别的山大王商量商量。想下山的人多了哥也会随大流嘛。对了，你一定要找贾德功贾师长。贾师长是我们的总驾杆。如果你能把他说服了，贾师长一句话，我梁占魁立马下山。”

黄罗武说：“我本来是要先找贾师长的，半道被你这位压寨夫人劫来了。既然梁旅长把话说到这儿了，吃完这顿饭，兄弟马上就去黄龙沟去见贾师长

黄罗武心里想的是：贾德功还不知道是只啥鸟呢，反正你梁占魁我算看透了，纯正的瞎瞎鸟，瞎得流脓。

梁占魁说：“不急，不急，吃完饭再陪哥谝一会儿嘛。”

黄罗武对这对狗男女厌恶透了。他用手指了指“花狐狸”，冷笑着说：“还是让参谋长陪你受活去吧。”

梁占魁说：“那哥就不送你了噢。黄龙沟好找。”

“花狐狸”挽住梁占魁的胳膊，淫声浪气地说：“走，这回非把你整得叫祖奶奶不成！”

“浪里各当……浪里各当……人生如梦，抓紧胡弄……浪里各当……”梁占魁搂着“花狐狸”边走边唱。

“花狐狸”挑衅性地朝黄罗武抛了个媚眼。

“啊……呸！”出了梁占魁的土匪窝，黄罗武觉得只有这种最原始、最民间的形式才能发泄自己心中的厌恶与愤怒。

发泄过了，心绪稍稍平静，他想到临行前王世泰团长对他的叮嘱：这项工作很艰巨，也很复杂，需要眼、耳、口、心都要明朗……首长的话果然没错，跟土匪打交道，太难了！

与“花狐狸”相比，梁占魁更难斗。“花狐狸”是张牙舞爪地瞎扎势，不过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而梁占魁是“滚刀肉”，刀枪不入，水火不进，那一套“混世魔王”的王八蛋“理论”，是粪便泼人，伤不了筋骨，却让你恶心反胃，没气力也没心情再跟他过招。

第一关闯关失败，第二关呢？

现在也别想那么多，见了贾德功再说吧。

黄罗武告诫自你可千万不能丧气！再不成，还有郭宝珊哩嘛。几个首长不是都说，郭宝珊最有希望嘛……

从凤凰岭上往下走，山路两旁尽是在风中摇摆的绿树。行走在绿荫摇曳中的黄罗武，郁闷的心情渐渐平复。他想对着空寂的山林唱一板秦腔，借此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苍凉悲壮的大秦腔《斩单童》便响起在弯弯的山路上，茫茫的山林里：

呐喊一声出帐外，

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单人独骑某把唐营踹，
直杀得儿郎痛悲哀。
小唐童被某把胆吓坏，
马踏五营谁敢来！

“花狐狸”挽着梁占魁进了窑洞，但她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进门就宽衣解带，而是恶狠狠地将梁占魁推倒在炕上，指着鼻子骂道：“你在那共匪面前给姑奶奶办难看，姑奶奶这会儿没心思陪你玩。你就挺你的尸吧。姑奶奶有事。”说完，扭身就出了窑洞。

“花狐狸”真的有事吗？她想干什么？

套用前辈作家在章回小说中最常用的一句话：

下回自有分解。

第九章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祭礼

1

黄罗武走下凤凰岭。

他向一位老汉打问去黄龙沟该怎么走。老汉告诉他：路不算远，毛 40 里吧。但要翻过两座山，过一道沟。到头一座山有路，从沟底再往二座山爬就没路了。二座山上是一片大林子。出了林子再往下走，就能看见黄龙沟了。

这时，昏黄的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按时间算，应当是下午三点左右。黄罗武腿快，他相信天黑之前咋也能走完这 40 来里路。

再插两句：黄罗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亲笔填写过一份《干部履历表》。表格上有一栏是：“有何技术特长和专业技术、熟练程度如何……”黄罗武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跑得快。”可见他对行走速度的自信；而据黄罗武的二儿子黄有洲介绍，那年，陕北边区在举行过一次全军万米长跑比赛，黄罗武竟然跑了个第一名，也就是拿了个“金牌”。一群二十啷当岁的小战士们跑得勾鞋拾帽子还是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头一座很快就翻过去了。等下到沟底时，黄罗武忽然感到头有点晕晕乎乎的，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跟梁占魁“碰”得有点多了。那酒虽是苞谷做的，度数很低，却有后劲；自己的酒量本来就不咋样……路上原本没啥反应，架不住山谷里的风一吹，酒劲就泛上来了。但他知道前面的那座山是没有路的野林子，自己必须在太阳落山前走出山林，不然，跟人斗已经很劳神了，再碰上个野猪、狼什么的，就更难对付了。可是，头晕，头一晕腿就发软，不听使唤。他只好将身子靠

在一棵大树上，用右手拧着自己左胳膊上的肉说：“不敢睡着，不敢睡着……”但是不管用，他最终还是睁不开眼了，身子也顺着树干软软地出溜下来。

不知道迷糊了多长时间，黄罗武蒙胧中猛然听到了一声枪响……跟着红三团转战了将近一年，他对枪声的敏感远远超过了对睡梦的迷恋。一声恍惚中听到的枪声让他猝然清醒过来。听声音那不是打猎人用的土枪，而是正规的步枪。此时此地，这突然响起的枪声让他猛地一惊：不好，这枪声很可能是冲自己来的！因为从凤凰岭走到这儿，一路上别说人，连个鬼的影子也没见到；这幽深的山谷就更不可能有人出没了。……黄罗武迅速就地卧倒，卧倒在一个灌木丛的背后。这一切都是瞬间的事。他的身子刚挨着地。“乒”，又是一声枪响，黄罗武看清了，那子弹就是穿过灌木丛，从他的头顶飞过去的。好险！如果不是他及时卧倒，哪怕是蹲着，这子弹也把他的命拿走了。听声音，这一枪是盒子炮。好险，真的是好险！生与死，竟然只在眨眼工夫，毫厘之间！

第二声枪响刚过，“乒乓……”连着又是两枪。看来打枪的人枪法不错，两颗子弹都是从离他头皮不足一尺的上空飞了过去。

黄罗武手无寸铁，手无寸铁的黄罗武对前方不断飞来的子弹毫无办法。灌木丛后面再也不能藏身了，对方是必欲将他置于死地不可，并且很可能已经发现了他的身影，只需把枪口再压低半尺，两杆枪总有一杆的子弹会打中他……情急之下，他只好来了个就地十八滚，顺着坡势滚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但是，又一颗飞来的子弹打得石头粉屑乱飞。显然对方又发现了他。

完啦，看来我黄罗武今天是在劫难逃了！可是，谁在向我打黑枪？露露脸，让老子死也死个明白呀！

猛然，他想起了一个人：“花狐狸”！这黄龙山上，截至目前我接

触的人中，只有“花狐狸”会下此毒手。她与红军有杀父之仇啊！

“‘花狐狸’，我操你奶奶！有种的你出来，打黑枪算什么本事？老子还是那句话：老子不尿你！”黄罗武发出愤怒的呐喊。那喊声在山谷间传得很远很远。

没有应答，但有人出来了。可出来的人不是从打枪的地方出来的，而是从他刚走过的山路上斜插过来……

2

那是一个身材如黑塔般的汉子，那汉子从山坡上飞奔下来，将硕大的身体竖在黄罗武与枪手之间的山坡上，扯开喉咙，发出闷雷般的叫声：“大狗、牛娃，不要开枪！那是个好人。不要开枪啊！”

听声音，看体形，黄罗武大吃一惊：“怎么是他？二憨子！”

横在子弹飞行方向的果然是土匪二憨子。但是二憨子手里没拿枪，他的右手举着的是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黄罗武热血澎湃。看来这二憨子正在兑现他对自己的诺言——那诺言是在那个狼嚎狐叫的山林之夜，一个土匪对一位将他捲倒从而使他折服的红军许下的：“你甭管了，就这一声哥，哥保定你了！谁敢动你一下，我二憨子就跟他拼命！”黄罗武用近乎疯狂的声音喊道：“二憨子，快躲开！躲开啊！”

听到黄罗武的喊声，二憨子拧过头冲黄罗武咧了咧嘴：“你甭管，那俩货听我的话呢。哥保定你了！”

话音刚刚落地，枪声响了。

黄罗武发现二憨子的身子晃了一下，知道他中弹了！

黄罗武忽地从石头后面站起来，纵身向前飞奔。这时，他早已忘记了对面打黑枪的人，他要救二憨子。二憨子是用生命在掩护自己啊！

这时，他听见了二憨子一声凄厉的号叫：“大狗，我日你八辈的

老祖宗啊！”最后的几个字，声音迅速下滑，二憨子的身体重重地倒了下来。

对面的山坡上，有两个拿枪的人从树丛中站了起来，向着二憨子倒下的方向望了一眼，其中一个竟短枪的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影便兔子似的蹿了。

黄罗武吃力地将二憨子扶起来，可扶起的身子很快又倒下了，血从他敞开的口上溪水般地流淌着。

黄罗武泪如雨下：“二憨子！”

二憨子声如游丝：“别叫……我还想听你……叫……声……哥……”

黄罗武将脸贴在二憨子的脸庞前，用颤抖的声音喊道：“哥！我的好哥！”

二憨子嘴角抽搐了几点，硬是挤出一丝憨憨的笑来。他用最后的一口气说：“我……想……跟你下……山……”说完，头一歪，手里攥着的那把菜刀“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太阳落山了。

山谷起风了。

二憨子死了。

黄罗武的双手还在托着二憨子，泪水已经糊住了他的双眼……泪眼蒙眬中，他觉得他怀抱着的不是一名土匪，而是一个真正的亲人，真正的“憨子哥”。

仰起头，抬起泪水模糊的双眼，向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向着晚风呼啸的山谷，向着幽深偏僻的山林，黄罗武再次发出凄厉的呼喊：“憨子哥呀！”

没有应答，“憨子哥”的躯体已经僵硬冰冷了。胸口流出的血已经凝成了紫黑色的血条，只有那双浑浊的眼还在睁着。

黄罗武用手掌轻轻地从小憨子的额头向下抚摸。死者的双目在温暖的掌心滑过后终于闭上了……

一个生前浑浑噩噩的人，最后时刻却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用生命保护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用生命去保护的人；他的灵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清醒了，升华了，闪亮了，如同穿透云层的一道闪电，瞬间消失却在消失的瞬间留下一道夺目的光彩！

拭去泪水，黄罗武在思考：该怎样对待这位舍命救自己的人？

二憨子最后时刻冲着枪手藏身的山坡发出的那闷雷般的喊声，印证了黄罗武先前的推断是准确无误的：两名枪手是凤凰岭的土匪，是“花狐狸”派来的杀手。二憨子是凤凰岭的人，那么，该把尸体背回凤凰岭，并且要找“花狐狸”算账。

这个想法很快被自己否定了：两名枪手逃走了，你没有看清他们的模样，也没有拿到证据，叫不准他们的名字，“花狐狸”能认账吗？不能。不但不能，那个根本不知道廉耻为何物的骚女人很有可能还会反咬一口，说二憨子是死在自己手里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花狐狸”认了，你又能怎样？你能跟他们去拼命吗？山寨上打死一名土匪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你不是单骑救主的赵子龙，你不是马踏五营的单雄信，即使你有他们那样的武艺和胆气，你现在的任务也不是踏营劫寨、冲锋陷阵，你不能忘了你是弄啥来了，万万不能！

可是，就这样转身离去，让一个舍命保护自己的人横尸山谷，甚至被狼拉狗撕吗？如此，你黄罗武于心何忍？良心何在？义气何存？

不能，这也是万万不能的！

把二憨子的尸体送回他的老家？他说过，他是合阳人……可是，该怎么送？路途的艰难且莫说起，你连他在哪村哪寨也不知道啊！你连他的真名实姓也没问清啊！何况，二憨子说他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是个真正的憨子，连三个字以上的一句话都不会说。就算你把

尸体运回去了，谁来为他安葬？家乡还有他灵魂安息的一寸土地吗？还有能为他掬一滴悲情泪水的亲人吗？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穷苦人家出身的二憨子在这个世界上生前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死后既没有他牵挂的，也没牵挂他的人。而土匪们在生着时也对死后的任何葬礼都不存念想，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路死路葬，坑死坑埋，狼拉狗吃了落个肉棺材。”表面的洒脱掩盖不住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一个是红军战士，一个是土匪，但在经过死亡的印证后，黄罗武觉得：他们是兄弟。

二憨子是土匪，又憨又愣的土匪，但却是个真正的男人。

当他以山寨第一大力士的身份应接黄罗武的挑战时，他昂首出战，是勇士的风度；而当被貌不惊人的对手打翻在地后，他勇于认输，并心甘情愿地牵马坠镜，是男人的胸怀；看到自己的长官欺凌女人，他敢于向长官挑衅，直接和长官对骂；而听到一个礼节性的“哥”，他便拍着胸口说：“哥保定你了广并且不惜用生命兑现这个承诺……他真的憨吗？傻吗？浑吗？他留在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我想跟你下山。”说明了他对善恶的分辨是清楚的，他是抱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离开这个世界的；而他在离开的时候，留给这世界的是一个壮举，一个向善的壮举。

当土匪是他的不幸；而结识这个土匪，是黄罗武的大幸。当然，黄罗武的大幸，或者说这名土匪的觉醒，也是黄罗武用一位红军战士的真诚之心、向善之情换来的。

黄罗武是勇士中的勇士，男人中的男人。黄罗武在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由他来为这个被尘世抛弃了的男人做一个虔诚的葬礼。让这个男人在这两山对峙的山谷中悄然安息：既不在充满血腥之气的土匪山寨，也不在片瓦无存的所谓家乡。对于安妥二憨子的灵魂，这是最

理想的选择。

黄罗武蹲在山坡上，从那个毛口袋（也许读者已经忘记了，黄罗武从三甲塬出发时，首长们给了他一头小毛驴，还有一条陕西人称为裕链的黑毛口袋；小毛驴被人拉走顶债了，那条口袋却一直搭在他肩上，只是前面的细节中，作者很少提及。原因是情节总是很紧张，作者不愿在一条口袋上浪费笔墨）里掏出那杆烟袋，烟火明灭中，他在设计“葬礼”。

葬礼是一个特殊的创意——

在两块间距不到一米的大石块中间，铺上一层厚厚的松针——飘落的松针遍地都是，把二憨子的尸体放上去，一定要仰面朝天平放着，二憨子说过，该死球朝上，一定要让显示男人阳刚之气的物件向天展示。再在尸体上覆盖一层各种色彩的树叶、野草，还要撒一些多色的野花。用粗壮一些的树枝在两块石头上搭一个棚子，棚上再铺松枝、树叶。找两块大石头，两头堵住，这就是一副特殊的棺材。然后就是用黄土堆成坟墓。

设计好了，黄罗武就开始行动。做“棺材”的一切材料都是现成的。揽松针，折草木，搬石块，累得他满头大汗。二憨子拎来的那把菜刀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罗武双手抱起二憨子的尸体。二憨子本来就块头大，分量重，尸体一僵硬就更沉了。黄罗武使出全身力量，总算抱了起来，但行走时却步履艰难，身子左右摇晃，不到 50 米的距离让他歇了三次气。而每走一步，他的心都在抽搐，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最后一道程序是最难的：要覆盖四块大石头围成的“棺材”，需要大量的黄土。没有锹，没有锄，只有一把切菜的刀，得挖到啥时候呀！

但是黄罗武还是赶在天黑严之前，完成了这特殊的葬礼。

他找到了一个土质松散的土崖，用那把菜刀奋力地“砸砍”土崖，然后抓住身后石崖上的一棵树，用脚踹被他砍出裂缝的土崖，土崖的土哗哗而下再到轰然而下……土够用了。

一座“坟墓”建成了。

天已经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山谷里的风更大了，对面那座黑黝黝的野林子在剧烈摇摆，山林中野兽们参人的大合唱也开始了。

在修建坟墓的时候，黄罗武就已经决定了：今晚不过那片野林。不是怕，类似的野林子他从小就没少走过，他是要为二憨子守一夜灵，让这座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多瞅一眼的荒山孤坟多一夜的人气。或者说，他要陪伴这位救他性命的“憨子哥”度过离开人世后的第一个夜晚。这一夜，舍命救人的勇士不该孤独！

又抽了一袋苦涩的烟。

又掬了一把悲情的泪。

又是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甚至没有一盏灯火的夜。山谷里只有风在嘶吼，野兽在号叫。

黄罗武在默默地抽烟。整个天地之间，只有烟锅里的那一点点忽忽闪闪的光。

他祈望着二憨子的灵魂能在这忽闪的火光中，如烟般地升天而去。

他在为他守灵，也在为他的灵魂送行。

他忽然觉得，这种送行太冷寂了。如果有支唢呐，他会为他吹一首悲壮凄婉的曲牌，让他一路走好。可是，没有，荒山野谷什么乐器也没有。

那就为他唱段戏吧。

唱段秦腔《祭灵》——

满管中（啊）三军们齐挂孝（啊），

白旗（啊）招展（啊）雪花（啊）飘。

白人白马（啊）白旗（啊）号，

银弓羽箭（啊）白（呀）翎毛。

因甚事王把服袍罩（啊……啊……嗯……啊）

为只为兄弟们（呀）恩义难抛……

风在嘶吼，狼在号叫，在风的嘶吼声与狼的号叫声之上，有一曲苍凉悲壮，慷慨激昂的大秦腔在苍山间回荡。那是一个关中男人用胸腔中升腾而出的一股冲天豪气，向苍山发出的一阵悲愤的呐喊！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了……

那是苍天有情，为仗义死去的男人掬一把同情的泪；为顽强活着并继续抗争下去的男人洗去一路风尘。

雨停的时候，天亮了。

黄罗武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现在，该出发了。他知道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去完成，他将要碰到的是狐狸，是狼，是老虎？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是红军战士，一切都要用战士的姿态从容面对。

他在那座坟墓前垂首肃立，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轻地说：“憨子哥，我走了。你，好好歇着吧……歇着吧！”

说完，他掉头就走……他不愿再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就多一分惆怅；多一分惆怅，便多一步踉跄……而他要的是让自己的步伐多一分坚定，心态多一分从容。

因为，“仗”还得一场接一场地打下去，而自己却是个在外线作战的“单兵”。

没有路，只能在湿滑的山石间攀爬。爬到林子前面，黄罗武才发现手指已被山石划出血来了。揪一片树叶缠在手上，他从容地走进了望不到边际也见不到亮光的野生林带。

林子没有指路老汉说得那么可怕。虽然没有路，但树与树之间的空地上，明显留有人的脚印。顺着脚印，左拐右拐，七拐八拐，脚印还在，人也就不会迷失方向。黄龙山老虎已经绝迹，山林中最凶恶的无非是狼。但黄罗武却恰恰最不怕的就是狼。那年，他推着运煤的小车于黄昏时分穿过村子南边卧虎山下的一座林子，一只狼从林子深处蹿出来。也许是饿疯了，那狼见了黄罗武就腾空而起，俯冲而下，扑向黄罗武。黄罗武身子一闪，让过狼头，伸手就抓住了狼尾巴。趁着狼还在向前蹿的势，他用双手攥紧了狼尾巴，像现代运动中掷链球的运动员似的，身子就地一个大旋转，看准了前面的一棵大树，抡起狼尾巴就甩了出去：那狼不偏不倚地被摔到了树干上。只听一声嗷叫，那狼便被撞得脑浆迸溅，落在地上便断了气。于是，“黄丙子（黄罗武的小名叫丙子）一怒抡死狼”的故事就成了被蒲城人吵喝遍了的传奇。黄罗武对此事的解释是：“它要吃你，你不能等着让它吃吧？人急了，啥事都敢干……”

但是，今天却没碰上狼——尽管昨夜他分明听到了狼的号叫声。只有一些野鸡、野兔在山林间飞来窜去。对了，还有几只梅花鹿蹦蹦跳跳地撒欢。这些都是动物中的“良善之辈”。而最让他一扫胸中郁闷的是山林间飞行的鸟儿，那清脆的叫声高一声，低一声，听得让人忘情而陶醉。

百啭千声随意移，
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
不及林间自在啼。

这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画眉鸟》，是作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信手书下的“闲笔”。

回头再说说那两个截杀黄罗武的枪手。

黄罗武猜得没错，两名枪手——大狗、牛娃就是“花狐狸”派来的。黄罗武下山不大一会儿，两名土匪就跟上了。“花狐狸”让他俩不要在山路上下手，“找个死后十天半月也不会有人看见尸首的荒僻处干掉他”。两人便想到了两山之间的这条“野狼沟”。山路很少有人，所以他们必须与黄罗武保持很长的距离，免得被发现。可他们没有想到，黄罗武走路非常快，转过几道弯就跟丢了。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二憨子跟上他们了。

吃完中午饭，二憨子便钻到一片小树林里睡觉，恍惚中听到有人说话。睁眼一看，是“花狐狸”和大狗、牛娃。“花狐狸”说什么，他没听见，大狗的一句话他听的清楚：“放心吧！参谋长，没有谁在我的枪口下逃过活口的！”二憨子想，“花狐狸”是让大狗他们去杀人？杀谁呢？二憨子骨碌一下爬起来：“没别人，肯定是黄兄弟，他是目送黄罗武下山后才去吃饭的，他想送送，可他自知这是违反山规的。这个红军是个好人，也是条汉子，是这个人叫了我声哥，他是这世上唯一的一个把我二憨子当人看的人。我说过要保他，就一定要保他。死也要保！枪在窑洞里，窑洞里一群土匪在“掷骰子”，再说，大白天一个人扛枪出去也是犯山规的。于是他钻到灶火窑，抓一把菜刀掖在腰里。他想的是：大狗、牛娃都是山寨里的同伙，他能劝止住他们。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酒劲上来，黄罗武不在沟里犯那阵子迷糊，以他的行进速度，很可能在进入第二座山的密林前就把大狗他们甩到沟那边了；而一旦他走进密林，杀手就难下手了。密林里可以躲藏的地方太多了。可他偏偏犯了一阵子迷糊：大狗他们就在他迷糊的时候发现了他。牛娃性急，没等站稳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醒了几乎是全方位暴露着的黄罗武。黄罗武迅速卧倒，这就给杀手造成了困难。正当他们连放几枪都没打中时，二憨子赶到了。二憨子用粗壮

的身子挡住了他们的目标，而牛娃的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偏偏就打中了二憨子。看到二憨子倒下了，大狗骂道：“狗日的你咋开的枪？把咱的人放倒了。”牛娃惶然地说：“这咋办呀？”大狗站起来做了个手势：“咋办个球哎，撤吧。”两名土匪杀手掉头就跑。跑到山道上，牛娃说：“咱没打上那个人，回去咋给参谋长交代？”大狗躁气地说：“鸡巴参谋长，烂妹子一个。”

两人不敢回凤凰岭，经过“紧急磋商”，两人决定携枪逃跑，谁也不投靠，就干“撵条子”的生意（撵条子就是拦路抢劫）。两条汉子，一长一短，两把快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咋不混个酒足饭饱肚儿圆？何必在人家手底下受气。

前文说过，黄龙山上的土匪多得说不清，主要指的就是像这样三两结伙的散匪太多。

再说黄罗武。

没到晌午，黄罗武就顺利地走出了那片野林子。出了野林子就有了下山的羊肠小道：顺着小道走下去就碰到了当地的一位中年山民。

“大叔，请问到黄龙沟咋走？”

“黄龙沟？”中年山民上下打量了一下黄罗武，“咋的？想找贾老大当土匪去？”

黄罗武笑笑，没有回答。中年山民叹口气：“唉，没法子哟，世道瞎了。不是把人逼得活不下去，谁愿当土匪呀！”

黄罗武再次恳求：“大叔，你只要给我说，黄龙庙沟打哪进就行了。”

“瞅见了没有？”中年山民用手指着西北方向，说，“那高头有个庙，就是黄龙庙。你从这边向北，转两道弯就到了黄龙庙；你从黄龙庙朝下走，就能瞅见有背枪的土匪，那就是贾老大的哨兵。就看他放不放你进去呢。”

“谢了，大叔。”

按着中年山民指的路，黄罗武果然很快就上了黄龙庙。这庙是当地人在遇到大旱之年聚众祈雨的地方。庙门外有好大一个空场子，可以容纳一两千人，是个很好的练兵习武的场所。

站在空场子上向下俯视，一条宽大幽深的大沟呈南北走向横在黄龙山的怀抱中；两边悬崖上密密匝匝的杂树在沟的上空碰头，几乎遮严了整个大沟。贾德功选这条沟作为他的匪巢可真是有想法，易守难攻呀！即使攻进去，土匪们把沟口一封，恐怕三五千人也难再活着退回来。仅凭这山寨的选址，黄罗武想：贾德功怕是比较梁占魁更难对付吧？

管球他呢，先会会他再说。

黄罗武在庙门前就瞅见了黄龙沟口的土匪哨兵，不是一个，是四个。四名土匪手里都端着长枪，而在他们身后的高台上，还有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简易碉堡，有一挺机枪架在碉堡的门口（还有一座是暗堡，也架有机枪，外人看不出来）。

黄罗武顺着山坡向下走，刚走到通往沟口的路上，就见打北边来了一位年轻女人，看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穿着倒也算朴素：月白衫子，青布长裤，但那神情、气质却绝不像当地的农家妇女，端庄、文静、清秀，面色冷峻，冷峻中分明又透出几分哀愁。

黄罗武在路口停了不到半分钟，那女人就走到了他的旁边。可是人家竟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目不斜视地款款而行。

黄罗武好生奇怪，这女人是什么人？为何与人擦肩而过都不正眼瞅一眼？再往前走百十米就是土匪的山寨她，一个良家女子为何如此从容地向着土匪的巢穴走去？

“大姐！”黄罗武叫了一声大姐，然后便是明知故问，“请问，到黄龙沟怎么走？”

那女子既不回头，也不停步，只把三个冷冷噌噌的字“隔墙搗砖头”似的扔了过来：“不知道。”

黄罗武碰了一鼻子灰。

一愣神的工夫，那女人已到了哨兵跟前。黄罗武惊奇地发现：那女人到了岗哨前仍然是头不拧，脚不停，目不斜视；而两边的四个哨兵都站得端端正正，四条胳膊同时举起来向她行礼！

是这山寨里的土匪头目吗？那神情文静端庄，不像啊，只有“花狐狸”那样的浪货才像土匪呀！

藉地，如一道闪电划过空旷的原野，黄罗武想起一个人来：

“噢！想起来了，对，一定是她！”

正当他准备迈步前行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凭感觉他知道那是盒子枪的枪口——顶在他的腰间，一个阴冷的声音说道：

“你他妈活泼烦了，找死啊！”

第十章 贾德功学了个新名词：不可造次

1

在黄罗武感到背后有枪顶住他的同时，前面的哨兵也把枪端起来，对准了他。

“站住，再走一步老子就崩了你！”

前后都是枪口，而黄罗武也清楚地知道：前后都是土匪。

先对付哪边的呢？

黄罗武头也不回，好像根本没听到后面那人的叫骂，更没觉得后面有枪顶住他。他冲着前面的哨兵嘿嘿一笑：“你看我还能向前走吗？”

背后的枪口挪开了，一个又瘦又小的土匪从他后面转到前面，用手枪指着黄罗武的鼻子说：“你骚情啥呢？啊？你没看看那是谁？你就敢凑到跟前胡骚情？”黄罗武一脸茫然地说：“我咋骚情了？我不过是向那女的问个路嘛，再说，人家也没招识我。”

“嘿……嘿……没招识就是给你面子了。再骚情一句，看俺大奶奶不吐你一脸。”

“噢，那是你奶奶？年轻得很嘛！”黄罗武故意装傻，他要嘲弄一下这个瘦猴土匪。

“那是。不跟你狗日的费口水了，走，到寨子门口再收拾你个货”

“走就走嘛，歪（厉害）成那样子得是谁把你馍掰着吃了？”黄罗武还在与瘦猴打哈哈。

瘦猴土匪又转到黄罗武身后：“快走，少给我日闲干（读‘失韩敢’，陕西方言，指说废话或干无聊的事）！”

黄罗武就慢条斯理地朝岗哨上走过去。现在他已经完全确认了：刚才的那个女人，就是被贾德功抢到山上做压寨夫人的韩翠玉，而身后的这个土匪就是翠玉的护兵。为啥刚才没看见他呢？哦，一定是韩翠玉厌恶与土匪同行，所以瘦猴只能远远地跟着，或者说是暗中保护。

很快就来到了岗哨前。

四条枪的枪口从不同方向对住了黄罗武。这时，从那座简易碉堡里慢慢悠悠下来一个人。那人留着乡下娃留的帽盖头，肩膀上斜挎着一把盒子炮，边走边打哈欠，二指宽的脸上一双小眼昏暗无神，一看就是个大烟鬼。

大烟鬼用手示意，让哨兵把枪放下：“扎那势弄啥？到咱门上那还能逃了不成？”

四名哨兵把枪收起，各回各位。

大烟鬼又打了个哈欠，这才懒洋洋地问：“哪来的缙子？大白天敢闯贾师长的山寨！”

黄罗武说：“我不是缙子。我是从洛川来的。有位姓韩的老先生让我捎封信给贾师长和夫人。”

大烟鬼立时三刻换了副嘴脸，一副巴结的媚态：“噢，是贾师长的老丈人叫你来的？那你可是稀客啊！”随即又对那个瘦猴护卫呵斥道：“把枪放下，没看这是稀客来了吗？”

瘦猴子点头哈腰地对黄罗武说：“哎呀，你咋不早说哩！我真该抽。”说着，扬手就抽了自己一巴掌。

气氛变了，可那大烟鬼还是要例行公事，他说：“先生你别见怪哦，岗哨有岗哨的规矩，你得把韩老先生的信拿出来让兄弟看一下。”

黄罗武说行，从肩膀上卸下黑毛口袋，撕开夹层，从里面把信取出来，攥到手里晃了晃：“瞅见了么？这信封上的字是韩老先生的。”

大烟鬼和瘦猴互相看了一眼，异口同声地说：“没见过。不认得。”

大烟鬼把手伸过来：“拿过来让我看看里头咋写的。”

黄罗武躁了：“给你看？你小子懂不懂规矩？丈人爸给女婿写的信是家书、私信，你敢看吗？你能看吗？三张麻纸糊了个驴头，嗯——你好大的脸哟！”

大烟鬼被训斥得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

黄罗武说：“我也不知道该咋称呼你，是连长、排长还是啥玩艺儿，反正看这势是你在这儿拿事呢。一句话，让进还是不让进？不让进我拧尻子就走。谁愿意看你这伙子狰眉豁眼（凶恶）的样子。”

“哎，先生甬急甬急。你看这也是贾爷定下的规矩，生人进门都要仔细盘查，兄弟也难为不是？”大烟鬼摸着没长毛的下巴想了片刻，说，“这样好不好，先生，我让一个弟兄陪着你，权当给你引个路，陪你一路上说个闲话岔个心慌，咋样？”

“那就多谢了。走嘛。”

大烟鬼让一个哨兵跟上。自己则一面点头哈腰地说：“先生走好，先生走好。”一面伸手在黄罗武的腰间飞快地摸了一把。

黄罗武想：这小子贼精贼精，那是查我带没带家伙，于是扭头笑了笑：“胡摸揣啥呢？我又不是女人！”

说是陪着路上说说话，那哨兵一路上除了用“拐”、“走”两个字指路以外，再连一个屁也没放，端着枪，黑着脸，俨然是押解犯人的样子。黄罗武几次主动问他话，他还是除了“拐”、“走”再也不吐一字。

黄罗武忽然就想到了二憨子的哥哥大憨子。二憨子说他哥一句话只会说两个字，只有骂人时才会说三个字。这小土匪比大憨子还“省”，一回只说一个字，一个铜子买一个弹球一是单蹦儿！

“我说兄弟，你一回能不能给咱多说两个字？”

“操。”还是一个字。这是在骂人。

黄罗武转身停住，举起巴掌喝问：“小子你骂谁？”

那小子立刻变得可怜兮兮地：“爷……”

黄罗武苦笑着摇摇头：算了，跟这傻小子计较个啥？

从沟口的岗哨到贾德功住的卧虎洞，少说也有十里路，拐了六七个弯儿后那傻小子又蹦出一个字来：“到。”

一个“到”字刚落地，就听见从卧虎洞里传出一阵“呜里哇啦”的唢呐声，八个吹鼓手从洞内走出来，在洞口的左侧列队；几乎与此同时，洞里又冲出八名持枪的土匪，在洞口的右侧列队。吹鼓手吹得不成调，枪手们站得不成列，这贾师长真可称作笨狗扎了个狼狗势。这时从窑里又走出一个人，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身材匀溜，白净面皮，留着细细的小八字胡，多少还有些书生气。那人见了黄罗武，抱拳施礼：“在下是贾师长的参谋副官，季九云。奉贾师长之命在此恭迎先生。先生请。”

黄罗武想：敢情是前面岗哨上的大烟鬼早派人向贾德功报告了？要不然咋会有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文武仪仗队”，还有这位季副官的“恭迎”？

黄罗武抱拳还礼：“季参谋请。”

2

大白天的，卧虎洞内灯火通明。

卧虎洞果然有些气派，四四方方，有现在的两层楼高，约 300 平方米。前后左右的洞壁上雕凿有石台阶，上面放置着灯具；两侧的石条桌既可用于开会，也可当餐桌用；对着洞门的正墙下有一长条石桌，桌子后面是一把用石头做的太师椅。

贾德功就坐在太师椅上，两边各有九名土匪靠墙排列，最前面的那名土匪举起一支松明火把。火把手的旁边，各有两名扛着鬼头刀的

刽子手。

戴着那副被称为墨窝窝的大碇碇眼镜，双手搭在太师椅的扶手上，短粗的贾德功咋看咋像只“熊瞎子”。

黄罗武站在卧虎厅中间，静等着贾德功问话。

“听说你是我老丈人派来的？好啊好啊！老丈人总算认我这个土匪女婿了。”笑声戛然而止，贾德功身子前倾，嘴撇得像个“八万”，“兄弟，头一回见面，你可给我放老实点！今儿个咱把丑话说前头：你真是我老丈人派来的，拿出他老人家的亲笔信来，你就是本师长的座上客；如果不是，你来看——”贾德功用手一指，两厢站着的四名刽子手举起鬼头刀，相互碰击了三下，“哐唧唧”一阵声响，贾德功继续说道：“嘿，那你可就是贾爷我的刀下鬼喽！”

满厅满洞的土匪都把目光投向黄罗武，气氛一片森杀。

贾德功这副做派，让黄罗武想到了戏台上的“毛净”（京剧称：架子花脸），咋咋呼呼，杀气腾腾。对这号人，一是不怕，二是跟他软磨。

黄罗武用异常镇定沉稳的口气说：“我不是贾老先生派来的。”一言既出，满洞皆惊。

“什么，不是……”贾德功噌地站起来，大声吼道，“还不快给我拿下！”

四名刽子手忽地蹿过来，两把刀在前，两把刀在后，又是一阵“唯唧唧”的响声，四把刀同时交叉搭在了黄罗武的面前身后。

黄罗武淡淡一笑，冲着贾德功说：“看来贾师长性子比我还急噢！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嘛！说完了要杀要剐，一个弟兄一把刀就足够了，何必造这么大的动静？”

贾德功示意刽子手把刀放下，自己也在太师椅上落座。

“有话说完，有屁放净。”

黄罗武说：“我来的时候路过洛川的沙家河。听说那里有位韩老先生，人说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个大学问家。”

老丈人的学问是贾德功骄傲的资本，听到有人夸他老丈人，便忍不住要插嘴：“那当然，咱那老丈人，不要说洛川、黄龙，就是整个陕北，整个关中道，名气当当响呢！”

黄罗武继续说：“我这个人，肚子里没几滴墨水，可我就是敬仰有学问的人。我就去拜访韩老先生了。老先生人好，客气，俺俩遍得也热火。后来听说我要上黄龙山，老先生就说：‘我女子翠玉就在黄龙山上，是叫抢到山上的……’”

黄罗武停下了，望了望贾德功，小声地说：“贾师长，老先生下面的话不大好听，你看……”

贾德功把墨窝窝向上推了推，说：“你尽管说，球，老丈人无非骂我是土匪头子。我就是土匪头子嘛，还害怕谁说？你说。”

“对，贾先生就是这话。他说他女子叫土匪头子贾德功抢到山上做了压寨夫人。他又说，目前陕甘红军很受老百姓的拥护，所以他就写了封信，让我捎给你。写的啥内容我也没看。信在这儿，贾师长你拿去看去。”

“哎呀！我说你这个兄弟，说话咋是大喘气？你刚才一进来就把事说清不就好了。你看闹的。九云，快请这位兄弟坐下。沏茶。把信给我拿过来。”

季九云请黄罗武坐下，从黄手里接过信，又让勤务兵把茶端上来，这才把信递到贾德功手里。贾德功装模作样地把信颠过来倒过去折腾了几个来回，这才对季九云说：“老丈人学问太大，这信我看球不懂，你给咱念。”

黄罗武心中窃笑：看来这家伙目不识丁，又死爱面子。

季九云扫了一眼信便说：“韩老先生只写了 16 个字

“那当然，大学问家一字千金嘛。念。”

“贾老先生写的这 16 个字是：善待来客，不可造次。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完了。对，下边是老先生的签名落款。”

贾德功摸着腮帮哼哼唧唧地说：“嗯，头一句，后头两句我都懂，第二句咋说来？”

季九云答：“不可造次。”

“造次？啥叫造次？”

“造次就是胡来。不可造次就是不能胡来。头两句连起来就是：要好好款待来的这位客人，客气些，礼貌些，不能对人家胡来，动刀动枪的。”

黄罗武心中不由生出几分赞叹：看来这位季参谋还是有文化，解释得好。

“嘿嘿，那当然嘛，老丈人发话了，说不可……不可咋？哦，造次。那咱当然不可……造次了。你们四个，下去。不可……造次。”

贾德功学会了这个新名词，以后经常挂在嘴边。看见有土匪打架，他就喊：“住手，不可造次！”看见有土匪在路上掏出家伙就尿，他也喊：“把鸡巴捏住，不可造次！”有一天他看见有个老农在地里拉屎，便大声喝道：“把裤子提起来，不可造次！”老农愣了半天，问：“贾爷，我上哪’找纸’去啊？我是用胡基旦（土疙瘩）擦的尻子呀！”——这是后来发生的一些笑话。

贾德功卖弄了一番新名词，忽然想起件大事，忙收住得意之色，问黄罗武：“热闹了半天，你倒是谁？弄啥的吗？”

黄罗武正色道：“贾师长不问我也会自报家门的。我叫黄罗武，是陕甘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司务长。我从南梁来，是奉我们军长刘志丹的命令，到黄龙山找贾师长、梁旅长、郭团长商量，请几位下山，共同与官军作战……”

“打住，打住。”贾德功低下头，那副墨窝窝上边就露出一双三角眼来。他用三角眼死死盯住黄罗武，冷冷地问道：“这么说，你是红军的官？”

黄罗武：“司务长算个啥官？不过是‘火头军’的头头，管点吃喝拉撒睡的琐碎事。”

贾德功：“我不管你是官不是官，反正你是红军的人。这不假吧？”

黄罗武：“不假。我是红军战士。”

“哈哈哈哈……”贾德功一阵冷笑，一拍太师椅，厉声喝道，“给我拿下！”

两厢的 18 名土匪呼啦一声围过来，18 杆枪对住了黄罗武。有两名土匪拎着绳子上来要绑黄罗武。

“且慢！”季九云站出来了，他用手势制止住两名拎绳子的土匪，两步跨到贾德功的前面，俯身细语道，“贾爷，老先生可有亲笔书信，让你善待客人，不可——造次。”

贾德功一拍脑门：“哎呀，看我这狗记性！不可造次，不可造次！”

贾德功挥手让两厢土匪退下。

再看黄罗武，端坐在石桌前，手握旱烟袋，优哉游哉地吧嗒吧嗒抽着旱烟。

贾德功本来就是虚张声势，想给这名红军来个下马威，没想到那人却全然不瞅不睬。贾德功心想：都说红军是好汉，看来这小子就是个不怕死的汉子。

3

两厢土匪退下后，贾德功很快换了一副笑脸：“黄兄弟，是姓黄吧？哦，黄老弟不要见怪。我这人是个粗头，罨种，是个擎球不钻夜壶的踢骡子。其实我对红军也没啥仇怨，都是穷人的队伍嘛。就是一

听说你想收编我，就来了点气。甭见怪哦！”

黄罗武大度地说：“男人嘛，谁还没个脾气！没事没事。”

“要说这事情嘛，也不是不能商量。是不是九云？”贾德功想找个台阶下。

季九云说：“师长说得对，事情可以商量。不过黄先生说你是南梁来的，是刘志丹派你来当说客的，兄弟我对刘志丹是很仰慕的，听说他是黄埔四期学员。那么，刘志丹将军可有书信给贾师长啊？黄先生总该有个凭证才是啊

黄罗武说：“当然有。”说着就弯下腰，脱下右脚上的布鞋，从鞋帮边沿上撕开一个口子，从里面掏出了刘志丹给几位山大王的亲笔信。信是写给贾、梁、郭三人的。在凤凰岭，黄罗武几次都想掏出来给梁看，但“花狐狸”一直不离梁占魁左右，加上梁占魁基本上是一口拒绝，所以就没拿出来。

看到果然有刘志丹的亲笔信，书生模样的季九云顿时双目生辉。看来他真的是对刘志丹有些敬仰之情。展开信纸，他便自顾自地看着，把他的师长全然忘记了。

贾德功问：“九云，刘志丹都说了些啥？你给本师长念念嘛了

“噢，念……念……”季九云恍然大悟，清了清嗓子，字正腔圆地念了起来。

本书作者声明：刘志丹给贾、梁、郭写的亲笔信的事，史料上多有记载，但信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原信更是找不到了：刘志丹是“民族英雄，群众领袖”，这是刻在刘志丹烈士纪念碑上的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对这样一位名垂青史的领袖级人物的信件，查找不到原信的内容，作者实在不敢随意杜撰，只能根据黄罗武同志的回忆文章，揣测出大概内容——

我陕甘红军自成立以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

得了许多胜利；反动派目前集结重兵，对我陕甘地区进行疯狂“围剿”；我边区军民在众志成城，抗击官军并坚信正义必将胜利的同时，也希望得到兄弟武装的支持与合作。

我们研究过几位头领的身世，知道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因不满官府的欺压才揭竿而起逼上梁山的。在反抗官府这一点上，我们是共同的。你们在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表现得很英勇，令我们佩服。特别是郭宝珊首领，

多次给我们提供过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占山为王终非长久之计，官府的追杀倒在其次，老百姓也会反对你们的。希望你们能接受我们的意见，率部下山，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

今派我军黄罗武同志进山，共商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计，请接洽……

以上仅是信的大意，不是刘志丹同志的原话。根据黄罗武进山时将信藏在鞋帮内的情况推测，原文可能不长。

季九云读完信，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

贾德功似懂非懂，也跟着起哄，拍了几下巴掌，说：“妙！”

黄罗武说：“既然贾师长、季参谋都夸刘志丹将军的信既好又妙，能不能说说你们打算怎么办？下不下山？”

“这个嘛……”贾德功推推墨窝窝，又拍了一阵子黑脸，再看看季九云，过了有一袋烟的工夫，才不阴不阳地说，“事是好事哦，事是好事。既然刘志丹将军看得起我贾德功，本师长总得给人家个面子是不？但是，我师有2000多号兄弟，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啊。你问问刘志丹，我一个下山他要不要？要，我拎一把王八盒子就跟你走。不是这事嘛，红军要的是黄龙山的2000多号人马嘛！这就得商量商量，还要找占魁、郭宝商量。这样吧，黄兄弟，你给我三五天时间，

顶多七天，我一准儿给你个准话。这几天内，由季参谋陪你在山寨走走，看看黄龙沟的风景，也看看我手下的这一杆子弟兄。美着哩！都是能杀能砍的好汉！”

黄罗武心想：也行。虽然他说的找手下人商量是托词，但像这样的惯匪，要他立马下山接受改编也难。

“行，就按贾师长说的办。我等你的话。”

4

门外有人喊报告。进来的是那个瘦猴子护兵。

“侯五，你失急慌忙地弄啥来了？”

侯五低头哈腰地说：“师长爷，大奶奶听说有人给你捎了一封太老爷的信，就叫我来，说把信给她拿过去。她要看她爹，不，太老爷的亲笔信。”

贾德功说：“你不会让她自己来看吗？”

侯五抓耳挠腮地说：“爷，你忘了，大奶奶说过：她今世不进……这卧虎洞……”

“唉，犟，犟，这女人就是一根筋，犟起来真拿她没办法啊！九云，把信给她。”

侯五又结结巴巴地说：“大奶奶还……还有……还有话呢……”

“你这是尻子半截嘴半截，一个屁两截放。说。”

“大奶奶说，要请这位捎信的先生过去坐坐。她要问问太老爷精气神咋样。”

贾德功看看黄罗武：“你看……”

黄罗武淡淡地说：“既然太太想问，师长你说我去不去？”

“去吧，让九云陪你一块儿去。”

“你也一块儿走嘛。”

贾德功一脸的不自在：“唉，老弟你不知道，俺两口子是反贴门神不对脸哪！你跟九云去吧。”

走出卧虎洞，季九云说：“太太离这儿还有一截子路哩，咱不如骑马去？”

“那好嘛。”从离开根据地，黄罗武已经好几天没骑过马了。在部队时他就喜欢骑马，可他这个“火头军”头头还不够配马的资格。心痒痒了，他就到骑兵团蹭骑兵的马骑。有一天，他见弟弟黄罗斌正在开会，便骗过通信员，悄悄溜进马厩，将弟弟的白马骑上在川道上疯了一阵子。等他回来，见罗斌正冲着通信员发火：“俺哥咋？俺大也不行！这是战马，不是让人骑着耍的！”黄罗武牵着马低着头走过来，罗斌瞪了哥一眼，气呼呼说：“你当这是在咱屋哩？无组织无纪律。”当哥的知道闯了祸，一声也没敢吭。

黄罗武和季九云各骑一匹马在前边，侯五跟在后面一溜小跑，气喘吁吁，不时喊一声：“二位爷，慢些，时候早着呢！”

黄罗武在马上与季九云闲聊。

“我看季参谋像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跑到山上干这号事来了？”

“唉，一言难尽啊！愚兄不才，也在省城读过两年中学。可是……”

“有啥不好说的？你跟兄弟编编嘛。反正这路上也没啥人。”

“说来惭愧，都是咱把球头子没管住啊！”

“嘿……你……不会吧？你挺文气的呀！”

“反正都是男人，哥给你说了也无妨……哥是宜君人，家里还算富足。我在省城念了两年中学，后来家里被土匪打抢了，被抢得一贫如洗。书念不成了我就去当兵。凭哥这点文化，半年后竟成了团长的副官。团长是我老乡，对我也不薄。后来团长不知从哪弄来些银货，就打发我偷偷给他送回家。这一去就把麻烦惹下了。”

“送个银货能惹个啥麻烦？又碰上土匪了？”

“比碰上土匪还麻烦。团长家里有个四姨太，是窑姐出身。那女人见我长得还算有点模样，硬拽住我不让走。偏偏那天下大雨，四姨太说：‘这叫人不留天留。’当天我就住在团长家了。没想到半夜里，电闪雷鸣中有人推门进来，一进来就钻到我被窝里了。我情知不好，忙说：‘太太不敢，不敢……’兄弟你猜咋？那女人浑身没有一根线，不但把我搂得紧紧的，还伸手就抓住了那玩意儿……唉，你说，咱也是个男人，是男人谁能招架得住这两下……第二天天一明我骑上马就跑，下雨也不管不顾。回去后见了团长心就突突地跳。可团长还夸我事情办得漂亮……原想着这事就过去了，没多想，几天后，团长来找我，一进门就拿手枪顶住我的脑门，说他大来信了，说我那天晚上跟他四姨太整了一晚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大是个扒灰佬，平常经常搂着儿媳妇睡觉呢。那天他又钻进儿媳妇屋里，见儿媳不在，老家伙就想到了我，扒在我住的那间客房听了半夜……”

“后来呢？团长没枪毙你？”

“枪毙了还有我吗？团长拿枪在我头上停了半会儿，忽然长叹一声：‘唉，不怪你，咱的人咱知道，婊子嘛！把你毙了怪可惜的，人才嘛！’就这样，团长把我给放了，但让我马上离开部队，说他见了我心里犯病……我就这样被开除了！像老戏上唱的：‘捆一绳打四十赶出营来。’家，没脸回了；这事在部队上也传遍了，上谁那谁都不敢要。想到西山投刘志丹吧，一是怕人家说咱是旧军官加破落地主，二来也怕人知道咱那丢人事。思来想去，一咬牙就上了黄龙山。土匪才不把那种事当啥丑事呢，谁弄的女人多谁有本事！”

“你错了，老兄，你当初应当去投红军。为啥？红军里在国民党军队上干过的多得是，俺兄弟黄罗斌还给杨虎城当过卫兵呢

“噢，黄罗斌是你兄弟？”

“亲亲的兄弟，一母所生。”

“听说那小伙能打仗，还不到20吧？就当上团长了。”

“是政委，跟团长级别一样。你听兄弟把话说完：第二，那事不是你的错，你又没有强奸过妇女……”

“那没有。好歹读了几年书，那种事咱不会干的。”

“是呀！所以你应当去投红军。凭你这文化，这精干，只要肯为老百姓干事，上去咧，真的。至少比我这火头军头头强。”

话说到这儿，季九云不吭声了。

季九云是个有心计的人，他知道黄罗武这次上山就是为了动员山上的人去投红军。但他是贾德功身边的人，贾德功表面粗糙，内心奸诈着呢。现在，贾德功对下山的事不阴不阳，态度暧昧，自己就不敢轻易在黄罗武面前流露出任何想法。不然，贾德功一翻脸，啥事都敢干。不过，对于下山不下山，季九云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要“看风使舵”，首先是要保全自己。

见季九云沉默不语，黄罗武说：“兄弟是看你对兄弟说掏心窝子的话，才帮你盘算盘算。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

季九云说：“这我知道。兄弟你放心，啥时候该干啥，啥时候该说啥，哥心里有数。”

正说话间，忽听后面侯五扯着喉咙高叫：“二位爷，停一下……停一下。”

“吁……”二人同时勒住了马头。

侯五连滚带爬地跑到马前，小脸蜡黄蜡黄，喘了半天气才说：“前面就是大奶奶住的窑洞了。二位爷在这儿稍等一会儿，让我先去禀报一声。如果碰上大奶奶正念经，咱还不能进去。得……”

季九云骂道：“他妈的你咋是个婆娘嘴！啰嗦啥呢？快去禀报呀！”

“是，季爷。”侯五怪眉失眼地冲季九云敬了礼，转身跑向窑洞。

不大一会儿，侯五出来了，端端正正地立在窑洞口，冲着黄罗武、

季九云喊道：“二位爷，大奶奶有请！”

第十一章 刀扎不出血，是皮厚还是刀钝

1

凤凰岭上。梁占魁的压寨夫人兼参谋长“花狐狸”胡丽坐立不安。她私下派土匪大狗、牛娃暗杀黄罗武，两名土匪是午饭后尾随黄罗武而去的，而两个都是梁占魁手下有名的快枪手。在这人烟稀少的黄龙山，干掉一个黄罗武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直到天黑还未见大狗、牛娃回来，“花狐狸”深感不安：这两个王八蛋该不会让姓黄的给收拾了吧？不可能！姓黄的再有手段，也是手无寸铁。就算他跑得快，能跑得过枪子？再加上那俩小子路熟，而姓黄的对黄龙山的道路、地形两眼一抹黑……“花狐狸”猜想：这俩小子可能是“早”得太久了，干完活不定钻到谁家窑洞里干“受活”事去了……可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还是见不到俩小子的身影。又有人报告，说二憨子也不见了，昨天下午就不见了……“花狐狸”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二憨子虽然有点憨，但讲义气，和寨子里的土匪处得不错。更让“花狐狸”不安的是，就一两天的时间，他发现二憨子对把他撵个狗吃屎的黄罗武还挺佩服。现在杀手大狗、牛娃不见了，是不是二憨子知道了我派大狗、牛娃追杀黄罗武，他为保那姓黄的而跟大狗他们干起来了？或者是那俩小子听了二憨子的话，放走了姓黄的，三个人都不敢回来见我。一块儿携枪逃跑了？

不管这三个土匪咋样了，“花狐狸”认定：黄罗武肯定没死，这会儿一定进了黄龙沟。

不能让姓黄的在贾德功那里宣传“共匪”的主张；不能让“共匪”的如意算盘打出花儿来。贾德功是个老混混，他很可能会看风使舵。

他是师长，前几天又和梁占魁、郭宝珊定下了统一作战的协定，万一他被姓罗的说动了，姑奶奶我靠谁去报杀父之仇啊！

她决定去找贾德功，劝他不要听“共匪”的；实在说不动他，姑奶奶就用“床上功夫”制住他……姑奶奶从15岁起练“床上功夫”，八年了，还没有哪个男人不在姑奶奶的石榴裙下服服帖帖地听姑奶奶使唤呢！

除了“床上功夫”，“花狐狸”怀里还揣着枚“重磅炸弹”。这“炸弹”已在她怀里揣了多日了，她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当众引爆。她相信，这枚“炸弹”足以让黄龙山的土匪乱作一团，从而使“共匪”的收编计划彻底落空，让姓黄的成为“千夫所指”的骗子。

“花狐狸”也称得上“艺高人胆大”，她从马厩里牵出一匹快马，跟谁也不打一声招呼，不带一兵一卒，两把短枪别在腰间，翻身上马，猛加三鞭，马声唳唳。那马冲出山寨时，站岗的土匪刚张嘴喊了声“参谋长”，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鞭子。小哨兵双手抱住光葫芦（光头）哇哇大哭。

2

再说黄罗武。

黄罗武和季九云脚前脚后进了韩翠云住的窑洞，侯五也伸着头往里挤，季九云一把将他推出窑门：“有你屁事，外边站。”

这是个带套间的窑洞，比黄罗武在凤凰岭看到的土匪住的窑洞好得多了。墙壁和窑顶都是用泥抹光再用石灰刷白了的。但窑里的摆设却十分简单，一盘土炕，一个板柜，一把老式枣红椅子，一条长条凳，除此之外，啥也没有。从套间飘出一缕轻烟和一股香味，说明套间里是翠玉烧香拜佛的地方。

翠玉坐在那把枣红椅子上，头上罩着一副女香客用的黑纱巾，神

色凝重而安详，仿佛就是一尊泥塑的观音菩萨。

“坐吧。”翠玉用目光示意，让二位坐到炕沿上。

“嫂夫人还好吗？”黄罗武小心地问候道。

翠玉的脸倏然变得阴冷起来：“别叫夫人。我叫翠玉。叫翠玉就行。”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令人敬而生畏的震慑力。

季九云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黄先生。”

黄罗武点点头。

“你是西山来的黄先生？”翠玉问。

“是，是西山来的。我叫黄罗武。”

“上午，沟口多有得罪，请黄先生原谅。”这句话，说得还带点温热气。黄罗武忙说：“哪里敢见怪嘛，不会不会。”

“我以为你是来当土匪的。”这句话又是冷冰冰的。

黄罗武心想：看来这位翠玉小姐不仅恨贾德功，也厌恶所有土匪和准备当土匪的人。

“温度”很低的礼节性交谈后，韩翠玉轻轻吁了口气，脸上的神色开始活泛起来，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位出身耕读之家的女人朴素娴雅的神态。

“黄先生，听说你行前到我家去过，见过了我爹。敢问先生，我爹他老人家咋样？身体还硬朗吗？气色还好吗？我娘呢？他们还在生我的气吗？”

一连五个问题，一句赶着一句，随着问话的层层递进，翠玉面色越来越生动，乃至泛起了一层红晕。对父母的思念之情终于使她暂时忘却了屈辱和仇恨。

进窑之初，黄罗武觉得很不自在，有点手足无措。面对这样一位受尽屈辱的年轻女子，比面对那些张牙舞爪的土匪要难堪得多。直到听到翠玉一串的发问，看到她渐渐生动的神色，他才稍微松弛了些。

“翠玉，韩老先生身体和气色都挺好的。我去那天是半夜，老人家还在书房读书写字呢。我没见上你娘，那会儿她睡下了。但听老先生说，除了思念女儿常常流泪外，也没啥病。老先生是位硬气的人，他没说恨你，也没说想你的话，但我从他话音里带出的几个字猜想，老先生一定是想你的。他几次都说：玉儿可怜，娃可怜……”

翠玉猛地双手掩面，泣不成声。

季九云转过脸去。

黄罗武眼眶犯潮。

“爹呀……”翠玉的饮泣突然变成了放声大哭。

季九云从炕上拉过放在被子上的毛巾，无言地递到翠玉手里。

翠玉由掩面饮泣到放声大哭，再由放声大哭转为抽抽搭搭，时间持续了足有10分多钟。

终于，翠玉用毛巾擦拭去满脸的泪水，黄罗武准备安慰她几句，可没等他开口，翠玉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冲着黄罗武“扑通”一声双膝落地：“黄先生，谢谢你给带来的消息……翠玉谢你了！”说着，竟连磕了三个响头。

“哎呀，这是咋说，这是……”黄罗武急得额头上汗都出来了。他想扶起翠玉，又不敢伸手，只好不停地说：“快起来，赶快起来，这……”

季九云一直不说话，看得出他也是一脸的忧郁。他觉得这场合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但贾德功让他陪黄罗武来见翠玉，他不得不过来。他知道贾是让他监视黄的。

翠玉又坐回到那张椅子上。

黄罗武觉得，自己该告辞了。

“翠玉，我该走了。你还有啥事吗？”

“黄先生再坐一会儿。听说黄先生来这儿的目的是劝降？”季九

云说话了：“噢，我忘了，这儿还有贾老先生的一封信。你看看。”

韩翠玉接信在手，双目凝视，一封 16 个字的信她看了足有三分钟。见字如父，她又想到了她的父母和那个本来还算殷实温暖的家。

“唉，爹，你糊涂啊！对那号东西还讲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是混世魔王啊……”

翠玉这话听起来是在埋怨父亲，实际是说给黄罗武听的。她想提醒黄罗武：土匪头子贾德功是不会回头的，你到山上来不会有结果……但有季九云在场，她不便明说、

黄罗武也听出了翠玉的弦外之音，但他知道自己也不便明说，只好说：“韩老先生也是一片好心。贾师长看过老先生的信后，对我很客气。他让季参谋陪我来看看你，还要留我在山上多住几天，转转，跟山上的弟兄们认识认识。”

翠玉说：“那黄先生就多转转，多认识认识山上的人。几百口子人哪，唉……”说完，双手合十口中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她是在为山上的“几百口子人”祈祷。

黄罗武用目光示意季九云：咱们走吧？

季九云站起来，对翠玉说：“那我们就告辞了。”季九云对翠玉就是白搭话，他既不能跟黄罗武那样直呼其名，又不敢用诸如夫人、嫂子、大奶奶之类的称呼。翠玉听不得土匪这样叫她。就是贾德功派来保护她的那个侯五，当面也不敢那样：平时除了禀报，侯五也不敢随便进翠玉的窑洞。翠玉到山上的观音庙进香，侯五只能在二三十米外悄悄跟着。不然，翠玉也是会骂人的。翠玉身边有个使唤丫头叫二香，长得五大三粗，像个男人，腰里常别两把棒槌。翠玉碰上啥麻烦，那丫头抡起棒槌来，连贾德功也怕她三分。二香早上陪翠玉到庙里进香，回来时，翠玉让她回家看看。二香是这山里人。

翠玉送黄罗武走出窑洞，说：“我就不送了。黄先生保重。”黄罗

武说：“翠玉小姐，你也要多保重。”

这时季九云已先走了几步，黄罗武听见翠玉轻声说的一句话：“我知道我该咋做，你放心。”

这话是一种承诺吗？是。类似的承诺黄罗武今天已是第二次听到了。季九云在路上就说过：“兄弟你放心……哥心里有数。”

这样的承诺让黄罗武感到一丝欣慰：土匪的山寨里不是铁板一块；自己的功夫没有白下。

韩翠玉下面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吗？现在不能说，你往下看，自会有分说。

日色过午。黄罗武和季九云打马从山道上走过，见路边的窑洞外面，土匪们三五成群地蹲在路边吃午饭，一人手里端一个耀州特制大瓷碗。在南方人看来，这不是碗，是盆。碗里几乎都是大锅煮的白菜萝卜土豆，主食就是杂面饼子、窝窝头。没到过土匪山寨的人以为，土匪真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其实不然。土匪们的日子平常是很苦的。只有采成一次大“盘子”，山大王一时高兴才会杀猪宰羊，让弟兄们过个“生（日）”，饱餐一顿。至于“大秤分金银”，那是山大王和他手下亲信们的事，一般小土匪泼着命地去杀去抢，回来后能吃一顿带荤腥气的饱饭就不错了。

黄罗武问季九云：“为啥吃饭像放羊一样？师里没有大灶吗？”季九云说：“你当这是正规部队啊？这是土匪山寨。还大灶呢，能把饭煮熟了喂到嘴里就不错了。几百口子人散落在这沟里，拉拉杂杂的窑洞扯了十几里长，怎么开灶？都是几个邻近的窑洞凑合到一块儿自己做着吃。反正也没啥好的。土匪们说：只要会喂牲口就能给咱做饭。灶是有，那是专门伺候贾师长和师部的几个头头的。”

一路上不时有人跟季九云打招呼。

“季参谋，下来吃点？那位爷是哪来的啊？面生。”

“季参谋，兄弟就不让你了。咱吃的这是猪狗食明。”

季九云就跟土匪们打哈哈：“猪狗食才上膘哪。”

看来季九云在这儿的人缘还行。

黄罗武想跟土匪们遍谪，便说：“咱不胜就在这儿吃一点？”季九云说：“想跟他们调有的是时间。今天贾师长交代过了，晌午饭在灶上吃，他要跟你喝两盅。”

听到喝酒，黄罗武心里就犯怵了。在梁占魁那儿就是太张（狂）了，结果差一点把命丢在半道上。不是二憨子舍命相救，我能躲过那两个土匪的枪口吗？

想到二憨子，黄罗武心里就隐隐作痛。

“季兄，等会儿你可要给兄弟遮挡一下哦！兄弟酒量不行。”

“知道了。”

3

贾德功果然在卧虎洞摆了一桌酒菜。没别人，就请黄罗武。季九云是陪客。

三人落座后，贾德功问：“黄老弟，知道我为啥请你喝酒吗？”

“请师长明言！”

“高兴。就两个字：高兴。”

“师长有啥喜事？”

“先把碗端起来再说。端起。”

三人同时端起盛满酒的黑瓷碗。贾德功说：“就咱弟兄仁。谁也不许装孬。往倒了喝。”

黄罗武说：“兄弟酒量不行。”

贾德功“咣当”一声把碗敞在桌子上：“看不起我贾某？今几个

我给你明说：我不管你是南梁来的还是西山来的，就冲你把俺老丈人的信拿着来，给我撑了一回面子，让弟兄们看看：土匪咋了？连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老丈人也认我这个土匪女婿了。咳，就冲这，本师长就请你吃肉喝酒。放开整！九云做个证人，把你喝死了，拉倒；把我喝死了，去球！不敢端起碗的不是牛牛娃！”

季九云打个圆场：“黄老弟，师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端起端起。盛情难却嘛。贾师长，黄老弟初来乍到，一时还不适应山上的喝法，你也让着点。韩老先生不是说了嘛，善待来客，不可造次……你看……”

“噢，老丈人是有这话，不可造次。那咱就不造次。反正要喝痛快。黄老弟招不住了你就替他，咋象？”

“九云遵命。”

黄罗武说：“贾师长痛快，兄弟也不会装露。尽力而为吧。”

其实贾德功用的是激将法。他也不会跟黄罗武往死里喝。他是要借着酒劲装疯卖傻，套黄罗武的话。果然，三碗米酒下肚，贾德功便说：“黄老弟，贾某酒后可是会胡说八道的，你不会见怪吧？”

黄罗武说：“不会。贾师长有啥话只管说。”

“痛快！那哥就胡说了哦？说的对了，你就应对两句；说的不对，就算我放了一个不响的屁。”

“师长请说。我听着哩。”

贾德功用手推了推那副墨窝窝，又嘿嘿一笑，歪着头问黄罗武：“老弟听说过这话吗：家有光棍招棍光，家有梧桐引凤凰，有这话吗？”

黄罗武答：“乡里是有这话。老戏上也有这话。”

“知道有这话就好。那我问你：红军有梧桐树吗？”

黄罗武想：原来他在这儿等着我呢，于是反问一句：“师长的意

思说：你是凤凰？”

“我是个鸡巴！我说的意思是，你们红军现在正在官军的包围之中，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呢，凭啥来招我？我看我们还是狗舔鸡巴各顾各的为好。”

黄罗武从容应答：“贾师长戴着墨窝窝看世事，怕是看不明亮吧！”

贾德功最见不得谁诋毁他的墨窝窝，他喜欢的是别人夸他戴上墨窝窝的“势”：“哎呀贾爷，你这大砣砣一戴，看起来比县太爷势还神气！”“贾爷戴上这墨窝窝，咋看咋像个大财东。”

“黄老弟，你说啥？戴上这墨窝窝看不明亮了？你知道我这墨窝窝咋来的不？给你说，这是个宝贝，神物！是当年俺大东家他爷爷的爷爷从北京城弄下的。老东家自从戴上这墨窝窝，银子哗哗地往屋滚，女人一群一群地往床上引呢！那年我带弟兄们把狗日的‘活’做了。我把刀架在老东西的脖项上，老东西求我留下他的老命，说家里的东西、女人让我随便拿随便弄。狗日的三姨太还给我抛飞眼呢。我看见过三姨太洗澡，好狗日的，奶头圆嘟嘟的，尻蛋子白生生的。你猜咋？我啥都没要，就把老东西这墨窝窝卸了。没有这墨窝窝，我咋能当上师长呢？这是我老贾的‘镇山之宝’。”

唾沫星乱溅地吹了他的“镇山之宝”后，贾德功突然觉得自己把话题扯远了，忙说：“咳，扯远了，扯远了。黄老弟说我看不明亮，就算看明亮，那你说，你们的红军，人不比我的人多多少，枪还不一定有我的多，我这沟里还有兵工厂哩，自己能造枪。你们凭啥让我带上弟兄们下山去听你们指挥？”

黄罗武觉得，应该给这小子好好地上一课，教训教训这个狂妄的山大王了。

“贾师长，听说过夜郎国的故事吗？”

“夜郎是啥？我只知道夜壶，就是尿壶！”

季九云笑了：“夜郎不是夜壶。夜郎是汉朝时西南、就是现在的贵州一带的一个小国家。小到啥程度？大概跟咱黄龙山地盘差不多吧。汉朝派使者巡视，到了夜郎国，夜郎国的国王就问使者：‘汉朝有多大？有没有俺夜郎国大？’这就有了个成语：夜郎自大。”

黄罗武接着说：“季参谋讲得好，我还害怕把这故事讲不浑全哩。夜郎为啥会自大？因为夜郎国是蹶在深山老林里的国家。他们不出山，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总以为他的国家大得不得了。贾师长，现在咱说你刚才提的那问题：红军凭啥收编你们。”

“哎呀，从哪弄球了个夜郎，把我又蒙了一回。算咧，你说，我听着哩。”

“红军是啥？红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现在中国谁跟谁掰腕子呢？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家掰腕子呢！你光看着陕甘红军就那么多人，那么多枪，陕甘红军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遍布全中国。就说我们陕甘红军吧，人和枪支不但比黄龙山多，而且你可知道我们有多少游击队？我们有多少根据地？你到陕北、渭北、关中、南山，还有甘肃的庆阳一带打听打听，看那里有没有我们的队伍和国民党的队伍以及地方民团打仗？贾师长的队伍跟官军面对面地交过几次手？可红军天天跟官军交手。他国民党几万人又咋咧？想‘围剿’红军、消灭红军？没门。远的不说，就说从我参加红军这一年多，他们的大‘围剿’一、四、七，小‘围剿’三、六、九，红军被灭了吗？不但没灭，我们还经常打得他们人仰马翻。上个月的西华池之战听说了吗？他们一个团的人马叫我们全干掉了。你知道那个团有多少人？”

“多少？”贾德功迷惘地摇头。

黄罗武用三个手指头捏了个“七”的手势：“700！还活捉了团长王志义。又打散了县民团，击毙团总胡老么，这一仗真是打出了红军

的八面威风啊！”

“胡老么？”贾德功心想：该不会是“花狐狸”她爹吧？难怪她对红军那么仇恨呢。这个女人可得防着点！

黄罗武看出贾德功的心思了，故意敲明掙响地说：“可惜让胡老么的女儿胡丽跑了。她现在就在黄龙山，成了梁旅长的压寨夫人兼参谋长。说句粗话，她跟梁旅长在床上咋个整咱管不着，可她在黄龙山搅和，让几位头领跟红军为仇作对，贾师长，你作为师长，可得有自己的主意。别让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哼！老子能听她的？她就是脱光了，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儿，老子捡个瓦碴片给她盖上……哈……那是个万人骑的骚货。”

之所以敲明掙响地点明“花狐狸”的身世，黄罗武想的是：这黄龙山上真正和我们有仇的就是“花狐狸”。“花狐狸”在凤凰岭没占上便宜，派人追杀我又没得手，她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她还会跳出来搅和，先给贾德功打个“预防针”为好。

黄罗武继续宣传红军——他觉得自己今天说话特别攒劲，有点“超常发挥”，这就使他更加自信。

“贾师长，红军的大道理我知道得也不太多。打个比方吧：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像一条大河，陕甘红军只是一个支流。大河是千万条支流汇成的，汇成大河那可就谁也挡不住了。如果你贾师长想明白了，看明亮了，黄龙山的队伍也可以成为一个支流嘛。说句得罪的话，你就这么待在黄龙山上，就这千十几号人马，能成啥气候？官军调十万大军将黄龙山围住了，你能杀出去吗？有人支援你吗？就算有，你能调来多少人马？除了梁占魁、郭宝珊，你再调些人让弟兄看看。可红军是什么？红军是全国的兵马统一指挥，更要紧的是全国的穷苦老百姓都支持红军。”

贾德功有些不悦，冷冷地问：“你是看不起我的黄龙山独立师？”

看不起本师长？”

“看不起你们我到这儿弄啥来了？我是说：贾师长的人马再多，也是一条溪流。溪水不入江河，逢上大旱，就会水断溪干；而江河没有千万溪流的注入，也不会波浪滔天。是不是这个理儿？贾师长、季参谋。”

季九云点头称是。心想：红军里的人厉害啊！一个小小的司务长，又没上过几天学，能讲出这番平凡又深刻的大道理，难怪刘志丹能成气候哩！

贾德功托腮沉思。心想：话丑理端，是这么个道理。黄龙山上的这一千人马，采个“盘子”绰绰有余，打个小县城都难啊！那回打韩城就折了我一半的兄弟。投了红军就算入了大江大河，可一入了大江大河谁还看得见咱那一点水珠珠？不行，我还得跟他再搅和搅和。

“啊，我说黄老弟，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也琢磨了，也是那么个理儿。不过嘛，我还有些事没想通，咱俩再谝几句。”

“行。你说。”

“我是条小溪，汇到你那大河里了，可汇进大河后我在哪儿？谁还看得见哪滴水是我黄龙山流进来的？不绕弯弯了，直说吧：我带人下山，刘志丹能给我封个啥官？能让我当个军长不？”

黄罗武干脆地说：“不能。”

“师长呢？我现在就是师长啊！”

“这我说不上来。”

“还是呀！知道樊老二不？当年樊老二就是在这黄龙山当土匪起家的。我这卧虎洞就是当年樊老二的司令部。樊老二下山后当的啥？豫军总司令。那是啥势！到这会儿，你让我带着我一个师的弟兄投到你那儿，你连个师长都不给我，我图啥？我是闲的没球耍了？”

黄罗武在心里长叹一声：唉，看来这号货不是一时半晌、三言两

语就能劝灵醒的，还得慢慢来。

“贾师长是这儿的头领，应该明白，部队上是论功行赏嘛。只要你到红军部队后好好打仗，为老百姓立了功，甭说师长，就是军长、司令也是当得的。不过还有一条，得遵守红军的规矩，不能干糟害老百姓的事。”

贾德功流里流气地问：“得是要把老二管好，不能见了女人就往出掏？”

“红军是绝对不允许欺辱妇女的。”

“那还不把人旱死吗？嘿……嘿……”

季九云听不下去了，皱着眉头小声地说：“师长，说正经事哩……”

贾德功一瞪眼：“我咋？啥叫正经？你要是正经地把你那老二管好，咋不当你的副官，跑这儿当土匪来了？”

一个窝脖让季九云脸红了。

贾德功继续用流氓手段跟黄罗武对话：“老弟，你看哥在这黄龙山上吃香的喝辣的，隔三差五地弄个女人来玩玩，神仙一样的日子，谁能把哥咋的？”

黄罗武实在憋不住了，也找了一句粗话来回敬他：“你以为你有咬球闭眼法？常干坏事，迟早要遭报应的！”

“报应？不就是官军来打我吗？兄弟你出去看看这黄龙沟，沟深林密，官军来了，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溜，哪个沟沟窑窑躲不下我？兄弟，你听哥给你唱一板哥让人给哥编的戏词噢……”

贾德功咳嗽了两声，扯开破锣嗓子唱道：“老子屯兵黄龙沟，逍遥自在又风流。如有官府来找我，抽完了大烟再开溜。”

唱到大烟，贾德功立刻打起了哈欠，清鼻眼泪一起涌出。季九云见师长烟瘾犯了，急忙冲里面喊道：“快把师长的烟盘子端上。”

黄罗武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卧虎厅左侧洞壁的顶端，还有一扇

石门。石门闪开，两个年轻的女子托着烟盘，拎着烟枪快步走了过来。不用猜，那扇石门内是贾德功的密室，也是他玩女人的地方。这两个女子就是他抢来的民女。

两个女子将烟具放到贾德功的面前后便无言地退回去了。贾德功说：“黄老弟也来一口？”

黄罗武摇摇头：“不会。”

这回是季九云用眼神向黄罗武示意：该走了……

黄罗武站起来：“贾师长，我先走了，咱们回头再谝！”

贾德功的嘴被烟枪占着，叽里咕噜地说：“回头……季参谋给客人安排……住处。”

4

走出卧虎洞，季九云满脸阴云密布。

“唉，这人，皮厚，一刀子扎不出血来。”

黄罗武也觉得有点郁闷，贾德功真是太难缠了。但在季九云面前，他还是微笑着说：“扎不出血是刀子不利。慢慢来吧。”

季九云要去给黄罗武安排住处，黄罗武看看天，说：“天还早着哩，你领兄弟再转转，跟弟兄们谝谝。”

黄罗武想的是：就算贾德功说不动，能让这里的土匪多了解了解红军也是必要的，说不定会有人像二憨子临死前说的那句话：我想跟你下山……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嘛：

季九云说：“那就听你的。我先领你去看看兵工厂。其实狗屁工厂，就六七个人在那儿瞎捣鼓，造几杆破枪

当季九云带着黄罗武往兵工厂走时，黄龙沟口的哨兵拦住了一个骑马的女人。

“花狐狸”来了。

“花狐狸”骄狂成性，见哨兵拦住了马头，嘴里骂了声：“狗日的眼瞎了！”举起马鞭就朝下抡。

一个大个子哨兵眼疾手快，一把夺下马鞭，怒喝道：“哪来的烂婆娘，敢在贾爷门口撒野！”“啪啪啪”另外三名土匪哨兵拉开了枪栓。

大烟鬼摇摇晃晃地从简易碉堡里下来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前两天和梁占魁骑在一匹马上，被梁搂在怀里来赴宴的那个风骚女人。

“啊，这不是梁爷怀里搂的那位大美人嘛！咋，跟梁爷耍腻歪了，想找贾爷换换口味儿？”

“花狐狸”从腰间拔出双枪，指着大烟鬼说：“姑奶奶没工夫跟你们这些下三滥磨牙，让开！不然，姑奶奶一枪一个两枪一双，送你们到姥姥家去！”

大烟鬼忙对哨兵说：“闪开闪开。梁爷的大美人谁敢挡？”

哨兵让开道，“花狐狸”弯腰从大个子手里夺回马鞭，先朝大个子头上抽了一下，紧接着就抽了马屁股，那马一声嘶叫，狂奔而去。

大烟鬼望着“花狐狸”的背影，恨气地骂道：“啊呀一个坯！你才是下三滥呢。”

第十二章 “花狐狸”“搅局，黄龙沟风云突变

1

从沟道上下来，沿着蛇一般扭曲的小径下到沟底，再穿过一片青青的竹林，便来到了贾德功的兵工厂，正如季九云来前所说的“啥狗屁兵工厂”，这兵工厂实在不成样子。

两孔并排的破窑洞，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破铜烂铁和一些不知从哪捡来的破枪，有的只剩下枪筒，有的只剩下枪托，多数还是锈迹斑斑；工具是四台老虎钳，一盘铁匠炉，再就是些榔头、锉刀、扳手之类的小零碎。窑洞里阴暗，兵工厂的操作间实际上是窑洞前用竹竿搭的一个竹棚。总共有八名工匠，穿得破破烂烂、油渍麻花的，年纪都不小了。有一个戴老花镜的工匠估计在六十开外：不过，这地方是够隐蔽的，上有古树遮天蔽日，下有竹林前掩后堵，两边又是悬崖断壁，很难被人发现。

见季九云领着一个生人进来，几名工匠都停止了操作。

“季参谋，今咋得闲到这儿转转？这位是……”

季九云说：“噢，这位是南梁红军派来的黄先生。贾师长让我领他来这儿看看。”

戴花镜的老工匠说：“这儿有啥看的，一堆破烂，几个用匠人，十天半月捣鼓不出一条破枪。唉，球塞到烟筒里，往黑里磨呗！”

黄罗武笑了：“大叔，这也不容易呀！就这几件简单的工具，能造出枪来，没有好手艺不行啊

“不敢叫大叔。俺都是些土匪，你是贵客。不是贵客贾爷是不会

叫你到这儿来看的。”

季九云说：“那倒也是。这地方是不许外人来的，连山上的人都不让随便进。贾师长是想让你看看寨子里的实力。能自己造枪，这在土匪山寨里是不多见的。”

黄罗武明白：贾德功就是个爱显派的人，这从他对韩老先生的那封信和那副一刻也不离的墨窝窝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不过，黄罗武心想：这几位匠人能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造出枪支，手艺肯定不错。这样的人手红军也缺，得跟他们好好编编。

“大叔。”

“咋还叫大叔？不敢不敢。”

黄罗武笑笑，说：“咋叫不敢？我二十几岁，你少说也在五十六七了吧？”

“六十有二，六十有二。”

“对嘛，六十有二。如果俺大活着，跟你同岁，噢，比你大一岁。你说我不叫你叔叫啥？”

“咋，你大不在了？咋不在的？”

“病。家里穷没钱看，硬把病耽搁了。走了三年了。”

“哟……哟……可怜可怜！这么说，黄先生也是穷人家出身？”

“穷，穷得提不起串串。大叔，你呢？”

“我？再甬提咧！穷到啥地步，弟兄仨一个饿死了，一个偷了财东家两个苞谷棒叫人家打死了。为了饿不死，我就去当兵。开始当的是辫子兵（清兵），后来在井岳秀、高桂滋（皆系陕北军队的头领）手底下都干过。中原大战时，部队叫打散伙了，我瞎眉失眠地跑进了黄龙山。在部队上干过修枪械的事，到土匪窝里还干这事。不瞒你说，当辫子兵的时候，还跟洋人学过手艺呢！这几个都是我带下的徒弟，也都是可怜娃。你甬看俺在土匪窝里干，打抢人的事可没干过。俺是

凭手艺混饭吃哩。”

几个年轻一点的异口同声地说：“俺师傅是老把式，啥枪都挡不住他的手。”

老匠人说：“胡球闹哩，胡球闹哩！”

黄罗武问：“造出枪来，贾师长咋奖赏你们呢？”

季九云插话说：“每造一支枪，给发 20 块大洋；谁出去抢下枪交出来，也领 20 块大洋。”

黄罗武诚恳地说：“大叔呀，这手艺用场大了。不瞒你老人家说，我是奉刘志丹的命令上山来跟几位头领商量让山上的弟兄们投红军的。真要是谈成了，你老的手艺在红军那儿用场就更大了。”

“刘志丹？听说过，那可是个能行人，连井岳秀、高桂滋都怯火他呢。旁啥不说，就冲着你黄先生这么实诚待人，我料定红军就是好部队。只要贾师长说声下山，我立马带我这几个徒弟投红军。”

黄罗武激动地说：“大叔，老侄就等你这句话呢！”

2

“花狐狸”闯进黄龙庙沟，沿着山道一路狂奔。闯泰门时她已经让把守寨门的几名土匪领教了她的厉害，心中的骄狂之气顿时暴涨。她觉得这贾德功号称师长，其实没啥球本事，手下的人也都是些松囊鬼。只要我把梁占魁抓住了，凤凰山迟早要吃掉黄龙沟。那时，本小姐统领黄龙山的这两路人马，杀回华池，何愁父仇不报！一旦父仇得报，就把梁占魁也做了，本小姐就是师长，不，是司令。老戏上说穆桂英咋的咋的，花木兰咋的咋的，本小姐一匹快马，两把盒子枪，比老穆、老花威风多了。

正在得意之际，猛然听见旁边的一个斜岔道口传来一声吼叫：“下来！下来！”

“花狐狸”抬头一看，一个又粗又壮面如黑瓷面盆似的村姑，从斜道口一步跨出来，手持一对比胳膊还粗的枣木棒槌站在山道中间。那村姑的体形、容貌实在像个黑煞神，但黑脸盘上那双眼睛却又大又圆、灼灼逼人。假如——只是假如——脸上再有个串脸胡，这村姑真的就像三国里那位豹头环眼的猛张飞了。

她就是翠玉的使唤丫头兼贴身保镖二香。

看到二香这副模样，“花狐狸”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是从哪个灶王爷的裤裆里钻出来的怪物？哎，你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

二香虽然长相粗莽，但头上两根羊角辫，身上一件花布衫，女性的特征还是明摆着的。二香见这个骑马的女人嘲弄她，便破口大骂道：“你那眼窝得是让驴球戳瞎了？连公母都分不清了！”骂过之后，没等“花狐狸”还嘴，二香又换上了一副嘲弄的神气，说：“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你就是梁占魁从窑子院里捡回的破婊子。我知道你今儿个做啥来咧。找贾德功干那不要脸的事来了。嘿嘿，怪你娃运气不好，正好跟姑娘我端端碰了个偏偏。那你就甭想过去！”

二香为啥要挡“花狐狸”？说起来也简单——

当年，翠玉被抢上山，被逼无奈，成了贾德功的“压寨夫人二木已成舟，韩翠玉本想咽下这口气，就在这黄龙山上熬下去吧。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贾德功对女色贪得无厌，三天两头地让手下的土匪去为他强抢民女。翠玉出身书香门第，本人又上过女学，哪里容得下这等屈辱？便手持菜刀，以死相逼，向贾德功提出：要么让我下山，要么让我搬出去独住。贾德功对女人本来就无长性，翠玉对房事的冷淡也让他感到这女人无趣。但有一条，翠玉的父亲却是他向人炫耀的资本。他当然不会放翠玉下山，他得让翠玉与他保持名义上的夫妻。不然，他从别人那里建来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该给谁用？自己还得拿上为自己撑面子呀！于是他同意了翠玉搬出去住的要求。可咋说

翠玉也是山寨的“第一夫人”，得有人侍候有人保护。可是寨子里的土匪又有谁能让人放心？就算有让他放心的，男土匪总不能跟他老婆住在一个窑洞里吧？正在犯愁之际，他发现了这位相貌丑陋、身体壮实的村姑二香。他问二香愿不愿意到山上侍候太太。二香一口答应：愿意。只要是管吃饱的主儿。二香她大她妈为养活她熬煎死了，一家人的饭不够她一个人吃，嫁又嫁不出去。一听贾德功让她上山侍候太太，立马就答应了。

二香丑归丑，心眼却特实诚，干活也不笨，又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很快就赢得了翠玉的喜爱。二香对这位长得漂亮又能看书写字的主人打心眼里崇拜得不得了。当她知道贾德功整天糟蹋女人，把女主人气得分窑别住时，她恨透了贾德功。她想找贾德功把狗日的捶一顿替翠玉出气，但翠玉不让。翠玉说她早已心如死灰，发誓不踏进卧虎洞半步，更不会管贾德功干的那些脏事。但二香想的却是：这号事别让我碰见，碰见了就饶不了他们。今天是她到沟里挑水，刚从沟底上来，见一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女人骑着马往卧虎洞方向奔。心想，这肯定是个骚货，寻上门来找贾德功干那恶心事来了。于是就把挑水的担子放下：本姑娘今儿要管一下这个“闲事”。等到骑马的女人离她近了，她忽然想起土匪们说的，梁占魁从石堡子的窑子院里领回一个女人，妖精得很，还能骑马打枪，人称“花狐狸”。看这女人的贼势，一准是那个婊子花狐狸。于是二香“怒从心头起，恶打胆边生”，大吼一声，抡起棒槌就横在了山路中间。

“花狐狸”不愿跟这个丑姑娘纠缠，举着马鞭威胁道：“你让开不让开？再不让开我就抽死你！”

这时，正在窑洞里胡吹乱侃的土匪们纷纷拥了来看热闹。土匪们没有不认识二香的。二香的勤快、豪爽、仗义让土匪们早已不在意她的丑陋，谁见了都会叫声“二香妹子”。二香也常常帮土匪们洗个

衣裳补个补丁什么的，在土匪中很有人缘。而对“花狐狸”，见过没见过的都知道那是个婊子、骚货。现在，看到二香跟梁旅长的压寨夫人杠上劲了，土匪们自然要为二香壮胆。为防万一，还有人回窑里把枪掂出来了。

“二香妹子，甭怕。有哥在这儿呢，看谁敢动俺妹子一指头。”

“二香妹子，拿棒槌撇她。”

二香冲着众土匪嘿嘿一笑：“哥儿们放心，她想从妹子跟前过去，没门儿！看我不把她小腿打折了。”

土匪们一阵哄笑。看到“花狐狸”栽到一个村姑手里，真叫一个爽！

有人就喊：“二香妹子，好样的！哥服了你了！啥时候哥不当土匪了，哥娶你当婆姨！”

土匪们又是一阵大笑。

这阵势，让在男人面前威风八面的“花狐狸”彻底傻眼了。但是她不能示弱，真的栽到这么个又粗又傻的村姑面前，那老娘不是把人丢大了！

“花狐狸”杏眼圆睁，伸手从腰里掏出双枪，冲着天连放三枪，一提马缰绳，那马便腾空而起。

二香“咦”了一声，身子一闪，手中的两根大棒槌就舞动起来。就在那马的前蹄往下坠落的瞬间，二香的两根棒槌狠狠地砸在了马的踝骨上。那马一声怪叫，前腿“扑咚”跪倒在地，马头也磕在地面上。

“花狐狸”“啊”的一声身子便朝着马头的方向栽了下去。

“花狐狸”被摔了个狗啃泥，额头都磕出血来了。

二香嘿嘿地笑着。

众土匪们却愣住了。他们本来是要看热闹的，给二香助威本身也含有起哄的成分，没想到二香真把“花狐狸”放翻了。咋说梁占魁也

是旅长，是这黄龙山上跺一脚群山颤抖的人物，连贾师长也看人家脸色行事呢。把人家的婆娘打成这样，二香当然不怕，她又傻又丑又不在编，且有大奶奶护着。咱不行呀！咱是扛枪的人。惹得贾师长翻了脸，墨窝窝往上一推，要杀头的呀！

几名起哄最凶的土匪悄悄溜进了窑洞。

但也有不怕的，十几个掂枪的土匪还在端端地站着。

“花狐狸”又羞又恼，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来。现在她已经没力气再跟面前那个傻笑着的村姑再说什么了。她从地上捡起一把盒子枪，举起来就要扣动扳机。

“住手！”声尖利而威严的叫喊，让“花狐狸”身子猛地一抖，手指不由自主地从扳机上滑落下来。

韩翠玉来了。她青装素裹，面色冷峻，一双清澈的目光闪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之气。

围观的土匪一看，好嘛，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下更热闹了！已经溜走了的土匪也闻讯重新凑了过来。

韩翠玉说：“我的丫头打了你的马，是她的不对，我向你道歉。但你在我的山寨里横冲直撞就对吗？”

听口气，看气势，“花狐狸”断定：这女人一定是贾德功的夫人，可这么漂亮的夫人怎么就找了个这么丑陋的丫头呢？不管咋说，现在还不是跟贾德功闹翻的时候。这口气，姑奶奶先忍了吧。

“听口气，你是这里的压寨夫人吧？”

“不是。我是韩翠玉！”

“花狐狸”没听明白，心里的火噌地又蹿上来了：“不是夫人你诈唬啥？马槽里多出个驴嘴，哼！”

看到“夫人”出来说话了，十几名持枪的土匪胆更壮了，纷纷把枪对住了“花狐狸”。

外表文静柔弱的韩翠玉见“花狐狸”口吐脏话，当时就变了脸。她用手指着“花狐狸”，冷冷地说：“你敢再吐一个脏字，我马上叫你死在乱枪之下。信不信由你！”

土匪们从来没见过“夫人”这么厉害过，知道夫人这回真的是动怒了。虽然明知她与贾德功早已分窑别居，也知道韩翠玉公开不承认自己是压寨夫人，但贾师长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动不动就拿“大学问家”老丈人为自己壮脸，现在，夫人说要让这个骚女人死在乱枪之下，土匪们来劲了，十几名匪兵齐刷刷举起了枪，站成一个扇形包围圈，就等夫人一个“打”字了。

贾德功与夫人分居的事，“花狐狸”也听梁占魁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起过，但她没往心里去，更没记住韩翠玉这个名字。刚才听那女她说她不是压寨夫人，正在气头上的“花狐狸”就又开骂了。这会儿一听翠玉说要乱枪打死她，十几名土匪立马就把枪口对准了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女人真的就是压寨夫人。眼下这阵势明摆着自己是在下风，硬撑下去必死无疑。

“嘿……嘿……嫂子……”“花狐狸”变软招了。

“住嘴！谁是你嫂子！”韩翠玉正言厉色地喝道。

“对，不是嫂子。那个啥……别误会。我是要找贾师长，有重要军情报告大当家的。”

韩翠玉见“花狐狸”乖了，便说：“你爱找谁找谁。二香，跟我回去。”

二香把棒槌往腰里一别，路边挑起水桶，又冲着“花狐狸”吐了吐舌头：“呸！恶心！”便随着翠玉回窑去了。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3

“花狐狸”的面子栽大啦！

此刻，她已经没有了从凤凰岭下来时的那份自信——贾德功会在床上向她“俯首称臣”吗？也没了闯进黄龙沟岗哨后的那份骄狂——自己比穆桂英、花木兰还有本事？更没有了去见贾德功的兴趣，更别说跟姓贾的上床了。但是……但是……姑奶奶这一趟不能白跑，就在这儿给他搅和一阵子，让那个姓黄的共匪成为这里土匪们的“公敌”……不是还有一颗“重磅炸弹”呢嘛，就在这儿扔出来。

翠玉领着二香一走，看热闹的土匪们觉得好戏散场了，纷纷离去。

“等一等，弟兄们。”

“花狐狸”要利用这些土匪为她散布妖言，制造混乱。

土匪们站住了。

“花狐狸”抱拳施礼：“弟兄们刚才真是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有重要军情向贾师长报告的。现在这么一闹，我还有啥脸去见贾师长？算了，我不进去了。劳驾众位弟兄替我给贾师长传个话，就说：你们的杨谋子、杨驾杆，几个月前投了红军——就是共匪。可去了不到一个月，今年的2月就被共匪杀害了，手下的50多名弟兄也都被杀了。共匪靠不住呀……就这几句话，拜托弟兄们一定把话传到……”

你看这“花狐狸”，平时一脸轻狂，满嘴脏话，一口一个“姑奶奶我”，到了这会儿，话说得多干净，多“文明”，并且一脸的凄切伤痛，好像真的是为亲人报丧来了，又是“劳驾”，又是“拜托”，蛮会“煽情”的，要不怎么叫“花狐狸”，而不叫“花蝴蝶”呢？

“花狐狸”的一番“煽情”，果然让众土匪面面相觑，接着便是议论纷纷：

“杨谋子投红军的事，好像听说过。怎么才去就被杀了呢？”

“杨驾杆在咱这儿可是与梁旅长不相上下的人物呀！怎么一下山就让人家干掉了呢？”

“红军也太不讲义气了！”

“哎，听说这两天又来了个红军的说客，劝咱贾师长投降红军呢！”

“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死活不去。在山上还能多活几天哩。”

“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我也不去……”

听到众土匪对红军多有怨言，“花狐狸”觉得这一炮放响了。刚才那场屈辱造成的灰暗沮丧之气也消了大半，心想，姑奶奶该撤了，于是翻身上马，回身马上一躬：

“弟兄们，拜托拜托！”

“花狐狸”拨转马头，向寨门外驰去。

旧体小说在写这类女人得意后的轻狂时常会用这样的一句话：“任你小子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花狐狸”此时此刻也是此种心情。

对黄罗武来说，形势由此而急转直下。

黄罗武却毫不知情。从兵工厂出来后，他又在季九云的陪同下进了几个土窑洞，和一些土匪哥长弟短地谝了一会儿。土匪们对他说不上多热情，但也不算冷淡。说到下山的事，多数都不愿明确表态。咱是磨道上的驴——一听吆喝的，就看贾师长咋定吧。黄罗武感到这就不错，毕竟是初次见面，又有他们的长官季参谋在场，谁敢像那位老资格的枪械师那样直来直去啊！总之是下面对下山的事阻力不大，甚至可以说没啥阻力。

黄罗武对季九云谈了自己的感觉。

季九云神色忧郁地说：“贾德功这人，粗野是装出来的，那叫装疯卖傻。他心里究竟咋想的，你怕是猜不透。”

“那你说呢？”

“我？”季九云苦笑着摇摇头，再就没话了。

回到卧龙洞，贾德功又让厨房做了几个菜，这回没喝酒，也没多谈收编的事。饭后，季九云便安排黄罗武住进了专门用来接待来客的一孔窑洞。

黄罗武不知道这段时间，山寨门口发生的事，更不知道“花狐狸”散布的谣言正如一阵风卷过的瘟疫病毒，迅速地在黄龙沟传播开来。

黄罗武对匪情比较乐观的估计很快就会变得很不乐观了。

4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对“花狐狸”在土匪中散布杨谋子被杀的消息，作者用的是“散布妖言”，而不是谣言。因为，杨谋子投了红军又被红军处决是真有此事。“花狐狸”只是夸大了某些细节——把 50 名弟兄全杀了；隐去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借此以煽动土匪对红军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作者只能说这是“妖言”。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002 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世泰回忆录》一书中，对处决杨谋子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1934 年春节快要到了，按照我国传统，春节群众大都阖家团圆，摆上丰盛的佳肴辞旧迎新。但是，南梁这儿的群众本来生活就十分艰苦，加之红军后方机关、伤病员住在这里，无疑又增加了群众的困难。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让红军战士过个好年，志丹决定，趁春节期间，南下到耀县、铜川一带活动，打土豪，为红军攒经费。

腊月二十几，部队到达照金集结，并派侦察员到耀县城附近侦察。途中，我们在石底子顺便收编了由黄龙山窜逃出来的土匪杨谋子部五六十人，并令其跟随我军活动。（以下红军打土豪的过程略去——本书作者注）

正月初四，部队离开生义堡，在耀县、铜川活动了一些日子后，

向南梁地区北上，部队行至合水县蒿须堡时，发现新收编的杨谋子部企图逃跑。如果让这股土匪逃窜，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志丹决定消灭这股土匪。杨谋子曾在黄龙山地区为匪多年，四处流窜，祸害人民，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后慑于我红军的威力，为保全其实力，不得已才接受改编的。他不是诚心赞同革命，也不是我军的同路人。对此我们早有防备。

鉴于这股土匪大都是亡命之徒，特别是杨匪的七名贴身保镖，号称“提枪不落空”。为了避免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志丹交代我们几个负责同志，研究了消灭的办法，并命令我负责指挥。我接到志丹的命令，迅速作了战斗部署，令一个排占领村后高山，叫骑兵团集结做好临战准备，以防不测，同时命令部队出发的准备。让一连战士在村内街道上架起大火，佯装烤火，吸引杨匪，然后听我号令，分别擒获。

正月的清晨，天气格外冷，熊熊的大火确实有强烈的吸引力，杨匪果真三五成群地与一连战士夹杂在一起烤火，等待出发。为了稳住杨谋子，我带了几位警卫员，在街头与杨谋子闲谈。由于我们的计划缜密，杨谋子丝毫没有觉察，两人谈得很火热。

不久，志丹令人来传我和杨谋子到师部开会，说研究下步军事行动。此刻，我心里明白，杨匪糊涂。当我们走进师部大门后，早已埋伏在门后的我军战士，便突然擒住杨谋子和他的两个护兵，缴了他们的枪。擒住杨谋子后，我反身出门，发出“集合”的暗语，一连战士立即动手，一会儿工夫，全擒了杨谋子所属匪部。经师部研究决定，当场枪决了杨谋子以下几名罪大恶极的匪徒，其余经教育，发放路费，打发回家。

随后，部队返回南梁根据地。

这是有关处决杨谋子事件的最具权威的描述。因为，王世泰将军是当时红三团团团长，是这次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因此，对这段权威的

描述，本书作者一字未动全文照抄。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这一事件，红军当时的决策有什么失当，细节有什么疏漏吗？王将军在书中没有详说，我们也没必要自作聪明地对历史指手划脚。作者想说的只是：杨谋子被红军处决的消息一经在黄龙山上传开，黄罗武的劝降工作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处决杨谋子的事，黄罗武没有亲眼目睹，只是在红军回到南梁后听人说过。而此次从根据地出发时，组织上给他介绍了黄龙山上的许多情况，唯独忽视了对这件事的介绍。当然也就没有告诉他，如果有人提出杨谋子被处决的事你该如何对答了。

但是“花狐狸”知道。为什么？因为处决杨谋子是在合水县的蒿须堡，合水与她的家乡华池是手拉手的两个县。此事在她上黄龙山以前就听说了，只是见山上对此事毫无反应，觉得山上的人可能早知道了，也遗忘r，自己也就没当回事。这两天才知道，山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此事，而自己与上山劝降的黄罗武几次交手又都没占上便宜，情急之中就想起了这件事。于是便单骑闯营，想利用这件事把水搅浑。

黄龙沟的“水”果真被她搅浑了。

前面我们在介绍黄龙山匪情时，曾提到过，当时的黄龙山有几股较大的势力，其中就有杨谋子。杨谋子手中的人马不比贾德功、梁占魁的少，而王世泰将军的回忆录中说他投红军只有五六十人。对此，我们猜测，那天他在石底子时与红军的遭遇，可能是他带人“采盘子”去了。狭路相逢，杨谋子见红军人多势众，只好不战而降。而他留在黄龙山的人马知道他投了红军，一时群龙无首，便各自投了贾、梁、郭的山寨。但他被红军处决的消息还不曾传到山土。原因有三：一是杨骄狂自大，与山上的几位大王关系很僵，没人关注他下山后的处境；二是红军对处决杨谋子一事秘而不宣，加上杨带的那些人，有的被处决了，有的“经教育，发放路费，打发回家”了，没人再回黄龙山；

第三个原因就是“笑谈”了：那时通信条件落后，如果有现代人用的手机或电脑，发个短信或“伊妹儿”，那还有啥说的。

现在，这消息经“花狐狸”添油加醋地这么一煽，黄龙沟的土匪顿时人心惶惶，特别是杨的旧部，甚至开始咒骂红军了。

5

当天晚上，贾德功带着四名保镖，走进了黄罗武的临时住所。贾德功铁青着脸，四名保镖全副武装，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毫不知情的黄罗武笑脸相迎：“贾师长，这么晚了，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

“想你啦！”贾德功嘴里蹦出的这三个字比石头还硬。

黄罗武立刻意识到情况有变，而且不妙：“贾师长，你我都是粗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有啥话你就往出撇！兄弟听着呢。”

“好。既然有你这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问你，你这次上山是谁派你来的？”

“刘志丹啊，我一来就说了啊！”

“刘志丹让你上山弄啥？”

黄罗武一头雾水，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贾师长，这些你都知道，我再说还有啥意思吗？”

“行。你不说，我来替你说。刘志丹让你上山，想把我们骗下山后再灭了我们，是不是？黑呀！比官军还黑呀！”

黄罗武的眉头皱紧了。他想，贾德功一天跟我见了四次面。头两次他虽然装疯卖傻，东拉西扯，但总的还算可以，没有一口回绝下山接受整编的事，又让季九云领着我满山沟地随便转悠随便看；第三次是陪我吃晚饭，也没说啥呀……可这二半夜的第四次见面，怎么变成凶神恶煞，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了？这中间，肯定是有人“搅局”……

“贾师长，你这话我听不明白。我还是那句话：别绕弯子，有话

你就往出撇！你凭啥说我们红军比官军还黑？”

贾德功愤怒地在窑里转了几个圈儿，猛然转身，指着黄罗武喝问道：“你说，杨谋子是怎么死的？他手下的那五六十名弟兄又是叫谁杀的？”

黄罗武恍然大悟：啊，原来如此！

恍然大悟的黄罗武却有点猝不及防，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他听到的关于处决杨谋子的传言也不过几句：匪性不改，违反军纪。详情他并不清楚。

但是，面对愤怒的匪首贾德功，他又不能不回答。脑子急转弯后，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多少说多少。

稳了稳情绪，他说：“贾师长你先坐下，几位兄弟也坐下。事有事在，人有人在，我又跑不了，坐下了再说。是这样：我在红军里边就是个管管伙、跑跑腿、送送信的角色。杨谋子的事我听说过，他是投了红军，又被红军处决了。但是，红军绝不是诱骗他投降然后再消灭他的，是因为他匪性不改，多次违反军纪，祸害老百姓。对了，听说他还准备带人逃跑，所以部队按军法处决了。再有，不是把他带的人全杀了，而是只处决了几名为首的，其余的都发给路费，打发回家了。我知道的就这些。”

“哼，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该杀头吗？”

黄罗武终于抓住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军队自然有军队的军法。贾师长，难道你这山寨就没有个规矩吗？如果有哪位弟兄犯了你的山规，你管不管？说句难听话，贾师长为整顿山寨，怕是没少杀过违反山规的人吧？再说了，我晌午跟你编的时候也明明白白对你说过，红军欢迎你下山好好打仗，师长军长都有可能当上。这话说过吧？可我也说过，当了红军就得遵守部队纪律，不能干糟害老百姓的事，破坏军纪就会

受到军法处置，这话也说过吧？贾师长，自古以来，军法无情啊！戚继光连他儿也斩呢！”

一番话，义正辞严又情之切切。贾德功沉默了，四名保镖的脸色也缓和下来了。

“按说，”贾德功又习惯性地扶了扶墨窝窝，“杨谋子也和我尿不到一个壶里，那小子狂，把谁都不往眼里放。你们杀了杨谋子，让山寨里的弟兄们心里凉了半截你叫我咋跟他们说？噢，我说，咱们去投红军吧？必定有人会问我：咋？你想当第二个杨谋子啊？你想当你当去，俺才不陪你送死呢！黄老弟，你说会不会有这话？”

黄罗武诚实地说：“怕是会有这话的。”

“好，黄老弟，虽说咱俩就打了这一天的交道，哥服你！为啥？实诚。咱俩是碾子对磨盘，实打实，对脾气。今天话说到这儿了，事赶到这儿了，哥也就不客气了。明天一早，你给我下山。我会不会带弟兄下山投红军，两说。但至少现在不能。要下也得让手下的弟兄们转过这个弯来。你看哥说得有理不？”

真是“话说到这儿了，事赶到这儿了”，黄罗武觉得，这黄龙沟是不能再待下去。

“行。就按贾师长说的办。我明天一早就下山。不过，我还得去见见郭宝珊团长。”

贾德功挥挥手：“随你的便吧，腿在你身上长着哩嘛。”

贾德功转身要走，黄罗武上前一步说：“既然贾师长说咱俩还算对脾气，那我问你：是谁给你说杨谋子的事的？我这人肚子里搁不住事。”

““花狐狸”。”

贾德功站在窑门口，轻轻吐出三个字便扬长而去。

看来“花狐狸”这个“搅屎棍”不可小视！

黄罗武一切都明白了。

第二天一大早，黄罗武便离开了黄龙庙沟。贾德功没有送他。他知道贾德功贪色，夜夜“撒欢”，早晨起得晚。不过，贾德功却指令季九云送他，并对季九云交代，面子还是要给人家留点的，给人家留面子就是给咱留条后路嘛，

送出沟口，一路沉默寡言的季九云说：“找郭宝珊你算找对了。”

黄罗武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结果究竟会怎样，结论还是不能下得太早。用一句现代流行语来说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当然，这个“一切”既包括成功，也不排除失败，重要的是，人，不可放弃努力！

下 部

引 子 特殊的“进山礼”

写完上部，沏一杯香茶，点一支香烟，作者开始为本书的下部而构思。在构思尚未成熟之前，不妨跟读者朋友闲聊几句，用我们陕西人的话讲叫“谝几句闲传”。

写小说是干什么？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给大家讲故事。故事，顾名思义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生活中的故事每天、每时、每刻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意义上来讲，好听的好看的故事往往是带有偶然性、奇巧性的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巧不成书”。人们在遇到偶然性、奇巧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如何应对、如何处理，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个性的。而文学艺术在塑造人物中最重要的是写出人的个性来，有个性就有了典型性。如此，你写出的或讲出来的故事就有意思，从而吸引读者、观众或听众了。

以作者的经验看，这种好听好看的故事最容易在哪发生呢？路上。因为人在旅途，面对的是陌生的又不断变换着的环境，遇到的是陌生又性格各异的人。由这种环境与这种人而演绎的故事对任何置身路上的人都是新鲜的，带着偶然性、奇巧性的。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奇遇”。中国的一部《西游记》，写尽了西天取经路上的各种“奇遇”，外国的一件“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被演绎成电影《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海上的奇遇更倾倒了世界亿万观众。

年轻的时候看《林海雪原》，杨子荣孤身闯进土匪的巢穴威虎山，路上恰好“碰上”一只老虎。于是杨子荣打虎上山，众匪徒惊叹不已。

现在，作者在写黄罗武孤身闯黄龙山也是要进土匪盘踞的山寨，黄罗武一路上也是奇遇不断。你看：小庙里碰上兔娃，于是有了上山的向导；鬼子崖前碰上“花狐狸”，于是靠撂跤赢得了骑马上山的“荣耀”；从凤凰岭到黄龙沟，路上碰到“伏兵”截杀，于是便出现了二憨子舍命救友的壮举。那么，黄罗武离开黄龙沟去旗杆庙的路上，还会有奇遇发生吗？

话说到这儿，朋友们一定明白了：这哪是跟咱“编闲传”呀，这是绕着弯儿说事呢！

这就叫“闲笔不闲气不是作者的发明，作家们都会“玩”这一手。

说明一下：玩这一手不是想“忽悠”读者，两个目的：一是作品起承转合的需要；二是让读者在阅读中轻松一下，从故事本身中暂时走出来。

好了，该说黄罗武路上的又一个“奇遇”了。

从黄龙沟到旗杆庙，路要比凤凰岭到黄龙沟好走一些：出沟门不远，沿着一条荒草没膝的山间小道，翻过一道岭，再下到一条比较窄的沟底，然后就顺着沟底的小路向前走，见到有五棵参天古柏的地方再上去，就看见旗杆庙了。这是季九云给黄罗武指的路（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郭宝珊到黄龙沟赴宴时会步行而去，且不带一兵一卒）。

虽然路好走些，但对于生人来说，走这样的路多少也会有些紧张。因为路上实在是人迹寥寥，也许你走到头也不会碰上一个人。

但是黄罗武偏偏就碰上人了，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就在沟底的路快要走完，该往沟上边爬的时候，在那五棵参天古柏下面。

五棵古柏躯干“倍儿直”，环形而立，直插云霄。古柏下面是一片青青的芳草地，一泓溪水在草地周围时隐时现，一群色彩斑斓的花蝴蝶在溪水旁、绿草间翩翩起舞。幽谷、古柏、绿草、彩蝶、清风、

小溪。哎呀，这地方真是太美了！

但是请注意：人世间有许多丑恶的事往往发生在美得令人陶醉的环境中。

黄罗武就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中发现了丑陋与罪恶。他先是听到尖利而凄惨的哭叫声：“啊……啊……救人啊……啊……土匪……”

黄罗武机警地循声望去，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男人骑在一个女人身上。那男人背后还斜挎着一把盒子枪。从女人的哭叫声中可以断定，被挎枪男人骑在身下的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双脚乱蹬，两手向上撕挖着。

挎枪的男人背对着他，距离又很近，近到连那男人的喘息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的。黄罗武根本用不着大喊一声“住手”，只见他一个纵身就跳到了那男人身后，猛地伸出双臂抱住了那男人的腰身，喊了声：“滚吧你！”便将那男人举过头顶，再一使劲，那小子“扑通”一声就落在了他身后的草地上，“哎哟哎哟”地呻吟不止。那女孩一只手捂住泪眼，从草地坐起来。黄罗武发现，果然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小姑娘的上衣已被撕破成衣片。

小女孩抽抽搭搭地说：“他……是……土匪……”

黄罗武顾不上跟小女孩说话，反过身来，将那土匪从地上拎起，卸下他的盒子枪，又脱下他的衫子，将他的双手捆住，这才厉声喝问：“你是哪个寨子的？人家女娃才多大，你狗日的就下得了手！”说到气恼处，抡起大巴掌就是一阵“左右开弓”，打得那小子陀螺似的就地转圈儿。

那土匪脸被打成了紫茄子色，他用哭腔哀求道：“爷，饶了我吧！我是旗杆庙郭爷的人，才来了三天……我再也不敢了！”说着就给黄罗武跪下了。

旗杆庙的？郭宝珊手下也有这号货？黄罗武心里很是吃惊。

“起来，跟我见你郭爷去。”黄罗武心想：不管你以前是弄啥的，不管你人伙几天，我都要把你交给郭宝珊，让郭宝珊知道，他的山规军纪是该整顿了。

那土匪赖着不走：“爷，你就饶了我吧！我刚才也没弄成事嘛。”

黄罗武再一次拎起那土匪，用枪顶住他脑门说：“你走不走？不走我现在就毙了你！”

那土匪只好哭丧个脸，一痛一拐地向前走。

黄罗武对那女孩说：“娃，你是这跟前的吧？快回家去吧！”小女孩说：“俺屋就在沟上头。羊丢了，俺妈让俺来找羊的。”“羊也别找了，它会自己归圈的。你回吧。”

“叔，我害怕。”小女孩的身子在颤抖。

黄罗武说：“那你就跟在叔后头。”

就这样，黄罗武押着土匪，带着小女孩，从沟底往上走。

这就是他到旗杆庙去见郭宝珊给郭拿的“进山礼”、“见面礼。”

这就奇了怪了：你是来当“说客”的，是来劝降的，见了山大王，你总是要好言相劝，以情动人吧？如今，你捆绑住主人家“劣子”上人家门，就算不是兴师问罪也是臊人家的皮吧？有你这样的“远方来客”吗？

此举有悖常理，不合人情世故。

可这就是黄罗武！黄罗武的个性，个性的黄罗武。这种有悖常理的举动是他的个性使然。

客人带着这样特殊的“礼物”登门拜访，主人能给他好脸看吗？想知道吗？那就往下看。

第十三章 闯入杀人场的女人

1

“老大卧在深沟沟，老二趴在山头头，老三圪蹴（蹲）到路口口，见人就伸伸手。”

这是当年黄龙山流传很广的儿歌。小娃在村口耍尿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想唱时仰起小脸扯开喉咙就唱。初开始土匪们听不懂，听得多了就明白了：这是在说我们几个山大王所处的位置和土匪的性质，见了人就想伸手去抢。于是土匪就吓唬小孩：“再唱，再唱把你娃的牛牛割了！”

早就有人给小娃们准备好了应对之词，还是儿歌。小娃掏出牛牛，一边撒尿一边唱：

“你甬躁你甬恼，我的牛牛是个宝。不用蒸不用炒，拿回去给你妹说这是个枣。”

土匪便骂道：“碎崽娃子，长大了你也是个土匪坯子！”

小娃还是有对词：“当土匪，住山寨，锅盔是馍肉是菜，见了官家蹿得快，一辈子都是先的害！”（“先的害”是陕西人骂人的话，意即：给祖宗丢人的坏家伙。）

作者猜测：这些儿歌可能是出自山中有文化又有正义感的隐士之手，他要借孩子们的口嘲讽并警喻土匪。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伤害小孩，不但不会伤害，百无聊赖时土匪还会逗这些小孩：“碎崽娃子，

给叔再来一段。”碎崽娃子就伸出小手：“那你把你的锅盔给我掰一蛋子。”

郭宝珊把山寨扎在相对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四面都能看到的三岔路口，多少有些犯兵家之忌。但郭宝珊有他自己的想法：在人烟稀少的黄龙山上，旗杆庙一带还算比较“繁华”的地方。当然这种“繁华”也就是每天能见到十个八个过往的行人，看到散落在对面山脚下几户人家偶尔升起的几缕炊烟，听到几声牛羊的叫声或孩子们的几句儿歌而已。但这总算有些人气。忧郁的郭宝珊喜欢的大概就是这点人气。再者，旗杆庙的这个长方形的土寨子也多少像个山寨的样子。目标显露是利弊各半的事。等你看见我时我也看见你了，你想给我搞突然袭击可不容易得手。还有一点就是，旗杆庙上空悬挂着义勇军的杏黄旗，过往行人都能看见，这就向路人表示：我这不是专干坏事的土匪山寨，本寨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义勇军营盘。其实这土围子只是郭宝珊的一座岗哨，顶多也就算个第一道防御工事和“前敌指挥部”。郭的上千人马大多数都在土寨子北面暖泉山下的核桃沟里。那里有上百孔土窑洞。郭本人白天到土围子“办公”，晚上就住在窑洞里。

土围子里有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哨兵排。三岔路口早晚都有哨兵。这些哨兵对过往的当地人一般是不查不问，有熟人过来还打个招呼、开句玩笑。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盘查生人，以防官府的探子或“撵条子”的土匪。郭宝珊对山规中“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一条看得很重，但不许手下人危害当地百姓，而且要让他们起到保护当地人的作用。但是土匪成分很复杂，又有流动性，有些新入伙的，特别是从别的山头转投过来的，不知道郭宝珊这条山规的厉害，祸害老百姓的事就时有发生。今天让黄罗武“抓了个现行”的那个家伙就是新来的，此前是和另一个结伙“撵条子”，因分赃不均，两个人火并了一场，鼻青脸肿地散伙了。他自带一把“盒子炮”投了郭宝珊。没想到来的第三天

便撞到黄罗武“枪口”上了。

上到沟畔上，那小女孩就自己回家了。黄罗武押着那小子继续向旗杆庙走。那小子还是一路上不停地苦苦哀求，而且还退迟疑疑、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黄罗武不想招识他，他在想：见了郭宝珊该怎么说。说他见过梁占魁，也见过贾德功了？那郭宝珊要是问我，那俩人是咋想的？我该咋说。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浑全的说词。球！照实说：那俩货既没放话，也没封口，都是因为“花狐狸”那个搅屎棍在里头搅和哩。对，就这么说。红军是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也不干“拉郎配”的事，强扭的瓜不甜嘛。还有就是，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先丑后不争：红军欢迎你，但既入红军，就得守红军的纪律。不然，杨谋子就是个“娃样子”。对，把杨谋子的事提前给他亮出来，免得再有人搅和让咱被动。

很快到了三岔路口。哨兵见一个人拿着枪押着一个人过来，觉得很奇怪，举起枪来问道：“你俩是弄啥的？”

黄罗武说：“我呢，是来找郭团长的；这人嘛，他说他是你们这儿的，刚才在沟底下正欺负一个女娃呢，让我给放展了，押到你这儿来，你看你认得不？”

哨兵歪着头打量了一阵，说：“这是个新来的，我还叫不上名字。早上他拿着俺兔娃排长发给的令牌说是到沟那岸子看个亲戚，咋弄开那事了？得是活得泼烦了？”

黄罗武忙问：“你刚才说兔娃排长，得是王兔娃？”

哨兵答：“就是的。”

黄罗武想：这才叫瞌睡了寻个枕头，正操心跟哨兵咋交代呢，没想到兔娃就是哨兵的头儿！

“哎，兄弟，我就是你兔娃排长的表哥，我姓黄。麻烦你给咱把

你排长叫出来。”

哨兵回头对站在他身后十几米远的另一个哨兵说：“去把咱排长叫出来，就说他姓黄的表哥寻他来了。”

趁黄罗武与哨兵对话的工夫，那个“坏小子”两手一交错，捆他的那件衫子就落在地上，那小子撒丫子就跑。

哨兵举枪要打，黄罗武用手推住枪筒，说：“甭急，我看他小子能上天入地。”话没说完就追了上去。不出三百步，那小子就被黄罗武一脚踹倒在地。

这边哨兵就喝彩：“大表哥，好手段！”

那小子被倒剪双臂扭了回来。

这时，王兔娃已经站在哨兵跟前了。哨兵跷着大拇指说：“排长，你表哥跑这两步，我看不在你‘草上飞’之下！”

兔娃得意地说：“那你当是遍闲的呢！我表哥再是想把你捲倒，眨巴眼的工夫你娃就得叫爷哩！”

“眨巴眼的工夫”，黄罗武就把那小子押到跟前。

那小子自有哨兵收拾，兔娃兴奋地对黄罗武说：“可把你盼来了！哥，你不知道，这几天我跟乾娃天天念叨你呢，黑里做睡梦都梦见你叫人害了。吓，你看我这臭嘴。”

“没事。哥是人穷命大。郭团长在不？”

“在在在。你跟我走。”

2

王兔娃带着黄罗武，哨兵押着已经用绳捆起来的那小子，一起进了旗杆庙那座土寨子。

这寨子里，坐西面东有一排马厩，里面约有二十几匹马；靠南墙，是两小一大半砖半坯的房子，中间那间大的，是郭宝珊的团部；两边

小一点的，是警卫和参谋住的；团部门口有两名站岗的警卫。兔娃是卫兵的头儿，不用禀报就领着黄罗武进了团部。

初见面的第一印象不一郭宝珊正躺在炕上抽大烟。

“报告团长，我表哥，不，就是我给你说的南梁派来的黄先生来了。”

第二印象还行：郭宝珊立即放下烟枪，忽地坐了起来——还算热情。

“哎呀，黄先生来了。快请坐，快上茶！”说着就从炕上跳下来。

第三印象不错：郭宝珊虽然略显瘦了点，但个子高大，脸色黝黑，有几分英武之气。

黄罗武说：“我是南梁刘志丹军长派来的，叫黄罗武。刘军长一再对我说，郭团长是位很重义气的人。初次见面，郭团长对我实在太客气了！请郭团长不要再叫我黄先生，看年纪你比我年长，就叫老弟吧。”

“痛快！那我就叫你黄老弟。我今年三十挂零，就充个大，算个老兄吧。”

二位落座。兔娃站着。

平日沉默寡言的郭宝珊此刻显得很兴奋，他说：“有句话咋说，一见如故？对，咱哥俩这就叫一见如故。”

黄罗武就笑：“我觉得也是一见如故，对眼对脾气。不过，兄弟给你带了份‘见面礼’，郭兄见了怕是会骂老弟的。”

“噢，咋会呢？当官的都不打送礼的，何况我就是个土匪头子，咋会骂俺兄弟呢？”

“那好，既然当哥的不骂兄弟，兄弟就让人把礼拎过来了。”

郭宝珊一脸茫然：看样子这人倒是个厚道人，可他明明是空手进来的，会带什么礼呢？

兔娃明白了表哥的意思，皱着眉头小声对黄罗武说：“表哥，这怕不好吧？”

黄罗武笑着说：“没啥，一见面我就看出郭团长是个明白人。他也说了不怪罪我。你出去把人带来吧。”

兔娃快快地出去了。

哨兵押着那小子走到门口，那小子还没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郭爷饶命啊！”一声哀号，声泪俱下。

郭宝珊茫然地望着黄罗武：“这是咋回事？”

黄罗武就把在五棵松下见到那小子正在欺辱一个小女孩的事学了一遍，末了他说：“他说他是郭团长的人，我当时觉得很难场（为难）。咋说？放了他吧，我这是知情不报，对不住郭兄你；抓来见你吧，又怕郭兄你生气，说兄弟这是给你办难看哩。”

郭宝珊的脸色真的很难看，他觉得那小子也太不是东西，而黄罗武初次见面就给我来这个，这不成心臊我的皮吗？

郭宝珊绷着脸说：“你当场就应该崩了他！”语气中既有对那小子的愤怒，也有对黄罗武的不满。

黄罗武看出了郭宝珊矛盾的心情，缓缓地说道：“那咋能呢？别说你这是军队，一切都要按军法行事，就算他是个庄户人家的娃，我也得把他交给他父母处置吧？”

郭宝珊冷冷说：“我这算狗屁军队，是土匪窝子！我他娘的就是个土匪头子！”说着，大步走到门口，指着那小子问：“你是我义勇军的人吗？我咋不认识你？”

“郭团长，我连今天算上才来了三天！郭爷，我……我是……是想干那事来，可……可……可我没得手啊郭爷，连裤子都……没解开就让他撂倒了。”

郭宝珊怒吼道：“王排长，把这小子拉出去给我砍了！”

兔娃一挥手，两名卫兵上前架起那小子就走。那小子双脚在地上拖拉着，拼命挣扎并朝着郭宝珊哭喊着：“郭爷，别杀我呀！我没弄成事呀！这事在梁爷那儿是不杀头的啊。”

“等等！”郭宝珊问，“你是从梁占魁梁旅长那儿来的？你叫啥名？”

“是，我是从梁旅长那儿来的。我叫大狗。”

“大狗？”黄罗武蓦然一惊，二憨子在山沟里救他的那一幕闪电般地划过脑海。他清楚地记得，二憨子曾冲着开枪的人高喊：“大狗、牛娃，不要开枪。”难道真是截杀他的那个土匪大狗？怪不得刚才在路上迟迟疑疑，像是有话想说呢。

没等他开口发问，大狗便冲着他叫喊：“我认得你，你是红军的探子。人可得凭良心啊！那天我和牛娃见二憨子死了，就再没朝你开枪，不然你早就没命了。你不能恩将仇报啊！要不是因为放了你，俺兄弟俩回去没法向‘花狐狸’交差，我也不会跑到旗杆庙啊！你得救我啊！”

一切全明白了。黄罗武想：我猜就是“花狐狸”派的人追杀我，果然没猜错。

原来，大狗和牛娃见错杀了二憨子，一时惶然，便放弃了对黄罗武的追杀，可又不敢回凤凰岭山寨，二人便商量着做“撵条子”的买卖。真是运气，当天黄昏时分，两人便做了一单，抢得大洋50块。分赃的时候，大狗说：“牛娃兄弟，这50块现大洋你拿10块，剩下的归哥。”牛娃当时就恼了：“凭啥？咱俩一块干的活，你拿大头，就拿10块钱打发叫花子呀？”大狗嬉皮笑脸地说：“兄弟，你不知道哥爱弄那事嘛！”牛娃说：“弄啥事啊？”大狗说：“逛窑子弄女人呗！你兄弟还小，还不会弄那事哩。不说咧兄弟，等上一年半载，你会弄

了，想弄了，抢下钱咱就平半分，一块逛窑子去。咋象？”

“不成！”牛娃心想：刚做了一单买卖，这就把瞎瞎规矩定下了，以后我光丢下吃亏了！不成，得跟他把这规矩破了，“你说我不会弄那事？哼，给你说，我牛娃的家伙馋火得很呢！不信咱掏出来比比。再不信把你妹子拉来让我试试。”

大狗臊了，举起盒子枪指着牛娃骂道：“日你妈，你狗日的不想活了？”

牛娃说：“你拿枪吓唬谁呢？要论出枪快，凤凰岭上还没人敢跟我牛娃比哩！看在你比我大两岁的分儿上，今几个我不跟你玩枪，咱就在这儿摆一跤，你赢了你把大洋全拿走，我赢了咱俩平半分，看这公道不？”

“撂一跤就撂一跤，我还怕你个碎崽娃子不成！”

大狗话说得硬气，但结果却很丧气：连撂三跤，都输在牛娃手里了。

牛娃还是讲信用的，他把50块大洋分成两份，说：“我看咱俩弄不到一搭，散伙去球！”

二人分手时，牛娃从自己分的那一份中，又拿出一块大洋扔给大狗，嘲弄地说：“去，拿着到石堡逛一回窑子去，算兄弟赏你的。那地方一块大洋弄一黑（一夜）。 ”

黄罗武用眼睛死死地盯住大狗，说：“这真是老天有眼，寻不见的碰见了。你还让我救你？二憨子就死到你的枪下了，难道他的命不是命？”

“可我不是要杀他的呀！”

“我知道，你是要杀我的。二憨子为救我把命丢到你手里了，你还要我救你，世上有这号道理吗？”

郭宝珊问：“咋回事？二憨子是谁？”

黄罗武说：“二憨子是梁占魁的一名保镖，人挺义气。我从梁占魁那儿到贾德功那去的路上，这小子埋伏在山沟里朝我打黑枪，二憨子用身子挡住，结果就死在他手里了。他是受‘花狐狸’指派追杀我的。”

“哼，‘花狐狸’，我一眼就看出那骚货不是个好鸟！这黄龙山有她搅和，就没个好！”

见兔娃和两个哨兵还在那儿发愣，郭宝珊说：“还发啥迷瞪，拉出去一刀砍了！”

然后又对大狗说：“老子不管你是从哪来的，到我的寨子里，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砍！”

黄罗武喊了一声：“慢！”

郭宝珊问：“咋？你还想为他求情？”

黄罗武说：“不是求情。我想的是：应当把那货当做一个娃样子。你把弟兄招集起来，当众说清为啥要杀他。让弟兄们知道，山寨军法严明，不可违反。不然，这种事保不齐还会出。”

郭宝珊心中不悦，阴沉着脸说：“前二年不敢说，自从我打出义勇军旗号，这年把天气从未出过这号事了。”

“可现在已经出了，就该再敲打敲打呀！”

郭宝珊沉吟片刻，终于想通了：“好，就听老弟的兔娃，先把这狗日的押在马号里。这狗日的就是个牲口！马上传我命令，让弟兄们到旗杆庙操场上集合，当众问斩。”

“是，团长！”

3

兔娃把大狗绑在马号，随手从马号里牵出一匹马，骑马奔向核桃沟，一路上不住地自言自语：“俺表哥真能行！”

郭宝珊诚恳地对黄罗武说：“兄弟，你刚才这一手，是打了哥哥我一个冷不防啊！刚才我是有点想不开、气不过。心想，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这会儿我想明白了。兄弟你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你这个‘见面礼’哥收下了，好礼，大礼！一来哪，帮哥整顿了山寨的纪律；二来哪，也让哥认识了你这个朋友，有胆气，有担当，敢作敢为，像刘志丹手下人的做派！啥都不说了，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个兄弟我也认定了！”

黄罗武也很感动。比起梁占魁的污言秽语、贾德功的狗扯羊皮，郭宝珊的这番话情真意切，掷地有声，透出一股草莽英雄的豪情。看来，老刘他们说得没错，郭宝珊是最有希望的。

“郭兄，”黄罗武微笑着说，“刚才我心里也捏着一把汗哩，你当啥？我真怕郭兄怪罪我，说我这是跟你过不去。郭兄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这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地了。啥都不说了，郭兄，你这个朋友，兄弟也交定了，认准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举起右手，“啪啪啪”来了个“击掌为誓”。

郭宝珊打了个哈欠，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唉，瘾又犯了……兄弟，你坐那儿再喝会儿茶，让哥再弄两口，提提神，等会儿好跟弟兄们训话。”

抽足了大烟，郭宝珊从炕上下来，伸了伸懒腰，对黄罗武说：“走，人该齐了。操场就在北门外边。”

走出北门，黄罗武看到，郭宝珊练兵的操场比旗杆庙的寨子还要大。操场上果然站满了集结起来的土匪队伍，打眼一看，不说一千，至少也有八百。队列虽然没有红军那么齐整，也还看得过眼，像是经过训练的武装。

操场上有个不大的土台子，上面已摆好了一张桌子和两条长条凳。大狗被五花大绑着跪在台子的一角，身后是两名肩扛大刀的剑子手。

郭宝珊要拉黄罗武上台，黄罗武说：“我就不上去了吧？弟兄们又不认得我，上去算个弄啥的。”

郭宝珊一瞪眼：“狗肉端不上席是不？你就是本团长的兄弟。上！”

黄罗武只好上台。紧接着，郭的几营营长、连长也上来了，和黄罗武并排坐到了长条凳上。

主持开斩仪式的就是因主持军事训练有方由排长升任连长的杨茂堂，他向台下的土匪宣布：“今天，郭团长为整顿军纪，要在这处决一名糟害女人的坏家伙。现在，请郭团长训话。”

台下的土匪们就拍巴掌。郭宝珊用双手做个不要拍的手势，又指了指大狗，高声说道：“弟兄们看见了没有？就是这小子，才来了三天，就大白天把一个小姑娘摁倒在林子里，他狗日的在阳世间活腻歪了，那咱今天就送他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那儿去。但我郭宝珊从不滥杀人，咱今天得把话说明白：他犯了两条军纪，头一条是不许糟害妇女，二一条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论山规论军纪都是定斩不饶的！山规军纪是我早就给弟兄们敲明掇响过多少遍的，谁犯了也不行。要是我郭宝珊犯了，弟兄们就把我摁到这儿，咔嚓一刀剁了去球。”

台下有了笑声。

郭宝珊继续训话：“弟兄们，别人都把咱叫土匪，我郭宝珊说，是，我就是土匪。靠打家劫舍混吃喝，不是土匪是啥？可是弟兄们要记住，：土匪也是人做的，不是牲口（中原一带骂人常用，‘那家伙不是人做的’意思就是不是人生养的）。不是牲口就是不能干牲口干的事。今天当众宰了这小子，用你们陕西人的话说就是给大家做个样子！刚才这小子对我说：这种事在谁谁谁的山寨我管不上，可在我这儿不行，在我这儿就是天大的事，是掉头的事！今天我再说一遍：今后谁再干这种牲口才干的事，砍头是少不了的，砍头之前还要先干一件事，那就是，先把狗日的蛋给他阉了！话说完了。杨连长，动手吧！”

台下顿时响起涨潮般的掌声，中间还混杂着叫喊声：

“团长讲得美，攒劲！”

“就该阉了驴日的！”

杨茂堂一声大喊：“开斩！”

刽子手正要举刀，就听见从北门口传来一声女人嘶哑而凄厉的叫声：“等一下！等一下……”

随着叫声，一个中年女人手里拉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风风火火地跑到台子前。

4

全场的人都愣了，不知道这个女人这会儿到这儿来弄啥，连刽子手也把刀举在半空不知所措。

但是大多数人都认得：这就是对面山坡上住的苦嫂和她的女儿莲儿。

苦嫂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知道……是杀人哩……我来，一个是要给救俺女子的恩人磕个头，要不是他，俺莲儿娃……才十五……以后咋活人呀。二一个要看看是哪个狗日的欺负俺娃来……”

郭宝珊指了指坐在条凳上的黄罗武，又指了指跪在台口的大狗：“恩人在这儿，仇人在那儿呢。”

土台子一米多高，苦嫂双手一撑就上去了，上去就双膝落地，冲着黄罗武“咄咄咄”连磕三个响头……整个动作干净利落，没等黄罗武做出任何反应，苦嫂便一步跨到了台口，站在了等待处决的大狗身边。大狗此刻灵魂早已出窍，头耸拉得快挨着地了。

“哦，就是这货？看你那没神的样子哟！把头抬起，让大伙看看你那贼形。抬起！”看到大狗没有反应，苦嫂伸手就托住大狗的下巴，把大狗的头掀了起来。

“呸！”苦嫂朝大狗脸上咋了一口。

接下来的场面是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的：在咋过这一口后，苦嫂猛地转过身来，对郭宝珊说：“她叔吔，我把气也出了，算咧，你就给这货留条命吧？唉，咋说还是个娃嘛！”

从苦嫂那一声“等一下”的叫喊，到苦嫂在郭宝珊面前为大狗求情，黄罗武一直处在惊愕之中。他没有想到：土匪杀人的场合，一个农家妇女竟敢闯进来；没有想到土匪头子郭宝珊对这位私闯“法场”的人会如此宽容；没有想到这位衣衫破旧的山村女人身手如此麻利——她在台上一连串的“表演”全是一眨眼的工夫；更没有想到，她竟敢站在台上面对面地向郭宝珊请求“刀下留人”……这女人究竟是谁？

只有郭宝珊和他手下的几个主要头目知道，苦嫂是个对山寨有功的人。苦嫂的丈夫是常在关中道上走动的脚户，人又机灵，常常把在途中打听到的官军的动向通过苦嫂传给郭宝珊；苦嫂本人胆大心细，又懂一点中草药的功效，曾多次救过山寨里包括郭宝珊在内的负伤人员；苦嫂干活麻利又侠肝柔肠，经常帮郭宝珊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但苦嫂又是位爱憎分明、敢说敢干的人，她曾当面对郭宝珊说：“我知道你也是个可怜人，可咋说当土匪也不是好营生。能洗手你就早点洗手吧。对于一些土匪干的一些没名堂的事，只要让她看见了或听说了，她立马就来找郭宝珊：“大兄弟，你把你的人管好哦，那谁谁谁又把俺村人的鸡偷走了。”所以，郭宝珊对苦嫂一直都很客气。

但是今天不行。

郭宝珊绷着脸对苦嫂说：“赶快把娃领上回去，这儿没你的事。”

苦嫂大概也知道这种求情不会有结果，只好跳下土台，拉着莲儿一边往外走，一边唉声叹气，自言自语道：“唉！我只说，那好赖是条命呀……唉……”

苦嫂的这些举动和话语，使操场上的气氛发生了微妙变化：土匪们的鼓噪叫喊声没有了，交头接耳的议论没有了，幸灾乐祸的神气没有了。近千人集结的会场变得一片寂静，土匪们的神色变得忧郁而凄然。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世情使然。

杨茂堂茫然地望着郭宝珊，那意思是问：咋办？

郭宝珊做了个砍杀的手势，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杀！”

刽子手手起刀落，大狗人头落地，一股血水，如泉喷溅。

散场了，土匪们结队而去。

操场上只剩了郭宝珊和黄罗武、兔娃和几名卫兵在北门口持枪站立着。

郭宝珊在空荡的操场上沉默了良久，最终仰面朝天，发出一声幽幽的长叹：“吁——”

两人一前一后，走到北门口。

郭宝珊对兔娃说：“找口棺材，带几个弟兄，把他……埋了吧。”

一群野老鸱，“哇哇”地从操场上空飞过。

第十四章 甘草煮茶论英雄

1

夏天是黄龙山多雨的季节。

外面天在下雨。窑内人在品茶。

黄龙山不产茶叶，一般窑户人家多用甘草煮茶招待客人。

有诗为证：

两三窑洞十人家，

九曲山头日已斜。

多谢使君远相问，

摘取甘草煮新茶。

这首诗的作者叫黄乃桢，据说是位前清举人，1940年曾任黄龙垦区管理局副局长。这首诗是写黄龙山风情的。由此可以看出，“甘草煮茶”真的是黄龙人的待客之道。

黄龙山盛产中药材，甘草是其中之一。

主人郭宝珊问：“咋样？喝惯喝不惯？”

客人黄罗武答：“有啥惯不惯的，俺那儿的人，果树叶子都当茶喝哩。好着呢，甜甜的。”

郭宝珊苦笑着说：“咋说也是一股草药味。唉，前一阵子倒是从一个财东家弄了些好茶叶，叫兄弟们分着喝完了。”

郭宝珊说完，又摇摇头：“当土匪是把头掖到裤带上玩命哩，能有啥福？打抢点东西你再不给弟兄们分，还有点人味吗？”

黄罗武频频点头，幽幽叹息。

黄龙山的夏天，几乎天天有雨，一个夏天的降水量占全年的一半

以上。但那雨多是阵雨，一般是早上一阵，傍黑一阵，半夜一阵。一阵雨也就下个把钟头。但这一天却有些反常：雨从前半夜下起，直到天明，不但没停且越下越大。早上的训练停了，山寨里的土匪们都躲在窑洞里睡大觉。郭宝珊也不到旗杆庙山寨子里的团部去了，他想趁这雨天和黄罗武好好聊聊。黄罗武来的当天晚上，郭宝珊就不容分说地安排黄和自己住在一个窑洞里。黄说：“这怕不行吧？”郭说：“有啥鸡巴不行的，都是男人，谁还怕谁看谁？”那天晚上两人都困了，加上处决大狗的血腥场面让两人心里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没说几句话便各自睡去了。今天的雨正好给两人提供了一个空闲时间，郭宝珊便想将自己这些年积郁在心中的苦闷向外倒倒，特别是自己对刘志丹、对红军，既敬佩又有些感到神秘，他想让黄罗武给他讲讲。虽然相识相处只有两天，但他觉得这个比他小四五岁的红军使者，实诚、豪爽又不乏精明，是个可交的朋友，可以掏心窝子对话的男人。他清楚地记得，去年，红军也曾派过一个人上山，可他至今不知道那人姓啥叫啥。因为那人满口的洋名词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记得那人开口一个土匪，闭口一个土匪，听得让人心里发毛。那人没到旗杆庙来，他让贾德功把梁占魁、郭宝珊叫到卧虎洞。他像训小孩似的把几个山大王训斥了一顿，梁占魁火了，当时就拔枪在手，指着那人的鼻子说：“老子听不懂你放的啥屁！你现在就给我滚，不然老子立马就崩了你！”那时，贾德功韩城惨败，元气尚未恢复；郭宝珊又对红军心存好感。在两人的劝说下，梁占魁把枪收了起来，但要那人立时三刻“滚出黄龙山气”后来听说那人走到鬼子崖就被人打了黑枪有人说是贾德功派人干的，也有人说是梁占魁下的毒手。而贾、梁的手下人却说，是碰上了“撵条子”的散匪，见从他身上搜不出钱，便开枪打死了他。郭宝珊虽然私下也骂过打黑枪的人不仗义，但对那名劝降的人也没什么好印象。而眼前这个人 and 那个人完全是两个样儿。他说话没一句官腔，

没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洋名词，全是“实打实”。特别是初次见面就敢捆着我犯事的弟兄见我，足见此人是位坦荡君子。

郭宝珊的窑洞里有两张土炕，他睡一张，卫兵冷旦睡一张。黄罗武住进后，冷旦就住在了旁边的灶火窑里。这会儿冷旦正拎着枪戴着个大草帽在窑门外站岗。

黄罗武也觉得今天是个说话的机会。自己毕竟是来当说客的一一 说客这个词是从三甲塬临出发时刘志丹对他说的。当时他曾提出要不要带上件家伙，刘志丹说：“你上山是当说客的，又不是去打仗，带啥家伙呀。”说客就是要用嘴说服人。在凤凰山他说了，可梁占魁跟他耍泼皮无赖；在黄龙沟他也说了，可贾德功跟他“胡拉被子乱撒毡”，加上“花狐狸”的煽风点火，说客的任务也没完成好。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郭宝珊的劝说上，可以说是“成败在此一举”。而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郭宝珊这人，有门儿！

“冷旦，到灶火上看水烧开了吗？续茶。”

冷旦拎着冒着热气的铁水壶进来，给两人茶碗里续上水，又拎着壶出去了。

黄罗武说：“外面下大了，冷。让娃进来吧？”

郭宝珊说：“哎，你别管他。那小子壮得跟个牛犊似的。”

说是对面而坐，实际上就是各自盘腿坐在各自的炕上。两炕间距不大，正好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两只粗瓷碗，碗里是用甘草泡的茶。郭宝珊那头还放着一套抽大烟的家具。

“兄弟，今天出不去，咱兄弟俩好好拉拉。”

“我说也是，咱就好好编滴。先编编你是咋样上的黄龙山？”

“咋上的？唉，一言难尽呀！兄弟，让哥先弄两口。你也弄两口？”

黄罗武从腰里取下旱烟袋：“我弄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别学这玩意儿最好，这不是好玩意儿。哥是沾上就上了道了，

没法呀！”

2

郭宝珊抽足了大烟，精神上来了，就把他一家八口怎样从河南逃到黄龙山，咋样在山上垦荒种地过上了好日子，土匪咋样绑票，民团咋样抓人，全家人咋样卖地卖牲口赎人，最后家产被土匪民团弄得原蛋精光，从头到尾掰着指头细说了一遍。讲话中间，一会儿气得吹胡子瞪眼，一会儿恨得咬牙切齿，桌子拍得啪啪响。说到祖母病故，爷爷回家乡又病饿死去，婶母和小侄子被害，郭宝珊嘴唇发青，声音颤抖，就差眼泪没有滚落下来——黄罗武看出他是在强忍着不让泪水下来。

黄罗武一直在默默地抽烟。他插不上话，他也不打算插话，他要让郭宝珊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完。郭宝珊需要倾诉，需要发泄，而能把这一切都尽情地向一个相识两天的人倾泻出来，正说明郭宝珊把自己当作了真正的朋友和兄弟。黄罗武在为郭宝珊一家人的不幸遭遇而深感伤痛的同时，也为郭对自己的信任感到欣慰。

直到郭宝珊自己停下来，一只拳头落到桌面上，登拉着头一言不发了，黄罗武才问：“你大……噢，就是你父亲、你叔他们呢？”

“俺爹？”郭宝珊猛地仰起脸，望着窑洞的半圆顶，愣了好一阵子才幽幽地说，“俺爹……是我害死的呀！”

黄罗武听出这是气话，就没接茬，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静等下文。

郭宝珊终于又开口了：“我不是在国民党的部队混了两年，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上黄龙山拉杆子了嘛！这事先我没敢跟俺爹说，知道他不会让我当土匪。俺老家有句话叫‘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偷人’，何况是当土匪抢人。没承想我上山后发展得很快，‘土匪郭宝珊’不久就在周围几个县里摇了铃了。风声传到俺爹耳朵里，他受不了了，

决意要回老家，耳不听眼不见心不烦呗！结果刚走出洛川下到韩城，就被一伙土匪打死在黄河边上。是宝珍，宝珍是我兄弟二宝的大号，跑到山下哭着跟我学的。我急忙带着山上的弟兄们赶到黄河边，又一路追到陕县，都进到河南境地了，可上哪儿找那些土匪呀，那是些流寇，根本没个窝。兄弟呀，俺爹到这会儿连个尸首也没找到啊！你说……这……这不是我害的吗？”

郭宝珊再也控制不住了，两眼糊满了泪水。

“啊……可怜人啊！”黄罗武也觉得自己眼眶一阵阵发潮。停了一会儿，他小声地问：“那会儿想没想过不干这事了？”

“想过。”郭宝珊恨气地说，“想来想去，日他奶奶，老子还干！把杆子往大里抡！因为恨土匪，我当了土匪；当了土匪我更恨土匪。今天没外人，我给兄弟说心里话呢：啥贾师长、梁旅长，我早就想一枪一个把他们都崩了。最后留下我一个了，我就跑到黄河边上，一头栽进去。不是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吗？俺压根儿就不打算洗清。土匪嘛，死了去球！”

这番话说得凄凉而悲壮，从而让黄罗武看出了这位山大王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比起梁占魁厚颜无耻的“三个受活”；比起贾德功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当什么军长、师长，郭宝珊的这番表白才是一个草莽英雄愤世嫉俗的呐喊——虽然也很偏激，

但是黄罗武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评说郭宝珊的这番表白，甚至不知道怎么劝他。这会儿他开始为自己文化太低而着急懊悔了。沉吟了半晌，他才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感受：

“大哥，你这话说得像个男人，大男人！”

“水凉了吧？我去提壶。”冷旦朝窑里探了探头，转身又走了，很快拎着那只壶进来，给茶碗里续上水，又无声地退了出去。

为了调剂一下气氛，黄罗武说：“冷旦这娃挺老实的噢！”

“孩是个好孩，命苦。一生下来就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到七八岁就开始要饭。今年才 17，跟我那年刚 14 岁。枪打得好，不说百步穿杨也算百发百中。我手把着手教出来的。没人的时候他管我叫爹呦……”说到冷旦，郭宝珊脸上开始有了些生动的颜色。

“能看出来，娃是个好娃，就是……”黄罗武摇头轻叹。

“就是跟我当土匪可惜啦，是不？那是这，你走的时候把这孩带走。”

黄罗武趁机反问：“你不跟我下山？”

郭宝珊一愣：“我？你看我这个土匪样子，还有救吗？”

黄罗武说：“有！没有老刘为啥要派我来找你？不但有救，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英雄。”

“哈……哈……”郭宝珊大笑，笑完了又说，“我能成英雄？狗熊！这世上谁是英雄？我眼头子浅，知道的不多。我觉得人家老刘才是真英雄！”

听到夸刘志丹，黄罗武兴奋了：“对对对，老刘是真英雄！老刘这个人哪……”

“别忙，兄弟。我虽然没跟老刘见过面，可也打过几回交道。有些事我一直糊涂着呢，你能帮我解解不能？”

“哥你说。”

“我说。我咋弄不明白，共产党是弄啥的？咋就专门跟国民党政府作对？”

“哥，大道理我也说不准。我就知道，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老财欺压剥削老百姓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哟，那可不容易！国民党势力多大！”

“所以呀，共产党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块儿干。国民

党政权好比一棵大树，一个人扳不倒，三个五个人也扳不倒，人多了总能扳倒它。咱弟兄俩都是穷人，你说说，你家为啥受穷遭难？俺屋为何受苦遭难？那些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没有官家撑腰他能欺压老百姓吗？大哥你也说过要为你家人报仇，共产党也是要为穷人报仇。可你要掰断的是一根树枝枝，共产党要剜断的是树根。你掰断一根树枝，人家明年还能长一枝。剜断了它的根呢？不一样啊！我的老哥！”

“你叫我琢磨琢磨，叫我琢磨琢磨……”沉思了一会儿，郭宝珊说，“你说这道理我好像明白了点。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再说。我再问你，刘志丹上过黄埔军校，听说一出来就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不小的官，可他为啥放着官不做，却带着一群穷人钻山沟、打游击，这不是自找罪受吗？”

“他是共产党员呀！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共产党就是领着穷人闹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嘛。老刘就是穷人的领袖。”

“了不起！了不起！老刘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共产党里边有多少这样的英雄？”

“那可多了！听说过吗，江西有个井冈山，那里有个叫毛泽东的，他是红军的总指挥。这么给你说吧，共产党，红军全国到处都是，个个是英雄！就说咱陕甘地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还有俺团长王世泰……还有，俺兄弟罗斌，今年才18岁，比冷旦大一岁，就当团政委了。你说，这些人是不是英雄？”

“是是是，是英雄，我看兄弟你也是个英雄！”

“哎，我不行。我在红军里是跑腿打杂给人家打下手的，英雄还不够不上。但我也不是浪里各当（闲散、落后的人）。我这辈子铁了心了，跟着共产党走，打死也不回头！”

“那这就叫英雄，不像哥，当个土匪头，黑着头地瞎鸡巴整。你没听这里的小孩咋唱的：4老三地蹴到路口口，见人就想伸手手’，

骂我呦！骂我是见谁都想伸手抢人家东西的土匪。我这眼光就这么一两揸长，想的是替家人报仇，看的是让手下这几百口弟兄能端上碗有饭吃。共产党干的那些事，我想都不敢想。你说，我是英雄还是狗熊？狗熊！”

你不会跟上共产党走吗？凭你的胆量、武艺，凭你的出身，凭你在弟兄们中间的威信，下山去，跟上共产党当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哥，你咋能成不了英雄嘛！”

“你说哥还中？”

“中！老中！”

两人的谈话都已经到了兴奋点上了……正当黄罗武觉得戏进入了高潮时，郭宝珊忽然一声长叹：“唉。哥屁股底下屎多啊！你得给哥些时间，让哥把屎擦干净了再说……”

3

冷旦又拎着大铁壶进来了，就在他前脚踏进窑门的那一瞬间，一阵沉雷，一道闪电联手涌进土窑洞，外面的雨变成了大白雨。

郭宝珊说了声：“不好！”跳下炕就走到了窑门口，黄罗武也跟了过来。

雷鸣电闪，一场“甘草煮茶论英雄”的谈话就此中断，虽然双方都觉得言犹未尽，意犹未尽。

郭宝珊的窑洞外有一个很大的棚子，棚顶是用檩条扎起来的，上面苫着麦草，两边各有三根柱子，柱与柱之间钉着木板，一来是对柱子的加固，二来也可以坐人。郭宝珊手下有两名营长和七名连长，加上郭宝珊和团参谋长褚方杰，在这儿开个小会完全够坐。

与贾德功的黄龙沟相比，核桃沟只能说是个小小沟道了，宽不过300来米，却是个“长虫的尻子——深罐罐”，越往后越窄，20里过

后，窄得就像一条羊肠小路了。核桃沟以核桃树多而得名，满沟满坡都有野生核桃树。核桃树中间高低不等地散布着百余孔土窑洞。多数是以前逃荒的难民留下的，少部分是郭宝珊手下人开挖的。窑洞都十分简陋，能住进人就行。

现在暴雨如天河决口一般向下倾倒着。南面的几排窑洞还好，上面基本是平地，有点斜度也是朝后斜，雨水不会对窑洞造成威胁；北边窑洞的上面却与暖泉山联体。山中腰的一些大树不时被风吹折，浑黄的泥水正顺着山顶的一条纵向沟道向核桃沟滚滚而下。

郭宝珊脸上阴云密布，眉头紧锁。这是他 20 多年来见到的黄龙山上最大的一场雨。再这样下下去，上面的山体就有可能滑坡，北边的那些窑洞就有可能被洪水和泥石流毁掉。

黄罗武也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南梁，他是司务长，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现场指挥。情势如此严重，可住在北面窑洞里的人竟没有任何反应，有的挤在窑洞门口观看雨景，有的可能还正蒙头大睡。

“不行啊，郭团长，要出麻达的呀！你看，”黄罗武用手指着山上那条泥浆翻滚的大沟，“泥水下山的势头越来越大了，得赶快想办法呀！”

郭宝珊烦躁地说：“我知道，知道！可我自到黄龙山以来，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你说该咋办？”

黄罗武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下命令，让那边的人立刻撤到这边来。哪怕毁了窑也不能让塌窑拍死。人命要紧啊！”

郭宝珊凄凉地说：“唉，土匪的命不值钱啊！”

黄罗武火了，厉声吼道：“土匪的命也是命！”

郭宝珊顿时愣住了，紧接着扬起手臂朝自己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我混蛋！兄弟……”郭宝珊的声音嘶哑了，颤抖了：“啥都不说了，你带上冷旦马上过那儿去，让弟兄们都撤到这边来。这棚子能挤些人，

别的窑洞也能挤些人……”

没等郭宝珊把话说完，黄罗武拉起冷旦就跑：“快！”

两人一步一滑地跑到沟底，沟底已成了浑浊的河。黄罗武刚要蹬水过去，忽然又停下了。他想：水这么大，窑洞随时都有塌的可能。河水这么急，等我蹬过去，再爬到沟上面，得多耽搁多少时间啊！可雨声哗哗，风声呼呼，雾气沉沉，在这喊话对面也听不清啊！就在这时，就听空中又是一声炸雷，一道闪电。雷声提醒了他，他回身对冷旦喊道：“朝天开枪！开枪呀！”

冷旦不知所措，手搭到枪套上却直发抖。黄罗武急了，上去一把掰开枪套，举起枪“叭叭……”连放几枪，然后纵身跃上一块大石头，在暴风骤雨中挥动手臂，大声呼喊：“团长有令，北边的弟兄们马上从窑洞里撤出来，到团长那边去！”

冷旦马上清醒了，只见他一步跳到水中，一面蹬水一面挥动着双手，高声喊叫：“团长有令，快撤到那边去！团长……”一股浊浪打过来，小家伙身子一歪倒在了水中，但他很快就挣扎着又站了起来：“快！快撤到那边去！魏营长，我日你哥！你眼瞎了，耳朵也聋了？快让弟兄们撤啊！”

枪声和两个人扯着嗓子、挥着手臂的呼喊声，终于让对面窑洞里的人弄明白了。二营长魏八娃第一个冲出窑洞，学着黄罗武的样子朝天放了三枪：“团长让朝南边撤哩，快！”

有人问：“窑里的东西咋办？”

魏八娃吼道：“有鸡巴啥比命值钱？快撤！”

黄罗武也看出了那边人的心思，又是一声高喊：“除了枪，啥都不拿，快！”

黄罗武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水人了，他干脆脱掉衫子，在雨中挥舞，指着南边的窑洞：“快，朝这边来……”

那边的人一窝蜂似的冲出来，跟头趣起地冲向沟底。

黄罗武对水中的冷旦喊：“冷旦，别动。拉弟兄们一把。”说着，自己也跳下大石头，蹬到了“河”的中间。两个人伸出的手，刚好能让那边的人够着，而前几个被他俩“拉下水”的人也学着他俩的样子，站在河中间接应后边的人。300多人很快就安全地到了“南岸”……

郭宝珊一直站在那个大棚下，看到黄罗武麻利的动作，听到他嘶哑的呼喊，这位山大王的热泪竟夺眶而出。这泪既有对黄罗武的感激，也有对自己刚才那句“混账话”的忏悔。

北边的人全过来了。等他们挤在郭宝珊的大棚下或站在南边窑洞口向北眺望的时候，山上那条泄洪的沟已变得浊浪滔天。位于沟口的七八间窑洞完全被浊浪吞噬了。

“乖乖呀！迟一步小命就要交待了！”有几个从那几间窑洞里逃出来的人咧着大嘴连声惊呼。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土匪讨好地说：“团长，是你老人家救了弟兄们的命啊！”

郭宝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眼瞎缺乎了？啊，看不见谁救的你呀？”

黄罗武是最后一个从沟底爬上来的，冷旦在前面伸手拉他：“叔，慢点，脚踩稳……”没等他上到棚子跟前，就见郭宝珊用手指着他，大声地对手下人说：“你可瞅好了噢，那才是救你的人呢！我？我当时都抓瞎了，不知道咋弄了……”

土匪们认出来了：这不就是救苦嫂的女子莲儿的那个人吗？没错，就是他。

黄罗武上身赤裸着，雨水顺着头顶向下淌，湿透的裤子紧贴在屁股和腿上，一进棚子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机灵的冷旦拨开人群，到郭宝珊的窑里取了一件旧棉袄给他穿上：“叔，快进窑，别着凉了。”

郭宝珊对冷旦说：“哎，冷旦，你跟了我几年，叫声爹还背着偷偷叫哩，这会儿这个叔你咋认得这么快？叫得这么亲？”

冷旦脸红了。

有人就插话了：“人家救了咱这么些人的命，甭说小冷旦，我都想给人家叫叔呢。”

众人就嚷嚷开了：“就是的，该！”

“叫叔算啥，我都想叫个爷哩。”

黄罗武笑了：“弟兄们这是想折我的寿哩。我今年不过二十五六岁，我看该我叫哥的人不少哩。再说，这事是郭团长下的命令，我顶大算个传令兵，还有咱冷旦小兄弟。”

冷旦梗着个脖子，一脸傲气地说：“少胡骚情哦！你的爱叫啥叫啥，我反正是叫叔呢！”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又轻松的笑声。

郭宝珊说：“冷旦爱叫啥，叫他叫去。我给你说：他姓黄，是红军，也是我的朋友、兄弟。你以后不管大点的还是小点的，见了面一律叫他黄哥。这是本团长的命令！”

人群齐声响应：“中！”“能成！”“黄哥呕！”

黄罗武尴尬地说：“郭团长，哎，你这不是乡党的班辈，胡球地安顿吗？”

二营长魏八娃——就是那个红军抓住，又被刘志丹“教育释放”的土匪小头目，嬉笑着说：“我这回可沾光了！冷旦个碎熊刚才还骂我，要日俺哥呢！这会儿咋说？我把他叫哥，你把他叫叔，那你把我也得叫个叔吧？”

冷旦嘴一撇：“嗯，我叫你个二球！”

郭宝珊大手一挥：“军令如山倒，就这么定啦！”

一声“军令如山倒”一出，哎，怪了，暴雨立马就停了。

众土匪各自去找可供自己暂时栖身的窑洞。郭宝珊攥住黄罗武的手往自己窑洞里走，边走边向冷旦交代：“叫灶火房烧上两锅热汤，多放些生姜和甘草，每人趁热喝一碗。”又问黄罗武：“你咋样，没事吧？”

黄罗武说：“没事没事。自小风里雨里胡跑哩，练出来了。”

郭宝珊说：“早上咱俩说谁是英雄，我说你就是个英雄，你还扭捏嗽不承认。这会儿咋说？你去问问我手下的这伙土匪弟兄，看谁不说你是英雄！”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是真正的肺腑之言。

黄罗武还是有些困惑：“喊，我倒干下啥不得了的事了吗？”

郭宝珊站住了，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盯着黄罗武：“要说你还真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噢，郭哥你说啥事？”

郭宝珊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脸：“啥事？我说那句混账话的时候，你为啥不朝我脸上使劲掄几个大嘴巴呢？”

第十五章 爱恨情仇生死劫

1

吃——也有人叫喝——过豆腐脑没有？

豆腐脑又白又细又软又嫩，没牙老汉用嘴一吸溜就进肚子里了。可卖豆腐脑的却偏要往碗里放几颗黄豆，一撮榨菜丁，为的是让你多点嚼头。

别小看了这点搭配，它却是暗含“天机”呢！

天地万物，人间百态，皆有一道不可违背又不可逆转的“玄机”，那就是阴阳互补、刚柔相济，有张有弛，软硬并蓄，日月轮转，冷热互换……其作用与效果，用哲学解释太复杂，而用当今流行的一句大俗话来解释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其他的，依此类推吧。

写小说也不可有悖这种天机。一部长篇，固然需要有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你如果总让读者处在心跳加快或长泪如瀑中，读者也受不了，恐怕作者自己也受不了，所以作者在对情节的铺排上就要张弛得当，给读者些阅读的轻松，也是给自己一点信马由缰的洒脱，诚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

以上的话与本书情节无关，是闲话，是作者为读者也是为自己“制造”一点轻松。

现在“言归正传”——

那场灾害性的暴风雨，让山大王郭宝珊认识了红军战士黄罗武的机敏、热情、果敢，更让他心灵震撼的是这位年轻的红军对他手下土匪弟兄们生命的尊重；而让他深感惭愧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自己竟束手无策，并且还心灰意冷地说了那句混账话：“土匪的命不

值钱”，黄罗武当场就冲他吼叫起来：“土匪的命也是命！”那声吼叫可是真响！郭宝珊觉得那不是人在吼叫，是天边传来的一声炸雷。黄罗武拉着冷旦冒着大雨救人去了，作为大首领的郭宝珊却钻到棚子下一动没动。他在深深地忏悔自己。最后，他对黄罗武说：“我说那句混账话的时候，你为啥不朝我脸上使劲揩几个大巴掌？”这是他，一个穷人出身被逼上梁山的土匪头子独特的忏悔方式，而这种独特的忏悔方式也使红军战士黄罗武同样感到了心灵的震撼：这个郭宝珊是个敢爱敢恨又敢于承认错误的汉子！

郭宝珊表示认错的独特方式还不仅如此，他用军令的形式让全体土匪把黄罗武叫哥，看似鲁莽可笑，实则是他真情的流露。

而这样一来，却让黄罗武常常处于哭笑不得的境地。土匪们的年龄悬差很大，有十六七的小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家伙。除了小卫兵冷旦公开表示不听军令，坚持把黄罗武叫叔外，其余的人都严遵军令，见了黄罗武就叫大哥。年轻点的这样叫就罢了，一群胡子拉碴的老家伙也大哥长大哥短地叫，黄罗武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都跟俺大岁数差不多了，把我叫哥算咋回事嘛。但他不能不答应，一是郭宝珊军令一出，谁也不敢违抗；二是这些人这么叫也不是敷衍，而是真情呼唤，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

“唉！已成这势咧，咱就胡叫冒答应吧。”黄罗武自己“教育”自己。

雨过天晴，黄罗武向郭宝珊毛遂自荐，要当两天他在红军里的老本行——司务长，“只当两天，让我帮你把弟兄们的窑洞重新安排一下完了我就自动卸职”。

郭宝珊说：“两天就两天。你干到底我才高兴哩。”

但是黄罗武只干了一天。

那天一大早，他在杨茂堂的陪同下，把核桃沟里的窑洞齐齐走了

一遍，一边走一边心里盘算：泥石流冲毁了八间窑洞：这八间窑洞以前住了 32 个人，基本上是两人挤一个炕；现在各窑洞几乎都住满了人，这 32 个人该怎么安插？想来想去，他想到了这里的连、营长。他把两个营长和七个连长叫到跟前，说：“我看了看，大多数窑洞都挤不进去人了，只有让各位受点委屈了。现在，营长占一间，马夫和卫兵占一间，两间窑洞只住了三个人：连长和警卫是俩人一间。这么办吧：两位营长各腾出一间来，警卫和马夫可以挤到一张炕上嘛；每位连长窑里再加一个人，这样就把一半的弟兄安顿下了。还有七个人咋办？仁有住好，俩有俩好，他们自己觉得跟谁合得来就朝谁窑里挤，都是男人，挤一点也没事。各位可能有点想不通：老子是官，一个人睡惯了你们谁有郭团长官大？郭团长都跟冷旦睡一个窑呢。再说，这也是个临时救急的办法。过一晌天晴好了，土瓷实了，咱再挖些窑洞嘛。”

二营长魏八娃率先表态：“行。就按黄大哥说的办。有一条得说清，再挤也不能干日尻子的事！”

众人就笑骂：“除了你，谁会干那脏屈事！”

连长杨茂堂说：“我那窑里还能多安插一个人，跟我挤一个炕上疽

你说这些土匪小头目们都真的想通了？不是。但他们心想：这个姓黄的红军在郭团长那里吃得开，人也有本事、仗义，人家这么安排也有道理，咱就委屈点吧。

随后，黄罗武又带人爬到暖泉山上，这才发现，那条从山上朝下泄洪的沟，半道上还有几道横向的“分支”，但口上都被些碎石、枯枝堵住了。黄罗武对魏八娃说：“等安顿好了弟兄们，明天吧，明天你带些弟兄，把这些沟道口清理一下。就是再遇上暴雨，这些小沟也能起到分流洪水的作用。明天我也来，咱一块干。”

但是没等到明天，也就是没等他两天司务长的任期满，当天下午就又来事了。

那天在旗杆庙团部吃完晚饭，郭宝珊就让黄罗武跟他一道回核桃沟，继续前一天没说完的话题。两人刚到团部，苦嫂就急头绊脑地赶来了。

“我说郭宝大兄弟……嗯，我叫不惯团长，就这么叫吧？”

郭宝珊说：“就这么叫，喊！啥鸡巴团长不团长的。说，有啥急事？”

“咱还是到你屋里说吧。”苦嫂说着，自己先进了郭宝珊的团部。

“出麻达咧！”苦嫂神色紧张地说，“你这儿的卜乾娃让白水县警察局抓起来了，说不定要杀头呢！”

“嗯，乾娃？”郭宝珊和黄罗武同时发出一声惊叹。

“咋回事？你别急，慢慢说郭宝珊急问。

原来，苦嫂的丈夫苦苦是赶毛驴的脚户，常在关中道和渭北一带为人家驮运货物。两天前，他驮了一批中药材给白水一家药铺送货。城门口有国民党部队的盘查岗哨。带班的一名排长家里也是开药铺的，他家的铺子正好与苦苦要送的那家是两对门，也就是“竞争对手”。那排长就故意找茬，说苦苦驮的药材中有政府禁运的品种，硬是要把药材全部没收。苦苦跟他理论，那排长就骂：“你狗日的是从黄龙山下下来的吧？肯定是土匪。”于是不由分说便将苦苦捆了，送到了县衙。苦苦在县看守所关了一夜，偏巧就跟卜乾娃关在一间号子里。第二天县长就把苦苦放了。县长知道是那个排长搞的鬼，就是想昧人家的药材，这号事也不是头一回了。苦苦下午回到家，就把在号子里见到乾娃的事给苦嫂学了。苦嫂知道乾娃是郭宝珊的亲信，就赶紧过来报信。

黄罗武记得：处决大狗的那天，他跟乾娃见了一回面，没说几句话，乾娃就匆匆告别，说郭团长让他到白水“踩点”去，团里最近准

备到白水一个姓崔的大财东家“采盘子”哩。

听完苦嫂的报告，郭宝珊脸阴沉着，半天没说话。这时，苦嫂才认出了黄罗武，忙说：“哎呀你看我，光顾着给郭宝兄弟说事呢，咋就没看着俺的恩人……”

黄罗武也在想乾娃的事，乾娃人称“夜老虎”，功夫那么好，咋会……苦嫂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噢，苦嫂，没啥，没啥。过去的事就甬再提了。乾娃的事得赶紧想办法……”

郭宝珊一拍桌子说：“妈的！劫狱，救人。”

黄罗武问：“郭哥你想好了，咋个劫狱？咋个救人？”

郭宝珊对苦嫂说：“你回吧。救乾娃的事俺要商量商量了

苦嫂却不走：“人一定要救，乾娃那娃，能行，人也实诚。俺来时就对俺娃他大说咧：救乾娃我得跟上去。”

“你？”郭宝珊疑惑地问，“你一个女人家，去了不是累赘吗？”

“累赘？哼，离了我怕你还弄不成事。”

黄罗武惊奇地问：“为啥？”

苦嫂说：“恩人兄弟，你怕是不知道吧？我娘家就是白水的。当年，是苦苦那溜光捶（陕西人把精明又滑头的人称溜光捶）到俺那儿做生意，用点针头线脑就把我哄到这山上来。嘿嘿。咱不说这，就说我在白水路熟，这是一；二是俺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哥在县衙门里干差事呢，我让他引我先见见乾娃，给他透个信，到黑咧你下手不就里应外合了吗？”

苦嫂性格泼辣直爽，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情。

郭宝珊问黄罗武：“兄弟，你说中不中？”

黄罗武说：“我看苦嫂这办法能行。”

郭宝珊自言自语：“该派谁去呀？”

黄罗武说：“我去。这事不能人多，我跟兔娃，再带上苦嫂就足

够了。”

“你？你又不是山上的人，咋能让你去呢？”

“可乾娃是我兄弟。你不知道，我上黄龙山，一路上都是乾娃、兔娃照应着呢。我去合适。”

郭宝珊又思量了一会儿，爽快地说：“好，就让兄弟你跟兔娃、苦嫂一块儿去。明天早上动身，晚上下手。下半夜我亲自带弟兄们在县城北门外接应。”

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两男一女在三岔路口会合。苦嫂一副渭北中年妇女打扮：头上顶了个帕帕，胳膊上挎个篮篮，里面盛满山鸡蛋，鸡蛋下面暗藏两支短枪。兔娃是煤窑苦力打扮。黄罗武打扮成做小生意的，肩上搭着那条黑裕被，腰里缠了条灰布腰带。这腰带看似平平常常，里面大有“门道”。

黄罗武对苦嫂说：“你不胜把毛驴骑上，六七十里路呢。”

苦嫂说：“兄弟你把嫂子小看了。爬山过水赶路程的事，你还不一定赶上嫂子呢！”

兔娃说：“苦嫂走起路来，我都撵不上。利得很！”

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三个人：一个是“跑得快”，一个是“草上飞”，一个是连“草上飞”都撵不上的麻利女人，撒开大步，向白水縣奔去。

3

黄龙山上有名的“夜老虎”卜乾娃，怎么会落到警察手里呢？

都是爱情惹的祸哟！

前文说过，乾娃上山前有个相好的姑娘，那姑娘与兔娃同村，叫彩霞。乾娃因抗租跟本村保长闹仗，打断了一名保丁的腿，官府追拿，乾娃在彩霞掩护下逃走，走投无路之下上黄龙山当了土匪。彩霞自然

也就谅解了乾娃，两人仍秘密保持着恋爱关系。乾娃常常趁下山踩点的机会溜进村子与彩霞见上一面。兔娃说的那个“钻到麦秸垛里压擦擦的妹子”指的就是彩霞。这种事有过没有？有过，但也仅限于“压个擦擦”、“亲个嘴嘴”的范围，更“深入”的问题，彩霞绝不与乾娃“探讨”。咋说她对土匪这个群体也心存惶惑。她曾不止一次地严正警告过乾娃：“不许在山上糟害女人！别人干那事你看都不许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警告，乾娃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经常糟害女人的贾德功，转投到严令部下不许糟害女人的郭宝珊门下。他向心上人发誓：“我卜乾娃一辈子只跟你一个人相好，你死了我也自杀，跟你埋一搭……”彩霞就骂：“臭嘴！”骂完了就在“臭嘴”上使劲啃一口。

这次奉命下山踩点，“夜老虎”拿出穿房越脊的功夫，很快就查清了崔财东家院子里的房屋布局及出入路线。崔财东家离乾娃家的村子不远，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乾娃就潜回了家。乾娃家只有老娘和一个14岁的妹子。他打发妹子去找彩霞，让彩霞在老地方见面。彩霞家只有老爸和她，老爸耳背，乾娃的妹子顺利地完成了哥哥交给她的差使。

一对恋人在老地方——武兰河边一棵百年老槐树下见面了。

那晚有月亮。弯弯的月牙儿、淡淡的月光下，两人顾不上说话就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阵让两人都感到喘不过气来的热吻后，彩霞用那双俊美的大眼睛望着乾娃：“老实说，干坏事了没有？”

“哎哟，你都问了八百遍了！在郭团长手下干那事，我得是不想活了？”

“不，我让你说实话！”彩霞在撒娇。

“没有。谁干那事路上让驴踢死！”乾娃在发族誓。

“乾娃哥……”彩霞又一次搂住乾娃的脖子。第二次热吻又开始

了。

这是一个燥热的夏夜。乾娃光着膀子，裸露着一个年轻汉子壮实的胸膛；彩霞上身只穿了件没领没袖的细花布墩墩（这二字可能不准确，方言上的一些词在辞典上查找不到，总之是与背心相似的衣服，当中又是对门襟式的，一般用细布条代替扣子系住）。这种月色朦胧的夜晚；这种树影婆娑，流水潺潺的环境；这样一对在苦难中苦苦相恋相守的年轻恋人；这样忘情狂吻又肌肤相偎的拥抱……不出点事那才叫怪了！

乾娃用手轻轻地拉开了彩霞“墩墩”上的细布条。

姑娘一对饱满瓷实的“乳峰”暴露在了淡淡的月光下。

乾娃的手上来了。

“彩……彩彩……我想……”乾娃呼吸急促，身体接近“爆裂”。

“我……我……想……”彩霞娇喘不止，灵魂几近出窍。乾娃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走向一片芳草萋萋的河滩地。彩霞一只手抱住乾娃的脖子，另一只手急切地寻找着什么。当乾娃把心爱的女人平放在绿草之上，当一切就要在瞬间爆发时，彩霞却突然一把推开已经压在她身上的乾娃，自己也忽地坐了起来：“不……不能……你啥时不当土匪了，我才能。”

一句话把乾娃从高山之巅一下子推到了深谷之下。

但是，这种亡命式的跌落却使乾娃想到了一个人——

黄罗武。红军战士黄罗武。

想到黄罗武，在深谷中绝望的土匪卜乾娃突然觉得眼前升起一道亮光。

“彩彩，我忘了给你说了，我这个土匪很快就不当了。”

“噢，不当土匪了？那你干啥？”

“当红军啊！我给你说噢：前几天，我陪着兔娃他表哥上了黄龙

山。兔娃他表哥是弄啥的？红军。还是个啥啥长的官儿。他是红军的大官刘志丹派来的，要上山劝土匪投降红军。别人我不敢说，反正俺郭团长迟早是会带着俺这一帮子兄弟跟他走的。哎，你说，我跟上郭团长投红军，我不就成了红军了吗？”乾娃说得眉飞色舞，仿佛自己已经成了红军战士。

“那敢情好！”姑娘一边系着胸口上的细布带子，一边沉思着，“那……要是郭团长不愿意下山当红军呢？”

“不会不会。郭团长那人我知道，跟咱一样，穷人出身。他不会不下山的。”

彩霞还是执拗地说：“我叫你给我说：万一郭团长不下山，你咋办？”

乾娃愣了一阵子，忽然一拍胸脯站起来：“月亮奶奶作证：万一郭团长不下山，我卜乾娃拎一把王八盒子跟俺黄哥下山当红军。说话不算数，路上叫驴踢死！”

彩霞笑了：“乾娃哥，妹子就等你这句话哩！”说着，伸开双臂搂住了心爱的乾娃哥，自己的身子却朝后仰下去。

激情燃烧的卜乾娃，在倒向心爱的女人身上的那一瞬间，忽然发现，彩霞自己刚刚亲手系上的布条条已经解开了，两座令人心醉的“山峰”在月光下傲然耸立，波浪起伏。

月光如水，蝉鸣如歌二火火夏夜的风，将一种纵情释放天地日月灵气的声音无言地洒向天籁，洒向银河。

可是，一个苍凉卑怯的声音却打碎了这夏夜里的一切美好：

“彩彩……彩彩呀！你个死女子藏到啊哒去咧。……彩彩呀，得是那土匪又把你的魂勾跑咧……”

“是俺大！”远处传来的悲怆呼叫，一下子把躺在草地上的彩霞从梦境中拽了回来，“就是俺大。快，快起来！”

万丈豪情一泻千里后卜乾娃正和彩霞并排躺在草地上说悄悄话，一听到这声音也惶然地坐了起来：“你大咋……”

彩霞她大是坚决反对女儿跟土匪乾娃相好的。但是，打也打过，骂也骂过，死女子一根筋，就不低头。最后还是当爹的让步了：“你跟他也行。但必定是他不当土匪了才行！”女子说：“谁还能当一辈子土匪？”她大问：“那要是他真的当一辈子土匪呢？”女子说：“那我就等他这一辈子。等不着了，就再等下一辈子！”

说不动女子，当爹的就加强了对女儿的监管，特别是晚上。他知道乾娃白天不敢进村，多半是晚上回来。这天晚上，老汉又趴到女儿的房间窗子上“监听”。老汉耳背，但对自己女儿的声息却特别敏感。女儿房间一点声息都没有，老汉就想，事情麻达了，肯定是狗日的土匪回来了。老汉一急，精脚片子就跑出了家门，一路走着，喊着，来到了武兰河边。

老汉耳背，耳背的人就声高。老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呼叫声竟惊动了保长。保长一个骨碌从炕上爬起来，也是精脚片子跑出门去喊村里的四个保丁：“快，快抓土匪去。卜乾娃回来了！”

四名保丁，三个拿枪一个拎绳，保长自己掂了根顶门棍，悄悄地跟在了彩霞她爹身后，老汉却浑然不觉。

当乾娃和彩霞从草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两人都看见了：月光下向着河边行走的不是一个，而是五六个。

彩霞说：“准是我大把保长惊动了，他们要抓你呢。你快跑！”卜乾娃到底是条汉子，又有功夫在身，艺高人胆大，他一把推开彩霞：“我没事。你快跑，从那片林子后面绕回去。快！”

彩霞潜然泪下：“乾娃哥，你……”

“你快走！看他谁把哥的球咬了！”

彩霞抹一把泪水，撙下一句话，转身跑了：“我要你去当红军！”

记住，当红军！”

看到让自己真正“做了一回男人”的女人消失在树影月光下，乾娃从草地上拾起盒子枪，冲天放了一枪。月光朦胧中，他辨不清哪个是彩霞她大，冷笑一声，便展开“草上飞”的功夫，撒腿就跑。

但是，“草上飞”这回没飞掉，他栽在了保长的闷棍之下。原因是经常用“驴踢”赌咒发誓的他在跑动中真的碰上驴了。

其时，那头叫驴正在月光下瞎转悠。也许是夜色的撩逗，那驴发情了，它焦躁不安地转到了河边。是卜乾娃朝天放的那一枪惊了它，它发疯似的在河边狂奔乱跳，正好被乾娃碰上了。这发情的畜牲把土匪卜乾娃当作发泄的对象，“啊噢啊噢”地叫着连踢带咬对乾娃进行疯狂地“拦截追击”。而就在乾娃拼命摆脱那畜牲的纠缠时，精脚片子的保长从树后蹿了上来，照着乾娃的腰就是一记闷棍。猝不及防的乾娃在人与牲口的联合攻击下轰然倒地，拎绳的保丁麻利地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

彩霞她大捶胸顿足：“哎呀呀，失塌咧（坏了），失塌咧！咋弄下个这球事嘛！”老汉还是心疼自己的女儿。

4

抓住个“大土匪”，保长连夜押上乾娃进城邀功去了。

保长跟警察局长说他“干了个大活”，逮到了黄龙山上的大土匪卜乾娃。局长想：你个烂保长能干个大活，那要我这警察局长日闲杆呀？局长轻描淡写地对保长说：“不就是你村的那碎毛贼嘛，球！这，你到账房上领五块大洋，权当弟兄们跑腿的辛苦钱。回去吧。”

保长心中暗骂：“狗日的怕我抢了头功，啥货呦！”但这话不敢说出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乾娃就被关在县警察局看守所里。局长说是个小毛贼，底下也就

没按大土匪对待，关到号子里，连绳都没捆。

黄罗武、王兔娃、苦嫂于日头出山的时候赶到白水县城北门外。苦嫂赶路速度真不慢，挎着一篮子鸡蛋也没落在两个年轻汉子后边。

城门洞口上有官军的检查岗，五六个官军对每个进城的人都要检查。黄罗武提前就想好了：让苦嫂先进。原因是苦嫂篮篮里有枪，兔娃跟上，他殿后。万一发生不测，三个人分头跑。

苦嫂走到检查岗前，不等哨兵问话便主动开口：“老总们辛苦了！俺妈病咧，捡些鸡蛋到城里卖了给俺妈抓些药。”

“老总”看了看苦嫂篮子里的鸡蛋，又瞅了瞅苦嫂的脸，苦嫂相貌长得平平，脸色更是挺得“平平”，“老总”便不耐烦地说：“去去去……”苦嫂便平平展展地进了城。

兔娃长得魁实，身上又有股匪气，半路上黄罗武便要他再“改造二一下。兔娃把衫子脱下来往腰里一缠，又从地下抓了一把煤灰，在脸上身上左一横右一竖地一抹，就变成了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到了哨兵跟前他又成了哑巴，呜里哇啦地比划了一阵子。哨兵听不懂，便骂：“日你妈，看你那脏尿样子，滚！”跟着又在尻子上捣了一枪托，兔娃就踉踉跄跄地进了城。

黄罗武暗自窃笑：这两人真能演戏！

但是他的戏最难演。官兵们对游走江湖的商贩、郎中、道士、算命先生等特别警惕：因为共产党游击队的探子最爱玩这一手（应当说，这也是黄罗武事前没考虑周到的地方）。

但是黄罗武自有他过人之处，那就是俩字：胆正。只见他从容不迫地走到岗哨前，问声：“老总辛苦！”便直直地站在了哨兵面前。

“弄啥的？”哨兵严厉喝问。

“做小买卖的，进城寇点针头线脑胰子粉啥咧的。”黄罗武指着肩上的黑布裕槌说。

哨兵就把裕槌取下来摸了摸，又伸手去撩黄罗武的衫子。

黄罗武干脆把衫子解开，又把腰里的那条腰带解下来拎到手里，见那哨兵把手伸到了他的腰上摸揣，便说：“不胜我把裤子脱了叫老总看个清白？”哨兵就骂：“狗日的你把裤子脱了，得是想让谁摸你那牛呀？爷没那闲工夫。爷自个的牛还闲得生烦呢！”

两人的精彩对话把几个等着检查的人都惹笑了。那哨兵得意地对周围的人说：“他娃跟我耍无（读乌）赖赖呢！老子耍无赖赖都带上徒弟了！”

哨兵一抬手：“煽远煽远！啊哒娃多啊哒要去！”

黄罗武笑咪咪地说了声：“城里娃多，我进城呀！”转身就朝城里走。

哨兵嘴上骂：“油条！”

黄罗武心里骂：“兵痞！”

按照苦嫂的主意，黄罗武与兔娃在看守所旁边一条小街道上的一家小饭馆见面了。这时，兔娃已洗去了脸上抹的煤灰，并且从苦嫂那里接过了那两把短枪。黄罗武进来坐下后，兔娃就把一把短枪塞给了他。黄罗武问：“苦嫂呢？”兔娃说：“寻她表哥去了，叫咱俩在这儿等着，吃晌午饭时她一准到这儿来。”

小饭馆除了他俩没人进来。老板兼堂馆问：“二位兄弟吃点啥？我给咱做去。”看来连厨子也由老板兼着。

黄罗武说：“先沏壶茶。俺在这儿等人，人齐了再说吃啥。放心，茶算茶钱

老板说：“哎呀，看你说的，啥都成了钱了！一壶茶不值啥。”

苦嫂在县府衙门找到了她表哥崔文。崔文在县府干的是抄抄写写的差事，没啥职权，但为人活套（随和，善交际），在县城里还挺有人缘。苦嫂说她丈夫苦苦的一个朋友被关到看守所了，苦苦让给朋友

送几盒烟和一点吃喝，求表哥给引个门路。表哥问：“不是红军吧？”苦嫂说：“不是。你看苦苦那样子，还能结交上红军？就是个一块赶牲口送货的，两人遍得来，那人也常给他揽些活。就是这交情。”崔文说：“那为啥叫关起来了？”苦嫂说：“小伙年轻，火气大，就是路上跟人打了捶（打架），把人打残坏了。”崔文说：“那就好说。走，哥领你走一趟。那儿的所长我认得。”

就这样，崔文领着苦嫂到了看守所，见了所长说明了来意。所长说：“你崔哥一句话，在兄弟跟前就是一道圣旨，兄弟照办就是嘛。”所长马上叫人去提卜乾娃。崔文起身告辞：“兄弟，明黑咧到哥屋里喝酒去噢！”所长摆摆手：“不咧不咧，碎碎个事还值当喝一回酒……”

会见室里只有苦嫂和乾娃两个人。苦嫂问：“咋日鬼的，让人家抓到这儿来了？”

乾娃摇摇头：“唉！我整天发誓：不对了叫驴踢死，今回（今天这一回）真是叫驴踢咧！不说这了，苦嫂，这大老远的你跑来弄啥？”

苦嫂向门外探了探头，故意大声说道：“我说大兄弟，你那驴脾气也该改一改了。老跟人打捶闹仗，迟早要吃大亏的！”

门外的一个狱卒不耐烦地说：“女人家，嚷嚷啥哩快开晌午饭了，把东西摆下，走人。”

苦嫂连忙从篮筐里取出两块锅盔，两盒纸烟，一包咸菜——这些都是她拿鸡蛋换的，递到乾娃手里，临出门又交代：“听嫂子的话噢，再甬耍张（狂）了！”

乾娃说：“记下咧。嫂子，你走好！”

苦嫂进小饭馆时，黄罗武、兔娃都端上碗了。见苦嫂进来，兔娃冲老板喊道：“掌柜的，再来一碗。辣子少放些。”

杂面面条，放些葱花和盐，泼点熟油，那年月，穷人能进馆子里吃上这“油泼面”，跟过生日一样。

苦嫂办事麻利，说话也简单，对见到乾娃的过程只用了四个字：“交代过了。”

三个人在街市店铺转悠着磨蹭到黑，又在一家小饭馆吃了回羊杂碎汤泡馍。约摸到了子夜时分，按照苦嫂指的路，黄罗武和兔娃摸到了看守所的后墙根。

苦嫂装成个叫花子，身子蜷曲在一家店铺的墙脚，为二人放风。墙太高，黄罗武身子伏在看守所的后墙上，让兔娃踏上他的肩膀头，身子一直，兔娃借势一用力，“噌”地就上了墙。兔娃骑在墙上，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根绳子，黄罗武抓住绳头，上面的一拉，下面的一纵，身子就上了墙头。

苦嫂惊叹：“想不到这人也是一身好功夫，怪不得一个人就把欺负俺莲儿的那货收拾了！”

黄罗武和兔娃一前一后顺着墙根摸向后排监房——这是苦苦给交代的。监房门口有一个持枪的狱警，嘴里哼着酸曲儿身子转来转去，这就让二人不好扑上去。兔娃试了几次，都正好碰上那狱警朝这边转身子。黄罗武把兔娃搏住，耳语道：“别开枪。我来。”说着，从腰间解下那条灰布腰带。那腰带没有一丈，也有八尺。只见他身子朝前挪了挪，扬手就将腰带抡了过去。兔娃纳闷，这腰带抡出去有啥用？就在这一闪念的工夫，只听那个狱警轻轻地“咿呀”了一声，扑通就倒在了地上。二人一个箭步冲上去，兔娃用毛巾去塞狱警的嘴，手却沾上了狱警头上淌下来的血。黄罗武弯腰从昏死的狱警腰上解下监房钥匙，迅速打开监门。乾娃早有准备，一闪身就跨出了监房。黄罗武一挥手，兔娃从狱警身上站起，三人飞快跑到后墙，照老办法，转眼工夫就从墙上跳了下去。

没费一枪一弹，劫狱成功，乾娃得救。

三个人都出来了，苦嫂笑了笑，径自撩开大脚在前头带路。一行

四人很快跑到了城墙根。

小县城的城墙本来就是土夯的，加上几经战乱，城墙到处是豁口。三男一女又都是手脚麻利的人，从一个大豁口爬上去，又翻下来，转眼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了。

四个人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忽然发现前面一个土坡上有一群黑乎乎的人影，黄罗武料定是接应他们的郭宝珊来了。

郭宝珊不愧是山大王，看见对面有四个奔跑的身影，竟扯开嗓子吼叫起来：

“咋样？人劫出来了吧？好样的！”接着就是一阵纵声大笑，“哈……哈……”

四个人已跑到郭宝珊跟前。可没等他们说话，郭宝珊举起盒子枪就对空放了三枪，又向机枪手下令：“狼娃子，来上几梭子，叫狗日的官家睡不成好觉。”

“嗒嗒嗒……”沉沉暗夜里，茫茫高原上，猝然响起了一阵轻机枪的怒吼声。

郭宝珊一挥手：“弟兄们，撤！”

这时，有人牵过三匹马来。苦嫂骑一匹，乾娃骑一匹，黄罗武和兔娃合骑一匹。郭宝珊带的是骑兵连，30多匹战马撒开蹄子向着黄龙山飞奔而去。

直到这时，兔娃才想起灰腰带的事，忙问：“哥，你咋能用一条腰带就把人放倒？那货头上都出血了啊！”

黄罗武说：“你摸。”

兔娃伸手在表哥的腰间细细摸了一遍，忽然惊呼道：“半截砖？”
对，是半截砖。

黄罗武在红三团是司务长，不管是出去为部队采买东西还是跑腿送信，总是便衣出行，不好带上刀枪。但路上又不安全，为了防止意

外，黄罗武就琢磨出一件“秘密武器”来：他将一块半截砖缝到长腰带的一头，出门就系到腰上。碰到不测时，解下腰带既可以将砖握在手里拍人，也可以甩出去砸人。遇到敌人的盘查站也不怕，敌人的盘查哨总爱在人腰里摸揣，看有没有枪。他就大大方方地主动解下腰带让你摸揣。敌人根本想不来，这解下的一条破腰带上还有什么“机关”。

这故事绝非作者编造的一者没经过战火洗礼，也绝不会想出这样的情节。这是黄罗武的二儿子黄有洲亲口给作者讲的。他说他见过他爸当着他哥哥黄谊的面“表演”过这手绝活：腰带甩出去，十米之内，指啥打啥。他家的一只花公鸡就是在表演时被他爸拍死的。

黄罗武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亲自参加土匪的劫狱行动，合适吗？算不算违反组织纪律？

对此，黄罗武说：“第一，我是想让郭宝珊和他寨子里的土匪认识一下，红军里有比他们胆子更大的人；第二，乾娃是给我帮过大忙的朋友加兄弟，我相信他迟早也会成为战友。他被国民党抓了，于公于私，我都该去救他。”

这话对吗？我看是对的。起码是很仗义！

因为这个“义”字，黄罗武紧接着又干了件在土匪山寨惹起非议，回部队后引起争议的事。

第十六章 红军是讲大义气的队伍

1

那一晚的下半夜，白水县城里的官府军警可真是乱了营了！

北门外的机枪声被城关镇的保丁和巡逻的官军哨兵听得真真切切。于是，县长从姨太太的被窝里钻出来了；警察局长从窑姐的怀里挣出来了；看守所扔下麻将就朝出蹿；驻城官军的营长醉醺醺地抓起一个酒瓶子就朝外甩——他当是手榴弹了。

不大一会儿，各路“诸侯”勾鞋拾帽子地赶到了县政府衙门口。

“咋回事？咋回事？”

“迪道（谁知道）咋回事？哨兵报告说是黄龙山土匪进城劫狱，把一个土匪劫走了。来了上千号土匪呢！”县长神情慌张地说。

一听劫狱，警察局长心里就“突突”开了。为啥？因为他知道那保长捆来的卜乾娃是黄龙山上小有名气的土匪“夜老虎”。抓住像这等土匪，局子里至少要给缉拿有功的人发30块现大洋的赏钱（赏钱是县府拨给警察局的）。局长一是不想让一名小保长抢功，二是舍不得这笔赏钱——这钱够老子嫖个十天半个月的，于是他便故意说这是个小毛贼。他想的是，先按小毛贼关上三两天，然后再设法把这功转记到自己头上。就这一念之差，没想到两三天后就让土匪把人劫走了。

为掩盖自己的过失，警察局长自告奋勇地说：“叫我带上局子里的弟兄们撵去！”

醉酒初醒的官军营长说：“就你那一堆歪瓜裂枣，死老汉病娃，牛曳马不曳的，还想撵上土匪？”

警察局长顺水推舟：“那（读耐）你去，你撵去！”

县长吼道：“撵个球哩！土匪早就回山了。哼，明几个再跟你几个算账！”说完，尻子一撅一撅地走了。

这时，警察、官军都已集结到了街上，一个个睡眼惺忪，交头接耳。街市店铺里的小伙计们有的趴在窗子上，有的趴在门缝上向外看热闹。

官军营长怒吼道：“狗日的耳朵塞了驴毛了！没听见县长叫回哩！”

其实，最惊慌的还是看守所所长。那所长连夜去拍崔文的门，对崔文说：“麻达咧（坏了），土匪叫人劫走了！崔哥，你跟兄弟说实话：昨个晌午，你领的那女人得是土匪？”

崔文也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咋能呢？你没看那样子，瓜眉失眼的乡里婆娘，咋能是土匪呢？不能，绝对不能！”

所长皱眉头沉思：“我想也不能。可为啥她白天见的土匪晚上就让山上的土匪劫走了？”

“那是碰巧，碰巧！你想嘛，就算她是土匪的探子，她晌午来见了关在这儿的土匪，再回山报信；晚上又领山上的土匪来劫狱，时间赶得上吗？她就是飞毛腿也不行，来回毛 200 里路呢！兄弟，你把胆放正，没咱的事！”

“哥你说没咱的事？”

“没咱的事！绝对的！”

“好，没咱的事兄弟就给他来个一推六二五！”

“要麻利，三下五除二！”

第二天，县警察局长被撤职了。原因是乾娃他村的那个保长在县长面前告了一本刁状，说警察局长把大土匪说成碎毛贼，是与土匪有勾结，有意给土匪劫狱提供方便；再者就是私昧赏钱。

既然劫狱是局长通匪，看守所所长就“三下五除二”地来了个“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但是崔文心里一直毛毛的。他知道他那个远房表妹可不是个善茬。两家虽然因贫富差距而来往不多，但表妹敢说敢做、敢爱敢恨的个性在十里八村是摇了铃的，人们背后称她为“假小子”，也有人当面叫她“冷女子”（陕西男人被称为“陕西冷娃”。冷就是“冷门”。陕西人说“哑个冷活”，就是说干了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冷女子”是与“冷娃”对应的称呼）。“冷女子”当姑娘时模样不丑，乡里也不时有人上门提亲。可她对她大她妈就一句话：“我的事你甭管！”后来，黄龙山上一个赶着毛驴做小生意的小伙到她村来过两次，两人对上眼了，“冷女子”死活要跟人家走。她大她妈死活不答应，说黄龙山上尽是土匪，说黄龙山女人生的娃都是柳拐腿，脖子上还长个“瘦瓜瓜”（粗脖子）。冷女子还是那句话：“我的事你少管，我爱。”说完，提了个小包袱就走了。村里人看见，一出村那女子就上了那小伙的小毛驴，两人说说笑笑地朝北走了。村里的一个年轻媳妇给人学：“哎哟，去的那是啥鬼地方嘛，人家还笑得咯咯咯咯的，像是吃了喜娃他妈的奶了。”表妹嫁到黄龙山十六七年了，中间到白水县城来过三四回，每回来都要给她这位远房表哥捎点山里的土特产。崔文问她日子过得咋样，表妹总是三个字：“好着哩！”后来又加了句：“反正俺女子既不是柳拐腿，也没长瘦瓜瓜，长得奴（好看）着哩！”崔文知道，依表妹的性格，她是不会当土匪的。但她毕竟住在土匪窝子跟前，她又是那个爱打抱不平的“假小子”，很有可能被土匪所利用。不然，她白天要见的、晚上被劫走的那人，明明是土匪，她为啥说是个赶毛驴的脚户？看守所所长也不傻，警察局长被撤职的当天下午，崔文在街上碰见所长，那所长皮笑肉不笑地说：“崔哥，兄弟没事咧。崔哥先一天的推算说得准准的！不过，这事你清楚，我明白，啥事都没有噢，啥事都没有！”崔文是何等精明之人，咋能听不出所长是话中有话：一是就此封住崔文的口；二是要让崔文记住他的人情债。崔文马上接住话

头，说：“哎，咋能啥啥都没有嘛！哥俩的交情还有，好吃好喝的事哥这儿给你留着哩！”所长用食指点着脑门说：“只要这儿能保住，好吃好喝天天有哩。”

崔文想：以后这贼女子得防着点，不敢叫她把咱引到沟里了，少打交儿（交道）为好。

但是，世上的事往往是“人不寻事事寻人”，就在崔文决计要跟他表妹少打交道的两天之后，崔文在乡下老家的账房先生一大早就跑到县衙找他来了，一见崔文就变颜失色地说：“大少爷呀，咱屋夜黑（昨晚）被土匪打抢了……”说着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嗯……你说啥？被土匪打抢了？”

“噢，打抢了！半夜里从墙上翻过来四五个土匪，手里掂的盒盒枪，脊背上插着大刀片子，一个个……”

“啪”，崔文上手就是一个嘴巴子：“日你妈，你说话麻溜点行不？只说家里人咋象？俺大呢？”

管家捂着腮帮子，眦牙咧嘴地说：“老爷被土匪绑下走了。土匪说，限咱屋三天之内到黄龙山旗杆庙去赎人。要 1000 现大洋啊！”

崔文到底是在县衙干事的人，这种事经见多了。他皱着眉头思量了一阵子，果断地说：“你先回，这事由我来办。哎，对了，其他啥呢？”

“其他啥倒也没啥，就是土匪把一头骡子牵下走了，老爷被捆在骡子上。”

“嗯……我就想……”崔文又举起了巴掌，“再给你一巴掌！我问的是人。女眷有事没事？”

账房说：“那没有，人没事。土匪连女人住的屋子进都没进。二少奶奶倒是出来了一下，土匪看是多看了两眼，手没动，连摸都没摸一下。没有。”账房也真够啰嗦的。

二少奶奶是崔文的兄弟媳妇。崔家开的煤窑，崔文兄弟崔武在窑上管事，不常回家；崔文的媳妇跟他住在县里，崔家的女眷实际上只有他 60 多岁的老娘和这个年轻的弟媳。一听弟媳没事，崔文的心就放下了半截。

剩下那半截就是思谋着如何去赎他老爸。1000 块现大洋崔文能拿出来不？能。崔家成为大财东，主要不是靠种庄稼收租子，而是靠开煤窑。崔父年近七十，人有些糊涂——现在叫老年痴呆症。崔的兄弟是个粗头，管不了账。崔文是他屋实际上的掌柜的。崔文知道树大招风的道理，更知道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为防家里出事，崔文便将家里的大部分银洋拿到县里，由他在县里放高利贷。家里要用钱，包括窑上要给工人开工钱，都是账房先生到城里找他要。所以，1000 块现大洋崔文是能拿得出来的。但是，这也是他家的私有财产啊！1000 现大洋在县城能买半条街，用在官场上，买个县长的乌纱帽都绰绰有余，崔文能不心疼吗？

可再心疼钱也得救老爸的命呀：三天之内钱递不到土匪手里，土匪肯定会“撕票”。有啥办法既能救出老爸，又能省些银子呢？崔文苦思冥想，终于灵光闪现，一拍脑门：“把他家的（陕西人用来‘惊叹’的口头语）！咋把这贼女子忘咧。”

崔文没上过黄龙山，但听表妹说过，她家住在山里的旗杆庙跟前。崔文想：如果、哎、还如果啥、肯定，那天的劫狱与表妹有关，那么，她就与旗杆庙的土匪是一伙。即使她没当土匪，在土匪头子跟前也能说上话。就凭我给她帮这么大的忙——见了她再把这个忙的重要性和哥为此受的连累夸大渲染一番——她能不出面替我说个人情？这“贼女子”疯是疯、野是野，人还是很讲感情重义气的。对，就是这个主意！

崔文在县府里请了三天假，又从银号里取了 50 块现大洋，开了 200 块大洋的银票。这已经够让他咬牙的了。又在县城用 10 块大洋雇了两名保镖，于次日天光破晓时启程赶奔黄龙山。让他惊奇的是：“苦苦他婆姨”这个词挺灵，向谁问路都知道，指路的人不但热情指路，而且还捎带一句夸赞的话：“那女人能行，干板硬正！”

吃晌午饭前后，崔文爬到了半山坡上苦嫂的家门口。他让两名保镖在山坡找个阴凉地等着，自己进了表妹家。

“哟，哥呀，你咋跑到这鬼地方来了？”苦嫂热情地招呼着让这位远房表哥坐下，又是沏茶（甘草）又是递烟袋，“你看妹子屋里这样子，委屈俺哥了！”

崔文坐下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黄金龙”香烟，默默地吸了几口，开口问道：“妹子，你跟哥说实话，哥也知道俺妹子是个朗利人：你那天叫哥引你去见的那个人，是不是这儿的土匪？”

苦嫂回答得很干脆：“是。是旗杆庙的土匪。”

“那你那天是为给劫狱的土匪引路的？”

“是。他们不让我去，我自己要去。乾娃是个可怜娃。咋？这事带灾（连累）俺哥了？”

“哎哟我的好妹子呀！”崔文立刻换上一脸哭相，“岂止是带灾，差点把哥的命要了啊！”

“咋回事？哥你慢慢说。不对咧妹子替你顶罪去。”

崔文就绘声绘色地把路上编好的故事讲了一遍：说苦嫂见的那个土匪当晚就被山上下来的千十号土匪劫走了；说看守所当晚就把他出卖了，向县长告他与土匪里应外合，还带他表妹来踩的点；县长当堂就把他捆了要枪毙他哩……后来，乾娃他村的保长来告，说这都是警察局长日的鬼，县长才给他解了绳，但还是要撤他的职；是他给县长塞了 800 现大洋的黑拐（贿赂），才保住了他的饭碗子。

“妹子呀，哥屋里虽然有点钱，可那钱都是你表弟在煤窑上带着工人撅着尻子挣下的血汗钱呀！800 块的黑拐把哥快整成穷光蛋了！再说，你表舅、我大都快 70 的人了，一身的病，有早没晚的，我得给他留些办后事的钱呀！唉，把哥能难场死了！”

苦嫂知道表哥的话说得有些邪乎了，也知道 800 大洋把他屋整不穷。可她相信这事确实会给表哥带来麻烦，心里也真有些过意不去。可现在能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苦嫂说：“哥呀，这事怪妹子。你今儿个既然来了，妹子先跟你赔个不是（赔礼道歉）。打也由你是骂也由你，可就是这钱妹子赔不起你。还是那话，不对咧你把妹子捆了，妹子替你顶罪去。”

“哎呀，妹子你咋说这瓜话呢！哥是个男人，咋能让女人去顶罪呢？再说，这事现在已经让哥摆平了，你一去不就又乱了场了吗！让你赔钱？那不是扇哥的脸哩嘛！这事不说咧，不说咧。今儿个哥找你……”崔文用双手捂住脸，在脸上上下下抹拉了一阵子，半晌沉默不语。

“哥，有啥话你往完里说嘛！你不知道妹子是个急性子？”

崔文猛地把手从脸上挪开，冷不丁地摆出一句话来：“俺大让土匪绑了票了！”

“啥？你大？那就是我表舅吗？”苦嫂一脸惊疑。

“可不是你舅是谁！”

“谁家绑的？叫你到啊达赎人？”

“旗杆庙。”

“旗杆庙？那就是郭宝的人。”

“你认得？妹子，那哥就求你了！你去给说和一下，叫他把人放了。钱，哥出。可 1000 大洋太多了，哥不是为你那事才撇了 800 吗？再叫我出 1000，哥就丢下寻棵歪脖子树上吊了！啊，去给说说去。俺

大咋说也是你舅哩嘛！”

这回该到苦嫂沉默了。

苦嫂人麻利，但不是个麻迷儿（糊涂人）。虽说她跟旗杆庙的土匪处得不错，郭宝珊对她也很客气，但她不是要紧事连山寨门都不进。她主动提出要跟者黄罗武进城劫狱是觉得乾娃诃怜，她想帮着救乾娃一命。那次她闯进杀人场，给那个欺负她女子的人说了一句情，见郭宝珊不给面子，也就意识到自己不该出这个面，便叹息着离开了。山寨的土匪就是靠抢人、拉票过活哩，你叫人家把绑来的“肉票”放了，那不是砸人家的锅哩嘛。虽然她很反感土匪打家劫舍的勾当，但她反对的方式也只能是碰上合适机会了劝上两句。她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土匪的生存方式。土匪又都是野骡子，你说得多了他啥事都能干出来。俺一家人还要在这儿过活呢。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表哥刚才说的那些话有多大的夸张，人家那天的确给咱帮了忙，咱也肯定给人家惹下一些麻缠的事；表舅都快成了棺材瓢子了，也经不住折腾；表哥又求上门来了，这个人面子你得给搁住，这个腿你得给跑到。

“哥呀，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这就去找郭宝去。莲娃，你给妈把你大舅招呼好。案上有妈擀好的面，给你舅下碗面、卧俩鸡蛋。哥，山里人穷，你可甭嫌弃噢！”

“哎哟说啥哩！哥这会儿还能吃下饭？你快去快回。这就是咱女子？娃长得就是心疼着呢……”

苦嫂就奔旗杆庙。路上、门口的哨兵都不挡她。平常就知道这是个好心大嫂，加上闯县城救了乾娃的事一传开，寨子的人就更加佩服了。可一听说要找团长，门口的哨兵就说话了：“苦嫂，不巧得很，郭团长一早就出去了。”

“那寨子里这会儿谁能拿住事？”

“褚参谋长。那也要看事大事小哩，事大了他也做不了主。”

“叫我见见再说。”苦嫂也知道褚方杰有点难说话，那人是个镜子脸，平时见了凡人不招嘴。但已经走到这儿了，咋说也得见见。

褚方杰果然不给苦嫂面子：“这是寨子里的大事，外头的人不要搅和。快回你屋看娃收鸡蛋、吆鸡关后门去。”褚方杰那镜子脸上冷若冰霜。

“那郭团长啥时候回来？”

“知道他啥时候回来，我成了寨主了。去，快走快走，啊达有那干指头蘸盐的事！”

苦嫂碰了一鼻疙瘩的灰。

苦嫂站在院子里就犯了熬煎了：郭宝不知道啥时候回来，这狗屁参谋长又不招识我，这回去咋给表哥交代呀？

正在这时，她看见那个救过她女子又和她一块进城劫狱的人，扛着一根木头从北门进来了。她知道这人不是寨子里的人，但她却亲眼看见郭宝对这人很尊重，就想，这姓黄的兄弟说话肯定管用。对，就求他。人急了，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碰碰运气呗。

“哟，黄大兄弟，你扛个这是弄啥呢？”

“噢，苦嫂，你咋来了？我看郭团长炕上的小桌子破得不行了。闲着没事，给他重做一个。”

“哟，你还有那手艺？能行人就是能行人！”

“唉，学过几天木匠，瞎琢磨哩。苦嫂有啥事吗？”

“大兄弟，我看你是个真真的好人。走，到寨子门口，嫂子给你慢慢说。”

黄罗武放下木头，跟着苦嫂走到土寨子门外。苦嫂就把她表哥那天咋样领她见的乾娃；表哥为这事咋样受了连累、花了钱；如今表哥寻上门来了，说他大让旗杆庙的人绑了票，要 1000 大洋的赎金……从头学说了一遍。末了，苦嫂说：“咋说人家也是给咱帮下忙受下连

累的，寨子里的人又绑了人家他大，这也太不仁义了吧？这叫啥？恩将仇报，对不对？这会儿郭宝珊兄弟不在，褚参谋长又不招我的嘴，大兄弟，嫂子只能求你了！这事弄不成，叫我以后咋还有脸回俺娘家见俺乡党啊？”

“是这事？咋就这么巧，正好是……”黄罗武也沉默了。这事他知道一点：卜乾娃回来的第二天，自己就提出要去他踩过点的那家拉个票回来。郭宝珊说：“好，咱就在官家乱的时候趁热打铁！”当即命令他带上几名弟兄下山。那天卜乾娃果然得手了，回来后还对黄罗武说：“哥，你救了兄弟，兄弟不能不报答你。这回分了赎金，兄弟的那一份全给你。”黄罗武说：“我救你不是图你的脏银的。这种事少干为好！”事前他就想劝郭宝珊来，可转念一想：他现在还不是红军，我更不是土匪寨子的人，劝能起啥作用？也就没有开口。这会儿听苦嫂一学，他觉得这事不对头：苦嫂为救乾娃，主动要求参加劫狱行动；她表哥领着她去看看守所，虽然不知情，可也算是帮了他们的忙；现在，被救的乾娃又领人绑了人家老父亲。这事，无论是对苦嫂还是对苦嫂她表哥，郭宝珊手下的人都干得不漂亮，不义气，是恩将仇报……不行，我得找褚方杰说说去。

“苦嫂，你就在这儿等着。这事交给我了。”

褚方杰就是当年和杨茂堂一块发动“安定兵变”的头领，是谢子长安排他们到郭宝珊这里暂时存身的。在国民党部队时他就当过排长，因有些文化，也有些作战经验，郭宝珊就让他当了参谋长。要说这人也不算坏，可就是那张镜面子脸——这是好听的，还有人背后说他是吊死鬼脸——难看，办事认死理，又有点好占小便宜，在山寨威信并不高。平时郭宝珊在，他基本上不管事。那天郭宝珊到黄龙沟去了，据说是贾德功下的帖子，请他去议事，褚方杰就成了寨子里拿事的人。褚方杰对黄罗武倒是还过得去，一是因为他见郭宝珊对黄罗武很友好；

二是他知道黄是红军的人，又听说他弟弟是红军主力团的政委，自己迟早是要被红军招回去的，得给自己留好后路。

但是听了黄罗武为苦嫂说情的事，褚方杰不干了。

“黄哥，这事弄不成，弄不成！把人狰眉豁眼地绑了来，又喜眉笑眼地放回去，自古以来，山寨就没这号规矩！这是啥地方，土匪的窝！你当是戏园子呀？戏园子哭哭笑笑都是假的；土匪窝杀杀打打都是真的。土匪是啥？土匪就是跟人赌命哩。赌赢了，吃喝嫖赌由我；赌输了，鞭抽、剝随你。放人的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

“你说这事弄不成？”

“不是我说弄不成，山寨有山寨的规矩嘛——”

“规矩是人定的，人能定就能改嘛。”

“他旁谁敢不敢改我不管，我反正不敢改。”

“你说谁能改？”

“那你问郭团长去。黄哥，你不要难为兄弟好不好？兄弟也是头磨道上的驴，听着人家的吆喝转圈圈哩！”

黄罗武也觉得褚方杰说得有道理，山寨的规矩谁都能改，那还不乱套了吗？可是，赎票是三天期限，今儿个都第二天了。万

“郭团长没说他啥时候回来？”

“说是今儿黑回来了

“万一他要回不来呢？你会不会叫人撕票？”

“明天是第三天，明晚，不，后几个一大早见不到赎金，按规矩是要撕票的。”

“嗯，你那规矩……好，不说了，我现在就去找郭团长。咱可说好了：万一明几个回不来，你一定要等到后天早上。”

“那你不用交代。盗有盗行，匪有匪规，期限不到谁也不敢撕票，除非他自己也想叫人当票撕了疽

“匪道”上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没有拿到赎金或撕票之前的时段里，土匪们对“肉票”还是不施虐待的，至少让你吃饱喝足。土匪要的是钱财，如果苦主的家人拿上赎金来了，见到的是一具尸首，那这钱财你就不好拿了。当然土匪也可以放手去抢，但那就犯了行规，在同行中坏了山寨的“名声”。再说，郭宝珊对撕票的事卡得很严。不到万不得已，不许撕票，是旗杆庙的山规。

黄罗武从骑兵连借了一匹马，当他牵马去寨门时，苦嫂还在太阳地里站着。

“咋象，大兄弟，弄不成事吧？”

黄罗武说：“褚参谋长也有他的难处。苦嫂，你回你屋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郭团长。”黄罗武抬头看了天：“放心，日头落山以前我一准儿回来给你个准话。”说完，翻身上马，朝着黄龙沟方向疾驰而去。

路上，黄罗武也思量过：我这是不是又多管闲事了？我是红军，这是土匪寨子里的事，我管合适吗？但这是瞬间的一闪念，很快他就自我否定了这种想法：人总得讲个义字吧？以怨报德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人中间都是让人笑骂的。不行，这事我得管。这不是闲事。

说明一下，黄罗武上山时还不是中共党员。这时是1934年的6月。同年8月，也就是在他下山之后，才在南梁苏区经马志英、胡颜英介绍入的党。在讨论他入党的会上，有人曾提出过这个问题。说他私自参加土匪的活动，还说情让郭宝珊放了一名土财主。这个问题在会上引起争议。最后是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说话了。他说：“黄罗武同志上山劝降土匪，是有成绩的（那时郭宝珊还没有正式投过来，但倾向性已经很明显了）。他是孤身闯匪巢啊同志们！遇到什么事他该怎样向组织上请示汇报呢？没办法呀！所以志丹同志、世泰同志和我都说过，要他随机应变，脑子放活泛些。事实证明，他在面对那么多土匪，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应变能力是很不简单的呀！他参

加劫狱，劝说郭宝珊放人质的事，回来后都如实向组织汇报了。我就说他做得对。我们既然准备收编土匪，那就首先要准备改造土匪。黄罗武是在我们还没收编土匪之前就做了土匪的改造工作，他要让土匪们知道：共产党也是讲仁义的，红军是仁义之师！以怨报德的事我们是不会干，也不会支持别人干的。”

这又是后话前说。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人老性子急，肚子里搁不住话。

3

路是走过一遍的路，马是喂饱草料的马，人是侠肝义胆的人。不消一个时辰，黄罗武就赶到了黄龙沟山寨。

可是，到了岗哨前又出事了一一

“哎哟，这不是黄爷吗？你老人家怎么又来啦？”带哨那个大烟鬼嬉皮笑脸地迎上来，歪着个烟袋杆似的脖子，斜着个指甲掐出一条缝的小眼睛盯着黄罗武。

“我到这儿来是找郭宝珊郭团长的。有急事。”黄罗武说着就要往寨子里走。

“慢。”大烟鬼掏出盒子枪来了，“你找郭团长有啥急事啊？是不是还想哄我们郭爷、梁爷、贾爷一块儿去投红军，然后在山下把我们用绳一捆，统统地咔嚓咔嚓了？”大烟鬼右手举枪，左手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这时，正好有一群土匪从黄龙庙下来。他们是骑兵，在庙前的大场子上刚练完刀术回来，上百名土匪个个手里都拎着明晃晃的大刀片子。

大烟鬼趁机煽风点火：“弟兄们看清了吗？这就是前几天到咱这儿来劝降的那个红军说客。他说他不是要哄咱们下山来再宰了咱们，

那叫他说说：杨谋子是怎么死的？”

土匪们前几天已经让“花狐狸”煽过一回了，再经大烟鬼一煽，立即跟着起哄了：“对，是这话，让他说说杨谋子是咋死的？”

“说不清白，咱就乱刀剁了他！”

“这小子是个骗子，说啥呢，砍了去球！”

“砍了，砍了！”众土匪齐声鼓噪，大刀片子在空中舞出一片寒光。

有一个土匪上来要揪黄罗武的领口子，被黄罗武用手拧住他的手腕，向前一推，那小子先是屁股墩地，后是仰面朝天。一把大刀片子落在了黄罗武手中。黄罗武用手指在刀片上轻轻滑了一遍，等那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后，便将刀又扔给了他。

黄罗武说：“我不是跟你们打捶闹仗来的，你们人多，我也打不过你们。你们不是想知道杨谋子是咋死的吗？好，我告诉你们，一句话：被红军依法处死的。”

“为啥要处死？他不是投了你们红军了吗？”

“红军他妈的也太不讲义气了！”

“谎哈呢，还是一刀剁了零干（陕西话，干净、利索、不再招惹麻烦）！”

就在土匪们叫嚣不止的时候，韩翠玉带着傻丫头二香出现了。

“都给我走开！”韩翠玉声音不高，但冷峻而威严。

见土匪们还在发愣，二香丫头把两根枣木大棒槌敲得哪哪响：“听见了没有，我家奶奶让你这伙狗日的走开。再不走，本姑娘就动手了！”

众土匪见这副架势，知道再胡闹下去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便悻悻地往开里散。

“慢！”黄罗武却叫住了众人。他先是朝着韩翠玉笑了笑，又抱拳行礼以示谢意，然后冲着土匪们说：“弟兄们问的事我还没个回应

呢，请再等一下，让我说完再走。”

韩翠玉以目示意，意思是说：“跟这伙土匪说啥哩？快走呀！”

但是黄罗武不走。他知道，那天贾德功撵他走就是因为“花狐狸”拿杨谋子的事煽起了“匪怨那天的情况容不得他向土匪们解释。可这会儿既然赶上这场合了，把事情说清了不是最好吗？不管这支队伍最后投不投红军，说清楚了对消除“花狐狸”妖言的影响，对红军的威信都会有作用的。于是，他朝韩翠玉摆摆手，意思是说：“请回吧，这儿没事。”然后便对土匪们说：“对杨谋子之死，我先问弟兄们三个问题。谁能回答上来，我甘愿挨弟兄们一刀。球，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我怕死啊？喊，怕死敢到这儿来吗？”

大烟鬼说：“少啰嗦。你问吧。”

“好！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在家挨过你父母的打吗？”

“这算啥屁话？像俺这号人，谁没挨过父母的打？不打不成才嘛。”

又有人小声说：“打了也没成才。还当了土匪。”

黄罗武说：“好，挨过。我小时也挨过我大的打。那么，为啥要挨打呢？”

“调皮捣蛋，偷鸡摸狗，不听话嘛，还能有啥？”

黄罗武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再问第二个：到山寨后挨过头头的打吗？”

土匪们还是脑子差成色，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挨过，还有人被砍了头哩。”

黄罗武又问：“那又是为啥？”

“犯了山规呗，还能有啥？”

黄罗武又问第三个问题：“比方说：你屋的女人，妹子呀、嫂子呀，反正是亲人，被坏人欺负了，你会咋办？”

这问题问得太突然又太尖锐，土匪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咋样回答。

最后，有一个大个子说话了：“俺妹子就是让官军糟害了。我掂了个铡刀片子把狗日的头剁下来，才上山当土匪来了。”

人群中又有人说：“对，谁欺负俺屋里的女人，俺也是这话：先杀仇人后当土匪。”

“对，先杀仇人后当土匪，就是这话！”

黄罗武兴奋了，兴奋了的黄罗武挥着手臂大声说道：“好，弟兄们，现在我来回答弟兄们给我提的问题。杨谋子为什么被处决：第一，他投了红军不听红军指挥，这就像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一样，该打该骂；第二，他当了红军不守红军纪律，这就像你们犯了山规一样，更该受到惩罚；更重要的第三，他打着红军的旗号还要去欺负女人。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我不说，你们说。”

上百号刚才还张牙舞爪的土匪顿时哑口无言了，像机关枪突然卡了壳。

土匪们三三两两篇壹套地散去。黄罗武听见有人小声叽咕着：“杨谋子原本就是个害货！”

“这个姓黄的厉害！把咱问得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了……”

等土匪们散得差不多了，黄罗武才发现，季九云在不远处站着，而韩翠玉和二香的背影还看得清清楚楚。

季九云伸了伸大拇指：“老弟，真是这个……”

黄罗武笑了笑：“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土匪也不全是麻迷浑眼子。你说呢，季兄？”

季九云仍然动情地摇着大拇指说：“我只想说，你是这个！”

“别夸我了，这也是事情逼到这儿了。你没见刚才那阵势，吃人呀！”

季九云还是那句话：“所以说，我说你是这个。能挽狂澜于既倒者，大英雄也！”

“别谄文，兄弟听不懂。哎，季兄，兄弟今几个是来找郭宝珊团长的，有急事。我不想进卧虎洞了，麻烦你骑上这匹马，给咱把郭团长叫出来。我先走着，在半道上等他。”

“真有急事，不陪哥遍一会儿？”

“真有急事，咱俩迟早会有扯开遍的时候！”后面这句话，黄罗武说得意味深长。

季九云骑上马走了。黄罗武便在沟道上不紧不慢地向前走。果然，走不到二里地郭宝珊就赶过来了。

郭宝珊一面下马，一面发问：“兄弟，有啥当紧的事不能等哥回去说？”

黄罗武手扶着马背，简要地说了崔文家的事。

“我当是火烧连营了，就这点鸡巴事？你跟褚方杰说说，把那棺材瓢子放了就完了嘛，还用跑这儿找我？”

“褚参谋长说这是山寨的规矩，他……”

“啥鸡巴规矩？规矩就是我郭宝珊的一句话。”

黄罗武明白：别看郭宝珊说得爽气，心里也会不痛快的。毕竟是1000块大洋，毕竟土匪是靠这过活的。几天的相处他已发现：郭宝珊说话凡是脏字连篇时，这话你就得反着听。

黄罗武说：“郭哥，我知道弟兄们也不容易，他们吃的啥，穿的啥我都见过，连你这山大王不也把甘草当茶叶喝吗？可咱好歹是支队伍，是个寨子，总得讲点义气。人家表兄妹都给咱出力了，咱不能让人家骂咱不仗义吧？”

郭宝珊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忽然又笑了起来：“我说黄老弟呀，你啥时候成了钻到我肚子里的虫虫了？把我的心思看得这么清。

说实话吧，我刚才就是生你的气哩。你又不是山寨的人，管球这闲事弄啥哩？弟兄们辛辛苦苦绑个票上来，不就是想吃点喝点打打牙祭吗？你让我把人放了，弟兄们嘴上不说，心里不骂我呀？这会儿咱啥都不说啦，一块儿回。路上再商量商量这事该咋办。义气是要讲，可山寨人确实没有凭红口白牙一说就放的‘肉票’。”

郭宝珊对随后赶来的季九云说：“季参谋，你去给贾师长、梁旅长打个招呼，说我那边真是出了点麻烦，我得马上赶回去。这样吧，你对他俩说，明天，后天？对，大后天请二位到我那儿去，我请客。今天没说完的事，到我那儿再说……”

二人打马——不对，应当是三人，还有郭的卫兵冷旦——进到那条幽静的山谷里，郭宝珊说：“兄弟，你这是让我拿刀子割我自个儿身上的肉哩，疼啊！”

黄罗武笑道：“郭哥，可人在江湖，义字不可丢啊！肉割了可以再长，落个不仁不义的名声可就没人买你的账了。”

郭宝珊说：“那是。不讲义气我还叫什么义勇军？哎，我只说这义气二字是江湖上人讲的，怎么红军也讲这个？”

黄罗武说：“看郭哥你说的，红军不讲义气啊？不讲义气老刘为啥总夸你是个讲义气的人？不讲义气为啥派我来找你？红军不但讲义气，而且讲的是大义气。”

郭宝珊说：“义气就是义气呗，还分个大小？”

黄罗武说：“当然有大小啊，比方郭哥你吧：你对手下的弟兄们讲义气，对你的亲朋好友讲义气，甚至对你敬重的刘志丹讲义气，这都对。可你蹲到黄龙山上究竟能看多远？你撑一把伞能让几个人不受日晒雨淋？红军就不一样了。共产党自打一开始就想的是天下穷苦人，要让天下穷苦人都过上有吃有喝的日子。你说这不是大义气是啥？”

郭宝珊说：“嗯，是大义气。可这也难啊！”

黄罗武说：“难？站到山上喝西北风容易，能顶饥荒吗？”

一直跟着他俩的冷旦突然插话了：“俺叔说得对对的。我小时候就站到路口喝西北风，最后就饿昏倒在雪地上了……吓，我又多嘴了！”

三人在旗杆庙土寨子东门外下马。郭宝珊对站岗的哨兵说：“去，找个人到苦嫂家，把她和她亲戚一块儿叫来。”

哨兵叫了个不当班的警卫去叫苦嫂。苦嫂一听郭宝珊叫她带上表哥去，心想这事有门儿。可当崔文提出要把他雇的两名保镖带上时，苦嫂却火了：“你当你是逛隍会呀？土匪是吃软不吃硬。带上那俩货，想弄啥？吓唬土匪？乾娃一个人就能放倒你三个。快走，就咱俩。没事。”

崔文颤颤巍巍地进了旗杆庙，一见到郭宝珊，小腿肚一软，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

“起起起起！我最见不得见人就下跪的男人了。看清，我郭宝珊不是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跟你一样，也是人模狗样的人！”

苦嫂“扑哧”一声笑了。

“笑啥呢，你说我不是人？”

“谁说你不是人来？你郭宝兄弟是人，还是个最讲江湖义气的人。”

“哎，苦嫂这话我爱听。说吧，有啥想法？”

“大王，啊，不对，是团长。我大让绑上山来了。我知道山上的弟兄们也不容易，本当多拿些赎金，可前两天我帮你救人，差点被砍了头。是我花了 800 大洋才保了条命。家里实在拿不出 1000 大洋了。俺妹子知道，俺屋没几亩地，那点钱都是开煤窑挣来的……”

郭宝珊一拍桌子：“再别提开煤窑的了！老子一家四个男人都在煤窑上下过苦，开煤窑的比他娘的地主心更歹！就说你有啥打算吧。”

“赎金的事，能不能再少点？”崔文可怜巴巴地说。

郭宝珊说：“看在你给苦嫂引路，苦嫂又是给俺帮忙的分儿上，俺也不给你讨价还价了。你随便，今天拿了多少就扔这儿多少。仁不嫌多俩不嫌少。这该够意思了吧？”

“够意思够意思真够意思！”崔文连声称够意思，该到报数的时候，他眼珠一转，“不够意思”的意思就表现出来了：“兄弟我凑了50块大洋。也是时间紧，钱不凑手，要是……”

郭宝珊大手一挥：“不说啦不说啦，50就50吧。正好他5个人去的，一人10块，也算没白跑。把钱放下，走人吧你。”

崔文一面手哆嗦着往外掏钱，一面小声地问：“团长，那俺大咋办？”

郭宝珊说：“你问的是个屁话！收了你的钱还能不放你的人？你把俺看成啥东西了？你给俺记住了：俺是土匪不假，土匪也是人，是人就得讲义气。干大事的讲的是大义气，干俺打家劫舍这一行的讲的是小义气。”大小义气是他刚跟黄罗武学来的，真是张三的包子——热蒸现卖！”

黄罗武想：这郭宝珊办事果然朗利。作为土匪头子，能这样就不错了：既给足了苦嫂的面子，又没坏山寨的规矩。郭宝珊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用乡里话说叫“掀得起旗杆子压得住场”。如果他真心实意跟上红军，改掉身上的那股匪气，还真能成大气候！

冷旦领着崔文、苦嫂从存放“肉票”的地方领回了崔文他爹。那老头全然不知这两天究竟出了啥事，见了儿子竟口流涎水，含混不清地说：“……给我……喝……的啥……茶甜……甜……的……我都没喝过”

苦嫂悄声对崔文说：“哥，你晌午不是说，你带了二三百块哩吗？咋就50块？”

崔文说广瓜妹子，跟土匪还能说实话？他说有多少撒下多少，我就撒下 50 现的。哥还给你留了张 100 块的银票呢！”

苦嫂气愤地说：“人家那样对你，你咋能……把那银票拿来给我。”

“咋？你现在就给土匪送去？那不是把哥卖了吗？土匪一躁，俺爷俩还走得利吗？”

“这你甭管我既不能把你卖了，又不能让你把人家哄了。这钱我也一分不拿。你给我就对了。”

五天以后，苦苦赶着小毛驴从洛川回来，苦嫂接过牵驴绳就往旗杆庙走。毛驴上驮了两大布袋茶叶和 10 条黄金龙纸烟。

苦嫂对郭宝珊说：“俺表哥觉得那天出的钱太少了，不好意思。今几个又买了些茶叶、纸烟，让苦苦驮了来。你给弟兄们分了去吧。”说完，拧身就走。

苦嫂在熟人面前是个不会撒谎的女人这一点，一旁的黄罗武当时就明白了。

第十七章 黄罗武一语震三寨

1

在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是观众最反感又最无奈的事，其实你往乐观方面想想，插播也有好处。它可以让你从紧张热烈的情节中走出来，干点给茶杯里续点水呀、到卫生间放点“水”呀之类的事。所以有聪明点的电视台便在插播前打出这样的字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作者在一口气讲了一连串的故事后，也想“插播”点什么，让作者和读者都放松一下。借用电视上的词也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那天到黄龙山采访，在白水与黄龙交界的一道山梁上，横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的是黄龙县的广告：“中国西部最大的天然森林公园、避暑胜地、绿色氧吧！”……噢，不说这个了，再说就真成了广告插播了。

讲一个关于黄龙山风物的民间传说吧！

站在旗杆庙前，目不斜视地朝南看，可以看见一座突兀的山峰，这山叫界头庙山，海拔 1543 米。黄龙山最高处才 1700 多米，这里也许就可以算作第二高峰了。

界头庙山顶上至今依稀可见魏长城遗迹，但界头庙的有名却是因为秦与燕之间的争斗。“荆轲刺秦王”是人们所熟知的故事。荆轲无疑是位壮士，一位胆量过人的英雄；可燕太子丹却是个浑眼子，竟然选了个背后气壮如虎、临阵胆小如鼠的秦舞阳作为荆轲刺秦的搭档。那小子一见秦王就尿小尿，变颜失色打哆嗦。结果坏了燕太子丹的大计，也断送了壮士荆轲的性命。荆轲被处斩于咸阳，燕太子丹不忍这

位“一去不复还”的壮士尸骨无存，便派人秘密潜入咸阳，盗取荆轲首级。首级盗到手了，燕人的行迹却被秦兵发现了。秦人铁骑追赶盗尸人，燕人于仓皇逃窜中上了黄龙山最南端的一座山峰。见这里山高林密，风光如画，便把荆轲的首级藏匿于此，意思是暂时寄存，等有机会了再搬回燕地，隆重发丧。但秦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灭六国，燕人再也没有机会把荆轲之头搬回去了。当地百姓有感荆轲的悲壮之举，便自发修了一座庙，取名“寄头庙”当地人“寄、界”二字的读音分不清，千年岁月，往事如烟，“寄头庙”就被现代人写成了“界头庙”。

这当然只是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但这个传说却寄托着老百姓对那位孤胆英雄荆轲的敬仰之情。敬仰英雄，怀念壮士，讴歌义举是我们这个民族千古不变的情结！

好了，“插播”结束，话回主题，书归正传。

2

黄罗武在旗杆庙郭宝珊的山寨里已经待了十多天了。这十多天中，除 r 前面所讲的“抗洪抢险”、夜闯白水、义释人质外，多数期间他都是在土匪中间走动，和他们谈心，广交朋友，宣传红军的性质，激发他们弃暗投明的决心。这些活动和话语作者不想再付诸笔墨，因为这类话题在前文中已经出现不少了，再说也是大同小异。文学作品最大的忌讳是重复，同一个话题，人在生活中可能会天天说起，而作品中却只能出现一次、最多两次。否则读者就会厌倦，骂作者是婆婆嘴或认定作者是江郎才尽、黔驴技穷。

现在，郭宝珊对黄罗武是越来越敬重了，而王兔娃、卜乾娃、杨茂堂等则成了黄罗武的“铁哥们”。他们甚至私下对黄罗武表示：即便是郭团长不投红军，我也要跟你走。

卜乾娃为了让黄罗武信他这句话，竟把他的那个隐私都和盘托了出来——

“哥，你知道兄弟那天咋被抓的不？”

“你没说，郭团长也没问，哥咋知道？”

“兄弟给你说，你可不敢给旁谁学哦。”

“你看你，哥是那说来回话的人吗？”

乾娃就把那晚和彩霞在河边幽会的事给黄罗武学了一遍，讲到关键情节，这个粗犷彪悍的“夜老虎”竟扭捏起来了。

“咋，得是把生米煮成熟饭了？”黄罗武问。

“没。眼看就要弄成了，人家忽地一下翻起，一把就把兄弟推到一岸子了。”

“哈……哈……”黄罗武就笑，“咋叫人家闪到二梁上了？”

“你甬笑。兄弟最后还是把活做齐咧。美！哎呀，兄弟到那会儿才知道，做个男人真美！能把那事弄成了的男人就美的成了仙了！”

“那咋可又弄成了？得是你小子跟人家姑娘来了个霸王硬上弓？那可不好！”

“咋能呢？俺俩都相好五年了。人家让动哪，咱动；不让动的地方，咱挨也不敢挨一下。”

“哎，这就对了。那你跟哥说，为啥把你从二梁上又放下来了？”

“都是因为你嘛！”

“嗯……我就想给你个抽脖子（嘴巴）……你俩干那号事，有我啥事吗？”

“你甬急些，哥，听我给你说嘛。头一回人家把我掀开，说，现在不行，啥时候你不当土匪了我再给你……兄弟不是猴急了吗？一急就想起俺哥你了：我对彩彩说：山上来了个红军，姓黄，还是兔娃他表哥。……他认得兔娃。兔娃他表哥劝俺郭团长投红军。我看这事能

成’我很快就当上红军了。彩彩问：那要是郭团长不去呢？我就说咧，要是郭团长不去我就独独一个跟黄哥当红军去。这话一说完，你猜咋？彩霞把我脖项一搂，嘿……”

“笑啥呢，瓜厥样子！”

“哩……哩……兄弟把事弄成了……不笑由不得我嘛……”

乾娃讲的事让黄罗武受到了感动。他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对男女之事已经没什么好奇心、神秘感了，让他感动的是那位彩霞姑娘……他相信：正是乾娃决心要投奔红军的承诺，让姑娘一扫心上人当土匪留在她心灵深处的阴霾，对“红军战士”卜乾娃的美好憧憬又让她激情澎湃，如奔涌的江河一举冲破了封建道德的堤坝……爱之花在那个风清月白的夏夜里怒放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黄罗武才回过神来，神色凝重地对乾娃说：“你是个男人，你可不能哄了人家姑娘！”

“哥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就算为了彩彩，我也铁了心地跟你当红军去！谁哄人，就让狗日的出门让驴踢死！呸，咋又发这晦气的誓呢！那天不是那头疯驴，我咋也不会挨狗日的保长一闷棍……”

兔娃的表态没啥故事，黄罗武能听出来，小伙说的是真心话：“我只说我‘草上飞’，俺伙计‘夜老虎’，在黄龙山称得上人物哩，没想到表哥你无论哪一点都强过俺哥俩。俺王兔娃服的就是你这号人，有本事、心又好。哥，兄弟跟定你了！天上下刀子，把兄弟身上扎上几个血窟窿兄弟都不回头！”

老成持重的杨茂堂说：“俺七八十名弟兄本来就是奔红军去的嘛。虽然郭团长对俺也不错，可这土匪窝终究不是俺们长待的地方。只要老刘、老谢一句话，弟兄们立马就回到红军队伍去。”

黄罗武叮嘱他们：“红军当然欢迎你们。但我这次来的目的，不是说拉三两弟兄、弄几条枪的事，是要收编一支队伍的。弟兄们沉住

气，帮哥留个心，有机会就给郭团长吹个风、递个话。我看郭宝珊是有希望下山的。”

杨茂堂说：“希望肯定是有，但他还是有难处的。有些话他不好对人说，我能揣摸出来。他这人很看重江湖义气，他跟贾、梁定过协议，既不投官军，也不投红军。梁占魁对他也有过援手之恩。再加上杨谋子的事他也听说了。虽说没在山寨里传，但在他心里总是个疙瘩。他敬重刘志丹，看得起你也是真的。可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毛躁。为啥？你想嘛，他不投红军，觉得对不住老刘和你；他投红军，又怕贾、梁骂他不仗义。两个寡妇对面哭，都是为男（难）啊！要紧的是你要沉住气，给他些时间，让他把轻重掂量清。你看兄弟说得对不对？”

黄罗武激动地说：“哎呀，茂堂你说得太对了！太好了！”

黄罗武认为，这个和他同龄的杨茂堂分析得相当精辟。毕竟，杨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几年兵，在黄龙山又和郭宝珊相处了两年多时间，对郭的了解比自己深刻。

那么，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黄罗武这才感到了失去组织、孤军作战的难处。眼前要是有老刘、老习、世泰，哪怕是弟弟罗斌在，也好有个人请示，有个人商量一下呀！

他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应该暂时离开郭宝珊？一呢，我可以到南梁汇报汇报，请首长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二呢，就像杨茂堂说的，给郭宝珊点时间，让他好好掂量掂量。让一头牛转头是一声吆喝加一鞭子就能成的事，而让一个人的思路转弯却恰恰相反，你越吆喝得紧、抽打得重，结果越是适得其反。这就是古人说的“欲速则不达”。

黄罗武觉得这个主意可行。可正当他准备向郭宝珊提出告辞时，麻烦事又来了。

事情还得从旗杆庙的“三巨头”聚会说起

黄龙沟的聚会被黄罗武打断了，郭宝珊让季九云传话，三天后在旗杆庙重新聚会。三天后，贾德功、梁占魁脚前脚后地如约而至。贾德功带了八名贴身保镖和参谋副官季九云；梁占魁也带了八名保镖和参谋长兼压寨夫人“花狐狸”胡丽。读者也许会问：贾德功自封为师长，旅长、团长都有参谋长，他为什么只有一个参谋副官呢？很简单：贾德功奸诈，凡奸诈之人皆疑心重。他认为季九云是从官军逃到他寨子的，人又太精明，年轻轻的城府很深，贾就不信任他。参谋长在山寨里就是“二把手”，给他名分就得给他权。万一这小子趁我不在时发号施令，夺了老子的“江山”怎么办？所以，他不给他名分。“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后面再加个副官，放屁就更不响了，你还得给我当勤务员。贾德功私下对人说：“黄龙沟球大点地方，要那么多长弄球啊：老子一个人说了算，多干净利索。”

郭宝珊白衫黑裤，头戴草编小礼帽，显得干练洒脱，带着参谋长褚方杰，在旗杆庙土寨子东门口恭迎贾师长、梁旅长大驾。

先到的是贾德功。身材粗短，戴着那副“镇山之宝”墨窝窝的贾德功骑在马上，实在算不上威风，倒像是哪位猎户把刚捕获的熊瞎子用马往回驮哩。

郭宝珊抱拳说道：“贾师长，那天兄弟寨子里出点事，兄弟不辞而别，得罪了！今天兄弟给你赔礼

贾德功大嘴一咧：“球事球事！弟兄们之间，不说这话。今天让哥吃好喝好就行。”说话间下了马，低声问道：“有女人吗……嘿嘿……哥跟你说笑哩。我知道你不好那一口……哈……”

褚方杰陪着贾德功一行刚进寨门，一阵马蹄响处，梁占魁、“花狐狸”带着八名保镖也赶到了。

最先闹出响动的自然是“花狐狸”：“郭团长，郭哥呀，你可想死

妹子了！”

郭宝珊故作傻态，茫然地说：“我不敢想你呀！我要是想死你了，梁旅长不跟我玩命呀？”

“花狐狸”扫兴地说：“你听不懂中国话呀？我说的是妹子想死你了。”

“那你不敢。你想我死不了，可能把我吓死！”

梁占魁说：“跟那疯婆娘掰糟啥呢？她见谁都是这话。着急了连见了山底下那头叫驴都这样说呢。”

“放你妈的狗屁！你才是见头母驴就想掏家伙哩！”

“镜面子”褚方杰是第一次见到“花狐狸”，心想：这女人比窑姐还浪！

郭宝珊的团部地方不大，只够摆一桌席面，三方头领加上参谋长和季九云坐在团部；其余的保镖们则由郭的二位营长作陪，在院子里的席面上入席。

团部里一个警卫也没有。两名警卫在门外站岗，比起贾德功刀枪林立的卧虎洞、梁占魁莽汉环绕的关帝庙，这里显然才像个友情聚会的样子。

但是这帮人中却没有真正的友情，名义上叫什么“黄龙山独立师”，还有什么师长、旅长、团长，可心里头谁也不尿谁，只不过有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维持表面的联合，那就是官府的剿匪；有一个欲望使他们不得不共推一个首领，那就是下山干大买卖，多抢些银两；有一种千古沿袭的“游戏规则”使他们不得不保持面上的团结，那就是“江湖义气”。

他们在黄龙沟聚会商量什么？在旗杆庙又继续商讨着什么？除了他们几个，没人知道。

其实，土匪们要干些什么，是不需要猜想的：他们的目的是天下

土匪共有的，那就是掳钱财。不然土匪的另一个别称怎么叫强盗呢！

至于掠色，那是土匪的副业，是在劫财的过程中捎带着干的。再贪色的土匪也不会把掠色看成“首要任务”。

还有一种土匪，上山之前他们是抱着复仇的目的而来的。但一旦成为土匪，报仇就只能退存“次席”了。

道理非常简单：一切都要服从生存的需要，而劫财是土匪唯一的生存手段。历朝历代，古今中外，没有哪个政府会给土匪发放粮饷；也没有听说过土匪靠自己开荒种地赶牲口养家糊口。

土匪山寨的酒席大同小异，酒是当地造的米酒，菜是土匪们在黄龙山上打的野味，撩不起这些山大王们太高的兴趣。酒过三巡之后，话题转入了他们心中蓄谋已久，上次没有议完的大事：攻打韩城。

这个决议是数日前在黄龙沟由贾德功提出来的。梁占魁、郭宝珊当场表示：打就打呗。贾德功的目的有三个：当然首先是为了劫财，韩城是陕西中东部的重要门户，又有黄河大桥连通秦晋两省，街市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花楼酒号，灯红酒绿，怎不让这位山大王魂牵梦绕？二是要报去年兵败韩城的一箭之仇；三是要通过实战验证一下他这个师长的权威性，梁、郭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从他的摆布。贾德功说：“上次在我那就已经商量定了：韩城一定要打。今几个商量的是：谁家先去踩点？谁为前部先锋？谁来留守后营？怎么个打法？是强攻还是化装进城……”

郭宝珊也是早就想打韩城的。当然不能说他不是为财，但除此以外他还有两个念头不便对人明言：一是他已经动了投奔红军的念头，红军的做法就是攻城拔寨与官军打硬仗，咱也得学着点。真的拿下韩城再去投奔红军，也不至于让刘志丹笑话咱只会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嘛；二是，我帮你贾德功打下韩城，也算还了你们的人情。一旦我离开了黄龙山，也会少落些抱怨。

郭宝珊刚要说话——当然不是说上面这些想法，现在说出来非引发一场火并不可——“花狐狸”便推胳膊挽袖子地站起来抢了他的话头：

“踩点的活，姑奶奶我去。想当年咱走华池、闯庆阳，见的世面多了！”

郭宝珊真的烦透了这个妖女人！刚才在寨门口打了几句哈哈，原本是要轻轻臊一下她的皮，没想到人家压根儿就不知道啥叫脸红，这会儿又抢了他的话头，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但他在这种场合是不会拍桌子打板凳的，毕竟自己是主人。于是他把黑脸挺得平平的，不紧不慢地说：“我说贾师长，咱能不能订个规矩？弟兄们一块议事的时候，嘴都放干净点。有话慢慢说。梁旅长的这位参谋长，开口闭口都是姑奶奶。我想问问：这里坐的哪个比你年纪小还是比你辈分低？”说到这儿，郭宝珊看了看贾、梁，话锋一转便巧妙地封住了他们为“花狐狸”辩护的嘴：“你看咱贾师长，年纪至少比你大20岁。20岁就是一辈人，你本该叫他叔才对。仰说梁旅长，也是江湖上吼一声地动山摇的英雄。你胡丽这样放肆，岂不是让道上人把梁哥也笑话了？两位看你年轻，给你留着面子呢。你以为他们愿意在你面前充小辈啊？”

贾德功觉得郭宝珊后面这些话很顺耳，自己也该摆摆师长的威风、长辈的威严了。

“本师长觉得郭团长说得对。咋说咱也是军队，商议军机大事不能胡说八道，不能跟谁跷尿骚要欺头。这要成为本师的一条规矩：商量大事，不可造次！”

“花狐狸”这才尝到了郭宝珊的厉害，但她不肯当众服输，拍着桌子站起来，说道：“郭团长这是故意找茬。我从小就是这样。我跟我爸说话也是这么说。姑奶奶我改不了。”

郭宝珊说：“你跟你爸咋称呼那是你家的事。这里是山寨，山寨

就得听师长的。”

梁占魁实在坐不住了。他本想冲郭宝珊发火，打狗还要看主人，你太不给老兄面子了吧？可郭宝珊有意把他说成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封了他的口；贾德功又说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再说就一下子得罪了两个山大王；再说这婆娘也太他妈野了，煞煞她的威风也好，不然，狗东西不知道给我造多少绿帽子呢。既然如此，咱也拿出点大丈夫的气势给大伙看看。想到这儿，他从腰里拔出枪来，指若“花狐狸”大声骂道：“胡丽你个骚货听着：贾爷、郭爷既然把话说到这了，你就给老子放老实点！你再举一句嘴，老子立马崩了你！”

“啪——啪——啪”席面上突然响起三声优哉游哉的掌声，众人一看，拍掌的竟然是一直没有说话的褚方杰。拍完巴掌，他仍旧脸挺得平平的，一字不吐。

再看“花狐狸”，刚才还是撒泼耍赖，梁占魁的一声怒吼，褚方杰的三声巴掌，就像戏台上文武家伙突然换了个曲牌板路，提醒演员马上变调门。“花狐狸”可真是“角儿”，立时三刻便换了副行头：“哎呀，三位爷呀！你的咋跟我玩真的呀？我不是把你们都当成亲哥哥才耍个小孩脾气嘛！好好好，小妹认罪了。从今往后，凡是这种场面，我保证不再说姑奶奶了。这该行了吧？”

郭宝珊想，既然把这妖女人制服了，咋说也得给她个台阶下，于是便说：“咱都是匪性子人，要说不吐脏字，我也办不到。我说的是开会议事的时候，放自重点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贾德功搭讪道：“那是那是。不说脏话不骂娘，老……老哥我一天就憋死了。但得看场合、看场合。”

梁占魁咋说心里也不痛快，他既恨胡丽太野，也恨郭宝珊太不给面子。他想尽快结束这让他有火发不出的场面。

“贾师长，你现在就发令箭吧。让我梁占魁撞枪子我都不说半个

不字。”

“好，既然弟兄们尿到一个壶里了，那我就发令了。第一条，踩点的事由梁占魁旅长担承，五天之内将韩城敌情摸清白；第二条，命令郭宝珊团长率本部弟兄为前部先行，打头阵；第三条，本师长为攻城总指挥，梁旅长为后援；第四条，军事行动要保密，攻城日期未定之前不得向外胡交代；第五条……”

命令发布完毕，贾德功踌躇满志地端起酒碗，傲然地说：“为我黄龙山独立师第一场大仗的旗开得胜，干了！”

干完一碗酒，众匪首正要离席，忽听院子里又起了叫骂声。众匪首急忙拥出团部。

岂止是叫骂，几十名土匪都已拔枪相向，东西各一排，营垒分明，一边是梁占魁的八名保镖，另一边竟然是贾德功和郭宝珊的人站成了一排。双方都是怒目圆睁，大有枪战一触即发之势。这阵势让几个匪首都傻了眼：咋会弄成这球势？

4

原来，院子里共摆了四桌席面。二营长魏八娃安排大家混坐，以显得不分彼此。土匪们都是酒徒，不一会儿就喝到八成了。就在这时，黄罗武进来了。

黄罗武知道今天是郭宝珊请贾德功一伙哩，他本不打算在这种场合露面，就在核桃沟跟一伙土匪说长论短话家常，可一个四十多岁的土匪闹肚子，拉得裤子都提不起，偏巧又该他换班到路口站岗了，大小头目都在这儿呢，他只好求黄罗武到这儿给他请个假。黄罗武没法推辞，就进了旗杆庙。没想到刚一进北门就被贾德功的一名保镖看见了，那保镖就说那不是到咱黄龙沟去过的那个红军吗？”其实这话也并无恶意，但梁占魁手下几个人早被“花狐狸”煽呼起来了，一看见

黄罗武就想起了杨谋子，想起了“花狐狸”骂红军的那些话。于是有一个喝得晕乎乎的保镖就掏出枪来晃着，大骂黄罗武是个骗子，红军不讲义气杀了杨谋子……其他几名同伙也跟着吱哇乱叫。这边的卜乾娃、王兔娃不干了：“狗日的敢在这儿拿家伙乱抡，还骂俺哥，找死呀！”两人同时把枪拔出来。都是野性十足的土匪，又都是半醉半醒状态，谁肯示弱！于是便形成了武装对抗的场面。

奇怪的是贾德功的人怎么站在了郭宝珊手下这一边了？其实说起来也不怪。三天前黄罗武到黄龙沟，在沟口问了土匪们三个问题，弄得众匪徒哑口无言。这事很快就在土匪中传开，多数人都认为黄罗武说得有理，杨谋子是找死。今天这个场面又是因黄罗武的出现引起关于杨谋子的话题而造成的。黄龙沟的人自然倾向旗杆庙人的立场，加上人家又是这儿的主人，所以就站在了主人一边。

而旗杆庙的人一是对黄罗武敬重，二是本来就不齿杨谋子，而黄罗武一来就把红军处决杨谋子的事因给弟兄们讲明白了。所以他们就不答应梁的手下人骂黄罗武。

双方虽然持枪对抗，可谁也没胆量首先开枪，只是相互对骂着。

几位山大王在南，黄罗武一个人在北，中间是武力对峙的 20 多名匪徒。整个土寨子剑拔弩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贾德功看看梁占魁，梁占魁看看郭宝珊，郭宝珊黑风罩脸，冷若冰霜，一言不发。

“花狐狸”心中暗喜：姑奶奶要的就是这场面。

站在北边的黄罗武朝前走了几步，冷静地对郭、贾一边的土匪说：“弟兄们把枪放下。那几位弟兄是冲着我来的，要开枪打的也是我，没你们的事。把枪放下。听黄哥的话，放下。”

黄罗武觉得：我到这黄龙山也有十天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让的礼都让到了。今天趁三个土匪头子都在场，我该敲打敲打他们了，

让他们知道知道啥是棉花啥是铁。黄罗武身子一纵，轻如狸猫，双腿稳稳地站到了一张空着的方桌上，随手解开衫子，露出一位农家汉子坚实的胸膛：

“今天各位大头领都在，弟兄们又摆了这么个公鸡斗仗的阵势，为谁？为我。既然是为我，那我就得说点啥。不然，双方一开火，谁把谁打死了，死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死得值不值，戴孝帽的哭了半天不知道人是咋死的。太冤！”

“众位头领，众位兄弟都看好了，我黄罗武身上连一根钉子都没带，你们谁手痒痒了就朝这儿打。我黄罗武怕不怕死？四个字，老——子——不——怕！我不知道黄龙山是啥地方？知道。知道了还敢独独一个，腰不别枪，背不插刀地来这儿说事？我敢来就不怕，这就叫来者不怕，怕者不来！你拿你那几把破王八盒子吓唬谁？吓唬谁啊？刚才我让这边的弟兄把枪放下，是给你几个留个面子，你的还真的给脸不要脸了？还把那破烂撤剑子上。你掀到那不嫌沉，不嫌累啊？有种的朝这儿打啊！国民党军队里的家伙比你那家伙利火得多，我姓黄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把我也没咋的，怕你啊？”

黄罗武说话时，声音不高，节奏不快，但脸上那股冷峻傲然之气把所有人都镇住旗杆庙内鸦雀无声梁占魁的八名保镖连自己也忘了手中的枪啥时候就“低头认罪”了。

黄罗武看到开场白把场子压住了，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继续整了。

“今天当着这几位头领的面，咱就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姓黄的不但不怕死，也自信不会死到你这伙人手里。借你娃仁胆，你也不敢朝我开枪。前几天在凤凰山，你梁旅长的压寨夫人用两把枪，一把顶着我这儿，一把顶住我这儿。你问问她，我眨巴一下眼皮了没有？她开枪了没有？她开枪了我今天就不会站到这儿给弟兄们徧了。不是我姓

黄的彩大，是我身子后头站的有人。站的谁？红——军！”

“红军”二字一出口，黄罗武豪情倍增，而满场的土匪却面面相觑。

“我是不会藏若掖着的，到这儿来我也用不着藏着掖着。我是受陕甘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将军的命令上的黄龙山。到山上来就是劝降的，劝山上的几位头领带着弟兄们下山投靠红军，走一条为穷苦百姓打天下谋幸福的光明大道。咋？这有错吗？劝人往好里学，往光亮处走，有错吗？你们谁弄不清白了，回去问你大你妈去，看有谁会把劝人行善事走正路的人往出撵，还拿刀子吓唬呢？那不是不识好歹的瓷锤闷种吗？刘志丹将军为啥让我来劝你们投奔红军？我先问你的，你谁是县长的公子财东家的娃？没有吧？你谁是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尊种，没有吧？我不要听你们报家谱，我敢说，你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除了你那胡参谋长。她的事我等会儿再说。”

“花狐狸”听不下去了，尖着嗓门叫了一声：“你放屁！姑……”郭宝珊狠狠瞪了她一眼：“规矩点！听着！”

黄罗武继续说：“正因为刘将军知道大伙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被官府老财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才上了山，本身并不是坏人，才让我来这儿见见大家劝劝大家的。这是不是好心啊？是不是看得起弟兄们呀？上山这么多天了，我在几个山头都去过，我把你谁叫过土匪？叫过没？但是我今天敲明摞响地说：你在这儿干的就是土匪的营生！连贾师长、梁旅长、郭团长都亲口给我说过：老子是土匪！土匪是啥？我不说大伙心里都明白。连山里耍尿泥的碎娃都知道，当土匪’一辈子都是先的害’呢，你的都这大的人了，能不知道？我这话是说重了些，可乡里人说，重症下猛药。弟兄们病得的深了，我不把药剂子下得重点，治不好你的病嘛！你们谁听说过，有谁把当土匪当成一辈子的营生吗？没有吧？到头来都要另寻出路。现在，刘志丹将军给

我派了这个差事，就给弟兄们递个话，说前面有条光明大道呢！那就是参加红军；红军的弟兄们在路口口等你呢！他们跟你的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娃。穷人跟穷人手拉手，一块儿跟欺负咱、压迫咱的官家斗，把他的席面子掀翻了，换上咱穷人坐江山，让咱穷人的后人过上好日子，有饭吃，有书念，再不要像咱大咱妈和咱一样拉个棍儿讨饭，哎，这不是好事是啥？这不是光明大道是啥？我来就是给弟兄们递好话，指好路来了。连几位大头领都承认我办的是好事，你的咋？还拿枪想打死我？我今儿个把话给你的摺这儿：我黄罗武本事不大，可要论个对个地过手，我还真把你几个没往眼里搁！见过我咋把二憨子搜趴下吗？可我不想，也不能跟弟兄们过手。我知道我是弄啥来了。可你的也不要把我看成好欺负的，把红军看扁了！投不投红军，是你自个的事。投了，红军欢迎；不投呢，也没啥。说句不好听的话，离了你那二斤养麦面，俺还不过年了？我进来时听见有人问：红军为啥要杀杨谋子？这话我已说过多遍了，再说也不多余。一句话，他犯了红军的纪律。老戏‘辕门斩子’有句词叫‘小奴才犯军令定斩不饶’。自古到今都是一个理：‘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还得再把丑话说前头：你们如果投了红军，也得守红军军法。你说，我野惯了，守不了纪律。那我就对你说：留在你的山寨，还干你那浪里各当的买卖吧。万一你犯了军纪掉了脑袋，又成了我黄罗武的事了。”

又有人鼓掌了，这回是六下。众人一看，还是那个脸挺得平平的褚方杰。

又有人叫唤了：“甭听他的！那是共匪的宣传！”不用看，一听就是“花狐狸”。

有人笑了：“哈哈……把他家的，我咋把这位小姐忘了！那就再说两句。”这是黄罗武。

黄罗武这时已从桌子上跳下来了，见“花狐狸”又在叫板，马上

快步走过去，到场子中间，用手指着那边的“花狐狸”，说：“我刚才还真是把这位小姐忘了。我说过，弟兄们都是穷人出身，是被官府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才上山当土匪的，可这位小姐不是。她是大财东的千金小姐，她爸是华池县民团团总，在和红军作战时被红军打死了。在凤凰岭我说过：我不知道她爸该不该死，但两军交兵，没有不死人的，双方都会有伤亡。但我今天要说：你爸该死！就凭他把你惯成这个匪形浪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我知道你到山上弄啥来了，你是想借山上弟兄们的手与红军为仇作对，替你爸报仇。你有胆今天就站这儿问问弟兄们，有谁家没受过民团的欺负？有谁愿意为一个被红军打死的民团团总报仇？问呀！问呀！”

刚才还剑拔弩张刀枪相向的两股土匪，这时却突然同时发出一声怒吼：“她爸该死！”

“花狐狸”疯了！她举起双枪就扣扳机，不料被左右伸过来的两只大手狠狠地扼住了腕子，两颗已经出膛的子弹扑扑地钻入土中，激起一阵黄尘。

左边是郭宝珊，右边是褚方杰。中间还夹着贾德功的一声：

“不可造次！”

看见“花狐狸”开枪，黄罗武想：这个妖精处处跟我作对，搅和，今天得狠狠地收拾她一顿。一口恶气冲牛斗，要与冤家做对头！接着来吧：“刚才是谁打枪呢？不看我都知道，是‘花狐狸我劝胡丽小姐，趁早把你那家伙收起。你那两下我知道，打把式、卖狗皮膏药还能凑合，在这儿耍不开，花拳绣腿嘛！不信你从这场子上随便点个男人，看你能玩过谁？你的真本事只有两个：让男人当马骑，支使人背后放黑枪。这里都是站着尿的大老爷们儿，看你是个女娃家，让着你哩，你还真以为你比谁尿得高！”最后一句话，惹得全场男人哄然浪笑。

“黄罗武的‘刀子’太馋了！”这是贾德功心中的惊叹。他知道

自己收拾不了这残局，用左手把墨窝窝一推，冲着郭宝珊说了两个字：“告辞！”便径自向寨门外走去。

梁占魁连一个字也没说出来，脸色铁青着转身离去。他手下的那八名保镖个个呆若木鸡，直到发现梁旅长不见了，才慌乱地往外跑。

气急败坏的“花狐狸”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你等着，老娘会找你算账的！”

黄罗武笑着送过三个字：“我等着！”

寨子外马声唳唳，人声幽幽。

寨子里又一次响起了掌声，这回是数不清的掌声数得清的人。这回，黄罗武不仅在旗杆庙威名大震，而且在黄龙沟，在凤凰岭也成了众说纷纭的传奇人物。

黄罗武面对苍山，长长出了口气，仿佛要把上山以来受的窝囊气一吐而光。

黄罗武也想过，自己当时是不是太冲动，太过火了？再一想，不过。说客不是媒婆，我是代表一支部队来的。这支部队光明正大，刚正不阿，威武不屈，我这个使者不能让人看扁了，该下硬茬时就得下硬茬。

那么，为什么黄罗武因这场胜仗而不能走了呢？

因为，郭宝珊这回彻底服了，当黄罗武正式对他说自己要回南梁时，郭宝珊一把攥住黄罗武的手，激动地说：“兄弟你不能走！听你讲话太过瘾也太长见识了！这样吧，等我打完韩城，我马上放你走。”

黄罗武一惊：“你要打韩城？”

郭宝珊说：“不是我要打，是三家联手打。”

黄罗武想：不能走了。这事，还有说头。

第十八章 兵败韩城，谁之过

1

“花狐狸”回到凤凰岭，一头扑到炕上，扯开嗓门“哇哇”大哭，放声叫骂：“梁占魁我日你妈……我不活了啊……”

哭声如狼嚎鬼叫，骂声似骡马撒泼。

住在她两侧窑洞里的护兵、保镖、伙夫们交头接耳：“奇了怪了，这样的女人也会哭？”

“哼，你当她只有叫床啊？”

“女人嘛，受活得过了头了就会吃家什。”

“碎尿，你还懂咧个多！”

“看看看，你不信。俺村有个婆娘，见了男人就想受活，最后叫她男人把她吊到二梁上，硬硬用鞭子抽死了。”

有个从旗杆庙回来的保镖说：“不是那号事，是在郭爷那儿叫那个红军说客骂的来。”

“哟，那女人脸比城墙还厚八尺，还能叫人骂哭？”

“再厚的城墙也经不住炸弹轰嘛。我给你几个说，那姓黄的梁占魁对“花狐狸”的哭骂全然不招识，只顾斜躺在炕上抽大烟。

“花狐狸”终于不哭了，不骂了，她要向梁占魁摊牌了：

“梁占魁，你说，姑奶奶嫁给你图了个啥？”

梁占魁冷冰冰地说：“图受活嘛图啥。”

“放屁！姑奶奶跟谁不能受活，偏要跟你？”

梁占魁烟抽足了，精神也来了。他推开烟盘子，盘腿坐在炕上，从容应战。

“你看，那天我到石堡镇是逛窑子去咧，对不？你在窑子院接待的我，对不？把事弄完我给你扔了一块大洋，对不？你是把钱撒了可我也没拾呀。这就是窑姐跟嫖客生意成交了，对不？”

“花狐狸”弯腰捡起一只鞋就朝梁占魁脸上撒，梁占魁头一拧闪开了，继续说道：“你到山上来，不是我叫你来的吧？是你自己寻上门来的。哎，不是我那天把你弄受活了，你跑到这儿来弄啥？你说过跟你上床的男人多得是，那你咋不寻旁谁去？”

梁占魁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用这种流氓话胡搅呢。他咋能不知道“花狐狸”上山的目的？他俩在从事“床上运动”时，“花狐狸”也曾多次提起过这事，每次他都会用，“哎呀，这会儿正受活哩，闲了再说……”来搪塞。梁占魁是土匪，土匪的目标就是劫财捎带劫色。找红军打仗，为女人报仇，有啥好处？红军比我梁占魁还穷；再说，你打得过人家红军吗？官家的十几万军队都打不过，我弄啥？活腻歪了？寻着挨戳呀？你以为你能在床上玩两套花活就能把我哄着跟你走啊？你那两套花活老子也玩腻了。不行了你就屎壳郎搬家，给老子滚蛋。

其实“花狐狸”也已经后悔她当初的选择了。她本以为，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就会不管不顾，啥都敢干。当年那个在华池县威风八面的潘团长跟她折腾了一夜后就对她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小宝贝你想要啥，只管说……”当天她就给她爸讨回了一张委任状。再以后，不管她想要啥，家里人想要啥，她只需一晚上的付出，全能到手。可是，这个狗日的梁占魁，没黑没明，想啥时干啥时干，说到正事上，却从不吐口。她原以为土匪都是粗头，傻用，没料想这个梁占魁奸得很哩！事到如今，自己又有啥办法，有啥退路？不为父报仇，我待在这土匪窝里，住的是破窑洞，吃的是猪狗食，图啥？到庆阳城当个窑姐也比这儿强得多……那个姓黄的“共匪”恶呀！嘴比刀子馋呀！姑

奶奶咋能咽下这口恶气？

“姓梁的，你给姑奶奶听着：姑奶奶是千金小姐。在华池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单说受活，我到庆阳城当个窑姐也一准是头牌，夜夜当新娘。我到这儿来，就是听人说你是个绿林好汉，敢作敢为，才找你来的。我的目的我已经跟你说了八百遍了，四个字，为父报仇。今几个咱不胡搅蛮缠，姓梁的你如果还是个男人，给姑奶奶一句痛快话，干还是不干？”

梁占魁还在装憨：“干啥？”

“花狐狸”大喝一声：“给我爸报仇！”

梁占魁早已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胡丽，常言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咋说你也是我的压寨夫人。这些天，你也让哥把受活享尽了。你的事我说不管吧，显得我梁占魁太不够意思了。但是，甭急，让哥把话说完。但是，这黄龙山不是我一个人说话就能算数的，说好的大行动三家联手，贾爷指挥；说好的不投红军不降官府。你叫我咋给你爸报仇？就算我把我手下这一杆子人拉下山，打得过红军不？明摆的事，打不过。可三家联手呢？这我就要说你了：你跑到黄龙沟死去咧！你跟贾德功的老婆闹活，你知道不知道，连贾德功都对他老婆退让三分哩！你又几次三番地撇郭宝的火，郭宝是个好惹的？他手下的人马比咱这儿多一倍呢。他自愿当团长不当旅长是他玩的心眼。郭宝心里的花花点子，身上的功夫，手底下的活儿，他贾德功脱了裤子都赶不上，我也不行。所以晌午在旗杆庙，他明里训你暗里作践我，我都忍了。不然那货把脸抹下来，怕是连咱这会儿在这儿说话的机会都没了！人都说黄龙山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谁是龙？郭宝是龙，我和老贾顶大是个虎。你他妈的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耍你那小姐的驴脾气，你知道你惹下多少乱子了？再说那姓黄的红军说客：人家是红军派来劝降的，腰粗，人家会怕咱这几伙土匪？

有理不打上门客，咱不降他，打发他走就对了嘛。你看你，又是拿枪吓唬，又是拿绳捆。你当他会怕你？他先前不跟你翻脸是因为他是说客。现在他觉得说不动咱了，他就敢骂你。你还在那儿拿枪呢，你知道他兄弟是谁？黄罗斌，16岁就当游击队长，把个渭北搅得地动山摇；今年才18，就成了刘志丹主力团的政委了。你是把泰山当成了抹坡子，把太阳当成了果果子。你敢打死他试试，不说红军饶不了你，就连郭宝、老贾也饶不了你！为啥？因为山寨有规矩，既不投红军也不招惹红军。我跟你说个丑话：要是你把黄罗武打死到这儿了，红军来攻黄龙山，解围的办法只有一个：把你的头割下来交给红军。你信不信？到时候准是这个下场！我保不住你。真的！你没听黄罗武晌午那些话，句句落地都是深窝窝，硬气！不是他硬气，是人家的后台硬气。老贾牛不牛？郭宝牛不牛？他俩咋一个屁都不敢放？所以说，媳妇，你太嫩！除了上床是行家，再啥都太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梁占魁的一番“长篇大论”听得“花狐狸”目瞪口呆。天哪，这土匪窝里还有这么多弯弯道道！这狗日的梁占魁也有这么多心眼！

“花狐狸”彻底服软了。

“那……这些话你咋不早给我说呢？”

“早说，早说你狗日的听得进去？不是韩翠玉的丫头给你几枣木棒槌；不是郭宝珊日刮（训斥）你一顿；不是黄罗武臭骂你一顿，这些话你能听得下去？你还当我是拿大球吓唬瓜女子呢！”

“花狐狸”像霜打的秧子，头耷拉下来了。

“那……你说……就没有一点办法了？”这回她真的是要哭了。梁占魁却笑了：“办法当然有。”

“花狐狸”忙问：“啥办法？快说呀！”

梁占魁淫笑着说：“先脱。先来个老汉推车不搭绊，等梁爷受活够了再说。”

梁占魁会给“花狐狸”出啥慢主意呢？先别急，后面自有分说。

2

吃完晚饭，黄罗武和郭宝珊坐在窑洞前的大棚下喝茶。这回喝的是苦嫂前两天送来的云南花茶。不过，郭宝珊喝惯了甘草茶，所以茶里还是加了些甘草，味道很别致，既有茶的香气又有甘草的甜味，由此可以推想，黄乃桢那首诗中的“摘取甘草煮新茶”应当就是这种喝法，这是有钱买得起茶叶的人的喝法。

这时已是日落西山的时候，西天一片又一片胭脂红色的云彩。黄龙民谚曰“日落西山胭脂红，不是有雨便是风”，但此时还没有下雨，风也不大，核桃沟凉爽宜人。

“兄弟。”郭宝珊端起茶碗，眼却久久地凝望着西天彩云，沉思了半晌才说，“句句是重槌，落到地上是个坑；落到人心上能穿个洞呀！哥服你了！彻彻底底地服了你了！”从谈话开始，郭宝珊就不停地夸赞黄罗武先一天晌午在旗杆庙的即兴演说。

黄罗武摇头：“郭哥，那也是把人逼到墙角角了，没有退路了。你说，三家的人——都是些敢下冷手的家伙吧——都操起家伙了，为的是我。我不站出来说话那不成了龟子屁了吗？你不知道，我在贾那儿、梁那儿都没发过火。咱是说客，凭的是以理服人嘛。哎，这就把那伙子的毛病惯下了。咋个我就是想发火，想骂人……不过，有些话把郭哥也伤着了。”

郭宝珊伸手截住话头：“兄弟你打住打住。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这话哩。你说当时听你说话我心好受不？不好受，那是揪哥的心抽哥的脸哩！可不好受我还就愿意听。就跟吃药一样，药苦，可你知道那能治病，你就得满街跑着去人家药铺花钱买哩。兄弟你是上门给哥送药哩。不光是给我，给这黄龙山的土匪都送到了。我敢说，不出三天，

你这药的疗效就在这山上传遍了。你说哥能生你的气？那哥不真成了不识好歹的混账王八蛋了吗？”

黄罗武觉得郭宝珊说的是真心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那天那场合下那样做是对的。可他现在没心思跟郭宝珊谈论这个话题。他心里犯急的是，郭宝珊为啥要打韩城？

“大哥，咱今天先不说这个，对也罢、错也罢，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想问你：一定要打韩城吗？”

郭宝珊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定。这事是前些日子就定下的。”

“谁定的？”

“贾德功提出来的。我和梁占魁都同意了。”

“大哥呀，按说我不该管山寨里的事，可你我是兄弟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往火坑里跳啊 r

“兄弟，你这话说得哥就糊涂了。你们红军不是经常攻城拔寨跟官军掰腕子吗？怎么我们一打县城就成了跳火坑呢？”

黄罗武本想说，我们攻城拔寨是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为解救老百姓，有老百姓支持呀！你们呢？你们打韩城就是为了抢店铺、掠钱财，是糟害老百姓。可又一想，这话太伤人脸，得换个说法。

“打韩城你们有几成把握？城里的情况你们摸清了吗？”

“说好了，梁占魁他们先上去踩点。几成把握？土匪干事从不算几成，土匪本身就是‘八成’。打成啥算啥，哪儿黑了哪儿歌。”

“大哥能不能不去？”

“不能。我郭宝珊应承下的事，天上下刀子也得走，遍地是火坑我也得跳！”

“可是……”

郭宝珊再次伸手挡住了黄罗武的话：“别可是了兄弟。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心疼哥哥也心疼寨子里的弟兄们。但这事你不要劝我。我

郭宝珊在江湖上活的就是个义字！我跟你说过，投红军的事我会考虑的，但也说过，哥屁股上的屎多，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把屎擦干净。把话挑明了说：打韩城就是哥擦屎的一项。今天不说啦，等我打完韩城，下山投红军的事我一准给你个准信。你得相信哥。”

话是不能再说下去了。还是杨茂堂看得透：郭宝珊江湖义气太重。他说的擦尻子主要就是要还几笔江湖上的人情债。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让郭宝珊少受点损失吗？黄罗武陷入痛苦的沉思……

民谚果然很灵验，当西天的最后一抹胭脂红即将消失的时候，雨，下来了。

迷茫的雨烟、迷茫的人。

3

当迷茫的雨烟与沉沉的夜色融为一体时，石堡镇上驰来一匹快马。马上的人戴着一个大斗笠，披着一件宽大的蓑衣。那马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踩出簇簇水花。骑马的人在小镇唯一的一家妓院——“揽花楼”门前勒住马头，下马拍门。

院门打开，老鸨双手扶着门框，惊喜地说：“哎呀这位爷，你可真是个好人在！这么大的雨还来光顾小院的生意。这位爷快里回请！”

那人牵马进到院子后，猛地掀起斗笠，轻声骂道：“瞎了你的母狗眼了？不是爷，是你姑奶奶！”

院里的老杂工把马牵走了，“姑奶奶”迈步跨进窑门。老鸨惶然地跟着进来。

“啊，这不是……胡……胡丽小姐吗？哟，我还以为是嫖客来了。”

“除了嫖客窑姐，你眼里还有谁？”

“哟，你说我一个开窑子的，不就是只认嫖客和窑姐吗？胡小姐呀，听说你上山了，成了梁大寨主的压寨夫人了？那你还来这儿弄啥？是梁爷不够你用，想来吃点野食？那可不好办，我这儿的妹子还闲着哩。”

“花狐狸”一拍桌子：“闭上你的臭嘴，听姑奶奶问你话。”

“好好好，闭上我的臭嘴，姑奶奶有啥话，问吧。”

“我问你，你这个破窑子一月能挣多少钱？”

“哎哟姑奶奶，你在这儿待过你还不知道，挣谁的钱呀？这年月，能让俺娘几个饿不死就阿弥陀佛了！”

“少废话，说，一月能挣多少钱？”

“那就说实话吧，吃了喝了，一个月也就能落下三五块大洋。”

“好。”“花狐狸”掏出十块大洋，朝炕上一扔，“数好了，这是十块大洋。姑奶奶让你给我跑个腿。也就三天，撑死了五天。你干不干？”

老鸨一面数着钱一面连声说：“干干干！咋能不干嘛？这些钱俺娘几个仁月也挣不来啊！”

“花狐狸”又问：“你是不是在庆阳干过？”

“干过呀！那可不是吹的，当年咱在那儿可是头牌呀！”

“花狐狸”上山前为等梁占魁在这儿住了两天，听老鸨讲过她的身世：当年她在陕西耀县一家商人当丫头，因有几分姿色，便被东家推到了床上；后来奸情败露，东家的婆娘便将她卖到甘肃庆阳的妓院。干到年老色衰，妓院便将她赶了出来。除了卖春她啥也不会做，就到这石堡镇开了这个小窑子院。

“花狐狸”又掏出一封信，对老鸨说：“你就去一趟庆阳城，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那里的驻军潘生钱旅长就行了。”

“哟，旅长？那官可大了！我当年接的客最大也不过是团长。我

可咋能见上人家呀？”

“听着：你就说你是华池县民团团总胡老么的闺女胡丽、就是姑奶奶我，叫你来送信的。他一准见你。”老鸹惊奇地瞪大了眼，“哟，原来你爹是团总啊？怪不得长得这么俊呢！哎，你是不是……啊……跟那个潘旅长睡过？”

“狗日的，再多嘴我拿鞭子抽死你！记住，五天以后，我来拿回信。就是潘旅长不写回信，也得讨他个话来。你要是敢哄姑奶奶，姑奶奶就一把火把你这窑院烧了。”

“那咋能哪！老娘我也是江湖上混饭吃的人，还能不懂规矩？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放心吧姑奶奶，五天之后必有好……”

“花狐狸”交代她如何应付路上的盘查，那老鸹却说：“这不用你交代，无论官军还是红军，老娘都能对付。哼，老娘是干啥吃的……”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谜底不久就会揭开。但聪明的读者一定能猜到：这种时候，出这种事，黄龙山肯定会因这封信而风云变色。

第二天清晨，风停雨住。“花狐狸”乔装打扮，骑马至白马滩镇，再换乘毛驴，一路晃晃悠悠，于正午时分进了韩城市城。

从现在的陕西地图上可以看到，黄龙县的东边将近一半的边界与韩城接壤：而黄龙山则从韩城地面穿过直抵黄河西岸。黄龙山在明代以前一直称“梁山”。传说大禹治水曾“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所以，龙门以东称吕梁山，以西称梁山。从现在黄龙县政府所在地至现在的韩城市，路程为121公里。而从白马滩到韩城市，最多不过60多公里。

“花狐狸”怎样在韩城招摇过市，如何踩点，我们先不细说。总之，在贾德功规定的期限内，梁占魁向贾德功报告了踩点得到的情报。贾德功当即传令：各山寨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参加攻城的部队于6月18日在白马滩集中，听候号令。

6月18日，贾德功率黄龙沟300余人，梁占魁率凤凰岭400余人，郭宝珊率旗杆庙600余众，准时在白马滩集结。贾德功面有不悦之色：“郭宝兄弟，我和占魁可是把家底抖搂得差不多了啊，你老弟怎么才带了一半的人马啊？”

郭宝珊说：“咋叫一半呢？旗杆庙总共不足800人，我带了600多，除了老弱病残，我是尽壳朗子腾啊！你是不是说我有1000多人啊？那都是虚张声势哩。别人还说你黄龙沟有800多人呢。我郭宝珊既然答应出兵，就不会偷懒使奸。”

贾德功也知道，土匪山寨的人马，从来都没个准数，加上山外的谣传，山大王们的胡吹皆捲，实际人数肯定比吹的、传的少。

原来定好的，此战由郭宝珊的义勇军为前部先行，负责攻城，但到了临出发前的“军事会议”上，郭的参谋长褚方杰却提出了异议，他说：“韩城是渭北高原上最大的县城，防务坚固，官军武器配备比我们强得多。咱就这1000多号人，还分什么前部、后部？我团600来人，围得住韩城吗？要我看，咱们是婆娘打狗齐上手，一鼓作气不留后路。只有这样才能拿下韩城。”

“花狐狸”说：“这是师长先前就定好了的事，不能改。”

褚方杰挺着镜面子脸说：“我在正规部队里干到连长，大小仗打过不少，可我从来没听说过作战计划不能改变。战局瞬息万变，为将帅者只有根据战局的变化，随时调整作战方案，才有取胜的可能。”

贾德功是个喜欢扎势的人，他觉得褚方杰说得有道理：我一千四五百名弟兄齐聚城门之下，我这个师长该有多威风！于是贾德功下令：“咱就来个婆娘打狗，一齐上手。占魁，你和郭宝一块儿上，本师长也在前线指挥。让狗日的官军看看，我黄龙山独立师，啊，牛皮着呢！”

其实，给寨子里多留些人马，临战前提出“一齐上手”，这些主

意都是黄罗武出的。目的是让郭宝珊尽减少些人员伤亡，他知道他说不动郭宝珊，以自己的身份也不便干预山寨的行动，于是便想到了参谋长褚方杰。从那天褚方杰带头为他的“演说”鼓掌，黄罗武就觉得这个人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他问过杨茂堂，杨也说褚这个人就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他是我们那次兵变的头，连长。于是黄罗武就找褚方杰。他说：“褚参谋长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你看这次打韩城，有几成胜算？”褚方杰冷冷地说：“几成？一成都不成！能少死几个弟兄就不错了。”黄罗武说：“褚兄不愧是带兵的人，说得太对了。我说褚参谋长，我不是山寨的人，不能插手寨子里的军事行动。可看着弟兄们去送死，我心疼啊！褚兄，你看你能不能这样……”黄罗武就把自己想的几个补救方案和盘托出。

褚方杰动情地说：“黄哥，你真是个好人的好人！那天听你讲话，过瘾，刀刀见血。没想到你还真是刀子嘴菩萨心呀！这事你别管了，我会尽力。”

褚方杰以参谋长的身份向郭宝珊提出几条建议。郭宝珊起初不同意，说：“隐瞒人数不够义气吧？前部先行是我自愿的。这样让贾、梁咋样看我？”

褚方杰是个敢于当面顶撞郭宝珊的人，他说：“你真看不出来他们的阴谋啊？你郭宝珊真的是傻呀？如果你为报家仇，没说的，我姓褚的第一个冲上去。可你这是在还你的江湖人情债，拿几百口子弟兄的命换你一个重义气、守承诺的名声，你觉得值吗？”

“值，咋不值？我问你，你就认为这一仗我们一定打不赢？”

“一定打不赢。”

郭宝珊用拳头把桌子擂得咚咚响：“打不赢老子也要打！老子要让官家军们看看：我郭宝珊不是秀种！”其实他心中还藏着一个“看家”，那就是“红军”。这时，他内心已经在做投红军的准备。

郭宝珊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将原来准备带 800 人改成了 600，让褚方杰出面提出一齐下手的主张，他在会上不表态。

郭宝珊私下问褚方杰：“这个主意是谁给你出的？”

褚方杰说：“别人给我出主意，那要我这个参谋长耍球呀！”

郭宝珊一笑：“你真当本团长是傻子呀？”

爱扎势的贾德功让土匪门向外散布：黄龙独立师贾师长亲率三千兵马攻打韩城；又让匠人赶做了一面大旗，上绣六个大字“黄龙山独立师”；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竟学着戏台上的程式，让人又做了一面“帅旗”，白地黑字，旗上的字有斗大：“贾二意在向人炫耀：三军司令是我姓贾的。

去年打韩城时，他曾让他的“军乐队”为他助威，今年照旧。那军乐队可真不是个玩意儿：既有乡里敲的皮鼓、跳舞用的腰鼓，又有洋鼓；乐器是既有洋号、长笛，又有唢呐、竹笛，还有笙和板胡。哎呀那个乱呀，真是三五不成行，四六不搭调，七九不和弦，连山里的老头老婆都在骂：“啥货嘛，糟蹋行当哩嘛了可贾德功感觉良好：“啥叫热闹？啥叫闹热？这就叫热闹加闹热！”

郭宝珊心中暗骂：“裤裆里吊根黄瓜——啥鸡巴属玩意儿！”

6 月 20 日，土匪们填饱了肚子，过足了烟瘾，于清晨出发，一路“闹闹热热”，于正午时分到达韩城城下。黄色的帅旗，白色的“贾”字旗在黄河岸边、渭北高原上迎风飘摆。戴着墨窝窝的“黑面虎”贾德功骑在高头大马上，左有“龙山豹”（这是别人给郭起的绰号，他不许别人叫，所以平常也没人提及）郭宝珊，右有“北山狼”梁占魁，与梁并肩而立的是妖艳风骚的“花狐狸”胡丽。“中西合璧、土洋交汇”的军乐队又吹又打，“三千”土匪鼓噪呐喊。贾师长用盒子枪冲天连开三枪，放开破锣嗓子喊道：“打下韩城，三年不穷！弟兄们冲呀！”

好了好了，土匪攻城的场面咱就不用再渲染描绘了吧！除了使蛮劲，实在没有什么“军事技术”可讲。

总之，他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能不骂“花狐狸”：这浪女人到韩城踩点，混入街市后，见这里花花绿绿，熙熙攘攘，觉得比她生平见到的最大城市——甘肃庆阳还热闹，于是便东瞅瞅，西看看，进酒楼、入粉店，全然忘了自己是弄啥来了。直到天黑，街市店关铺收，这才猛然想起自己的踩点任务，情急中将一名在街上瞎转的国民党士兵勾引到一个小巷深处，在与那士兵搂搂抱抱摸摸揣揣时套了几句关于城防部队的情况，便算完成了差使。而导致这次攻城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花狐狸”根本没听那士兵提起的一支队伍——河防部队的突然杀出。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为防止日寇继续扩张侵略野心，各地驻军都加强了区间防务力量。韩城有黄河大桥连接秦晋，是陕西中东部军事要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令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务必加强韩城的河防力量。冯钦哉遂派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配有四门大炮和数十挺轻重机枪，组成河防部队。因这支部队主要任务是保卫黄河，平日不参与韩城的治安和守备，所以连当地老百姓也对他们不甚了解。

但是，贾德功闹得动静太大了！光天化日下擂鼓呐喊着攻城，又号称三千黄龙军，韩城守军岂能不向河防部队求助？河防部队又岂能袖手旁观！于是，40多挺机枪架上城头，轻重机枪弹如飞蝗；4门大炮向土匪开火，搅到狼烟地动。1300来名手持过时枪支的土匪当时就乱作一团，哪还有心思攻城抢掠，逃命去吧！贾德功哪里见过这等阵势，骂一声“我日”拨马便跑；梁占魁抡起鞭子朝“花狐狸”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马鞭：“你驴日的就会在球上踩点！”当即掉转马头，向北逃窜。郭宝珊见整个土匪部队溃不成军，心中暗自发出一声悲怆长

叹：“悔不该呀！”他命令褚方杰：“把咱的弟兄们集中起来，向北撤！”

相比起来，郭宝珊的义勇军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原因一是郭宝珊平日对手下人义气，厚道，弟兄们愿意为他卖命；二是有安塞兵变的七八十名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做班底；三是为准备这次行动，他让杨茂堂主持了一段对土匪的训练。尽管如此，面对官军的猛烈炮火，队伍也早已被打得散了阵形，好在还在各自为战拼命抵抗着。看到土匪已乱成一地蚂蚁，守城的官兵趁机打开城门一拥而出。这时，郭宝珊的义勇军已基本被褚方杰收拢得有了些阵形。而出城的官军正好截住了他们。双方一场混战。这种几近肉搏的场面，官军并未占多大优势。土匪们依仗着他们的剽悍与野性还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但是，就在郭宝珊即将冲出最后一层包围时，一颗子弹突然击中了他的左臂。卫兵冷旦用自己的马挡住郭宝珊的马，拼命抵挡冲上来的官军。而郭宝珊却因再次中弹，身子一歪，滚落马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三匹快马冲开了官军的包围圈。马上三个短衣打扮的精壮小伙每人一把短枪，但凡枪响便有人倒，枪枪不落空。三匹快马转眼冲到郭宝珊马前。两个人与冷旦并肩还击，另一人则迅速跳下马，抱起昏迷的郭宝珊又翻身上马，说声“撤”，三匹马边打边退，护住了驮载郭宝珊的马冲出了战阵……

这时已是日过黄昏，暮色四合。

最后时刻冲入阵中救出郭宝珊的正是黄罗武、卜乾娃、王兔娃。

这也是黄罗武“补救计划”的一个内容。他让褚方杰在集合部队时故意把卜、王留在山寨。就在郭宝珊带领 600 多土匪到白马滩集中的当天晚上，他带着卜、王从白水方面下山，经合阳绕到韩城，在城外五里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下来。他料定此役黄龙山土匪必败，但不可能参加土匪的攻城行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保住郭宝珊。当韩城城外响起一阵阵大炮的声浪时，黄罗武说：“坏了，准是有正

规部队参战了”于是他带上乾娃、兔娃赶奔城外，在乱军中寻找郭宝珊。最终，将负伤的郭宝珊救了出来。

三天之后，被打散的土匪基本收拢，各自清点人数，贾德功、梁占魁各损 100 多人；郭宝珊最后撤退，损失最重，损失了 200 多人。郭宝珊身中两弹，好在都不在致命处。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一声长叹，潸然泪下：“悔不该啊！”

作者认为：郭宝珊是位能打仗的将领，在他投奔红军后，他率领的义勇军就成了陕甘红军主力部队；郭宝珊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打了许多漂亮仗。兵败韩城完全是他盲目的“江湖义气”所致。一旦脱离匪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郭宝珊很快就成了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郭宝珊受了伤，黄罗武暂时走不了了。黄龙山匪巢里的故事还在演绎着、演变着。

十九章 热风吹过黄龙山

1

“那是啊达？”你能听懂这话不？

不是俄语，不是英语，这是陕西方言。

两个陕西人隔着一条沟对话。你听——

“那不是那个谁吗？你到啊达去咧？”

“哟，咋是你？俺到那（读‘卫’音。下同）达去了

“你到那达弄啥去咧？”

“俺到那达做个啥去咧。”

“你那达咋象？”

“俺那达还罢了。你那达咋象？”

“唉，俺那达瞎得不像啥咧！”

外地人听了这番对话一定会一头雾水：说啥呢这是？可对话的双方却都明白了，于是，挥挥手，说一声“走好噢！”便各奔东西。

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那不是那个谁吗（名字一时没想起来）？你到哪儿去了？”

“哟，怎么是你啊？我到那边去了。”

“你到那边干啥去了？”

“我到那边办点事。”

“你们那一块儿最近咋样？”

“我们那儿最近还行，凑合吧！你们那儿呢？”

“唉，我们那儿最近可糟糕透了！”

黄龙山上的几个土匪寨子最近可真是糟糕透了——“瞎得不像啥

了”！

三名匪首“卧”的彻底卧下了；“趴”的彻底趴下了；“圪蹴”的连圪蹴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连几天都躺在炕上昏迷不醒。

一枪从胳膊的肘部穿过，一枪打在右臂的肩胛骨下边，子弹全是“穿堂而过”，虽然不会夺命，却全伤了筋骨，加之路上失血过多，郭宝珊昏迷了三天三夜。

参谋长褚方杰在收拢残部，指挥撤退时，身中数弹，当场阵亡。

600多弟兄，回来的不足400，且多半是非伤即残，旗杆庙雨打战旗，核桃沟风送寒鸦。

偏偏那几天雨又下个不停，那雨声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活像坟地间葬礼上的哭声。

没有人会对这场惨败承担责任，也没有人能安抚战死者的灵魂或劝慰幸存者的心灵，连在充当说客期间常常有“超常发挥”的黄罗武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真的，该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呢？

说：“弟兄们，抬起头，莫悲伤，血债还要血来偿……”对土匪，这话合适吗？

说：“活该，谁让你们是土匪呢！”这种话，这种时候能说吗？

黄罗武那天也“挂彩”了。那天在乱军中，他刚把郭宝珊托到马上，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正好从他头顶正中间擦着头皮飞了过去，直到他骑着马冲出乱阵，这才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伸手一摸，掌上就有了血渍。黄罗武心想：真是好险哪！自己的个头再多长半寸，今儿个这命就丢在黄河滩上了！他知道这血是从头皮上渗出来的，好办，身子从马上立起来，伸手从山道边的树上揪下一片叶子，用嘴唇舔一舔，往头上一搪，血很快就止住了。

他能做的事就是动员那些留守人员四处寻医问药，照顾好受伤的

弟兄。苦嫂对草药比较熟，带着女儿莲儿到山上采了些止血化淤和敷外伤的草药；杨茂堂潜回老家澄城，请来了他的一位亲戚，一位专治刀枪创伤的中医大夫；卜乾娃、王兔娃带着两名土匪夜闯洛川，连哄带吓唬地从一家教会医院弄来了一些纱布绷带和西药。郭宝珊的那条“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山规到这会儿见到了效果，附近的一些山民或煮些鸡汤，或炖些羊肉羊骨头汤或拎些山鸡野兔送来——他们不敢进山寨，拎到三岔路口交到哨兵手里拧身就走。

郭宝珊昏迷了三天三夜后终于醒过来了。醒来时在连叹了三声“悔不该”后便让人去请黄罗武。

黄罗武走进位于旗杆庙的团部——为方便治疗，郭宝珊临时躺在了团部。郭宝珊抓住他的手轻轻地摇着，嘴唇嚅动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黄罗武轻声地说：“郭哥，这会儿啥都不说咧

“啥都不说啦？可我想骂人哪，兄弟！”

“那你就骂两声吧”黄罗武想：他这会儿心里痛苦，骂骂也是一种发泄，骂贾德功，骂梁占魁，骂“花狐狸”都行。骂吧。

郭宝珊忽地从炕上坐起来，用右拳插着炕沿，高声骂道：“郭宝珊你是个混蛋呀！”骂声刚落，面部一阵抽搐，身子又倒了下去。

杨茂堂请来的那位大夫说：“伤口没好利索，这两天病人不能激动。”

黄罗武又回到核桃沟。灶火房里熬好了一大锅草药，他用个土罐子提上，一碗一碗地递到伤员的手里。他对那些受伤的土匪说的话几乎一样：“现在啥都甭说，啥都甭想，养伤当紧！”接连几天，他都干着同一件事，说着同样的话，最多再问一句：“今几个觉得咋样，好点吗？”他实在找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他们了。

但是土匪的心也是肉长的。他们亲历过山洪暴发时的危难，看到

过黄罗武站在洪水中大声呼唤他们撤离时的身影；他们目睹过黄罗武在旗杆庙内面对刀枪从容不迫的神态，听到过他言辞激烈却语重心长的“训话”。如今，当一碗碗冒着热气散着浓烈气味的汤药递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一些土匪便情不自禁地边哭边喊：“大哥，你是俺亲亲的大哥呀……”有一名伤势较重的土匪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说：“谁不投红军谁就不是他大日的他妈养的！等我伤一好立马就投红军去！就是谁把我打死在路上，我也投奔红军去了！”

黄罗武被感动了，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他紧紧攥着那个伤员的手说：“好兄弟，如果真是那样了，哥抱起你就走，一直走到南梁。我要对刘志丹将军说：这小伙子。是奔咱们来的！”

又过了几天，郭宝珊可以下地行走了，而黄罗武却准备离开了。

“不行，兄弟，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不能走！”

左臂吊着绷带的郭宝珊用右手捏住黄罗武的胳膊，捏得黄罗武感到了疼痛。

黄罗武笑着说：“到底是‘大王’，手劲真大。再捏我也和你一样吊上绷带了。”

“嘿嘿，”郭宝珊也笑了，“你不如说，你这个土匪下手真狠！这样吧，我知道这土匪窝也不是你长待下去的地方。三天，三天之后我手脚利落了，老哥我亲自送你下山。”

黄罗武想了想，说：“好，那就三天。你当哥的说了嘛。”

黄罗武觉得：通过这次韩城惨败，郭宝珊心里一定有很多想法。而郭执意不放他走，强留三天，必有许多心里话要对他说。那么，这三天就听他的，自己少说。屈指算来，自己上黄龙山已经将近四十天了，光在郭宝珊这儿就待了一个月有余。该讲的我也都讲了，自己肚子里就这点墨水嘛。效果呢，不能说没有，起码旗杆庙的土匪们“匪心”动摇了，另外两个寨子的土匪也会有些想法。可主要的几名山大

王，贾德功和梁占魁指望不大，就算他们在走投无路时会投奔红军，依他们的匪性，会不会重走杨谋子的路呢？难说。郭宝珊这个人可以，但他至今没给过我一个准话。现在看来，郭这个人是有心眼的，没看透、吃不准的事他不会轻易吐口；而一旦他吐了口，那他就会咬住不放，哪怕吃亏招枷式也不食言。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一面，但同时，因为太看中狭隘的“江湖义气”，这种可贵的一面又会因选择的错误而变成愚蠢的一面。兵败韩城就是一个明摆的例子。他一再在我面前说，他尻子上的屎太多，这些“屎”就是他因选择错误而应下了那些土匪的勾当，现在，当他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该怎么对待那些擦不干净的“屎”？他会做出新的选择吗？三天，这三天我就能见出分晓来。

黄罗武又在山下待了三天。郭宝珊从旗杆庙的团部回到了核桃沟的窑洞，与黄罗武做了三天的深谈。

为了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三天的对话，作者在这里略去了一切外在的描述：如天气的变化，冷旦的沏茶续水，外来人的打扰等等，用白描手法平面地展示他们谈话的内容和神态。这样的展示可能会让你感到枯燥些，但却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的思想脉络。好比鱼缸里不放水草什么的，你就看鱼怎么游动就行了。

第一天，黄昏，窑外，棚下。

郭宝珊在棚下来来回回踱了很长时间后说话了：“黄老弟啊，这次韩城惨败让我想了很多。事实证明，我郭宝珊第一不是个东西，拿弟兄们的命不当命，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他娘是造孽啊！第二，我郭宝珊不是带兵打仗的料。1000多号人马围攻一个县城，没交三合两阵就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我是个啥鸡巴团长！第三，我当不了山寨的头领，带不好弟兄。我自己是个大烟鬼，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咋能带好弟兄？早上训练，我让杨茂堂招呼着，可人家说，叫不齐人。

我扔给他一条鞭子让他抽，他又下不了手。我说，那你就先抽我，他就更下不了手。你说，好歹是一个拿枪的队伍，连个早操训练都搞不好，还能打个啥仗啊。”

“郭大哥，你说完了吗？”黄罗武问。

“没完。我得歇一会儿，弄两口。瘾又犯了。唉！”

郭宝珊烟快抽完了，黄罗武开始说话：“大哥，我敬佩你的实诚。因了这，我才认定你这个大哥。可我是个说话不拐弯的人。要我说，你刚才说得不全对。打韩城，你不该参加，这是另一说，可打败仗罪不在你。贾德功是总指挥，有他那样指挥攻城吗？大白天的吹吹打打，笨狗偏扎狼狗势，把打仗当成耍把戏呀？当战场的刀枪是戏台上戏子的道具，不咬人呀？梁占魁负责踩点，他踩的啥点？‘花狐狸’进韩城是逛城隍庙去咧还是跑街上卖飞眼去咧？那么大的河防部队她一个人影都没盯着，仗打败了，能怪你一个？弟兄们死了多少，甭说你难过，我都难过得不像啥了！可那有啥办法？你本身干的就是那挨戳的事嘛！红军打过韩城，也失败了，为啥？上边的头头跟贾德功犯的一个病：轻狂。共产党内有个名词叫‘左’倾冒险主义。那次你还帮着收揽了不少红军伤员，老刘到这会儿还记得你的这份情呢！你说你当不了这儿的头领，我看寨子里的人都挺服你。至少有两点他贾、梁都没法和你对比，第一是不糟害女人，第二是不贪，得了钱财跟弟兄们平分。说到吃大烟，着实是个瞎毛病，咋办？改嘛、戒嘛！咋，戒不了？说旁谁戒不了我或许还信，说你郭宝珊戒不了，我不信。真不信！”

“你说完了吗兄弟？”

“歇一下，叫我也来一锅子疸黄罗武给烟袋锅里装烟。烟叶子是郭宝珊送给他的黄龙山烟叶。”

郭宝珊又在转着圈地走动，看到黄罗武开始磕烟袋锅了，他突然

绷起了黑脸膛，说道：“兄弟，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没听明白。”

“噢，我咋就没听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哥弄不成这事了。这个山寨的头把交椅我准备让你来坐。我把人马全交给你。哥这些天把你认准了，你讲义气，够朋友，又有本事，你弄这摊子，弟兄们也会听你的。你放心，哥不走，还跟你住在这儿，给你助威，保证听你指挥。咋样兄弟？留到黄龙山上干吧？弄不好，你还真成了樊老二呢！”

“哈哈……哈哈……”黄罗武大笑，“哥你说得好。你知道俺这达把这叫啥？叫戳着死猫上树呢！”

“兄弟，哥说的是真话呀！”

“大哥，你说真话兄弟也不会说假话。这第一嘛，兄弟干不了这号事’用俺乡里人话说：那就不是那板西（材料）。我在红军里就是个跑腿打杂管灶火的小人物，再啥本事都没有。这第二嘛，我也不可能干这事。从我参加红军那一天起，我就立下誓了：这一辈子就把红军跟定了！你把刀架到我脖子上问：还跟不跟红军？我就一个字，跟！你把枪顶到我额楼（脑门）上问我，我还是一个字，跟！你郭哥讲的是一言九鼎，兄弟我讲的也是一诺千金。甭说你这山寨头把交椅，就是他老蒋给我个陕西省的头把交椅，我也对他说，你给的官我不稀罕。等红军打下天下了，让我去打茅子（即厕所）我都去。不是说笑哩，是真的。”

“我可是诚心让哩，真的不干？”

“我也是实情相告，真的不干！”

“不干？不干咱就睡觉。有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夜，窑洞内。

又是郭宝珊先开口：“兄弟，自打你到这儿来之后，我这心啊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你也知道，我跟刘志丹打过几次交道，可没见过

他人呀。我就老是猜呀想呀：这刘志丹究竟是啥人？为啥人都夸他呢？这红军呀是啥样的队伍，为啥官家的几万十几万人都整不住他们？这你一来，跟我这么说呀编呀，我算是见了真神了，慢慢地也了解红军了。你说的道理我听着顺耳，也解馋。有时候我真想对你说：兄弟，走，哥这会儿跟你当红军去！可是不行啊，兄弟，现在的郭宝珊不是五年前的郭宝珊了，放到五年前，我一拍屁股就走了，可现在我扯拉的太多，我走不利呀！”

“大哥，你跟我说过几回，说你尻子上的屎多。我咋琢磨不透这句话的意思？兄弟要走了，你就给兄弟说个明白行不？”

“啥叫行不？我今几个就是专门给你说这个事呢！”

“你说，我听着哩。”

“先说第一摊子屎。黄龙山上现在最大的几股就数贾、梁和我了。人心不齐呀，兄弟！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可是表面上又都对付着，还有个鸡巴独立师的称呼。我说跟你走，那俩货能答应吗？不能！肯定不能。说好点，那俩会骂我不讲义气，说不好呢，会联合起来收拾我。你说我怕他们？鸡巴！我郭宝珊当了几年土匪，怕过谁？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那俩也不会像古代人打仗一样，将对将兵对兵地斗，将输了，全军都输真要那样打，他俩谁都不是哥的对手。可现在不是那回事。三个寨子一旦火并起来，我不一定能威。我不能拿儿百号弟兄们的命去跟他们拼吧？官军知道了俺们窝里斗，还不趁机灭了俺们啊！所以我现在不能和他们翻脸，不但不能翻脸，还得和他们对付着点。这就是我为啥跟他们打韩城的原因。我不知道这一仗不好赢啊？知道了也得硬着头皮去。第一我不想让那两个骂我不讲信用；第二我不想现在就跟他们翻脸。你说，这摊屎要擦净难不难？”

“这道理我也想过，要不我咋挨着个地来见你仁呢？就是想叫你几个一块行动嘛。”

“一块行动？那你是对这儿的底细没摸透。你要说联手去抢人采盘子或许行；要说一块去投奔谁，没门！”

“那你说你走不了了？”

“哎，你还别说，我还偏要走！所以我一再对你说，你得给我点时间。”

“我要走，就是想给你留下时间嘛。”

“所以我同意让你走啊！可你走之前，得让我把我的心思说明白呀，不然你回去咋给刘军长交代？”

“也是。我回去说不清白。还有呢？”

“还有，还有。这么说吧兄弟，你知道这黄龙山有多少土匪被官军收编过？他们谁有过好下场？知道樊老二不，都混上豫军总司令了，还不是让老蒋炸死了；知道‘穿山甲’王廷桂不？没进榆林城就叫官军干掉了。还有……”

“我知道你想说谁，杨谋子，对不对？”

“对。这话在你兄弟跟前说，我觉得夯口。我知道杨谋子不是个好货，他犯了红军的纪律，该杀该斩。可你知道哥身上也是一身的坏毛病呀！抽大烟，说粗话，吊儿郎当。这些坏毛病，红军能容下我吗？兄弟，投红军的想法我前几天都定下了，可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毛糙呀！我几次想跟你说，张不开口，兄弟，这屎是我自己拉到屁股眼上的。你没见我闲了就在屋子里转，跟个发情的狗一样，就是为这事犯愁呢！”

“大哥，说句实话吧，我觉得你到这会儿才把你心里藏的事抖搂出来了

“以前也没哄过你呀！”

“谁说你前头哄过我？我说得是你前头还跟兄弟藏了些货呢！”

“唉，不是夯口吗？”

“你把底儿抖清了，兄弟我心里也豁亮了。杨谋子的事你已经说明白了。他犯军纪该杀该斩。至于以前有被收编的又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事，很好说，因为他们投的是官府。哪朝哪代的官府都是容不下土匪的……”

“停一下，兄弟，我问你，如果红军，噢，就是共产党有朝一日坐了江山，会不会也要收拾土匪？”

“肯定要收拾。共产党坐江山就是老百姓坐江山。土匪干的是祸害老百姓的事，不收拾它还了得？”

“那不跟现在的官家一样了？”

“实质上不一样。现在的官家要保护的是压迫剥削咱穷人的那些地主老财贪官污吏的利益；共产党要保护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噢，明白一点了。你往下说。”

“所以，在红军还没打下江山之前，你弃暗投明，成了红军的一员，为老百姓打江山出力气，你不就是开国的功臣了吗？”

“这我明白。可我那些坏毛病呢？”

“这还用问我？一个字：改！吊儿郎当就是部队上说的自由散漫。红军都是农家娃，农民的自由散漫谁敢说他自个身上没有？给你说个真事：我这人喜欢骑马，可我在部队啥也不是，没资格配马。那天我瘾犯了，把俺兄弟的警卫员哄开，骑上俺兄弟的马就浪去了。回来叫俺兄弟美歪（批评，训斥）了一顿：你当这是在咱屋呢？无组织无纪律！我一个屁都没敢放。为啥？咱错了嘛！错了就改嘛，那有啥说的。抽大烟咋办，还是一个字：戒。这话我昨天就说过了：旁谁戒不了我兴许会信，说你郭宝珊戒不了，打死我也不信！”

“兄弟，你说哥能戒了？”

“能戒了！”

“兄弟，你就等好吧！戒不掉大烟哥就在南梁寻棵歪脖子树吊

死！”

“咋在南梁寻个歪脖子树吊死？你讹谁呀？”

“哈哈。明天再说。哥这会儿瘾又犯了。”

第三天，黄昏，窑前大棚下。

“雨又下上了。”黄罗武看看天，有点担心地说。

“没事，天黑前准停。不耽搁明天你走。”郭宝珊劝道。

“大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今儿个要跟兄弟亮最后一张底牌了？”

“亮！我早就说过你走之前要给你个准话。这最后一张底牌就是……别忙，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到末了我说了句啥话不？”

“在南梁上寻棵歪脖子树吊死呀！我还说你是想讹俺红军呢。”

“对，是这话。我为啥要说这话？就是说，我已下定了决心，带兄弟们投奔红军，投奔刘志丹将军。”

“郭大哥，兄弟这一个多月就等你这句话哩。”

“我那话的意思是说：在我投奔红军之前就把大烟戒了。万一戒不掉，我带上兄弟们上南梁，把部队交给老刘，也算见了我最敬佩的人一面。然后我对老刘说：弟兄们交给你了。我郭宝珊不是人。说完拧身就走，找个歪脖子树吊死去球！”

“大哥，你前半截话说得好，像郭宝珊说的话；后半截就没劲了，你咋能戒不了大烟呢？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要死也死出个名堂，哪能让自己的坏毛病逼得自己上吊呢？那就太没出息了！”

“我还想着你会说：到时候兄弟一块陪着你上吊呢。”

“不陪，这事不陪！要是战场上，敌人把咱们包围了，兄弟跟着你膀子对膀子地冲上去跟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西天路上，兄弟陪哥一块走！可这种没出息没志气的事，兄弟不陪！”

“好兄弟，这话像个男人的话，英雄的话！”

“哥你打算啥时候下来？”

“我也正为这事盘算呢。”

“其实你早就盘算好了。”

“没有呀！我今儿个就想跟你商量这事呢。”

“你忘咧？你昨天就说过，现在走还不是时候，你要强走，必然引发一场火并。我赞成你这说法，再等等，要瞅准机会。再说，现在还有很多弟兄伤还没好，你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伤筋动骨一百天，咋说也得等到秋天。”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就这么定了。”

“兄弟呀，你明天走，到了南梁，跟刘志丹将军说，我郭宝珊投红军是板上钉钉的事，叫他等着我：另外，哥的这些坏毛病你也跟刘志丹将军说清。还要跟他说：毛病多不假，郭宝珊这人能改。改不了任刘将军鞭抽刀刷！”

“好，这些话我一定给老刘如实汇报。”

“啊……嘘……兄弟！”郭宝珊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了。

“大哥……嗨，啥都不说了……”黄罗武心潮澎湃，不知道该说啥了。

两个农家子弟，两双握过撅头锄把、握过大刀枪支又在苦水中浸泡过多年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一个当胸一拳：“兄弟，啥都不说啦，等着大哥！”

一个肩头一掌：“大哥，啥都不说啦，兄弟等你！”

2

第二天早上，又是蒙蒙细雨。

旗杆庙门口站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不少架着木棍，吊着绷带的伤

员。

哨兵向郭宝珊和黄罗武行礼。

送行的人也举手行礼。

哨兵排长王兔娃用蒙眬的泪眼死死盯住黄罗武。只有他没有行礼，他忘了，忘了行礼，也忘了他此刻该站到哪儿，游魂似的跟在团长和表哥的后面。

上百名送行的人鸦雀无声。

当黄罗武快要走到三岔路口时，送行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呐喊：“大哥，一定要把我领到南梁！我要见刘将军！”

黄罗武蓦然回首，向站在寨门外的人挥手。那一刻，他觉得眼眶发潮。

郭宝珊一直将黄罗武送到鬼子崖前。鬼子崖前站着三个人：苦嫂，莲儿，冷旦。

还有一头小毛驴，那是苦嫂一家人赖以谋生的工具。

苦嫂说：“莲娃，给恩人跪下。叫叔。”

泪水涟涟的莲儿跪下了：“叔吔！”

满面愁云的冷旦也跪下了：“叔，说好的带我走嘛。”

黄罗武扶起莲儿：“娃，甭这样，那是叔该做的！”

郭宝珊拉起冷旦：“傻小子，不要爹了？”

苦嫂说：“兄弟，把这驴带上，路上好走。”

黄罗武说：“我来时就扮的脚户，回去就不用了。再说，你屋里也难。”

郭宝珊说：“也行。就装脚户，好过盘查哨。苦嫂，明天我就叫人给你家买头驴送去。”

苦嫂说：“有你啥事？驴又没送给你。”

黄罗武对冷旦说：“保护好你团长，他会把你们领上正道的。听

话，好娃！”

苦嫂笑了：“我就知道，俺郭兄弟早晚会走上正道的。”

郭宝珊问：“那驴呢？驴还要不？”

苦嫂爽朗地说：“只要兄弟你走上正道，嫂子就收你的礼。给匹马都要哩！”

郭宝珊挥挥手，示意让苦嫂三人先回去。

鬼子崖上只剩下了郭宝珊和黄罗武。

郭宝珊望着细雨蒙蒙的天空和苍茫烟雨笼罩下的黄龙山，幽幽地说：“你一走，我心里空落落的！这山上雾太大，我一个人怕看不清路……”

黄罗武手指西方：“只要方向不变，目标不变，我相信哥啥难对付的场面都能对付下来

郭宝珊神情凝重地说：“相信就好。”

郭宝珊拿出 40 块大洋。黄罗武坚持不要。

郭宝珊说：“兄弟你不懂，过官家盘查站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哨兵塞两块大洋：老总，买盒烟抽……百发百中，比哥的枪还准。”

再次握手告别时，黄罗武感到了郭宝珊的手在发抖，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在黄龙山上纵横驰骋了多年的硬汉山大王流泪了。

当黄罗武的身影已融进蒙蒙细雨中时，雨中飘来一声悠长的呼唤。

“表哥……等着我。还有乾娃……”

黄罗武走了，他离开了与土匪斗智斗勇 40 多天的黄龙山。黄龙山会因他这 40 多天的奔走呼唤而发生变化吗？

他给黄龙山带来的是一股风——被革命理念熏染又被革命激情鼓荡起来的风。那风，从黄龙山上刮过，你相信枯树不会因它的吹拂而绽出鹅黄吗？你相信枯草不会因它的吹拂而泛起新绿吗？你相信死水不会因它的吹拂而掀动波澜吗？

大风过处，黄龙山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第二十章 愤怒的讨伐与悲情的挽歌

1

黄罗武回南梁的事先放一放，先看看“花狐狸”在玩啥把戏。

“花狐狸”与老鸨约好，五天之后来听回音。但是，由于韩城兵败，凤凰岭匪巢内乱作一团。梁占魁尸子上被穿了个洞，在战场上毫发未损的参谋长兼压寨夫人就理直气壮地出来主事了。直到半月之后，“花狐狸”才在夜色掩护下进了石堡镇的“揽花楼”。

“哎哟我的胡大小姐，你咋才来呀！老娘我等得急死了！”老鸨虚张声势地又喊又叫。

“悄着！我又不是嫖客，你个老孃子急啥？”

“看你说的，你可比嫖客出手大方多啦！”

“少啰嗦。说，见到潘旅长了吗？”

“见啦见啦。潘旅长一听是胡小姐叫来的，可热火了，专门把我叫到卧房里问话哩。”

“那他有没有写回信？”

“信倒没写。不过他说了：让小姐等着，他会派人到山上来的。”

“没有回信，叫姑奶奶我咋样信你？你到底见没见上潘旅长？不说实话姑奶奶立时崩了你！”

老鸨嗤咪一笑，神秘地说：“潘旅长的交裆里大腿根有块铜钱大小的伤疤……你说我见没见到他呀？”

“呸！”“花狐狸”咋了一口，“老家伙真是色狼，连你这老孃子也要上手。”

四十出头的老鸨得意地说：“你看老娘老？男人才不说我老呢。

潘旅长一夜都没下马……嘿……跑一趟腿，挣十块大洋，还跟旅长玩了一回，老娘划着！”

“花狐狸”抡起鞭子朝老鸨屁股上抽了一下：“没玩够再找老家伙玩去！”

“花狐狸”打马离去，老鸨在背后骂：“呸，你当你是谁？华池县有名的‘万人骑’！”

“花狐狸”让老鸨给她当年的老“情人”送信，究竟要干什么？

这就是梁占魁给她过的招：要想为父报仇，还得借助官军之力。现在红军的人不是在山上劝降吗？咱也可以暗中联络官军，让他们也派人上山劝降。到时候，咱跟贾德功联手降官军，他郭宝珊不跟上走也由不得他。山上现在有毛两千号人马呢，他官军不得给咱封个官？穿上官服，打上官家旗号，咱再去打南梁，何愁你父仇不报？

此计正中“花狐狸”下怀。在山上这些天，她也看透了，指望这伙土匪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可是，投哪的官军呢？

梁占魁说：“陕西的不行。黄龙山跟陕西官军结怨太深，只能投咱心里认可的官军。你他妈也少在老子跟前装洋蒜，你在咱们那边肯定跟官军睡过。想想谁还认你的账，只要把事办成了，你们爱咋捣鼓咋捣鼓，老子不管……”

“花狐狸”说：“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也不瞒你。姑奶奶是跟几个官军睡过。官最大的就是潘生钱，原来是团长，现在升旅长了。部队驻在庆阳。”

梁占魁酸溜溜地说：“那你就给老‘情人’联络啊！”

于是，“花狐狸”就想到了“揽花楼”的老鸨。

这就是“谜底”。

可是，没等庆阳来人，黄龙山各个山头便接到了探子来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亲率该师主力、并调集黄龙

山周边各县地方武装，向黄龙山集结，对黄龙山形成一张大网，意在彻底扫除黄龙山匪患。

数日后，一名姓王的副官，手持冯师长手令，带着一个班的骑兵，先后闯进了黄龙沟、凤凰岭、旗杆庙，对几名山大王高声宣布：“冯师长命令：我四十二师已将黄龙山团团围定，决心一举扫荡黄龙山匪徒，以保一方平安。姑念尔等皆愚鲁之辈，本师长网开一面，准尔等向政府投降。限尔等于半月之内，各领本寨匪徒到白水县境内集合接受政府军收编。各寨不得留一人一弹。如违抗军令逾期不降者，或胆敢与官军对抗者，格杀勿论。”

王副官人高马大，满脸络腮胡子，宣读命令时声如牛吼。一个班的骑兵全都骑在马上不下来，每人手里端一把自来得式冲锋枪，虎视眈眈地盯住山寨的头目。王副官宣读完命令后，将命令从马上扔下来，立即掉转马头率士兵疾驰而去。三个山大王就此都有了心思，但想的却不一样：贾德功想：一准是打韩城惹恼了官家。说是下山接受整编，下了山还不是往死里打呀！山寨刚吃了败仗，各寨都是伤兵满营，咋能招得住官军的“围剿”啊！不打只有逃，可该往哪逃呢？

梁占魁想：这才是说瞌睡了就有人递了个枕头。正好借这机会打回老家投官军。可“花狐狸”这骚货靠得住吗？甘肃方面啥时候才派人来呀？冯钦哉可是个敢下硬手的货。半个月内，甘肃不来人，老子只有等死了……

郭宝珊想：这倒是个机会。他贾德功、梁占魁都说不降官军，不投红军，这回看你咋说？只要你敢说投降官军，那就是你们撕毁了原来的协议。你们能降官军，我郭宝珊就能投奔红军。

“花狐狸”为什么要打韩城的前夜匆匆打发老鸨去庆阳送信呢？

这也是她和梁占魁合计好的。梁占魁已经看出，打韩城准定要失

败。趁山寨打了败仗军心涣散之际，招降是最有把握的了。可没想到甘肃方面迟迟不见人来，冯钦哉却包围了黄龙山又派人打上门来勒令下山受降。按说这边一逼有利于他实现投降官军的阴谋，但陕西的官军是不能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降甘肃陇军，可陇军要是不来呢？

“狗日的“花狐狸”，你究竟跟潘什么鸡巴旅长睡过没有？他为啥不理你的茬啊？”梁占魁心急火燎，他只能拿“花狐狸”出气了。

“花狐狸”也急：“睡过睡过睡过！老家伙头一夜就把姑奶奶整岔气了。后来还有十几次。可你们这些臭男人，个个都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的东西，姑奶奶有啥办法。”

2

正当梁占魁、“花狐狸”焦躁不安的时候，有哨兵来报，说山下来了一名穿官服的官军，带了四名卫兵，要找胡丽小姐。

“是甘肃来的吧？”胡丽忙问。

“听口音像。”

“花狐狸”一把从炕上拽起正在抽大烟的梁占魁：“快，庆阳来了！”

梁占魁、“花狐狸”各乘一匹快马飞奔下山。

这天，离冯钦哉勒令投降的最后期限还有五天。

山寨门口果然有五匹战马，马上各有一名官军，为首的是一位佩少校军衔的年轻军官。

见了那名军官，“花狐狸”顿时愣住了：“怎么是你？”

那青年军官微笑着说：“怎么？不欢迎我来吗？”

“欢迎，咋能不欢迎？”“花狐狸”慌忙下马，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了，她竟伸开双臂，做了个向前扑的姿势，说了句疯话，“欢迎死啦！”

梁占魁心里骂：狗日的见了男人就没命了！手上却抱拳施礼：“欢迎将军大驾光临！”

那军官忙说：“我不是将军。少校，小小的少校团副。潘旅长手下听差的马学举。”

“说啥哩学举，快跟我上山呀！”“花狐狸”此刻恨不得跳到马学举的马上，搂住狠狠“啃”一口。

你道来者是谁？

还记得前面写到的“花狐狸”15岁时的事情吗？15岁那年她就大大方方地跟男孩“上床玩玩”去了。而马学举正是那个向她提出“到床上玩玩”的富家子弟。如果说，对“花狐狸”这样的女人也可以用“童贞”二字的话，马学举就是轻轻松松拿走她“童贞”的那个人。那时，年仅18岁的马学举就已经是个“猎艳”高手了。“花狐狸”从第一次“床上玩玩”中就充分享受到了做女人的乐趣，以至于放荡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尽管她以后都可以当“骑兵团长”了，但“花狐狸”对第一个让她尝到禁果的男人仍难以忘怀。

梁占魁是何等人？从发现“花狐狸”在来人面前发愣的那一刻起，他就断定：来人跟“花狐狸”睡过，并且不是一般逢场作戏的“一夜风流”。

既然梁占魁已敲明摆响地说，只要把事办成，你们爱咋捣鼓咋捣鼓，“花狐狸”也没必要掩饰什么了，竟当着众人的面吊起了马学举的膀子浪笑不止。马学举毕竟是官军少校，觉得这样太过了，便小声对“花狐狸”说：“放开。以后有的是机会！”

走进关帝庙，马学举皱起了眉头：“这破庙也太寒噤了吧，怎么能当旅部呢？”

梁占魁说：“是呀，正因为当土匪太他妈寒酸，我才跟胡丽商量，投官军去。”

马学举又看见了立柱上的那副对子：“啥鸡巴屈词！这不是自己糟践自己吗？”

梁占魁忙解释道：“马团副，这老二不是那个老二。当年樊老二从这黄龙山起家，当上了豫军总司令。我是哈……”

“你是想学他是不？那我可给你说清楚：潘旅长说啦，看在胡小姐的面子上，你投官军我们欢迎，可官却当不大。我们是一个旅，你想你能当多大的官？顶大是个团长，搞不好还只能给个营长。你可想好了噢！”

梁占魁说：“团长就团长吧。我现在这个屈旅长是自封的，不值钱。”

“梁旅长倒是个爽快人噢。好，本团副就正式宣读潘旅长手令：兹令黄龙山土匪梁占魁部即日开赴庆阳接受整编，梁占魁任新编团团长。胡丽另有重用。”

梁占魁心里又是惊喜又有点酸酸的：想不到未下山就当上了团长，是一喜；胡丽另有重用，有鸡巴重用，还不是供老家伙受活去。但那点“酸”瞬间就消失了，梁占魁想：受活就让人家受活去吧，咱当了官家的团长，啥样的女人弄不来？

梁占魁立正，敬礼，双手接过潘生钱的手令，然后吩咐手下人：“赶快冒：办酒席，为马团副接风。”

马学举却说：“不麻烦了梁团长。兄弟刚在石堡镇吃过了。兄弟军务缠身，今晚在石堡镇只住一宿，明早就赶回庆阳复命。”

梁占魁当然明白“只住一宿”是什么意思，忙说：“那就让胡丽送送你。我呢，还要到黄龙沟、旗杆庙去，跟贾师长、郭团长商量下山的事哎，对了，我们是一伙的呀，那俩人咋办？”

马学举说：“临来时潘旅长交代过兄弟了，如果山上还有人要去，一块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嘛。至于封什么官，那就要看他带多少

人马，多少枪支了。但再大也不能超过你。”

梁占魁此时是受宠若惊加心花怒放，他对“花狐狸”说：“你去送送老朋友。见一面也不容易，晚上就陪马团副多遍一会儿。我今晚就住到郭宝珊那儿了。”

“花狐狸”撒娇地说：“这事，还用你交代？”

从凤凰岭到石堡镇，路不算远，但要翻过一座平顶的山梁。山梁上有一大块开着紫花的苜蓿地，四周被树林包围着。六个人打马经过苜蓿地时，“花狐狸”突然勒马不前了：“学举呀，你看这片紫花苜蓿地，多漂亮呀！你让几个弟兄先走，咱俩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嘛。”马学举会意，对几个骑兵说：“你几个先到镇上安排一下，我随后就到。”

骑兵们谁傻呀，相互笑笑，下山去了。

“花狐狸”蹦起来，搂住马学举的脖子，急切地说：“学举呀，妹子想死你了。快！来呀！”上面疯吻着，下边就来了个“五龙抓鸡”。

青青的苜蓿地，紫艳的苜蓿花，唉，可惜了的了！

一阵癫狂过后，马学举懒洋洋地问道：“这些年，你没少干这种事吧？”

“嗯，没少干。可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我咋啦？”

“花狐狸”翻身坐起，又猛地扑到马学举身上：“你跟姑奶奶装傻呀？你不知道是你小子破了我的童身啊？”

马学举一阵淫笑：“哈哈……哈哈……哈……尝到滋味了就放不下了，是不？”

“嗯……今天晚上，姑奶奶饶不了你！”

“马某奉陪到底，就算给你个小家伙赔礼了。”

“这算啥赔礼。说正经的，老潘那头老叫驴怎么安排我？另有重用，哼，就能在床上重用？”

“那你还要啥？女人嘛

“女人咋啦？姑奶奶要他也给我个团长当当。”

“那怕不行。部队上的女兵都是花瓶，秘书呀、招待呀，反正就是让长官们玩的，看的。”

“我偏不！我就要当官。”

“还有个差使你能干。不过就看你把老家伙玩得咋样了。”

“啥差使？”

“特派员。让老家伙给你封个特派员，派到梁占魁的团里。那你就是他们的太上皇了。”

“好，姑奶奶就当特派员。哼，整那个老叫驴，姑奶奶是手拿把掐！”

“那……特派员，想不想再来一次？”

“嗯……我就喜欢野地里整……”

3

“野地里的战斗”高潮迭起之时，旗杆庙里的对话却陷入了僵局。

三位山大王全都是黑风罩脸，阴云密布，每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一把盒子枪。

戴墨窝窝的贾老大沉不住气了：“说呀！都这么装孙子，等着冯钦哉来砍咱的头啊？”

“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当初提出不降官军，不投红军的是你们，现在要降官军的也是你们，你叫我说啥？”郭宝珊这是“提车叫将”。

“现在形势不是变了嘛？官军大兵压境，咱们又刚刚吃了败仗，不降，咱打得过他们吗？”梁占魁这叫“垫炮反将”。

“不对了咱就跑，跑得远远的。”贾德功架了个“空头炮”

郭宝珊觉得“棋”走到这一步，该变招了。

“好好好，你二位是兄长，年岁比我大，又是师长、旅长的，职位也比我高。该咋办，你俩定吧。不过有一条咱可说清：推翻协议的是你们不是我郭宝珊。”

贾德功说：“这不是在一块商量呢嘛！”

郭宝珊一拍桌子：“商量个球！梁旅长把委任状都揣到怀里了，还有啥商量的？”

梁占魁也拍桌子了：“郭宝，这委任状是给我梁占魁的。我是看咱弟兄们一场，咱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才给马团副下的话。你鸡巴不想去就拉倒，谁鸡巴离了谁还不活了！”

郭宝珊倒是不拍桌子了，但口气却丝毫不软：“好，姓梁的，话既然赶到这儿了，那咱就来个狗舔鸡巴各顾各吧！你俩爱降谁降谁，我自找出路。找不着出路了，我就带弟兄们下去跟官家拼命。大不了一个死嘛！”

“哼……嘿……”梁占魁冷笑一声，“郭宝，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你心里咋想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就是听了姓黄的那小子的煽乎，想投红军。”

郭宝珊也还一个冷笑：“哼……嘿，老子想投红军又咋啦？兴你投官军就不兴我投红军？大道通天，各走半边，你以为你自封的鸡巴旅长就能管住我了？哼……尿泡尿把自个照照，啥鸡巴玩意？”

梁占魁伸手抓起枪，对着郭宝珊吼道：“郭宝，你今天要敢投红军，老子就毙了你！”

郭宝珊也伸手了，不过他没抓枪，反而用手轻轻一推，将自己的那把枪推到了梁占魁面前：“给，一把不够，拿两把。”

郭宝珊身后的冷旦怒目圆睁，两把盒子枪同时对住了梁占魁：“梁爷，想跟冷旦比谁出手快是不？”

贾德功站起来了：“都给我把枪放下！我说郭宝兄弟，红军咱是

不能投的，杨谋子就是个样子嘛。官军咱也打不过，冯钦哉已经把周围几个县的民团都调上了。那咋办？我看只有一条路，走远点，到甘肃那边去。降了那边的官军也不怕嘛。合适了咱干，不合适了咱可反了他娘的！等这阵风过去了，咱再杀回黄龙山，哥几个重打旗鼓另升堂，这黄龙山不还是咱的天下嘛？占魁兄弟，你说，弟兄们到了陇东，你这个团长当定了，哥当啥也无所谓，给口饭吃就行，郭宝兄弟咋办？你能保证给弄个团长不？”

梁占魁说：“那就看人家郭团长稀罕不稀罕了。只要想去，弄个团长是裤裆里抓牛，一抓一个准的事。”

贾德功一推墨窝窝，命令式地发话了：“弟兄们，那就这么定了：到陇东，投潘旅长！现在就各回各家，收拾家当。后天，后天是几号？8月12号，离冯钦哉的期限还剩两天……对就12号。五更时分，各自从各自的寨子出发，天明在山岔路口集中。哈哈，不等他官家上来，咱就从后山窜他娘的了。”

郭宝珊觉得，今天这场戏自己演得不错。反正迟早是一掰，今天这是个铺垫，该设的“伏笔”都设好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协议是你俩撕毁的，你能投官军我就能投红军，“不义”二字落不到我头上；该给的面子我也给了：你贾德功说一块走，老子就跟你一块走。一出陕西地面，老子上哪走可就由不得你了，腿在我身上长着哩！

虽然这是一次大撤退，但对于土匪的山寨却是件很简单的事，因为他们除了刀枪之外真的是“一无所有”。他们常年流窜作案，自然也习惯了作案后的流窜。至于上哪去，土匪们连问都懒得问。管球它呢，反正走到哪都是靠打抢人过活。

但是，这次撤退，却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那就是贾德功名存实亡的压寨夫人韩翠玉。

前面说过，出身书香门第又被土匪劫到山寨从而受尽了屈辱的韩翠玉早已心如死灰。她发誓不进贾德功的卧虎洞，也不跟贾德功招嘴（说话），更不管土匪山寨里的事。可她为什么要关注这次大撤退呢？

从前面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韩翠玉是位外柔内刚的女子，表面的冷漠并不代表她忘却了对土匪、对贾德功的仇恨。一个人有恨就有爱，韩翠玉内心深处还在爱着她的父母，思念的泪水常常在睡梦中夺眶而出……红军战士黄罗武给她捎来了父亲的亲笔信，虽然那信不是写给她的，但见字如见人，韩翠玉自此就更思念家乡，思念年事已高的父母了；黄罗武又向她讲述了父母的状况，当听说父亲念叨起“玉儿可怜”时，翠玉的心碎了……她知道自己再也无颜见到自己的双亲了，可她感激那位为她捎来“家书”，又向她真实地传达父爱的红军战士——在此之前，卜乾娃也多次去过她家，翠玉问他父亲的情况，那小子吞吞吐吐，从未说过一句圈套话。当她知道黄罗武上山的目的后，为了报答这位真诚忠厚的红军，她曾对黄罗武说过：“我知道我该咋做……”这话看似平淡，可对这样一位女子来说，却是一个郑重的承诺。也许，这一点，连黄罗武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韩翠玉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那么，她必然会关注土匪山寨的动向。她从山寨乱糟糟的场面中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大的转移，贾德功要放弃山寨，另投他处了。

“他会奔哪去呢？”她希望贾德功是去投奔红军，这样，她无须再做什么，黄罗武上山的使命就完成了，黄龙沟几百号土匪也有了好的出路。可她又不相信贾德功会做出这种明智的选择。那是一个混蛋，是个浑眼子狗。

于是她派二香去找参谋副官季九云。

“喂，老哥……”二香头脑里从未有过官的概念，她见了贾德功就叫老贾，见了季九云就叫老哥。“寨子里这是弄啥哩？得是要逃跑？

往哪跑？”

季九云知道，这傻丫头才不会关心这事呢，一定是韩翠玉想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而贾德功已交代过：降官军的事先不要对下边人说，出山以后再宣布。

季九云小声地问：“是大奶奶让你来问的吧？”

“嗯。本姑娘才懒得管你们的屁事呢！”

“听着，傻丫头：我们这次是到甘肃投降官军哩。记住，除了大奶奶，这话你对谁都不能说噢！”

说完，季九云拧身便走。

听了二香打探到的消息，韩翠玉在香案前痴痴呆呆地坐着，很久很久，一言不发。

“姐姐呀姐姐……”二香被翠玉痴呆的神情吓哭了。她跪在翠玉面前，摇着晃着，盼着翠玉能清醒过来。翠玉比二香大六岁，翠玉不让二香称她大奶奶，所以，在外边二香口口声声大奶奶咋的咋的，而两人相处时，二香就叫她姐姐。

姐姐终于被二香的哭声和摇撼唤醒了。

姐姐对二香说：“二香妹妹，你看咱姊妹俩相处了三四年了，姐姐对你还好吧？”

二香还在哭：“姐姐，你别问了。你让二香去死，二香打个绊磕就不是人！”

翠玉潜然泪下，伸手搂住了二香的肩膀：“好妹子，你听姐说，贾德功这是带着山寨里的几百口子弟兄往火坑里跳哩，姐不能不管；姐答应过那个姓黄的红军，要劝这儿的人投奔红军，姐不能说话不算数，现在，姐让你去一趟卧虎洞，你敢不敢去？”

二香硬气地回答：“敢！有啥不敢！姐说让我把贾老狗杀了，我掂上棒槌就走。”

“好，你等等。”

翠玉走向香案，推开案上的香炉，拿出笔墨纸砚，用娟秀的小楷写了几句话。等墨干了，叠好，交给二香。

“二香妹妹，你把这拿上，到卧虎洞前……”

二香腰别两把枣木棒槌，大步流星来到卧虎洞前。两个哨兵上来拦挡，二香一棒槌一个，将哨兵打得哭爹喊娘。二香站在洞口，把棒槌敲得哪嘟响，大声叫骂：“老贾，你个狗东西给我从卧狗洞里爬出来！”

贾德功正和季九云商量撤退的路线，忽听洞外有人敲打着叫喊自己的名字，一听就是傻丫头二香。二香是不会自己来找他的，肯定是受了翠玉的指使。于是便对季九云说：“走，出去看看，这傻丫头又撒啥泼呢。”

“老贾。”见贾德功出来了，二香抢先说话，“俺姐姐让我把这个给你。听着，俺姐姐说了，要你立马给个话，让我把话再捎回去。说吧。”

“傻丫头，爷还没看信呢，说啥？九云，念念。”

从二香闯洞送信的反常举动，季九云已经预感到，翠玉这信必有惊人之语。

“贾德功，我父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为何要带几百口子人去跳火坑？如果你还有一点人味，那就去西山，投红军。韩翠玉绝笔。”

贾德功冷笑着说：“她不是说她不管我的事了吗，咋想管这事？傻丫头，你回去对她说：这事她管不了。我贾德功说不不二。就这话。”

季九云神色凄然地说：“贾师长，这是夫人的绝笔啊！”

“啥叫绝笔？”

“绝笔就是绝命书，就是最后的遗言。夫人这叫死谏啊！”

贾德功烦躁地说：“啥球绝笔，死谏的，我弄球不懂。她爱咋咋。到这会儿了，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走，说咱的事去。”说完，扭头就进洞去了。

季九云急切地对二香说：“丫头，把你大奶奶招呼好，一定要小心噢！”随后，长叹一声：“红颜薄命啊！”步履沉重地进了洞。

黄龙沟山寨里的土匪三更起床，五更时分，天光破晓，一支涣散而疲惫的队伍上路了。

土匪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但也有好奇心重的，情声问同伙：“哥，咱这是往哪去呀？”

得到的回答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管球往哪去！”

贾德功骑在马上，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从黄龙山起家，过了五六年打家劫舍的勾当，“自我感觉良好”。可现在这么一走，前面究竟是坑还是岸，他也吃不准。可不走又怎么办？总不能让官家灭了吧？狗日的梁占魁，不言不喘就跟官家勾搭上了，还弄了个鸡巴团长。我去了，能骑到他上头吗？肯定不能。人家有那个浪荡女人嘛。想到女人，贾德功蓦然想起韩翠玉，想起二香来送信的情景……九云说什么？绝命书？难道她真的不想活了？她死了也没啥，反正这夫妻早已只是个名分上的事了。可我以后拿啥给人吹牛啊？老丈人可是咱撑面子的招牌呀……唉，昨天我太躁火了，咋说也得哄住她呀……

天边淡淡的晨光与山沟里袅袅的雾岚汇在一起，黄龙沟口一片朦胧。

就在这朦朦胧胧的晨雾中，队伍的前面有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啊！”

“鬼……鬼……”

队伍顿时大乱。贾德功鸣枪警示：“嚷嚷个球呢！不想活了！”旁边的保镖墩子用手一指：“贾爷，有鬼……”

贾德功从马上直起身子，顺着墩子手指的方向，果然见黄龙庙门口那块大场子的边缘上有棵粗壮的老槐身上洁白的——女人！

“是她？”贾德功脑海里闪电般地闪出两个词：绝命、死谏。

突然，女人身旁又跑上一个人来。贾德功看那身形就知道是二香。

二香用棒槌砸断了树枝，双手抱起翠玉已经僵硬了的身体，嚎啕大哭：“姐姐呀姐姐……”

哭声在迷雾重重的黄龙沟间回荡，凄凉而悲怆！

300多名土匪木桩似的戳在路口。

贾德功大脑里成了一摊槌糊。是惊恐，是迷乱，是懊悔，是悲哀……他根本无法分清。

只有一个念头还没消失：快逃啊！

贾德功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儿鞭，那马便疯K似的冲过人群……季九云用一种绝望的声音喊道：“还不快跟上……”

众匪徒如梦方醒，一窝蜂地向前乱挤狂奔。

黄龙庙的高台上传来二香悲怆而愤怒的骂声：“贾德功，你狗日的不得好死啊……”

这是对混世魔王的愤怒讨伐，也是对为道义而殉难者的悲情

第二十一章 “赶牲灵”的人儿回来了

1

离开旗杆庙后，黄罗武赶着小毛驴，向北，沿着洛川与宜川接壤的山路再向西；穿过富县后再沿着富县与甘泉的边界线向西，奔南梁根据地而去。

路上碰到过几个官军盘查站，黄罗武就按照郭宝珊交代的办法行事，还真灵，“百发百中”。

“老总，兄弟刚送完一趟货，东家拾了点赶脚钱。拿上，买盒烟抽……”说着，两块大洋（有时是一块）就塞到带班的哨兵手里。

“哎，这就叫灵性人。出门在外嘛，脑子放活泛些，手头放大方点，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兄弟走好，再来哦……”

黄罗武心想：呸，再来？我哪有那么多银子喂狗啊！唉，官家上上下下都是一个球式子，他不垮台说啥呀！

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只能算个小插曲，讲出来一是觉着好玩，二来也可以印证作者前面所说的：人在路上容易碰到奇巧的事——

黄罗武牵着毛驴从甘泉边上走到保安（今志丹县）境内的分水梁。一上分水梁就算进入了西山根据地的范围，离根据地的中心南梁堡就不远了，后面也不会碰到官军的盘查站了。黄罗武就将

分别藏掖在身上各个部位的钱取出来数了数，除了给哨兵们“塞”的和自己用的，郭宝珊给的40块大洋还剩下26块。黄罗武想，这笔钱放在南梁用处大了：买油盐酱醋够大灶上用半年，就是买肉也够三团的战友们美餐一顿的。于是他将这些钱放到了肩上搭的黑布口袋里，

那钱就贴在自己胸前。不久，他走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镇。小镇正逢集，集市上还很热闹，黄罗武手牵毛驴当街穿过，快走到头的时候，见一群人围了个圈子。圈子中间是弄啥的，他没看见，只是听见圈子里不时有笑声响起。黄罗武就想凑过去看个热闹，如果能跟着别人笑两声，也可以解除一路上的疲劳与寂寞。凑到人群中才发现：当间站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一身叫花子打扮，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敞胸露怀，左手拿只破碗，右手拿根筷子，边敲边说顺口溜。既不是耍猴的，又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凭一张嘴就把围观的人逗得笑个不停。有人就给他扔钱。那小叫花子还真灵巧，见有人一扬手，他就把碗伸出去，叮啷一声，铜子准落到他碗里。再听嘴里念叨的那词，也的确顺溜：

“唉咳，说是世上有：穿绸的挂缎的，炸油条的卖面的；剥葱的捣蒜的，下煤窑里掏炭的；逛窑子的养汉的，庙里烧香还愿的；娶个媳妇揉蛋的……可怜我，掂个棍棍要饭的……瞭（好）不瞭？瞭了给娃再撇一个（铜子）。”见有人扔钱，小叫花子耍杂技似的一边用碗接钱，一边又说上了，“娃知道今个来的都是好人。世上也有十大坏人。你听着：白天躺下做梦的，黑咧翻墙打洞的；下山劫财害命的，衙门鞭打百姓的；装傻的，充愣的，昧着良心玩秤的；父母跟前不敬的，师傅面前耍横的；搂着儿媳胡弄的，看见小姨子球硬的。”有人就给他鼓掌。有人问小叫花子：“那你说俺都是些啥人？”小叫花挤眉弄眼一笑，说道：“娃知道你都是弄啥的。听着，你们是：卖过油的、耍过猴的；剃过头的、盖过楼的；摸过牛的、挨过球的。”人群有人大笑也有人喊叫：“这碎崽娃咋骂人呢？想挨打呀得是？”这责骂声同样也引来一片笑声。

黄罗武觉得挺开心。他不觉得小孩是骂人，耍贫嘴巧要饭也是穷人的智慧嘛，一本正经的谁听你的？在黄龙山上跟土匪斗智斗勇也真累，小叫花子耍的贫嘴让他不时开怀大笑。他想到刚才数钱时还有三

个铜子，不如撒给娃，娃也可怜……

可当他把手伸进黑裕槌时，脸“嘲”就变了：坏了，钱不见了！袋子里摸出来的是一块瓦碴片。他浑身打了个激灵，忽然想到：就在刚才有人责骂小叫花子时，他觉得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可当时他正在发笑，没往心里去……肯定是那一会儿出的事！而那一会儿离这一会儿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

黄罗武回身拨开人群，站在路口朝集市两边张望，一眼就看见有两个小叫花模样的小孩在距他百十米的地方一前一后地翻过一堵矮墙……这时候，他也顾不上驴了，撒开大步就追了过去。翻墙的功夫他比小叫花子强多了。翻过墙就看见了那俩小子：一个靠在墙上数钱，一个站在墙根撒尿……俩小子一看见他都傻了。数钱的两手直哆嗦，撒尿的端着“牛牛”瞎晃荡……

黄罗武笑眯眯地说：“叔知道你俩跟叔耍哩！耍够了吗？耍够了就听叔的：你，把钱给叔拿来；你，把牛牛塞到裤裆里去。听话。”

数钱的把钱交给主人了；撒尿的让“牛”回“家”了。

黄罗武问：“你俩跟那卖嘴的娃得是一伙的？”

两个小叫花子点头：“嗯，一伙的。那是俺老大。”

好嘛！小小年纪就成了丐帮了，还有老大！

黄罗武就把原打算扔给小叫花子的三个铜子递给了两个小贼「去，叔也不白听你老大的说唱，拿去买几个烧饼吃。以后再甬弄这事咧。要饭咱也要个钢板硬正！」说完，就准备再翻墙回去。

刚才撒尿的小叫花子说：“叔，你咋不打俺呢？”

黄罗武叹了口气：“叔也是穷人，小时候也要过饭。”

从矮墙翻出来，黄罗武这才想到了自己牵的那头驴：钱追回来了，可不敢再把驴丢了啊……

等他匆匆赶回那堆人前时，你猜咋？那驴伸着细长的脖子把头戳

到人群中，竖着两只耳朵，听得正入迷呢。

说过了，这是个小插曲，也叫“花絮”。

从黄龙山下来的第二天清早，黄罗武终于踏上了西山苍茫起伏的山峰。先一天晚上他舍不得花钱住店，就在分水梁上头枕山石脚蹬树干睡了一夜。

晨雾缥缈间，西山革命根据的心脏——南梁堡依稀可见。

“啊——嘘……”面对苍山，黄罗武伸张双臂，仰天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便想放开喉咙，唱一板秦腔。一时想不来合适的词，就从老戏《苟家滩》中截了四句：

见一座山口朝内闯，
来到鲁国好地方。
耳边厢忽听得雄鸡高唱，
红日滚滚（啊）出东方。

黄罗武爱听秦腔，也爱哼两句。可他没钱也没工夫进戏园子里听戏，肚子里的那点戏都是听乡党们唱跟着“溜”出来的。村里人说他唱戏是“枣核儿截板——两锯（句）”。但是秦腔确实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它那慷慨悲壮，粗犷豪迈的气韵正合秦人的性格。秦人吼唱三两句秦腔，便可淋漓尽致地释放情怀，于回肠荡气中增添豪情与勇气。

黄罗武就是在释放情怀，释放一个游子回家的兴奋与冲动。

那头一路上陪他过关闯卡、跋山涉水的小毛驴见主人扯着嗓子高唱，也四蹄撒欢，“啊噢啊噢”地长鸣。黄罗武用手掌抚摸着驴的脊梁说：“你倒骚情啥呢？得是你嗓子比我好？没看出来你还是个人来疯呦！夜个（昨天）在集上，你看你那势，脖项伸多长，硬往人堆里蹭；耳朵套多高，装得跟人一样咋？你能听懂人家娃遍啥呢？妖精！”

也许是被主人亲昵的抚摸感动了，那小毛驴自己就卧了下来。意思是说：“快到家了，你把我骑上回吧。”

黄罗武也不客气，喜眉笑眼地跨上驴背，小毛驴啪嗒啪嗒在绿荫掩映的山路上奏出一路欢歌。

为什么要讲这一串轻松幽默的故事？因为上一章的故事太沉重了。你看：梁占魁卖妻求荣；黄龙山土匪大逃亡；三匪首刀枪相向；韩翠玉魂断黄龙庙……连作者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所以就换一盘“轻音乐”给大伙听听。

2

性急的读者也许会问：黄罗武上黄龙山之前，国民党军队“围剿”南梁，红军处境艰难。那么，在他离开南梁的这一个多月里，南梁根据地的形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当然有。

就在黄罗武离开三甲堀出发之后的不几天，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的梨园堡（也有写成荔园堡的。作者觉得应该是“梨”而不是“荔”，因为北山产梨而不产荔，不然怎会有因身居长安杨贵妃喜欢吃产于南方的荔枝而引出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呢？）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为了加强红四十二师与各路游击队的领导。会议一致推举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事实上，刘志丹自从终南山（即红二团南下兵败张家坪）回到照金之后，陕甘边的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在他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包括根据地由照金转到南梁）。这次会议，从组织上确定了刘志丹的领导地位，不仅更有利于陕甘边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也极大地增强和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对粉碎敌军“围剿”的必胜信念。

会后，面对敌大军压境的形势，刘志丹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跳出敌包围圈。于是，命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北上陕北，同谢

子长领导的陕北各路游击队联合作战，打击“围剿”陕北的敌人。随后，刘志丹又亲率陕甘边红军主力红三团离开南梁开往保安县，经过短期休整后，便与敌驻保安县的高雨亭营及保安县民团在马子川正式交火。一场恶战下来，高雨亭营丢下四五十具尸体狼狈而逃。

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北上的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率领下，与陕北红军并肩作战，短期内取得四战四捷的战绩。陕北游击队也因在战斗中迅速扩大而正式扩编为陕北红一团。随后，红三团杀了个“回马枪”，在梨园堡将进犯南梁的敌人一举击溃，又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再回陕北……就这样反复穿插扯动，打得进犯陕甘边、陕北的敌军一时找不到了“北”，也打出了我红军的英雄豪气。

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我红色根据地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而就在黄罗武返回南梁前夕，陕北红军游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亲率陕北游击队南下，在南梁与陕甘红军会合。两支兄弟部队的大会师，使南梁根据地顿时热闹起来了……

陕甘红军杀猪宰羊，慰劳陕北红军，庆贺两支兄弟部队会合这时，骑着小毛驴的黄罗武回到了南梁堡。

黄罗武对“南梁堡”的问候是：“呦嗬，今几个这咋这么热闹？”

“南梁堡”对黄罗武的回应是：“哎呀，可把你盼回来了！”谁在山梁上甩动响核，一首古老的陕北民歌在白云下响起：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他回呀来了……

南梁堡里的男女老幼，没有不认识黄罗武的，谁见了都是大声地打招呼，一会儿就围上来一群，争着抢着地问话：

“司务长，这趟差事辛苦哦！”

“司务长，土匪找你的麻烦了吗？”

“黄哥咆，给兄弟编编你咋跟土匪斗哩。”

“大罗，看你精神得很嘛！事情一定弄成咧！”

这场面让回家后的大罗既兴奋又感动。他拍拍这个的肩，摸摸那个的头，搂搂这个的腰，握握那个的手，嘴里不停地说：“哎呀好好好……哎呀真想大家。”就是找不出一句回问话回答同志们的问候，事实上一句接一句的问候也让他应接不暇，没有回答的时间。

那头小毛驴又“啊噢啊噢”地叫起来，那意思好像是说：“呦，看把你烧（读韶音）的呦！”

早有人向刘志丹汇报了大罗回来的消息。一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挤进人群，挥着手高喊：“黄司务长，志丹同志让你马上过去哩！”

黄罗武把毛驴交给传令的那名警卫，又亲昵地拍了拍毛驴的肩膀，便匆匆与同志们告别。一路上还是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只能一边走一边说道：“回头再温，回头……”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王世泰、黄罗斌正带着红三团在外线作战）都在军部门口站着，迎接若这位独身闯匪巢的孤胆英雄。

黄罗武郑重地向首长们敬礼。

刘志丹握着黄罗武的手说：“罗武同志，这趟差事可够你辛苦的了！”

习仲勋说：“你走后，同志们可都日夜牵挂着你呀！志丹同志问我：让大罗一个人上去，当时咱们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还是你兄弟了解你，他说：放心，我哥胆大，不会有事……”

刘志丹笑着说：“那是给我们说宽心话呢。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惦记你。一母同胞嘛！”

黄罗武说：“罗斌说得对着哩，我就是个憨胆大。嘿……嘿……真的没事。首长们看，一根头发也没丢到黄龙山……”

谢子长说：“黄龙山的土匪难缠着哩！1929年我就上凤凰岭找过

梁占魁’那家伙是个青皮。”

接着，黄罗武就将自己在黄龙山几个山寨做劝降工作的过程向首长等作了详细汇报。其中也有隐瞒或叫省略，那就是自己在山中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

听完汇报，刘志丹与习仲勋互相换了个眼色。刘志丹说：“看来我们原先的分析是对的，郭宝珊是最有希望争取的。”

习仲勋点头，又问黄罗武：“郭宝珊说定了？”

黄罗武自信地回答：“说定了。我觉得郭宝珊这个人很讲义气。在山上他一直没给我准话，直到我回来的前一天晚上才对我表的态。那人说话，指得住！”

刘志丹说：“那我们就等着这位草莽英雄的到来。罗武同志，这些天你够辛苦了，好好歇两天吧。”

黄罗武说：“我看大伙杀猪宰羊，挺热闹。这是我本分的事，我现在就到灶上去。昨晚上在分水梁高头（高处）美美槽了一觉，这会儿不累。”

刘志丹刚想说什么，习仲勋便摆摆手，笑着说：“算了，让他去吧。你看他是个闲得住的人吗？”

首长们都笑了：这个大罗（锣）呀，啥时候一敲就是哐哐响！黄罗武把剩下的 26 块大洋交给了团部管账的，拧身就跑到伙房帮忙去了。

3

原本就热闹起来的南梁堡，因为黄罗武的归来，又多了份新奇，大伙、特别是那些小战士们，都想听司务长黄龙山上斗土匪的故事，不时有人过来缠磨。这时，“官复原职”的黄司务长就摆起了“官架子”：“快干你们的活去，忙成这样了还有工夫遍闲传！闲了着，闲了

我跟你们好好调。”

第二天一大早，伙房里闯进一个人，一个甩着大辫子的年轻女子，一进门就着急地问：“听说黄司务长回来了，人在哪哒哩？”

黄罗武正在面案上和面，听这声音觉着有点耳熟，拧过身子眯着眼打量了半天，却想不起这位陕北口音挺重的女子是谁。

“我就是黄罗武。姑娘，你是……”

“哎呀大哥，你年纪不大咋就记性不好？你认不下我了？”姑娘边说边向黄罗武靠近，“你再看看。我就不信你真的认不下我了……”

“噢……你是……”黄罗武用正和面的手一拍脑门，“鬼子崖……鬼子崖……”

姑娘抽出一块帕帕，在黄罗武的脑门上轻轻擦着。黄罗武刚才那一拍，脑门上沾满了面粉。姑娘笑道：“一下就成了戏台上耍丑的了……咯咯……”

黄罗武想起来了，这姑娘就是他在上山时，在鬼子崖上救下的那个女子。好像姓车？那天，姑娘从昏迷到清醒，一直神情忧郁凄然，衣衫破碎，面色憔悴。而今天站到他面前的，是一位满面红光、神态生动、热情爽朗的陕北女子。黄罗武咋能就一下子认出来呢？

“想起来了吧？鬼子崖对着哩，可我不是石头崖崖啊！”姑娘又笑，两只毛眼眼扑闪扑闪地盯着黄罗武。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记着你说你姓车？”

“对！姓车，车车的车。前晌里（以前）叫甚不给你说，今儿个叫车——先——锋！先锋队的先锋。”车姑娘说话爽利而活泼。

黄罗武想了想：“车先锋，这名字好。可这不像女娃的名字呀！”

车先锋歪着头说：“女娃咋就非得起个花花草草、云呀凤呀的名字呢？我就叫车先锋。”

“好好好，你就叫车先锋。车先锋姑娘……”

“不对，是车先锋同志，我现在是革命队伍里的人了。我是秀延（即安定，现在的子长县）瓦窑堡的妇联主任。”

黄罗武惊奇地看了一眼车先锋：“哎哟，这还不到两月时间，你就进步这么快？都成妇联主任了？真不简单！”

车先锋不笑了，神情庄重地说：“那天要不是你把我救下咧，我哪还有今儿个呀？”

“哎，别说这些。你是咋从瓦窑堡来的？”

“是老谢，谢子长总指挥带我们来的，到这达向南梁根据地的同志们学习的。”

见到自己救过的姑娘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而且精气神十足，黄罗武自然很高兴了。不过，这里是部队的伙房，大家都在忙活，他不能在这跟姑娘多遍，于是便抱歉地说：“车先锋同志，我这会儿忙着做饭哩。等后晌吃完饭，咱们再慢慢编。好不？”

“说话要算数？我真的有话要跟你好好拉哩

当天下午吃完饭，车姑娘果然笑呵呵地来了。

两人一人一个小木凳，坐在伙房外的一棵大树下，开始了一关中人叫遍、陕北人叫拉一一的对话。

这时车先锋同志不再强调自己是“车先锋同志”了；黄罗武司务长也撇开了司务长的“架子”，两人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乡党似的“编”着、“拉”着。

“大哥，在黄龙山上，你见到那个山大王郭宝珊了吗？”

“见了呀，我在他那儿待的时间最长，一个多月。他让我跟他住在一个窑洞里，天天遍呢。”

“你说他是不是个土匪？”

“是。至少现在还是。咋？你觉着不像？”

车先锋就把那天早晨，郭宝珊怎样跟她说话，又怎样放她下山的

事细说了一遍。末了她说：“我跟着他的小卫兵下到山道上，我心里就想：这个人是个土匪头子吗？那天我还骂他哩，骂他是土匪，说我是他祖宗……我骂得难听得很！反正我那天也不想活了，我就骂他……唉，你说这奇了怪了！我骂他他还不恼，反倒让人送我下山，临下山还给我带了几个馍馍。从头到尾他连一指头都没碰我一下。你说，他是土匪吗？”

黄罗武说：“土匪也不是一个模子托出来的胡基（土坯）。你不知道，郭宝珊也是穷苦人出身，是被官府、民团、土匪逼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才上山的。正因为这，老刘才打发我到黄龙山上去劝降，希望他能成为咱们的人……”

车先锋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哩！哎，黄大哥，你劝他他听得下，解（读害）得开吗？他愿意到咱部队上吗？啥时候过来呀？”

“嘿嘿……嘿……”黄罗武笑了，“姑娘咋是个急性子？你放鞭炮一样一连问了一串问题，叫我先答哪个？”

车先锋嘿嘿地笑了：“我就是个急脾气。黄大哥，你慢慢说。”

黄罗武就把他跟郭宝珊最后三天谈话的内容简单扼要学了一遍。最后说：“郭宝珊这个人说话讲信用。他不轻易答应你啥，可他一旦应承下了，就一定会兑现的。”

“真的？”

“真的。”

车姑娘双手一拍：“那就好，那就好！”

黄罗武觉得有点怪怪的：这姑娘咋就这么关心郭宝珊的事呢？贾德功把她绑上山的事她咋就一字不提呢？想了一会儿，他好像多少有点明白了：这姑娘认定了贾德功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匪，她被这样的土匪绑上来，对她来说是一种不堪回首的痛苦，她不愿提及此事，更

不愿提及那个土匪头子；而郭宝珊在她最初的印象中也是个土匪，她被那个土匪当作礼物送到这个土匪窝的时候，断定这个土匪比那个土匪更坏，所以做好了与这个土匪以死相拼的准备……那一夜，她被捆绑着，坐在了墙角。如果不是捆绑着，她完全有可能趁这个土匪酒醉不醒的时候杀了他然后跳崖自尽；可被捆绑得死死的，她无法实现先杀土匪再自尽的计划，但她与土匪以死相拼的信念没变。这种未变的信念反而让她变得镇定而从容了。她在被绳索捆绑中竟然睡着了……是酒醒后的郭宝珊发现并叫醒了她。于是，面对她认定的比贾德功更坏的土匪头子，她开始了恶毒的谩骂。她要激怒这个土匪头子，要他杀了自己。她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女子，她要以死来捍卫一个年轻女性的尊严。结果呢？郭宝珊既没有被她的谩骂所激怒，更没有动她一指头。当他从小卫兵嘴里知道这是别人在他睡得不省人事的时候硬给他塞的礼物时，他发火了，但这火不是冲着被捆绑的姑娘发的。他是骂他的卫兵混蛋，骂给他送礼的人。他回应姑娘说得最不好听的一句话也只不过是说：快把人家送走，要不然我又多了个祖宗。土匪头子的这一系列言行让车姑娘从愤怒的巅峰一下子跌落下来，落到了迷茫却并不恐怖的幽谷。于是，在她跟着那个一路默默无言的小卫兵身后下山时，她觉着这一切好像是一场梦，她在梦游的状态中反复问自己：他是个土匪头子吗？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他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

土匪，村姑——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个代表强暴，一个象征纯朴；

绑架，送行——两个完全相反的行为：一个彰显罪恶，一个传递友善；

绝望，惊喜——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一个代表愤怒中迎接死亡，一个昭示着迷茫中仰望曙光。

这样巨大的反差，对于一位 22 岁的年轻女孩来说，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这就是爱情。但是，对于这样一位村姑，这种经历留给她的是一种神秘——对一个土匪头子的神秘感觉。

神秘本身是一种诱惑。

所以，当车姑娘听说救她的黄司务长回来了，并且知道黄司务长是上黄龙山劝降土匪的，便急匆匆地闯进了伙房。一是要向恩人表达谢意，二是想请黄罗武帮她解开那个神秘的诱惑。而当她听说那个让她感到神秘的山大王可能——不，她相信黄司务长的判断，是一定会投奔红军的，她的兴奋之情自然是难以自抑了的……

姑娘完全听懂了黄司务长向她传递的消息，那就是：那个山大王很快就要成为我们的同志了！

同志，这个充满温情的称呼，会解开一切疑团、隔阂、迷雾，乃至神秘的诱惑！

黄罗武想明白了……谈话结束后，姑娘走了，他一个人坐在木凳上，望远山而沉思……

想明白了的黄罗武又思考什么呢？

对不起，我们也不清楚。

看来，答案只能在情节的推进中寻找了。

本章结束时，我们只想告诉读者朋友：那一晚，西山之巅有一轮圆圆的月亮，月光照在南梁上，初秋的风儿吹着……这样的夜晚，年轻的姑娘是会做梦的。

第二十二章 “鱼儿”入网了

1

贾德功、梁占魁、郭宝珊各带本寨人马，在旗杆庙会合后，从黄龙山的西北部下山。经富县的黑水寺、张村驿镇开到了位于分水梁上的太白镇。这路线和黄罗武下山后走的路线大致相同。

半月前，冯钦哉派人进山宣读招降令，说他的部队已将黄龙山团团围定，其实是吓唬这帮土匪的。由于陕北、陕甘红军协同作战，穿插迂回，国民党的部队早已被扯得七零八散，处处捉襟见肘，要真正调几万人马“围剿”黄龙山根本不可能。黄龙山地处陕北关中交界处，陕北军阀井越秀号称“陕北王”，从来都不听省政府的调遣。冯钦哉只是在黄龙山东南的白水、合阳、韩城部署了一些兵力，西北部则防务空虚。三股土匪合起来仍有 1000 多人马，下山之后，基本上没有遇到官军的正面阻截。

分水梁是分水岭的一部分，分水岭分的就是陕甘两省。从分水梁下去就是甘肃的庆北地区。太白镇离南梁不足百里；离庆阳也不过 200 里左右。也就是说，这支土匪队伍要投红军就向西北走，只需一天的行程；要降官军就向西南走，最多也用不了两天。

郭宝珊投红军的决心已定，而贾德功、梁占魁则一心奔官军。如果这是一伙好说好散的朋友，太白镇就是分手的十字路口，互道一声再见，各奔东西，岂不皆大欢喜？但他们不是。贾、梁心里也明白郭宝珊的心思，可能放他走吗？郭宝珊名为团长，实际兵力几乎是贾、梁两部的总和，少了他，贾、梁降官军岂不少了一半的资本；贾、梁要到哪里去，是在黄龙山上就已经明确了的。郭宝珊之所以跟他们一

道下来，一是觉得不能在山上火并——这是他和黄罗武商量好的；二是联合下山对冲破官军的防线有利。现在，第二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太白镇上该怎么向贾德功、梁占魁摊牌？又成了摆在郭宝珊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办法他还没有想好，他想的是，如果黄罗武在，一定会帮他拿个主意的；而让他自己面对这个场面，他还需要时间。

郭宝珊对贾德功说：“贾师长，现在可是到了决定这 1000 多号弟兄们命运的时候了！要降官军，下山就是。你是咱们的头儿，棋盘上讲得是落子无悔，你可得拿稳了！借收编的名义灭掉土匪是官家惯用的手腕，别忘了当年的“穿山甲”。这样的例子可是多得很，个个是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啊！现在 1000 多号弟兄的命可是在你手里攥着呢！”

贾德功心里也并不踏实。到庆阳投奔官军是梁占魁的主意，他并没见过庆阳的马团副“而马团副给梁占魁带来的是对梁的封号，剩下的就是那小子的一句话：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话跟他妈没说一样！当时也是被冯钦哉的大话唬住了，没地方去呀！韩翠玉的“死谏”对贾德功本来就忽忽闪闪的信心是一个打击，一路上他也在嘀咕：连从不与自己招嘴的婆娘都拿命挡我投官军哩，这事是得小心点……

贾德功说：“郭宝兄弟，哥这个鸡巴师长还不是弟兄们戳哄起来的（其实是他自封的）。有事还得弟兄们一搭商量嘛。现在你说咋办？”

郭宝珊说：“这太白镇是陕甘交界两不管的地方，我看不胜让弟兄们在这儿歇几天。还有不少伤员还一痛一拐的呢。趁这机会，你让梁占魁派人走一回庆阳。他不是跟那边的官军说好了吗？那就让官军来个能拿住事的，跟咱们把话当面敲死，然后引咱下山。这样稳妥些。”

贾德功说：“好，还是兄弟你拿得稳，就这么弄。”

贾德功就找梁占魁，让他把事情靠实。梁占魁投降心切，埋怨道：

“你准是又听了郭宝珊的煽乎！你咋看不出来，那货跟咱拧着呢！”

贾德功说：“我咋看不出来。可人家是‘背锅子拉风箱，人不直棍棍直’着哩。你还是派人走一趟，万一……啊……走一趟！”

梁占魁回去跟“花狐狸”商量，不料，“花狐狸”却同意这么做并自告奋勇，要亲自带人到庆阳去找潘旅长、马团副。

梁占魁心里就又犯酸了：“我知道你是急着挨球去呀！在山上挨了一天一夜还挨上瘾了！挨去吧，挨去吧！”

“花狐狸”得意地说：“哟，还犯酸了？那也是你事先答应的，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还怨上姑奶奶了？”

“花狐狸”带上两名保镖，奔庆阳而去。这一去，竟然十天没有消息。

2

这期间，郭宝珊在干什么？

他在戒烟。

郭宝珊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让冷旦和另两个卫兵日夜把门，不准放任何人进来。小屋里除了一堆麦草什么都没有。烟瘾犯了他就蜷在麦草上打滚，痛苦得受不了时他就抓一把麦草塞到嘴里，不让自己发出呻唤声。每天只让冷旦一个人给他送点汤饭。他信得过冷旦，他怕别人会出于同情给他食物中偷放烟土。

他想的是：我既然一心决定要投红军，那就一辈子跟到底。红军是不允许抽大烟的，戒不了烟，我咋能当红军？自己的烟瘾太大了，一个月得抽七八十两。想过要戒，可戒烟实在太难了……这也是他迟迟不向黄罗武表态的隐情之一。黄罗武说：“戒！别人戒不了还罢了，说你郭宝珊戒不了，打死我都不信！”这话对郭宝珊鼓舞太大了。他下了狠心，戒！而且是“硬戒”，一次性戒断。他甚至对自己说：郭

宝珊啊郭宝珊，你要是戒不掉这狗日的大烟，你还算个男人吗？你对爷爷答应过，要为家人报仇；你对朋友黄罗武答应过，要跟红军好好干。戒不掉大烟，这一切不都是放屁吗？戒！硬戒！万一把人戒死了，就是我郭宝珊该死！留下个大烟鬼在世上也没啥鸡巴用……

戒烟，特别是不用任何药物缓冲的硬戒，其痛苦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绝对无法想象的！因此，作者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郭宝珊戒烟的过程。

但是作者却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当前，我国的禁毒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作者却感到，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中，在宣传方面还有不当之处。譬如：有一句在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话叫做：“一朝吸毒，一生想毒”。这句话本身的用意是好的，但作者认为，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因为它过分强化了吸毒的危害性，而弱化了戒毒的可能性，致使一些瘾君子们破罐子破摔。而媒体上又过多地披露了这些破罐子破摔的典型。这就更加重了副作用。我想，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要强调吸毒的危害性，也要告诉人们，毒是可以戒掉的。重要的是吸毒者个人的意志，给吸毒者以走向新生的希望。并且要着力宣传戒毒成功的例子。

郭宝珊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如果不是靠顽强的意志和坚忍的毅力戒掉大烟，那么共和国的军史上就会少一位传奇将军。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一事，我们就应当为这位当年的山大王送上一份由衷的敬意！

而在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了敬意。

那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黄罗武。有必要插一句：黄罗武回到南梁不久，就被组织上批准为中共党员。因此我们说黄罗武是以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关注着郭宝珊，并向他这一壮举送上一位共产党员的敬意。

此时，黄龙山的土匪武装已经和陕甘红军同处在一条山脉上了，

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南梁。一直密切注视着黄龙山三位山大王的刘志丹等陕甘红军领导人，在认真分析了山大王们的心理态势和行动态势后，决定再次派黄罗武去见郭宝珊。刘志丹认为：三个山大王在陕甘边境的太白镇盘桓多日，一定是他们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而郭宝珊也处在了一时难以脱身的境地。于是在派黄罗武去太白镇时，刘志丹便面授机宜，详细地交代了应对之策。

这回黄罗武没有再牵黑色的小毛驴去当脚户，而是头扎白羊肚毛巾，扮成一个陕北牧羊人，他和马锡伍一起赶着七八十只白色的羊群，从南梁的山梁上、沟道间唱喝白道地走过，羊群的前后还有三匹马，马上驮了些日用物品。这些都是陕甘苏区主席习仲勋让黄罗武带给郭宝珊的。七八十里的山道上没有官军的盘查站，那群羊儿便峰峰地唱了一路。当他来到郭宝珊的临时驻地时，最先迎上来的是那个坚持叫他叔的小卫兵冷旦。

“叔呀，你咋来了？”一见黄罗武，17岁的小冷旦又蹦又跳，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

“我来看你爹，捎带看看俺这碎侄娃嘛。”黄罗武摸着冷旦的“光葫芦”笑咪咪地说。

小冷旦嘴一撇：“哟，看我才是个捎带哟广

黄罗武指着马和羊对冷旦说：“再甭贫了，快把这些家伙吆上去交给管事的。你没看把叔累的？没眼色，嗯。”

冷旦才不舍得离开他这位可亲可敬的叔呢！他叫过另外两名卫兵，学着黄罗武的口气说：“快把这些家伙牵走。你没看把俺叔累成啥了，没眼色！”

马锡伍说：“我和他们去办吧。”

黄罗武说：“你爹呢？”

冷旦突然停住了脚步：“哟，我咋把这事忘了！俺爹这两天正戒

烟哩。俺爹下的是冷手，生整呢。他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见……这可咋办呀？”

一听说郭宝珊下“冷手”戒烟，黄罗武胸中顿时翻起一股热浪。看来郭宝珊真是条汉子！他说过一定要把自己尻子上的尿擦净了再投红军，而最难擦净的就是这个大烟了。现在他对自己“动了刑法”，足见他投红军的决心有多大。由此便可以预见，能够戒掉大烟的郭宝珊将来一定会是红军的一员虎将！

黄罗武一把拉住冷旦：“快，快领叔去见你爹。”

冷旦怯怯地说：“他……他会揍我的……”

黄罗武说：“你小子还怕挨揍？不要紧，他要揍你叔给你顶着，让他揍我。他就是把我浑身抽个稀巴烂，叔也高兴。走些！”

冷旦把黄罗武领到郭宝珊禁闭自己的小屋前，悄悄打开门锁，身子哧溜一下便闪到一边了。郭宝珊正仰面朝天躺在草堆上打呼噜。戒烟已经到了第七天，大劲已经过去，他可以放展睡觉了。

极度兴奋的黄罗武弯下腰，照着郭宝珊敞开着的胸口就是一拳：“你倒睡了个舒坦哟！”

郭宝珊忽地坐起来，揉了揉眼，顿觉眼前一亮，伸出拳头就还了一拳：“哎呀兄弟，你咋来了？”

黄罗武伸出拇指，使劲地摇着：“我听冷旦学了。行，中，好！郭宝珊就是郭宝珊！”

郭宝珊摇摇头：“我日他娘，蜕一层皮呀！差点把小命交待了。总算挺过来了。大劲过去了……”

“唉！”黄罗武叹了口气，“郭哥，虽然兄弟夸你，佩服你，可你这种办法也太猛咧。万一出个事……”

“嗨，我想过了，万一过去了就是我郭宝珊该死。不论咋着，我也不能带着大烟鬼的贼形去见刘志丹将军吧？”说着噌地站起来，一

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原来黑黄的脸膛上明显多了几分光亮的神采。

“走，到我房子里边喝茶边说话。这凡天，我做梦都梦见跟你拉呱（说话）呢。”看见冷旦缩头缩脑地靠墙站着，郭宝珊说，“禁闭结束。跟他们传话：从今往后，谁也不许给我敬烟，更不许在我跟前吸大烟。不听话的，轻者揍一顿；重者——滚蛋！”

冷旦啪地行了礼，大声地说：“是！爹。”

这是冷旦第一次当着人面大声喊爹。

在郭宝珊的临时团部，两位肝胆相照的朋友进行了长时间地密谈

——
“老刘听说你们到了太白镇，就打发我来见你。老刘知道你们军饷会出问题，让我赶了 80 只羊、3 匹马，还有些用得上的东西送来了。”

“是有些困难。土匪山寨是抢了东西就分光吃净，没啥积蓄。下山的路上又不能再抢人了。吃喝是有麻烦。真的谢谢老刘啊！”

“郭哥，你们在太白镇待了快半个月了吧？老刘想着，你们不下去一定有原因。”

“我正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事。我，这不用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铁定了的是要上南梁。可那俩货黑着头地要投庆阳的啥鸡巴潘旅长。兄弟，走到这儿可是个坎呀！我能跟他们下去吗？可我要打这儿奔南梁，必是一场火并，血染太白镇。我不是怕他们，你想，一拼双方必然各有伤亡。弟兄们眼看就要走上光明大道了，再把命丢到这儿，那不亏死啦？我要找人商量，又没人能帮我出个主意。难啊！一难我就想起兄弟你。嗨，一想你你小子就来了！河南人讲话：想啥来啥，想娘家人，孩他舅就来了。哈。兄弟你可真是及时雨呀！今天你就帮哥出出主意，咋办？老刘有没有啥说法？”

“老刘打发我来主要是为这个事。他把你几个的心思摸得透透的。

老刘让我跟你说：千万不要硬拼。就你说的话，弟兄们眼看就看到光明了，把命丢到这儿太亏。他们要下，你就跟他们下。一到庆北地区，地面宽展了，有的是机会闪开他们。既要起义成功，还要兵不血刃——这是老刘的话噢，我还说不了这话一是最好的结果。”

“说得太好了！就按老刘说的办。哎，你回去要把话给老刘捎到：我待在这太白镇，可不是决心有啥动摇噢！”

“好我的郭哥哩，你这不是说胡话吗？怀疑你，让我来弄啥？老刘给你出那主意弄啥？”

“哈哈。人一天有三昏六迷七十二糊涂，我刚才就是犯浑说胡话哩！”

两人交谈至黄昏，黄罗武要连夜赶回。郭宝珊说：“这山大林密的，明天再走吧？”

话一出口郭宝珊竟潸然泪下……

黄罗武说：“都说山大王不会哭，我咋见你哭过几回了？”

郭宝珊谄了一句文：“唉！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啊！兄弟，想走你就走吧，反正咱不久就会见面的。冷旦……”

冷旦和另一名卫兵抱着几把短枪过来了。郭宝珊说：“老话咋说来：礼尚往来，是不？这几把短枪，是我专门给南梁的习仲勋主席送的。习主席让你捎来这么多羊呀马呀的，那是看得起我这个土匪。我这里也没啥好东西，就这几把枪算是回礼吧。部队出去打仗把枪都带走了，主席跟前也得有人保护呀……”

3

黄罗武离开太白镇的第二天，“花狐狸”就回来了。

这一趟，让“花狐狸”感到很沮丧。

她先到庆阳。没进城就听说，潘生钱的部队前几天就调到陇南去

了。她有点不信，再进城一打听，果然是真的。庆阳城内城外驻的都是邓宝珊和马洪逵的部队。她本想找邓、马商量接受改编，又一想，邓宝珊、马洪逵在西北都是“称王称侯”的大人物，自己搭不上镢子，就是给人家骚情人家也看不上。算了，还是去找潘生钱吧，陇南就陇南。只要能穿上官军服装，拿到军饷枪支，姑奶奶照样能杀回庆阳。于是，在庆阳只待了一天，“花狐狸”就又奔了陇南。

更让“花狐狸”想不到的是：当她风尘仆仆地翻山越岭赶到陇南后，那位和她有过多“鱼水之欢”的潘生钱却闭门不见客，只打发那个与她有“破瓜”之交的马学举请她下了回馆子就算给了她其中的隐情：一、潘生钱是被邓宝珊排挤到陇南的，潘又归邓管辖，惹不起邓。如果潘将投庆阳的部队收过来，邓、马都会收拾他，他有几颗脑袋也不够两位砍的；二呢？马学举对“花狐狸”耳语道：“潘旅长最近收了一房姨太太，是个戏子，陇南的名旦。两个正热火着呢！他哪还有心思见你……”

“花狐狸”气得拍桌子打板凳，大骂潘生钱是个老叫驴。可最终她还得听马学举的劝：回庆阳吧，托托门子找找邓或马。他们虽然势大，难见上，但谁不想扩充自己的实力呀！只要有人引荐，收编不是没指望的。

从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属陕西富县内）到庆阳，再到陇南，“花狐狸”跑了整整十天，来回 1000 多里，结果是到处碰壁。“花狐狸”一路骂声不绝：“王八蛋！气死姑奶奶了！”

转机出现在她即将回到太白镇的路上。在华池与正宁交界处，她碰上了一支一看就是土匪的队伍。而领头的她认识，是她县上有名的土匪头子史老么（史文华）。史老么既是她父亲的手，也是有过一些交情的朋友。从交谈中得知，史老么已经通过关系，与邓宝珊、马洪逵联系上了。“花狐狸”顿时喜出望外，就把她和黄龙山几股土匪

的关系说了出来，左一个大叔右一个大哥地央求史老么把他们推荐给邓或马。史老么满口答应，让她先回太白镇等着，两天之内，事情准能办成。

果然，两天之后，史老么带着几名护兵上了太白镇，同行的还有一个叫王老九（绰号王瞎子）的老土匪头子。他们告诉贾德功，已经跟邓宝珊、马洪逵说好了，让咱们一块开到庆阳接受整编。

这消息让“花狐狸”、贾德功、梁占魁三人大喜过望，心跳不止。“花狐狸”竟当着众人的面搂着史老么的脖子在脸上啃了一口：“还是俺叔能行，亲亲的叔哟！”

梁占魁装着没看见，搓着双手说：“咋说邓宝珊、马洪逵也比鸡巴潘生钱名气大多了。投到他们手下，咱们牌子就也亮得多了。”

贾德功说：“那可不是。那两人，随便谁跺一下脚，陕甘两省都得地动山摇！”说到激动处，这小子竟然连从来不卸的墨窝窝也卸了下来，争在手里比划着。

郭宝珊只笑不说话。黄罗武向他转达的刘志丹的指示，已经成了他心中的“定海神针”。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只要让我逮着一个合适的机会，老子立马就不跟你们“玩”了。

但是贾德功对郭宝珊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怀疑，尤其是这个时候。梁占魁的人马比他多，史老么的人马也比他多，郭宝珊就更不用说了，人马比他多出一倍。眼看着就要被收编，自己指望啥跟他们争地位呀？在黄龙山他是师长，你不管这个师长是我自己封的还是弟兄们戳哄的，这个衔还在。即使梁占魁仗着“花狐狸”的实力给自己捞个团长什么的，郭宝珊总得承认他是我的属下，这样他邓宝珊也罢，马洪逵也罢，总不能给我个比梁占魁还小的官。可如果让郭宝珊跑了，那我可真的成了凤凰落魄不如鸡了。让梁占魁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我还不如一头栽到尿盆里淹死去球！

于是，下山的时候，贾德功以师长的身份做了如下安排：

请史老兄——他无权指挥史老幺，只能用“请”头前带路；我师郭宝团长为本师前部先行；本师长居中；梁旅长率本部人马殿后……

这个安排，正好把郭宝珊夹在中间，又不离开自己的监视范围。万一路上发生什么遭遇战，郭宝珊又得担当起先锋的角色。贾德功甚至希望碰到这样的遭遇战，更希望郭宝珊在遭遇战中被打死。如此，他手下的这几百号人马就乖乖地成了我贾德功的人。怀着这种阴毒的心理，他私下叮咛他的贴身保镖墩子：“记住，到了路上，爷叫你打谁就打谁！”墩子疑惑地问：“贾爷，这话是啥意思？啥时候不是你叫我打谁我打谁的吗？这话咋怪怪的！”贾德功说：“悄着！记住这话就行了……”

贾德功准备一旦有骚乱，便让墩子朝郭宝珊背后打黑枪。

对贾德功的这个安排，郭宝珊没说一句二话，回答得挺干脆：“一切听师长安排。”

贾德功拍拍郭宝珊的肩膀：“兄弟，哥是看得起你。你是咱黄龙山的常胜将军赵子龙啊！”

郭宝珊笑而不答。

郭宝珊傻呀？

郭宝珊让二营长魏八娃作为本团的断后。魏八娃左是“夜老虎”卜乾娃，右是“草上飞”王兔娃，三个“娃”都是双手打枪的快枪手，一旦身后的贾德功有啥举动，三个娃六把枪掉过头来就够他老贾喝一壶；他自己则完全摆出一副前部先行的姿态，一马当先。他的左右是八名骑兵，个个都是弹无虚发的高手。17岁的卫士冷旦手持双枪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冷旦的枪法是郭宝珊手把手教出来的，别说在旗杆庙，就是在整个黄龙山，敢跟这小子一对一比枪法的几乎没有。这小子外表憨憨的，其实机敏过人，从小在山里要饭，啥惊险的场面都经

过，胆子特别大。只要有冷旦在身边，郭宝珊从来不惧谁朝他打黑枪。有一次，郭宝珊与黄龙山民团交手，民团一名团丁躲到一棵大树上准备打郭宝珊的黑枪。连郭宝珊自己都没听到树上有任何动静，冷旦抬手一枪，树上的那小子便“噢”的一声一头栽了下来。

四路人马，两股势力（实际上应当是三股：史为一股，郭为一股，贾、梁为一股）从分水梁上晃晃荡荡开了下来，进入了陇东的庆北地区。

4

前面说过，从太白镇到庆阳，直线距离不到 200 里。队伍走得再慢，也用不了三天时间，可山大王们却愣是十多天时间没有走到。不是他们走得慢，是途中不时接到马洪逵部的指令。今天让他们开到这儿集结，明天让他们拉到那儿待命，不知道葫芦里究竟装的啥药。

贾德功就埋怨史老么：“不是说好的到庆阳吗？咋就这样东拉西扯？这是遛牲口呀？”

史老么就赌咒发誓：“谁骗你日他妈！就是说好了。可官军天天跟红军打仗，他们也被扯拉得跟遛牲口一样，顾不上招呼咱嘛！你急啥哩嘛？我不也跟你一样瞎球转哩嘛？甭急，这事黄不了。万一真黄了，兄弟陪你杀回黄龙山，听你的吆喝……”

梁占魁更急，一急就拿他的压寨夫人“花狐狸”撒气：“你狗日的就会撅起尻子让人日！你看你弄啥球事？把俺几个老爷们当猴耍呀？”

“花狐狸”也烦：为了替父报仇，她上黄龙山卖身投靠了梁占魁；原指望梁占魁能率土匪到华池跟红军玩命干一仗，没想到这个混账山大王除了拿她当泄欲工具想咋整咋整外，对她报仇的事没一点兴趣；而山上的几股势力又是牛曳马不曳；看看没指望了，她才听了梁占魁

的主意，与甘肃的官军勾搭上了；可没想到土匪下山后，潘生钱个老王八蛋却开溜了，把“花狐狸”闪了个白花花的；好容易让她碰上史老么，史老么拍着胸膛子大包大揽，可队伍就这么被吆来赶去，就是进不了庆阳，“花狐狸”能不烦吗？

“把你几个当猴耍是你几个不是男人，怨姑奶奶啥事？有本事、是男人就拉起这杆人马打南梁，找共匪算账呀！这儿离南梁比庆阳还近，你几个大男人咋老是蹲着尿呢？”

梁占魁一腔邪火无处发泄，就将“花狐狸”扒个精光，据到炕上恶狠狠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让你看看老子是不是男人……”

土匪进不了庆阳，究竟是咋回事？

原来，陇东土匪史老么是名惯匪，他在当地已几次受过收编，每次弄点枪支军饷后就又窜回了山林继续为匪。和大多数山大王一样，史老么也是个吹牛说大话的家伙，民谣就用“土匪说话大喉咙，南山说话北山听”来嘲讽土匪说大话。他对贾德功、“花狐狸”吹他已经和邓宝珊、马洪逵谈好了收编的事，就有吹牛的成分。邓、马根本不在庆阳（在庆阳他也见不上），他是与邓部贺师长和马部的野骡子旅长谈的。贺师长是位儒将，文质彬彬的，表面上还好说话；而野骡子（真名冶成章）却是个性格粗野暴躁的家伙。他原为陕军，在陕西时曾与黄龙山的土匪们有过一次交手的经历，对黄龙山的土匪既鄙视又仇恨。虽然贺师长和野骡子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旅长，却不属一个派系，应算作友军，遇事要协商。两个人对收编土匪一事却意见相左。贺师长说：“当前战事吃紧，正是用人之际，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强嘛！”野骡子则说：“土匪算个鸡巴人？全他妈废物！除了抢人就是吃喝嫖赌。要我说，统统宰了去球！”贺师长说：“这也是个办法。但你怎么下手？几股土匪合起来一两千人哩！现在光共匪都够我们恼火的了，哪还有工夫跟他们劳神？”

两人为这事意见不一又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所以就形成了对土匪们的“遛狗”之势。

最终还是贺师长拿出了个危险的狠招：“让土匪们全部开进庆阳。”野骡子听明白了：“咱给他来个瓮中捉鳖？有点危险吧？”

文质彬彬的贺师长用一句粗话作了回答：“一旦进了庆阳城，凭你野骡子，收拾他们还不是裤裆子耍球，咋捏揣他也跑不了……哈哈……”这时已是10月中旬，陇东地区已经进入了寒风萧瑟的深秋季节。

此时，几个山大王的部队已经遛到庆阳以北约70里的固城。由于一路都处在前后夹击的处境中，郭宝珊尚未找到脱身的机会。到固城后，郭宝珊派出他的亲信、办事稳健的杨茂堂，秘密进入南梁，向红军报告他起义的准备情况，并征询南梁方面的意见。因刘志丹率部在外线作战，谢子长便派马锡伍前往固城，代表红军总部慰问郭宝珊；刘志丹得知郭部已到固城的消息后，也派人送来八匹战马，并让人转告郭宝珊，一定要选好时机，尽可能地避免火并。

几名山大王在固城待了三天，第四天便接到贺师长的命令，命令史老么、贾德功各部全部开进庆阳城。

庆阳城四门大开，贺师长、野骡子旅长的守城部队全撤到城外。一身戎装的贺师长站在北城门楼上笑眯眯地看着土匪进城，并不时挥手向土匪们致意。

陇东高原上寒风凛冽，几位山大王受宠若惊又洋洋得意地骑着高头大马率近2000名土匪进入陇东名城庆阳。他们根本想不到，一张血腥大网已经张开。他们已经成了网中之鱼。

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清醒的，那就是郭宝珊。

郭宝珊会怎样逃出这张血腥大网？

当时，南梁红军在密切关注着……

现在，我们也在密切关注着……

第二十三章

梨园堡飘飞的战旗和庆阳城血腥的屠杀

1

在展开下面的情节之前，让我们先回到南梁堡，看看我们的主人公黄罗武在想什么，又干了些什么？

那天和瓦窑堡妇联主任车先锋的谈话，让黄罗武感到很是惊疑：这位热情爽朗的妇联主任，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对一个山大王有那么大的兴趣，不停地向他询问郭宝珊的情况。当他琢磨出其中的缘由后，心里突然就冒出一个稀奇而大胆的想法。为了这个想法他沉思了很久，当确认自己的想法有道理时，他就想找刘志丹或习仲勋汇报。可是首长们确实太忙了，南梁根据地虽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围剿”，但形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陕甘边、陕北的敌人还在蒋介石的遥控指挥下不停地调动人马，发动对根据地的“围剿”；刘志丹、谢子长不但要随时分析敌情，指挥红军主力和各路游击队作战，有时还亲自带兵与敌周旋；习仲勋则为根据地的建设与扩大日夜操劳，平时很难和他们见上一面，见了也说不上几句话。何况，黄罗武觉得，自己以一个小司务长的身份去跟首长们说这种事也不大合适，最好是让弟弟罗斌去说。弟弟是主力团政委，经常和首长们在一块儿开会，既有说话的机会，说出来也会引起首长们的重视。所以，当黄罗斌二上陕北作战归来的时候，黄罗武就跟弟弟说了他的想法。

那想法就是：组织上应当考虑为郭宝珊介绍个对象；而他通过观察，觉得瓦窑堡妇联主任车先锋挺合适。

罗斌问：“你咋知道他俩挺合适？”

黄罗武就把车先锋如何被贾德功绑上山，又当作“礼物”送给郭宝珊；郭宝珊如何让卫兵送她下山；他这次回南梁后，车先锋怎么向他打听郭宝珊的事从头讲了一遍。末了说：“我看车主任对郭宝珊挺有好感的。”

罗斌又问：“你能确定郭宝珊肯定会投红军，并且忠心不贰地跟我们闹革命吗？”

罗武说：“我敢肯定！郭宝珊的部队已进入庆北地区，不出月二十四，他肯定会成咱们的人。而且，这人一定会成为红军的一员猛将。”

罗斌笑着说：“哥，我看上了一趟黄龙山你可大有长进啊！连老刘、老习都当着我的面夸过你多少回了。可是，你怎么能猜透女人的心思？”

“哩哩……兄弟你咋瓜着呢，哥是过来人了嘛！你侄子都满街跑了，哥还猜不来女人的心思？”

郭宝珊的婚事我们不准备细讲了，这里有一份资料，是陕西省政协文史办整理的车先锋谈话记录，不妨摘抄其中一段——

郭宝珊夫人车先锋同志谈：郭宝珊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我与郭宝珊结婚的介绍人是刘志丹、郭洪涛、高岗他们“包办”的。当时郭宝珊31岁，我23岁。我是子长（原瓦窑堡）县李家岔人。

这次谈话是1988年，时年76岁的老太太直到那时也不知道：出面“包办”婚事的是刘志丹等人，而提出这个建议的却是黄家兄弟。

2

现在让我们再回庆阳，看郭宝珊怎样“鱼儿挣脱金钩网，直入东海不回头”。

贾德功、梁占魁在黄龙山为匪多年，做梦都想着到大县城里过一种花天酒地、偎红搂翠的生活。如今，进了陇东最大的县城庆阳，又很快就要成为身着戎装的官军将校，那份得意、那种骄狂真是让作者难以描述。就连自诩庆北一枝花的“花狐狸”也轻狂得不得了。虽然她知道，官军不会给她个带兵的衔，但她从马学举那里学会了个名词：特派员。特派员见官大三级，自己照样可以耀武扬威，拿住梁占魁，压住贾德功，镇住郭宝珊。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她唯一的手段就是找拿得住事的长官到“床上玩”。

但是，“花狐狸”“流年不利”，她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招法被人破解得干干净净。

贺师长让警卫传的话是：“本师长军务繁忙，恕不接待。”

野骡子的回应更简单，就三个字：“让她滚！”

在刀枪林立、警戒森严的官军营门前，“花狐狸”根本拿不出半年前独闯土匪山寨的胆气，只好灰溜溜地转回本部。

不几天，贺师长走了，庆阳城外只剩下野骡子的一个旅。而这又是一个阴谋。

从被“挟持”到庆阳城那一刻起，郭宝珊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把我们引入瓮里了，诱到网里了。现在得赶快设法把弟兄们拉出去。

为了实施干掉土匪的阴谋，野骡子让郭宝珊的队伍驻扎在北门里；让贾德功、梁占魁、史老么分别在南、东、西三门内扎营。这样就便于各个击破。而这却正好给郭宝珊提供了机会。但是，贾德功虽然没有看出官军的阴谋，却不肯放弃对郭宝珊的牵制。他死皮赖脸地对郭说：“兄弟，哥手下人太少，驻防南门兵力不够。把你的人给哥拨一点吧，一个连就行。”

郭宝珊说：“不是还没正式收编呢吗？让你驻扎在南门，并没说让你守住南门呀？”

贾德功说：“那不是一回事吗？收编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

郭宝珊实在不愿把自己的弟兄交给贾德功，但又怕他起疑心、当场翻脸，岂不坏了大事？郭宝珊说：“行。我就给你一个连。吃过晚饭就让他们过去。”

郭宝珊把杨茂堂叫来。他知道杨茂堂办事沉稳，靠得住。他神情严肃地对杨说：“茂堂兄弟，我现在要干什么，往哪里去，你心里也明白了。但是贾德功那个老狗把我们盯得死死的。要是在这儿跟他翻脸，必是一场火并。官军正好借这个茬口把咱们一锅端了。所以，咱还得先稳住老狗。他说要一个连到南门，你就带你们连的弟兄们去。我今夜就带一部分弟兄出城去。听老狗说官军三两天就来收编，你趁这机会带弟兄们出去。我估计官军会有阴谋，你要小心行事。万一官军动起手来，你的任务就两个字：逃跑！逃出后到曲子镇或新堡子找我……”

杨茂堂说：“团长你放心吧，万一出了啥事，我杨茂堂就是精尻子爬也要爬到你跟前！咱们一块儿投红军！”

为了迷惑野骡子，郭宝珊在自己的营房留下百十名弟兄，嘱咐他们白天在营房外走动，晚上灯火照旧。明晚下半夜再撤出城去。

当晚，夜色如漆，郭宝珊带领他的基本连，200余人，打开北门，马卸响铃，人换轻装，沿着城外墟坡下的小路，向北而去。

他本计划在离庆阳60多里的曲子镇举兵起义。因为曲子镇离南梁很近。但没有想到，曲子镇却是个官道要塞，官军在那里事先就埋伏了一个营的兵力以防变故。郭的人马尚未靠近镇子，镇子里的枪声就响了。4挺轻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几十名弟兄猝不及防倒在了血泊中。郭宝珊不敢恋战，命令弟兄们往回撤，自己带着警卫排断后掩护。下半夜退到庆阳城北30里的新堡子，检点人马，竟然只剩了120多名（也有回忆录说，有将近200人），郭宝珊掩面而泣。至天

光放亮，擦干了泪水的郭宝珊将手下的弟兄们集合在一起，大声宣布：

“弟兄们，我们要起义了！要奔红军去了！”

“奔红军去了，奔红军去了！”

120 多名弟兄高举起枪支，冲着东方升起的一缕晨光齐声欢呼！

郭宝珊豪情奔放，郭宝珊气宇轩昂，郭宝珊热泪盈眶，郭宝珊慷慨悲壮：

“弟兄们，我郭宝珊和大家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是官府、民团、土匪、老财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才上了黄龙山，当了山大王。不错，我打过土豪，杀过恶霸，端过民团，也抗过官军，可我也干过杀人劫财的买卖。我有过苦闷，有过后悔，也常常想金盆洗手，可我不知道该往哪去啊弟兄们！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去又咋能带弟兄们找个好出路呢？今年夏天，西山的刘志丹将军派人来了，谁？大伙都知道了，那就是我的好兄弟、你们的好大哥黄罗武。他给我捎来了刘志丹将军的问候。刘志丹看得起我郭宝珊。他觉得我郭宝珊还没坏透，还有救，就让黄罗武来劝我，给我指了一条光明大道，那就是奔红军，跟着红军为天下穷人打天下。刘志丹将军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黄罗武也是，我被他们劝醒了！既然刘志丹都说我还有救，那我就做个人样子来给世人看。所以我向黄罗武拍了胸腔发了毒誓，我跟他们走！并且要带上弟兄们一块走上光明大道！弟兄们又问了：既然你决心跟红军走，为啥不早点带弟兄们下山？贾德功、梁占魁两条浑眼子狗跟咱尿不到一个壶里呀！他们一心想到官军那儿捞个一官半职，我不能跟他翻脸。自家窝里斗个血流成河，我对不住旗杆庙的弟兄，也对不住那两个山寨的弟兄啊！黄罗武在山中就训斥过我。他说，土匪的命也是命！这话我记下了。我不能拿弟兄们的命不当命呀！不说这些了。今天我郭宝珊决心投红军，可黄罗武对我说过：红军不兴抓壮丁，当红军都是自觉自愿的。今天咱把这话都亮明了：有愿意跟我上西山的，

咱就一块走；不愿意去的，我郭宝珊绝不强求。现在手头上还有点钱，不愿去的每人发五块现大洋，回家去种地务庄稼搂老婆哄孩子都行，只是别再当土匪了。连黄龙山穿开裆裤的小孩都骂土匪‘一辈子都是先人的害’哩！还有一条，咱既然投了红军，就得守红军的纪律。红军不许吸大烟，吸大烟的要戒。你说这两条我做不到，做不到你就别去。别学杨谋子，当了红军要耍土匪作风，叫红军处决了还有人为他喊冤。丑话说头里：你们谁要是像他那样，我郭宝珊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就这些。”

众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120 多人异口同声地喊道：“郭团长，我们听你的！”

有人说：“郭团长都把大烟戒了，咱也能戒。郭团长，如果我戒不掉，你就把我拉到当街一刀剁了，给弟兄们做个娃样子！”

“我也是！我也是！”抽大烟的纷纷表态。

这时，卜乾娃已经爬到新堡子的寨墙上将那面义勇军的旗帜插在上面。

这是 1934 年 10 月 20 日，发生在庆阳城北 30 里新堡子的一桩义举。

郭宝珊望着那面在旗杆庙飘了两年的军旗，不由皱起了眉头。他叫过“草上飞”王兔娃：“兔娃，你现在马上到南梁去一趟。一是向刘志丹将军报告，说我们起义了；二是问问他们，能给我们个啥编号，啥称呼？这旗往那儿一插就让我想到当土匪的日子了，心里腻歪得很！”

3

“草上飞”施展“飞行”功夫，两个时辰后便奔到了南梁。他不认识刘志丹和陕甘边区的领导，只认识黄罗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

哨兵说：“我……我找……俺表哥。”

哨兵笑了：“你表哥是谁？甭着急，歇口气慢慢说。”

“我能不急吗？俺把事闹成咧！”

“你的把啥事闹成咧？”

“我不跟你说，俺表哥知道。他叫黄罗武。你去跟他说，就说他表弟王兔娃说了：俺的把事闹成咧，闹成咧啊！”

“噢，闹半天你是黄司务长的老表？早说呀！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叫去。”

“快，俺的把事闹成咧！你快些！”兔娃又喊又跳：

黄罗武正在伙房切菜。哨兵进来说：“黄司务长，你得是有个表弟叫王兔娃？”

黄罗武说：“有。兔娃咋咧？”

“他跑来了，在堡子门口大喊大叫，说是让我来找你，给你说：他们把事闹成了！啥事嘛？看把他高兴的，咋跟骡子惊了一样。”

黄罗武把菜刀往桌子上一撂，大声地问：“你再说一遍，兔娃说啥？”

“他说，俺的把事闹成咧。咋？”

“咋，你说咋？把事闹成咧就把事闹成咧嘛！”说完，疯了似的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喊，“把事闹成了，闹成了！”

哨兵就纳闷：“这表兄弟俩今儿个咋得的一个病？”

刘志丹不在。黄罗武直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住的窑洞，也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一进门就喊上了：“习主席，把事闹成咧！郭宝珊起义了！”

“噢！”习仲勋从桌子边站起来，“听谁说的？”

“郭宝珊手下有个叫兔娃的，也算我个远房表弟。他跑来报告的，说他们把事闹成了！”

“人呢？快让进来呀！”

黄罗武这才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兔娃还在堡子外等着呢，自己就失急慌忙地跑这儿来了。

“我给咱叫去。马上就到。”

其实习仲勋听到这个消息更激动，黄罗武前脚走，他后脚就跟来了。

王兔娃一看见黄罗武就喊：“哥，郭团长把事闹成咧！今儿一早就在新堡子宣布：我们起义了，投红军去了！”

黄罗武说：“慢慢说。看把你急的！”

背后有人说话了：“你不急咋跑这么快？”

黄罗武回头一看，是习仲勋主席。

习仲勋背后又有人说话了：“你不急，你咋也跑得这么快？”

习仲勋回头一看，是黄罗斌。

几个人，包括哨兵都哈哈大笑。

习仲勋让兔娃到他办公的窑洞，仔细问了起义的情况。王兔娃在这么大的脑勺面前说话直冒汗，比比划划地总算把事说清了。最后他说：“郭宝珊团长说，你得尽快给俺们个称呼。”

习仲勋说：“我代表边区政府和红军指挥部，欢迎郭宝珊和他手下的弟兄们加入红军！刘志丹同志正带部队在外作战，说是明天上午回来。回来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关于你们建制和编号问题。现在你先回去。大罗你跟他一块儿去跑一趟吧。把我的话向郭宝珊同志传达到。明天开完会，就会有安排。”

出了窑洞，兔娃拉着表哥就走。黄罗武说：“你跑了几十里路，喝口水，吃点饭再走。”兔娃说：“这会儿还顾得上吃喝？要不你到灶火上给我拿一块儿锅盔，夹点辣子，我随便寻个地方喝口凉水就对了。”

第二天上午，刘志丹果然带部队回到了南梁。听到郭宝珊起义的消息，老刘顿时忘却了一路征战的疲劳，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起义部队的安排。会议的决定内容大致是：一、马上派人到新堡子慰问郭宝珊的起义部队；二、让郭宝珊带起义部队到南梁根据地所属的梨园堡集结、休整，择日举行部队授旗仪式；三、起义部队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团级编制，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任浪花同志为政委（资料上另一种说法是政治部主任）；四、为改造这支起义

部队，从南梁各部抽派得力干部、战士补充入义勇军。

关于部队番号，会上的意见叫西北义勇军。黄罗斌提出：这个称号与郭宝珊在黄龙山时的称号太相近，不利于驱除郭部官兵心头土匪山寨留下的阴影。目前抗日已成为全民族呼声最高的小因此，建议郭部名称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刘志丹首先表示赞成。会后便让人为郭制作“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旗。

4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郭宝珊走后，庆阳城发生了什么吧

如果说，把 100 多名弟兄留在营房，先作“疑兵”，稳住敌人后再撤出，是郭宝珊有意为之的话，把杨茂堂的一个连留在庆阳，却是郭宝珊在万般无奈下做出的决定。他想的是：只要杨茂堂的连留在贾德功眼皮底下，贾德功就不会注意到他的动向。他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逃出庆阳：只要能蒙贾德功三天，凭杨茂堂的沉稳老练，一定会找机会带他的弟兄们冲出庆阳。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然郭宝珊走前就已经嗅出了庆阳城的血腥气息，但他却没有想到，那个野骡子旅长会下手那么快，刀子又那么馋！

就在郭宝珊逃出庆阳城的当天上午，野骡子将史老么、贾德功、梁占魁召集到一起，宣布上峰命令：接收史、贾、梁各部；任命史老么、贾德功为团长，梁占魁为贾团副团长。关于郭宝珊，因来时职务就比三人低，上峰没有明示，由贾德功自行任命。贾德功当即表示：他封郭宝珊为他团的营长。最后那野骡子说：“明天就给你们发军装、军饷，在城里休整几天，然后跟本旅长到陕北剿灭共匪去……”

可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郭宝珊这会儿在哪？更不知道，当几个土匪头子弹冠相庆时，郭宝珊已在离城 30 里外的新堡子举兵起义了。

梁占魁对这个副团长的衔心存怨尤。他后悔自己当初在黄龙山时太大意了，怎么会同意贾德功那个自封的师长呢？这么一个大家都明知是虚泡泡的师长头衔，到了官军这边，竟成了墨窝窝骑到自己头上的资本！唉，真是人生有“七十二个再不能，三十六个悔不该”啊！

“花狐狸”倒想得开：“正副不就是一字之差吗？想当正的还不容易。野骡子很快就会让我们去打共匪，到了战场上，姑奶奶就朝老贼后脑勺上来一枪，这团长还不是你姓梁的了吗？”

梁占魁心里想：这狗日的骚娘儿们比我还黑……嘴上却说：“还是俺婆娘主意正，就这么办！”

可是，这几个得意忘形的土匪，根本不知道：野骡子上午这一招是给他们灌了一肚子的迷魂汤……

是日午夜，当梁占魁推住“花狐狸”全力以赴地大搞“床上运动”时，当贾德功钻到庆阳城最有名的妓院扔出一大把现大洋将头牌妓女揽到怀里颠鸾倒凤时，当史老么躺在床上贪婪地吞云吐雾时，庆阳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同时被野骡子事先埋伏的人马打开了。野骡子派出两个团的兵力拥进城去，另一个团则在四门之外架起轻重机枪和火炮封锁住出城的道路——野骡子亲自骑马在城内指挥。当两个团的士兵将四门内的土匪营房团团围住时，庆阳城头升起三发血红色的信号弹。

野骡子用骡子般的声音命令道：“把狗日的土匪给我杀光斩尽！一个不留！”

四城门内顿时枪声大作。

如果不是这令人胆寒的枪声，不是子弹飞行时织出的火光和炸裂时散发的硝烟，这应当是陇东高原上一个不错的秋夜：夜风送来宜人的清爽；一轮月牙镶在深深的夜空；夜色中随风飘飞着片片落叶。

可是，枪声响了！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听到枪声响起，贾德功一把推开怀里的妓女就朝外跑。他的贴身保镖墩子就在妓院门外，此时早已将战马牵了过来。贾德功爬上战马，却不知鞭指何处。满城的枪炮声早就把他打蒙了。他不相信刚给他封过官的野骡子会对他下手，更不知道这会儿是谁在杀谁，谁在挨宰？他甚至闪过一个极为荒唐的念头：该不是我的弟兄们嫌给我封的官太小而造反了吧？在这个荒唐的念头的牵引下，他挥动马鞭，朝着自己驻防的南门奔去。他要劝弟兄们，不可造次！这个官贾爷也挺满足……他在骑马狂奔的同时，突然觉得他从老东家儿那抢来的那副墨窝窝不能再戴了。因为那是他在山上当土匪时的“镇山之宝”、“镇寨之宝”，而现在老子是官军的团长了，官军的团长咋还能戴土匪山大王的物件？主意已定，他将墨窝窝卸下来，朝空中一甩：“去你妈的山大王了吧！老子是官军贾团长……哈哈……哈哈……”

贾德功又错了，那件从清宫跟前买来的、能让老东家骡马成群，妻妾成群、让长工贾德功一见就尿小尿的大石它碇是件宝物！不信你看：当大花碇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贾德功忽然就觉得裤子又湿了；而当那物件落在地上，发出破裂的响声时，同时有三颗子弹向贾德功飞来，一颗打在了胸口上；另外两颗不偏不斜，打穿了他的两只眼睛……一个怙恶不悛的土匪头子就这样结束了他丑恶而愚鲁的一生！

枪声响起之前，梁占魁已经做完了“床上运动”的第一节，开始

背对“花狐狸”侧身而卧。但是，多年的土匪生涯也养成了他对枪声的极度敏感。庆阳城内的第一声枪响就让他浑身一抖，第二声枪响时，他已经跳下了床。这小子比贾德功灵醒些，从枪声中他很快就判断出这是官军在城内打枪。下面的事他连想也不用想：肯定是官军在屠杀山寨的人！他顾不上去叫醒那个心比自己还黑的骚女人，或者说，他此刻恨死了这个骚女人！如果不是她死缠烂磨地要他帮着实现她为父报仇的心愿，老子在黄龙山上待得好好的，咋能跑这儿送死来了！好在那一晚他就住在营房里。他骑上战马在营房内狂呼乱吼：“官家杀人啦！弟兄们快跟我突围啊。”这一声呐喊还真起了点作用，几百名被官军机枪打得哭爹喊娘，到处乱窜的土匪顿时有了主心骨，一齐呼喊着朝“梁旅长”靠拢过来。梁占魁挥舞双枪左冲右突，总算杀开一条血路。正当他冲到东门口时，一个尖利的号叫声让他产生了瞬间的犹豫——

“占魁！等等我！等等我呀……”

是“花狐狸”！只见她骑着一匹快马发疯似地号叫着，发疯似地向他扑来。此刻，那骚娘儿们竟然连上衣扣子都没系，敞着怀，晃荡着两只不知道被多少男人揉搓过的大奶子，披头散发，狂呼乱叫。那叫声活像黄龙山上的母狼殄人的哀号！

看到“花狐狸”这副母狼疯狗的模样，梁占魁顿时“怒从心头起，恶打胆边生”，只听他一声公狼似的号叫：“‘花狐狸’，我操你姥姥！”话落枪响，“花狐狸”一头栽下马来。

一个歹毒而淫荡的女人就这样魂断梦灭，死在了她卖身投靠的土匪头子枪下，她留在这个世上的只有半句话：“爹呀……我……”

自从与郭宝珊分手后，杨茂堂私下嘱咐他那一连的弟兄：白天枪不离手，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枪要放到枕边……然而，那天晚上敌人下手太快，火力太猛，贾德功的人几乎全被打死在睡梦中。杨茂堂

连的弟兄们奋力冲杀，可老式步枪怎敌得住轻重机枪的扫射？300多名弟兄苦战至天明，冲出城门的不足百人。而城外封锁道路的机枪又夺去了多数弟兄们的性命。郭宝珊留在城里营房里的那百十名弟兄竟全部罹难……

1984年，75岁的杨茂堂在接受黄龙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访问时，老泪纵横地说道：“我们这个连突围后，余下不足十人……”

郭宝珊宣告起义的第二天晚上，杨茂堂带着突围出来的不足十名弟兄赶到了新堡子。

5

1934年11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着陕甘红军的主要将领、陕甘边苏区的主要领导来到了梨园堡。来人中还有一位不在“主要”之列的重要人物：孤身入匪巢的红军“联络官”——黄罗武。

梨园堡内锣鼓喧天，当地的群众杀猪宰羊置办酒席，共同祝贺陕甘红军又一支新军的诞生。经过整编后的西北抗日义勇军，200多名战士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缀有红星的军帽，精神抖擞地在会场上列队；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并肩立于队列前，接受首长们的检阅。首长们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就坐后，刘志丹军长宣读了红二十六军军长令：西北抗日义勇军隶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郭宝珊同志任司令员，任浪花同志任政委。命令宣读完后，刘志丹亲自手持“西北抗日义勇军”军旗，向会场上的官兵和群众展示后，郑重地交到了司令员郭宝珊手中。会场上掌声雷动，锣鼓齐鸣，一串串鞭炮在初冬的天空绽出一簇簇礼花般的飞屑。掌声、锣鼓、鞭炮声中，数

千人的目光投向了手握红色军旗的郭宝珊司令员身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个高个子黑脸庞的司令员手在颤抖，泪花在眼眶中闪动出晶莹……

现在，我们还有必要查找资料，核对刘志丹将军在授旗仪式上都讲了些什么话、作了些什么样的动员了吗？还有必要再去揣摩郭宝珊——这位由山大王成长为红司令的传奇英雄在他人生新的起点上想到了什么，又为何热泪盈眶了吗？

作家，应当永远记住一个理念：读者比我们聪明！

会场上先后出现过几个意外的场面和几个意外的人物：

喧天的锣鼓声中，一位 60 开外的老头，穿着破破烂烂又非工非农的衣服，就缩头缩脑地溜进会场的人群中四下张望。担任会场警戒的游击队员觉得这老头行为可疑，便将他带到会场外，问他是从哪来的？做什么的？鬼鬼祟祟地瞎看啥？老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游击队员就要动手将他绑起来带走。老头急了，这才说：“我是要来找一个你们的人姓啥叫啥我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上过黄龙山，是红军派去的说客，到黄龙山说服贾师长投奔红军的。我就要找他。”

“噢，你说的是红三团的黄司务长。你找他做甚？”

“我不跟你说。见了他我啥都说。”

游击队员只好打发人去请黄司务长。

老头一见黄罗武，立刻眉开眼笑：“哎，就是他，就是他！”

黄罗武也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贾德功设在黄龙沟内的那个简易兵工厂里的那位老枪械师嘛！

“哎，大叔，你今儿个咋跑这儿来了？”

老枪械师激动地握住黄罗武的手说：“贾德功下山的时候，嫌带上俺几个是累赘，说当了官军有的是好枪好炮：他给了俺几个一人三

块大洋让俺自谋出路去。俺能到哪里去呀？就在黄龙山周围的几个县瞎转悠呗，打个短工，卖个苦力，饿不死就行。前几天在耀州碰上季九云季参谋，是他提醒俺们：去红军找那个到山上劝降的人啊！他不是红军需要你们这样的手艺人吗？俺几个就转悠劲找你了。噢，想起来，你是姓黄吧？黄长官，你就收下俺师徒几个吧！”

黄罗武兴奋地说：“你能来太好了！红军也缺大叔这样的好手艺啊！你的几个徒弟呢？”

老头用手一指：“都在那边树底下蹲着呢。他们怕人家说俺是土匪，不敢过来。”

黄罗武说：“你们又没打抢过人，是有手艺的人，咋能说是土匪？这样吧，你们先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会一开完我就去给首长们说。他们一定会欢迎你们的

会后；黄罗武找到老枪械师，告诉他们：“首长说啦，欢迎你们成为红军的枪械师「让你们下午就到南梁报到，到时候我会在堡子门口等你们的。”

老枪械师和他的四名徒弟孩子似的笑了起来

黄罗武问：“大叔，你刚才说碰上季参谋了，他没给你说他到哪里去了？”

老头说：“季参谋跟着贾德功上了庆阳，可庆阳的官军把贾师长打死了，山上的弟兄们也差不多打死完了。他说他对世事寒心了，说他准备找个庙当和尚去……”

“唉！他还是没活明白啊！”黄罗武叹息一声，怅然离去。

授旗仪式还没结束，主席台上还有人在讲话。一个衣衫破旧，满面尘灰，看样子有30多岁的女人慌慌张张闯到义勇军队列前。别人拦她，她说：“别拦我，我是来找俺男人的！”她走到了队列前，用目光搜寻了老半天，突然跑到队列的第[排，站在一个高个子红军新战

士面前：“乾娃哥……乾娃哥……”叫了两声便哇哇大哭。

就凭那两声乾娃哥，卜乾娃就听出来了，这是他的彩霞。三大队队长（郭部改编后分为三个大队）杨茂堂低声说：“正在开会呢，赶快把你的人带出去！”

6

卜乾娃悄然出列，拉着彩霞到了会场外

如果是当代青年，下面的场面肯定是热烈地拥抱，管他旁边有多少人呢！可在那个年代，拥抱是乡下人不敢当众玩的“危险动作”。

彩霞对乾娃说：“那天你逃走后，我回去跟俺大就闹翻了。俺大嫌我给他丢人现眼了，要撵我走。走就走可我上哪找你呀？记得你说那个姓黄的大哥，你给我发誓要跟他 I 二这儿来投红军，我就一路要饭来到这儿等你。老天有眼，今几个可算叫我等着了……”说着，彩霞又哭了起来。

卜乾娃心酸地说：“这些天，你就在这儿要饭？”

彩霞说：“你是给我赌过咒的。我不在这儿在哪？甭说要饭，就是饿死我也要在这儿等你！”

正说话间，黄罗武和车先锋来了。

卜乾娃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兔娃他哥，也是咱哥。”

彩霞转身就要给黄罗武跪下磕头，黄罗武急忙伸手扶住：“妹子不敢，不敢这样！”

彩霞流着泪说：“不是你大哥劝说，这狗家伙真能当一辈辈土匪！那我可咋活呀！”

黄罗武说：“你看，乾娃这不成了红军战士了吗？乾娃人好着哩！”

车先锋事先已听黄罗武说过这对年轻人的故事，见他们在这种场合重逢，便兴奋地说：“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咯！这妹妹，你看你

脸抹成甚样子了！快，跟姐姐洗把脸去。”

洗过脸后，彩霞完全恢复了一位 19 岁村姑的美丽与娇媚。

车先锋乐哈哈地说：“咋你看俺这妹妹，心疼成甚了！妹子，想留南梁留南梁；想跟大姐走，咱就上瓦窑堡。你的汉子迟早他跑不了……”

彩霞说：“我听大姐的。”

这时，小冷旦不知从哪钻了出来。他扯着黄罗武的衣角，喜眉笑眼地问：“叔，那女子得是乾娃哥的新媳妇？”黄罗武在冷旦尻子上拍了一下：“碎崽娃子，你得是也想媳妇了？过两年叔给你寻一个。比他乾娃的还漂亮……”冷旦连连摇头，红着脸说：“俺不要媳妇，俺想给叔当卫兵。”黄罗武说：“俺不是领兵打仗的人，没资格配卫兵。听叔的话，跟上你爹好好干。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你爹是员虎将。保护好你爹，俺娃就把大功立下了！”冷旦立正，用刚学会的军礼向黄罗武敬礼说：“是，我听叔的！”

冬日的太阳亮煌煌地照在西山，照在南梁，照在梨园堡，一面鲜红的战旗在梨园堡上空迎风飘飘摆摆。大旗下，一支在大火中涅槃中获得新生的人民武装开始了正步前进。

队列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郭宝珊，而站在西山起伏的山峰上，正向他们挥手送行的，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刘志丹和年轻的习仲勋主席以及他的战友们，其中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孤胆英雄黄罗武……

尾 声 最高奖赏和最后结局

1

关于黄罗武联络郭宝珊起义和郭宝珊下山从刘志丹手中接过军旗的故事，到此就算给朋友们讲完了：这当然只是两位传奇英雄人生之旅中的一个片断。黄罗武时年 25 岁，郭宝珊也不过 30 挂零，同属年轻人的范畴，他们以后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自然会有很精彩的故事。我们之所以只截取了这一片断，是因为，无论如何，这段故事都是黄罗武生命诗篇中最精彩的一章，也是郭宝珊人生轨迹中重大的转折点。

故事是讲完了，但是，按照中国小说传统的写法和国人的阅读习惯，作者还应对书中主要人物以后的命运走向和一些本书中没有交代清的情况作一番交代。叫尾声也罢，叫大结局也好，总之，凡是应给读者交代的，作者都不能偷懒。

黄罗武历尽艰辛，圆满地完成了刘志丹将军交给他的光荣任务，为陕甘红军立下了大功一件，按照有功必奖的原则，他当然应当受组织上的奖励。那么，他得到的是何种奖励呢？

让我们先看看黄罗武是怎么说的：

还是前面提到的，黄罗武在由他亲笔填写的中央组织部印制的干部履历表中，在“何时何地何原因受过何奖励”一栏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1934 年 6 月受刘志丹、王世泰委派去黄龙山联络做郭宝珊起义工作，受到奖励衣服一身

按资历划分，黄罗武应属红军干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他出生入死，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

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所受到的表彰奖励不在少数，可他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履历表中只填写了“一身衣服”呢？

因为，它不是华服丽饰，不是锦缎貂裘，不是“国际名牌”，它就是一身土粗布的灰军服，

他看重它是因为：这布是陕甘边区军民“手摇着纱车纺线线”纺出来，织出来的，它是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更因为，它是由我们的“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刘志丹提议，并由他的夫人，被当地军民尊称为“大姐”的同桂荣亲手缝制的，那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刘志丹将军夫妇的浓浓情义。

它是一种奖赏，一个最高的奖赏；

它是一件礼品，一件最珍贵的礼品；

它是一件文物，一件记录着如歌岁月的文物！

所以黄罗武在履历表只填下这一种奖励。

关于黄罗武在烽火岁月中的战斗经历，我们很想给读者朋友们多作一些详细的讲述，可惜手头资料十分有限，我们也不敢随意编撰。比方说：从1935年至1948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指挥中国革命的13年，延安是全党全军的心脏。而这13年中，黄罗武大部分时间是在关中一带担任武装交通队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护送中央领导和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出入陕甘宁边区。在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层层包围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要保证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即心脏与血脉的畅通，关中至陕北的这条秘密交通线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黄罗武就奔波在这条线上，并且他所领导的这条线从来没出过事。但他究竟护送过多少大人物？他们都是谁？我们查找不出来。可以推想，这其中一定会有非常惊险的情节，但我们却无从描述。

这是我们深感遗憾的，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有一件事实是被证实了的：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军老战士，已经退休的黄罗武竟被人诬陷为“大军阀”……后来，这种荒谬绝伦的事被远在甘肃省担任省委主要领导职务的王世泰同志知道了。王世泰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立即给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霍上廉写信……信中写道：“黄罗武同志，1933年6月参加革命，曾在陕北红二十六军当战士，并担任过我的警卫员。后在南梁红军干部学校任司务主任，关中到中央交通队队长等职务。在战争年代里，黄罗武是有特殊贡献的。1934年他受刘志丹同志和我的委派到黄龙山联络郭宝珊起义。1935年在陕北吴堡慕家嫌战斗中抢救过我……”

关于黄罗武抢救王世泰一事，2002年出版的《王世泰回忆录》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第二天。战斗打响后，在20挺机枪火力掩护下，我率100多名突击队员，沿小渠向寨子接近。当我军攻到寨墙下面时，敌人将“滚雷”（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大手榴弹）不断向下投扔。“滚雷”搭上云梯，云梯被炸飞。几次强攻，未能得手，部队伤亡很大，我命令战士强行登城。就在此时，我的左大腿被敌人的“滚雷”炸伤。警卫员黄罗武见我负了重伤，立刻扑到我身边，将我背上拖出“滚雷”爆炸圈。黄罗武打仗勇敢，枪法好，跑得快，是个好样的战士。这次负伤，不是黄罗武救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好了，关于黄罗武，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本书的情节中还有一件与郭宝珊有关的小没交代清，咱就先说说郭宝珊——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不久，1935年的正月初，从庆阳突围的梁占魁和史老么带着百十号残兵败将来找郭宝珊，说他们要投红军。梁

占魁说：“郭宝兄弟，哥现在是走投无路了。看在弟兄们在黄龙山厮混多年的分儿上，帮哥在刘志丹面前说句话吧！咋说当哥的和你还是一条心。跟老贾斗时，哥没少帮过你吧？”

梁占魁在黄龙山时也帮过郭宝珊，也害过郭宝珊。对此。郭宝珊一概不想提起。他对梁占魁说：“过去的事咱就别提了。你现在来投的是红军，不是投我郭宝珊。既投红军就得听红军指挥，守红军纪律，我对我手下的弟兄们也说过这话。做得到呢，留下；做不到呢，走人。今天我对你也是这话。我可以给刘军长报告，让你留下。可如果你坏了红军的规矩，我也会向军长报告，按军法论处。这与个人恩怨无关。”

梁占魁满口称是。红军中有几位将领不同意收留梁、史，说他们是惯匪，是“死娃抬出南门——没救了”。但宅心仁厚的刘志丹还是决定收下他们，给他们个从新做人的机会。于是，梁占魁、史老么一伙就被编为“独立军”，算一个大队，归西北抗日义勇军指挥。但是梁占魁、史老么等的确是匪性难改。他们是在被野骡子追得无处藏身的情况下找到郭宝珊，想在这儿避避风。风声一过，他们的狐狸尾巴又露起来了。他们不守纪律，不听指挥，私下里用“封官许愿”的手段煽动郭宝珊手下的人：干掉郭宝珊，重回黄龙山占山为王。阴谋很快被郭宝珊发现。郭当即向军长刘志丹报告，刘志丹命郭宝珊会同庆北游击队队长王宝珊一起，除掉这伙“害群之马”。两位“宝珊”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独立军”，缴了他们的械，处决了梁占魁、史老么、王瞎子等几名匪首。梁占魁临死前对郭宝珊说：“郭宝，死在你手里，我认了……”对其手下的人，愿意干的编入义勇军，不愿干的发给路费打发回家。多数人愿意留下。于是，西北抗日义勇军就成了近三四百人的队伍。为了更好地教育改造这支队伍，刘志丹又将红三团政委黄罗斌调来，接替任浪花的政委一职。经过教育、整

顿，义勇军很快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郭宝珊指挥有方，每战必身先士卒；手下的这些曾经当过土匪的人，都是穷苦人出身，一旦思想觉悟有了提高，打起仗来都是不要命的主儿。几场仗下来，义勇军便打出了声威，成了红军二十六军的主力之一，与红三团并称为“两兄弟”。

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18日与陕北、陕甘红军合并成立第十五军团。义勇军被改编为第七十八师四十二团，郭宝珊任团长。10月，郭宝珊率本团参加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同月由马佩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骇人听闻的陕北大肃反就开始了。陕甘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党内极“左”路线追随者抓进了监狱。刚刚入党的郭宝珊也未能幸免……关于这次大肃反，许多史料、书籍上都有过比较全面的描写。本书不再多说。只说郭宝珊。郭被抓进瓦窑堡监狱后，负责肃反的“保卫局”曾多次审问过他。郭宝珊的回答颇具个性色彩，他说：“我是当过土匪山大王的人。听说刘志丹是好人，是英雄，我就投奔他来了，现在你们把刘志丹、习仲勋这样的人都抓起来了，还问我干啥？既然他们都成了坏人，那我就更是坏人了。爱杀爱剧，随你们的便吧！”

好在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党内错误路线制造的这起大冤案，释放了被关押的陕北党政军干部。出狱后，郭宝珊并无怨气。“双十二”步变后，郭宝珊被编入张达志的独立师任团长，担任剿匪任务。甘泉、保安一带的土匪，一听郭宝珊的名字就闻风丧胆。郭宝珊很快平息了这一带的匪患。

在著名的陕北大生产运动中，郭宝珊的“铁八团”名扬陕甘边。

解放战争中，郭宝珊先后担任三边分区副司令员兼警三旅八团党委书记、团长，延安分区司令员，警四旅旅长兼政委，四军十二师师长等职，在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率部驰骋西北战场，屡立战功。

1950年，郭宝珊及其部队在天兰铁路段上开展生产，为祖国大西北的铁路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是年底，郭部被改编为公安二十师，郭任师长，担负起陇海、平汉铁路的建设、保卫工作。1951年10月，郭宝珊从郑州回到西北工作，先后任西北公安部队第二副司令员和青海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贺龙元帅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将陆军少将衔佩在郭宝珊身上。

1971年11月27日，郭宝珊将军逝世于西安临潼疗养院，享年69岁。逝世前为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不乏改造土匪成功的事例，但像郭宝珊这样，有着四五年绿林草莽生涯的山大王，一旦觉醒便投入革命洪流并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虽九死而无悔，经百折而不回，直至进入共和国将军的行列者，为数并不多，而郭宝珊就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把争取教育改造郭宝珊的功劳记到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头上，显然有失偏颇，但红军战士黄罗武在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应当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刘志丹同志亲自提议并嘱咐其夫人同桂荣为黄罗武缝制的那身粗布军衣，就向我们昭示了刘志丹对黄罗武劝降郭宝珊一事的高度赞赏；另一位委派黄罗武上山的王世泰将军则用“特殊贡献”来评说黄罗武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功绩；而据知情者说：“特殊贡献”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刘志丹在南梁的几次讲话中。用来夸赞黄罗武的。

2008年5月，就在作者对本书做修改时，在西安市中心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见到了黄罗武的大女儿黄亚洲。我们本想从黄大姐那里多听些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但黄大姐却说：“我父亲平时很低调，从不在儿女面前讲他干过的事。常在我们面前夸的就是刘志丹、习仲勋、王世泰，还有就是郭宝珊和我二叔罗斌。他说自己没啥本事，人

家才是大英雄，能行人。不过，父亲在临去世前，倒是交给我一枚纪念章，上面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像。父亲让我好好保管，说那是习仲勋伯伯送给他的。听说，这种纪念章只有中央首长才有资格佩戴，习伯伯也只剩一枚，却送给了我父亲，说那是最高的奖励。我在习仲勋的夫人那里听说过：习伯伯对我父亲评价可高啦，说他是孤胆英雄。父亲的入党就是习伯伯在南梁时亲自批准的。”

黄亚洲大姐找出了那枚珍贵的纪念章给我们看。

烽火岁月，刘志丹将军奖赏的一套军装，习仲勋赠予的一枚纪念章，相互印证了一个历史的事实：黄罗武是一位真正的孤胆英雄！更是刘志丹、习仲勋等民族英雄、共和国元勋们心目中的优秀战士！

2

1951年5月，黄罗武从部队转业后便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担任过兰州五一建筑公司工会主席、人事股长等职务；1956年担任甘肃省第二建筑公司经理；1958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公司经理；1962年6月，年仅53岁的黄罗武却主动提出了退休的申请，退休后便回到原籍陕西蒲城。

黄罗武为什么要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选择了自动申请退休呢？是人们常说的“革命意志衰退”？还是思恋故乡的那片热土，或是“看破红尘，归隐田园”？

当然都不是。

我们说过，由于家境贫寒，黄罗武在参加红军前没有上过一天学，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一看那份由黄罗武自填的干部履历表。那张表上有一栏是问：参加工作时家庭经济状况。黄罗武的“答案”是四个字：“欠人外债”。直到24岁那年到照金根据地参加红军，才开始跟着部队的文化教员“扫了盲”。从黄龙山归来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到南

梁红军干部学校去。去是去了，但正儿八经地坐到课桌前学习却轮不上他。g 因为，南梁太缺后勤管理人员了，这位红三团出了名的优秀司务长就义不容辞地当上了干部学校的事务主任。他只能在保证学员吃好住好的前提下挤出一点时间跟学员们讨教些文化理论知识。以后在关中渭北跑交通，整天往来穿梭于敌人的封锁线上，忙得“十天半月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这是黄的表弟弥进芳的话），那可是在刀尖上摸爬滚打呀！哪还有学文化的机会？1950年1月，他总算得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进入了十九兵团干部学校学习。可是，这个机会又太短暂了，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就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十九兵团复转站四中队当中队长去了。虽然1953年以后他曾在甘肃省党校当了三年学员，但那时的党校主要是政治教育，他的文化科学知识没有多大长进。

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干部的政治素质，也需要干部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可惜这一点指导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碰了很多钉子，缴了巨额“学费”后才被认知。我们不是说黄罗武在申请退休时就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以一个农家子弟朴素的观念，一个共产党人纯真的感情，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太差了，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了，自己该腾“板凳”了。在他申请退休时，上级组织找他谈话，说：“你这个经理当得不错呀！银川市的多少重要建筑都是在你的主持下建成的。组织上和群众都夸你是个好经理呢！”黄罗武诚恳地说：“也不能说我没干啥。但是，如果换一个年轻的，肯定比我干得还好。以前是这个理儿，以后还是这个理儿。”

说到这里，我们还想插叙两件小事：黄罗武在担任宁夏建筑公司经理期间，他的二儿媳妇张宝凤也在公司工作那年搞精简下放，他在动员大会上宣布的精简人员名单第一个就是张宝凤。会一开完就让儿

媳妇办手续，回老家；他的二儿子黄有洲在自治区物资局工作，是一般科员。物资局局长准备要提拔黄有洲当科长。黄罗武听到消息当即找到物资局，对局长说：“咋能提拔他呢？不行！那就不是那块板隙！”（这是渭北土话，意思是：他就不是那块材料。）

两件小事又让我们联想到黄罗武的主动退休：他是觉得当一个省属企业的一把手，自己不合格，“不是那块板隙’为了党的事业，他要主动“让贤。”

正确认识自己，是人生最难的一件事！

淡泊名利，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不客气地讲，“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都不在少数，特别是官场。这些人最常用的理由都是一句话：“老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黄罗武是既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老红军。可他却主动选择了退休。并且，在他退休前利用职权和影响干了两件事：一是砸了儿媳妇的饭碗；二是堵了儿子的仕途。

关于黄罗武回到了蒲城都干了些什么，还是留给他的子孙们给大家讲述吧。战争年代，黄罗武把自己的大儿子黄谊送了解放战争的前线，15岁的黄谊在硝烟炮火中为新中国的解放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解放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奉献出一生的忠诚（黄谊于2003年因病去世，生前为地师级干部）。而解放后在他膝下成长起来的二儿子黄有洲、女儿黄亚洲，孙子和孙女黄健坚、黄健峰、黄健新、黄健华、黄健群、黄小玲、黄小玉、黄冬琴、黄银侠、黄建都等都继承前辈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皆事业有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黄罗武直到退休11年后，才被上级批准为“享受地师级待遇”的离休老干部。

因此，我们说，黄罗武是我们共和国的传奇英雄！更是一名无名英雄！

但是，这位无名英雄与那位闻名遐迩的传奇英雄、共和国陆军少将郭宝珊却一直保持着兄弟般的友情。黄罗武回到蒲城后，郭宝珊多次去家里探望，畅叙那段烽火岁月中结下的生死情谊。一壶清茶，一盒香烟，一碗臊子面，一块锅盔夹辣子，两位老战友哥长弟短地谈笑风生。

黄罗武说：“老哥，刘志丹、习仲勋真是好眼力！他们没有看错人！”

郭宝珊放声大笑：“还记得咱俩在山上窑洞的讨论吗？刘志丹、习仲勋是大英雄！可你老弟也不瓠啊！那时的郭宝珊是什么？是一棵枯树！你黄罗武就是风，风一吹，哎，我这棵枯树就又复活了！哈哈……”

黄罗武也笑了：“你这比方打得好！不过，那风可不是我，是刘志丹！习仲勋！”

老将军收住笑容，神情庄重地说：“你们都是风，吹醒万物的春风！老弟，哥说的这‘你们’，现在应该说是‘我们’了。哥也是共产党员啊！”

好一个吹醒万物的春风！

好一个在春风中复活的大树！

这就是我们要给这本书取名“风过黄龙”的缘故。

谢谢您读完了这本书！

再见！

2006年7月第一稿

2006年10月第一次修改

2008年8月第二次修改

2013 年 10 月第三次修改
2014 年 4 月第四次修改并定稿

后 记

总策划和亲属的 特别感谢

《风过黄龙》这本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我和徐剑铭、李丽玮也终于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为此，我们无比的喜悦！此时，我们首先感谢刘力贞主任为该书的题名，感谢郭建民局长为该书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感谢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审阅并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一个真实而闪耀着光芒的红色故事，是西北红军刘志丹、习仲勋两位星辰指挥成功的一期典型范例，是载入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章英雄诗篇，是文学殿堂上的一座金字塔。

在写这本书的前多年，黄谊部长（黄罗武长子，师职离休干部）多次和我去看望刘妈妈（同桂荣，刘志丹夫人），几乎每次她总是说：“看到你（指黄谊）就想起了你父亲（指黄罗武），他是个好人啊！他为革命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从不居功。知道吗？劝降成功后，陕甘红军军委奖励他一身军装还是我亲手做的呢！”刘妈妈还多次讲述了许多陕甘红军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我们的教益鼓舞都很大。

该书由黄健坚、黄健峰两位后辈提出时，黄有洲（黄罗武次子，退休干部）首先感到欣慰并提供了有关历史资料，给了很大帮助。黄亚洲（黄罗武之女，退休干部）同样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黄磊（黄罗武侄子，退休干部）、黄静（黄罗武侄女，西铁旅游公司总经理）、黄秋宁（黄罗武侄女，国家住建部文化中心党委书记）、徐新盛（黄罗武外甥，退休干部）等亲属都积极支持并提供了有关资料。

在该书采访与写作中，得到了全国各界有关领导和亲友的关怀与

帮助。特别感谢如下：

韦来岗	董 武	梁新武	黄殿龙	董保存	钱庆国
张建功	张 光	冯武臣	朱恪孝	冯新柱	吕峻涛
王松敏	付宣亮	屈星华	郭春和	罗华安	宋若铭
李 铠	巴建敏	张兴福	李国明	伊宪亮	张跟民
刘 东	王德宏	吕庭发	赵银玉	赵亦菲	李坤泽
刘文新	侯江山	王高华	权 伟	刘 岳	王利平
陈 萍	杜云祥	吴智样	张景峰	郑雷飞	张 斌
陈步涛	贾琨亮	赵军婷	廖 茹	陈康泽	高永峥
吕文龙	谢 媚	石庆辉	张瑜琳	刘国红	王荣方
涂德甲	冯世强	许 鹏	李如占等		

在该书采访与写作中，陕西省党政军首长和有关领导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特别感谢如下：

雷兴平	程 兵	杨 辉	崔林涛	孙清云	罗振江
王东峰	蒲长城	王莉霞	李慎明	王忠民	千军昌
胡太平	董 军	付继德	程群力	桂维民	张 雷
赵德印	白武德	白光荣	董志忠	鄢清才	王凤萍
刘国元	刘西林	韩洪发	姚 富	常延生	郝利生
常健康	苏全新	张苏华	刘亚农	吴鹏飞	陈安德
高代文等					

该书故事发生地的华池县、黄龙县、蒲城县等县委政府的领导对此书的出版都给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感谢如下：

赵昌军	张万福	刘亚宁	任高飞	陈振江	李军政
高竹莲	刘海宁	折兴发等			

在此，特别不能忘记的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首长接见我们和视

察时先后作出“要学习、宣传、弘扬陕甘红军的革命精神”等重要指示，对我们写这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方向指导和巨大的精神鼓舞，特别感谢如下：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建国
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
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正伟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张震上将
总政原主任	李继耐上将
总政副主任	贾廷安上将
总参原副总长	张黎上将
总后原政委	周坤仁上将
二炮原政委	隋永举上将
兰州军区原司令员	李乾元上将
海军政委	刘晓江上将
空军副政委	王向富中将
二炮副政委	邓天生中将
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	范晓光中将
新疆军区原司令员	邱衍汉中将
兰空原司令员	李永德中将
兰空原政委	臧穗中将
总政直工部部长	戴云鹏少将
总装后原副政委	李金兴少将
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谢建华少将
中央银监会	闫海旺原书记
国家民航总局	李家祥局长等